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二)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二目錄

詞臣十八

吳錫麒

張九鐔

祁韻士

汪如洋

法式善

程昌期

汪學金

秦恩復

洪亮吉

靳文銳

張惠言

彭蘊籟

袁名曜

朱珩

謝蘭生

孫源湘

謝階樹

洪瑩

戚人鏡

羅瑛

胡達源

李杭

補錄

李璜元

張錦芳

吳鼎

何慶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八

吳錫麒

浙中詩派自竹垞初白兩先生後二十餘年大索太鴻起而振之
及兩公祖謝嗣音者少司成以雲蒸霞蔚之文合雪淨冰清之作
馳聲藝苑獨出冠時既工駢體尤善倚聲而詩才超越直繼朱查
杭厲之後宜中外望之指爲景慶也情殷藹背乞假南還性好溪
山流連詩酒青簾畫舫綠箬紅衫游筇所造無不承蓋扶輪埽門
納屣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司成負沈博瑰麗之才由編修入都不一二年被知遇洵歷今職旋陳請歸養昔賢所謂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者司成之謂也

右羣雅集張維屏錄

先生名重中外詩文集鐫版賈人漁利致富高麗使至出金餅購有正味齋集廠肆爲之一空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按吳公字聖徵號穀人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官祭酒

張九鐔

湘潭張氏楚南望族文章政事代有聞人吏治則推湘帆先生坊詩家則推度西先生九鉞經學則推蓉湖先生九鐔皆淵源於南麓先生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張九鐔字竹南號蓉湖乾隆己酉進士官編修著有筌雅堂集其詩春容名貴尤窳於經學於羣經多所辨證

右事略李元度撰

按張公成進士查進士題名碑作乾隆戊戌

張九鐔號蓉湖初由貢生任郴州訓導乾隆己卯舉於鄉官內閣中書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年已六十老入詞垣人以

耆宿推之九鐔有文行年四十喪偶不復娶亦不置妾媵居京師二十餘年應官之外閉戶著書而已晚年以子世浣知曲沃縣遣人迎養九鐔欣然曰吾父前任曲沃縣人爲建三不朽祠今吾子復官是當往祇謁先靈也後卒於世浣河津官署世浣乾隆丁酉鄉舉累官揚州知府以才能稱

右述聞 謹瑤錄

祁韻士

公諱韻士字諧庭一字鶴皋姓祁氏山西壽陽人祁爲晉巨戴其
占籍壽陽自河東公始至公十有五世曾祖敬德祖雲瑞 贈朝
議大夫 贈榮祿大夫父文汪 贈朝議大夫晉 贈榮祿大
夫妣賈氏 贈太恭人晉 贈一品太夫人公穎特善屬文自幼
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勝古人爵里姓氏靡不記覽年十有九館
於龍樂李氏李氏多藏書書樓十餘楹且弄善本公寢饋月五稔
益博洽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是秋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中式官
翰林五十年大考翰詹名列二等五十四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
府用五十五年擢右中允五十六年大考翰詹改戶部雲南司主

事嘉慶四年授河南司員外郎五年升郎中秋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六年充寶泉局監督在局兩載九年局庫虧銅案發歷任監督皆逮問下獄故事交卸憑冊籍不盤盤有期公不及盤期故無自檢覆十年同逮之監督五靈泰遣子申訴得末減發熱河公與宗室鳳麟等戍伊犁始公在史館也奉 旨冊立蒙古王公表傳稽文恭爲總裁知公深屬公任其事公覈立傳體例計內札薩克凡四十九旗外札薩克若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賽因諾顏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爾扈特杜爾伯特多至二百餘旗及西藏及回部均應立總傳分傳而苦無徵節送旗冊亦雜亂紛糾卽人名重累牒不可逗乃悉發大庫清字紅本分檢之有

涉外藩事跡者擇要詳譯作底冊每於塵空中有所得其詫爲異
聞於是按部落條析之人立一傳必以見諸 寶錄紅本者爲確
復據 皇輿圖西北垂疆域爲綱領據理藩院世譜訂王公等派
系凡八閱寒暑而成計書百十二卷終始佐公者則郭檢討在達
也及公戍伊犁也則勅纂伊犁總統事略別摘山川疆里爲西域
釋地蓋公學自乙部入窮源滌流蓄萃貫弗能擘其鉅寶經世可
施用性介直自將不逐時爲俯仰遂見抑於權要方殫苦不食報
而師友皆名儒偉公以文字受知則朱文正王文端阿文成紀文
達曹侍御錫寶金殿撰榜汲引若不及戴文端那文毅松文清則
服公才識斷大事必咨之及其趨萬里歸來以著書佐治授經老

爲客而歿嗚呼可悼惜也已公繼室劉夫人智識英毅公遺戍後
家破夫人攜子輩還壽陽亟延師爲授學以鍼黹所入具師饌必
潔酒肉而自攻苦食淡比公歸公之嗣君今閣學雋藻學有成人
翰林人謂慈教半嚴教焉及閣學視學楚南背公久矣太君訓之
若童時小拂意輒令長跽受杖環楚南人皆頌學使之廉敏有所
自署內外斬斬無不憚太君者恩澤與閣學契交且同直十餘年
一日閣學謂恩澤曰憶先公在狴犴奏當重辟寤藻甫十一齡與
世龔賢侍側聞翌日讞上當句寤藻股弁泣涕不自勝先公意殊
泰然就燭下爲削詩文章數首引枕鼾睡迄今思之森森若身
置刀戟林也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歿於保定書院年六十

有五官郎中 誥授奉政大夫以子貴晉 贈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配弓夫人先公卒年三十劉夫人後公卒年七十有一皆 贈一品太夫人子六成藻瑄貢生四川鹽場大使宣藻殤寀藻國學生候選府檢校富藻殤寀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南書房行走宿藻舉人女三長適候選訓導王敷政次適兵馬司吏目閻庭椿次適候選訓導張麗暹孫七世弇優貢生候選訓導世庠庠生世齡舉人世舒國學生世侁世敦世長女孫二公著有藩部要略若干卷西陲要略若干卷西陲總統事略十二卷西域釋地二卷萬里行程記己庚編書史輯要珥筆集袖爽軒文集覆瓿詩集濛池行臺西陲百韻訪山隨筆若干卷嘉慶二十

三年公暨弓太夫人葬於葦上之原道光十有四年八月某日劉
太夫人合塋封閣學屬恩澤爲神道碑銘於墓道東南銘曰
公性介而和伉爽而英多學璞沈而輝華喜會友以文清酷雅歌
括史例通國書指掌輿圖蔚然著作家才富遇齋命也柰何不於
其身於子若孫視此豐碑之峩峩

右神道碑銘程恩澤撰

汪如洋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四十五年歲在庚子 臨軒策士時 賜及
第第一名二名三名皆鴻才博學負天下清望而先生以會試第
一膺 殿試第一授職修撰年甫二十六長身玉色眸子顧盼炯
然朝宇偉之四十八年充三通館纂修官本衙門撰文是年冬奉
旨入直上書房五十一年典山東試是年冬督雲南學政使還
仍入直五十六年以本生母憂去官五十七年冬服闋仍入直五
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先生疾終凡通籍十有五年得年四十先生
姓汪氏諱如洋字潤民號雲壑浙江秀水縣人先世居休甯 國
初遷桐鄉曾祖繼燦吏科給事中祖上墳雲南大理府知府父仲

鈔舉人 贈奉直大夫母許氏 封太宜人本生父孟錮進士吏
部文選司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以先生兄如藻官晉 贈朝議
大夫本生母祝氏 贈宜人晉恭人金氏 封宜人晉太恭人汪
氏自先生以上五世文望輝赫祿位踵於 朝先生蚤慧博覽典
籍雄於文豪於詩試輒冠軍每一篇出口相傳以熟走數千里垂
數十年諷詠者恆不絕及其冠倫魁侍 禁近文若詩益鴻麗名
益譟天下士識其面者以爲瑞性沈厚喜怒不形於色外和易內
方介守潔用敏設措部分才常什伯人其視學瀆也瀆士志學而
苦無師先生行教家塾子弟法每試一題則操管成一藝試畢示
諸生卽召諸生環案前爲評騰點竄言語姁姁使充然各有所得

於是滇之文日以上秀及詩賦皆雕繪可誦值己酉遴選科得人稱極盛時功令當以五經並試先生以士專經久遠使兼習或未能驟通奏請每科以一經輪試輪畢然後並試得旨俞允先是大理公惠愛在民歿有廟祀屢著靈異先生按試大理拜謁於廟郡人以爲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天道之可信如是相與焚香擎跽以送先生自使滇還朝帝心益眷願優獎渥賜俱稠疊而先生涵養淬厲躬躬匪懈知與不知皆以公輔之望歸之孰意年甫至疆仕官未轉一階抱其瑰瑋奄卽長夜有識者皆歎生才之不易而才不竟其用爲尤可惜也先生同及第第二人爲江丈德量其三名卽先大夫先生視滇學上書房缺出先大夫實充焉又先

後同直廬出肺腑論契好每當春秋佳日陰和談讌脩然意遠其
視權要熏灼之門若水火之不可蹈憶恩澤總角時先生一日偕
江丈集先大夫廬恩澤出拜謁因得識先生風範迄今思之座次
言次悉在眼亡何江丈先歿次年先生歿次年先大夫歿嗚呼其
舉也連茹其歿也踵相接知先世結締非偶然而恩澤以十齡孤
露之身忽忽三十餘年追銘大君子之墓抑何幸也又何哀也夫
人陸氏 封宜人例晉太宜人清德世宦篤生賢淑逮事二姑皆
得歡心先生早世而家以不墜教其子成名繼志以揚以顯皆太
宜人力後先生三十六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七子三世植邑庠生
世相附貢生雄縣知縣世樽進士官編修提督湖南學政女三長

瑁江西贛南道加按察使銜潘恭常次婿直隸香河縣主簿管嗣
許次婿邑庠生熊鍾祺孫三葆煜葆烜葆光女孫六先生著述甚
夥多散逸惟葆冲書屋詩集若干卷手自編也詩奄有唐宋諸大
家風卓焉可傳以道光九年十二月吉日合葬於嘉興縣六萬金
港之原銘曰

豐其才嗇其德則不竟其庸也先生則隳栝於德中純鉤之銛而
夫襍其鋒宜壽且崇而位未躋乎列卿書未滿乎名山尤可恫也
宜後之人接武而隆隆也

右墓志銘程恩澤撰

恒耳子人考イラニ
ノ一ニ二一

ア

法式善

先生原名運昌字開文一字時帆又號梧門蒙古烏爾吉氏乾隆五十年遷庶子時 命改名法式善法式善者 國語黽勉上進也始祖諱福樂以軍功從入關隸內務府正黃旗父廣順舉人先生嗣其伯父圓明園銀庫庫掌諱和順後稟資聰穎七歲時塾師以馬齒菜命屬對以雞冠花應師異之八歲能辨四聲十歲庫掌公卒家貧不能延師嗣母韓親自督課熟離騷陶詩卽喜吟詠十六歲入咸安宮肄業補博士弟子員食餼舉乾隆己亥鄉試連捷庚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四庫館提調官又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國子監司業未幾擢左庶子明年除侍講學士充文淵

開校理官旋轉侍讀學士乾隆某年 御試翰詹列三等改官工部員外郎擢左庶子充功臣館提調官次年遷國子監祭酒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求直言先生上六事又陳國子監十二事 命軍機大臣詢問議革職荷 寬旨賞給編修在 實錄館效力行走其年遷侍講學士八年 御試翰詹列三等降贊善旋擢洗馬遷侍講學士十二年以纂修 宮史篇葉譌舛鐫級降授庶子嗣因病假官卒年六十二先生由詞翰起家服官三十餘年同學及後進率皆躋顯要而先生願屢起屢蹶雖敷歷清華而秩不踰三品文譽翔踊於海內者甚久操觚之士爭欲出門下以爲榮而先生願未嘗與直省學政及鄉會典試分校之役兩試翰詹並以下

考左遷先生固泊如也蓋先生雖雄於文而楷法殊不逮故每試多以此見絀性愛閒素於世俗之以便捷馳騫見長者屏跡弗染雖挂朝籍而苦志力學口吟手鈔靡停晷四方知名士來輦下者悉造其門以詩文爲羔雁文酒之譙殆無虛月而先生之貌响响然言諄諄然虛懷款接若弗及嗟枯吹生尤好獎進一時壇坫之盛幾與倉山南北相望云官祭酒時甄拔多奇雋所錄制舉文爲士林法則揣摩家效其程度輒得科第咸以爲百年來所罕覩居翰林時凡官撰之書無不編校鉅公多倚以成因是所見益博賞文穎館奉 旨編全唐文先生方從告猶力疾閱永樂大典六千餘卷復於萬善殿大高殿等處閱釋道藏盡二千八百餘種斯爲

勤矣所著有存素堂詩文集乾隆閒海內稱詩者先則步趨歸愚
後則波蕩隨園先生屹然無所倚毗一以古澹爲宗其品槩可見
矣他如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同館詩賦鈔各若干卷俱已刊布又
采交游之詩千百家爲及見錄未卒業而先生逝矣惜哉安濤於
嘉慶戊辰始識先生過承獎許逾年入翰林則先生爲前輩文酒
招邀相得益懽後令子桂馨成進士授內閣中書爲先生稱六十
壽同人以先生手草遜學齋自序屬予爲祝延之文越兩年而先
生歸道山又二年舍人復以孱疾卒方舍人之得科第也咸謂詩
人有後矣迨舍人卒而先生之後遂衰爲可惋歎近檢敝篋得前
所有自序一通凡先生之歷官編校著述各大端以及自幼至老

環細之跡稍爲詮次俾後之徵文獻者有所取資其他藏諸祕院不及詳云

右小傳黃安濤撰

時帆自登仕版卽以研求文獻宏獎風流爲事故在詞垣著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在成均著備遺錄其餘有資典故著而未刻者甚多所居在厚載門北背城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室中收藏萬卷閒以法書名畫外則移竹數百竿寒聲疎影脩然如在巖谷閒經師文士一藝攸長莫不被其容接爲詩質而不癯清而能綺故問字求詩者往往滿堂滿室

右蒲褐山房詩話王昶撰

時帆先生三入翰林一擢祭酒再陟宮坊皆官至四品卽左遷名
盛數奇似有成格先生顧泊如也與余折節訂交二十年每見益
親詩亦屢變

右石溪舫詩話吳嵩梁撰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運昌中式時 純皇帝曰此奇才也 賜
改今名祭酒居淨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湖山之氣象
燕萬卷多世所罕見者好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家築詩
龕三閒凡所投贈詩句皆懸龕中以誌盍簪之誼任司成時惟以
獎拔後進爲務同汪瑟庵先生選成均課士錄其取售者率一時
知名之士海內遂爲圭臬己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 上以

爲故違 祖制降官編修因引疾去官以終先生慕李西涯之爲
人訪其墓田代爲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謝薌泉侍御等鳩工立
祠歲時祭享焉先生與余最善每相見勵以正身明道之詞坐談
終日不倦余之畏友也

右錄宗室昭棟撰

恭讀 純廟聖製文南薰殿奉藏圖像記知列代帝后圖像傳自
勝國典在有司歷有年所自 純廟幾暇省闕內庫偶得展觀遂
命工重加裝池襲以緋錦尊藏於 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復令
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識次第甲乙又以明諸帝王冊今貯
工部外庫慮其散軼因附藏 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旣竣事 親

灑宸翰勒石前榮以示永久蓋 續承帝統嘉惠前朝 聖人之
用心若是其誠且篤也其圖像軸數法祭酒式善陶廬雜錄當紀
之云

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忠義氏像一帝堯像一禹王
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太宗像
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祖像四太宗像一眞宗像二仁
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
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甯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
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像一孝宗
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

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眞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
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
像一光宗后像一甯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凡冊十五歷
代帝王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宋甯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二聖
君賢臣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三葉宋朝帝像一
冊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帝像一冊自太祖起至甯
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冊自宣祖后起至甯宗后止凡十二葉元
后像一冊自世祖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
妃太子像一冊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六葉第二三像無標題
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冊上冊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后止

凡九葉下冊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冊
孔子世家像一冊至聖先賢像一冊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冊皆藏
於殿中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多嫺習畫理法時帆
祭酒式善嘗作十六畫人歌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
文新滌齋曰楊湛思琴山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
秋藥曰顧純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
曰李秉銓薌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
鈞受笙錄之以見一時藝苑之盛其爵里著述則近人文詩集中
咸有稱引無俟贅述云

乾隆閒滿臣篤嗜風雅愛友若渴者莫如法時帆祭酒祭酒以所居積水潭爲明李東陽故宅因修其祠墓爲作年譜其襟抱可想已

楊甫未定棄存素堂試帖序曰時帆祭酒法式善過辱好予有作必就予審定嘗刻行其詠物詩一種首以示予偶勿之善遂止不行後五六年欽州馮魚山敏昌見而大稱之問何以不行時帆以予言告予始獲聞之而悔前言之過世亦有冲然嗜學如是者乎云云康祺按文人結習享帚自珍一集成書如騰九錫亟願海內之我知今劄劄氏竣工沮於良友之一言祕不復出其謙下誠足多矣獨祭酒所著槐廳載筆清祕述聞諸書頗叢疵謬豈當時竟

未是正於惕甫耶抑掌故之學可以聽其出入不若詠物詩之宜
句斟字酌耶

右紀聞陳康祺撰

程昌期

乾隆六十年冬十月山左督學使者程君卒於官閱月訃歸余往哭其家封公易園先生扶杖涕泣而以傳請余與君同鄉又以庚子殿試充讀卷官君愔愔然修門下之禮於余余何能辭歸濡筆而撫其槩槩君程姓諱昌期字階平蘭翹其號也歎之紹濂人生有夙慧易園先生以宿學授教里中君四歲偶入塾見書如逢故物不忍釋手易園先生卽授以讀未嘗筮日發蒙焉讀書十行俱下日以卷計髫年補學官弟子旣而食餼試輒冠軍歎令張撝圃愛其才延入署中張亦名士所以飲食教誨之者甚厚司業秦公端崖初視學安徽一見大奇之首拔以貢成均甫入都文名譟

甚名公鉅卿悉欲羅而致之明年己亥中京兆榜第二撤棘後海
內之士奉其文爲圭臬又明年庚子成進士以殿試第三人入
翰林君湛深經術尤邃於考据之學鄭箋孔疏皆琅琅成誦凡
朝廷有典禮諸公卿之鴻博者必呼車商榷於君君纏纏千百言
依經樹則深中窾會官編修卽入上書房爲皇孫師傅御試
翰詹諸臣列優等遷春坊累遷至侍講學士己酉科典試兩浙壬
子典試廣西甲寅典試福建翰軒所至庶士歡返論者謂天子
知君廉明故掄才大典恃以爲金鑑爲玉尺疊次任委聯縣不斷
聖人之知人儒臣之遇合今古不多觀也而君飭躬齋心克與
上意相副且恂恂自下雅不欲多上人居私邸嘗衣縫掖手一

卷尙寒素如諸生狀所以卿尹百寮以至布衣文學之士咸樂其
揚休玉色飲人以和今秋九月奉 命督學山左莅任五日汗忽
涔涔下甫覓醫而目已瞑年四十三嗚呼其可惜也已初君之典
試於浙也浙距歙近不得歸省迎父母於錢江承數日歡浙之高
牙大蠶駢集江上爲君父母捧觴上壽東南士大夫莫不榮之謂
君家食世德之報今父母老矣將迎養山左而君忽怛化也悲夫
君所著有安玩堂集三十卷子一曰恩澤年尙幼
論曰日星麗於天尙有躔度之譌宿離之忒君生草茅中光顯矣
未稍躓焉何其盛哉今將過闕里登夫子廟堂闡揚 聖天子教
思之無窮以甄陶多士而遽奪其年其適然耶其遇之贏於前者

必紂於後耶 君親之恩一朝過佚達者謂人生如電有以也夫

右傳曹文植撰

汪學金

汪君靜厓既葬之明年其子彥博彥國求補銘予與君尊甫少司空爲戊辰同年知君深不得辭君姓汪諱學金字敬箴號杏江隱號靜厓太倉州人高祖諱壽堯曾祖諱溥以淳德稱於鄉詳州乘祖諱之恆俱 贈工部侍郎父諱廷璵乾隆十三年一甲三名進士由編修歷工部左侍郎祀鄉賢前母凌母王並 封一品夫人君將誕王夫人夢一老僧作頂禮狀三歲戲畫地作八卦上海曹劍亭見而奇之以從弟菽圃女訂婚焉八歲能詩十二隨司空之閩學政署予方觀察閩見君藝曰此子筆有仙才司空命君師事予十八入學二十三中順天庚寅鄉試二十七官內閣中書二十

九協辦侍讀三十四捷禮闈 殿試一甲三名進士與司空接武
司空無疾歿於京邸君奉喪回里卜葬以凌太夫人耐復爲久
贈公改築新阡服闋起辦翰林院事恭遇 國慶以其官 馳贈
仲父廷璠叔母滕丙午考差 特命皇子總閱君卷首拔後己未
歲 上謂大臣曰是能詩者蓋 今上於潛邸時 特邀睿鑒焉
秋充江西主考丁未散館一等二名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掌
院奏畱加一級仍辦院事己酉教習庶吉士充武英殿方略館總
辦夏五月太夫人疾終京邸扶櫬歸耐葬司空公塋君於孝養喪
葬之事無不竭情盡愼而精力漸憊乃有脫屣塵俗意庚戌春里
中有開濬七浦之役七浦爲州水利門戶潮汐挾沙積久涸如平

陸州人上諸大吏作書致請君念桑梓誼不得已應之畫趾鳩工
晝夜督視百年久廢之工百日竣事服闋再入都尋引疾旋里以
田宅析授彥博彥國誠之曰毋虐取失先人之寬厚毋奢用改先
人之清白以供祠墓以周窮急可也甲寅春謁予於皖江撫署昕
夕侍談而月歸予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曰所見大進一
談一笑無非天理是秋歲偏禋白之州守于君鼇圖倡設粥廠於
海甯寺輸銀米三千餘紳士襍被寺中籌畫覈實全活者萬計於
家塾設規立課示以程式作九容正心箴揭之座隅建育嬰堂更
邑之舊並爲條件命彥國偕同志經理君析產後所有贍資半爲
利濟功德如恤嫠義園惜字放生夏施茶藥冬施棉米等事孳孳

不倦曰吾年已半百享受無幾盡此長物藉結善緣丁巳八月重
來皖江沿途避人若浼子戲曰君大似陳仲子蓋其廉介如此已
未五月 召修 純廟實錄君不敢以衰疾籲陳卽倣裝就道抵
都甫二月擢右中允署日講官教習庶吉士恭遇 覃恩以其官
馳贈季父廷瑚叔母余升侍講庚申春轉侍讀充文淵閣校理
補日講起居注官 召對乾清宮 天語連稱好學問者再 垂
詢司空侍講席時事六月升右庶子旋轉左復蒙 召對 上問
汝何不考差對以臣有頭暈疾未能楷書又 諭汝子已放考官
汝何瘦耶卽歷陳病由感激欲涕辛酉春有應升祭酒缺君亟請
假歸子爲之太息曰不愧吾門矣遂以曾孫甘林與彥博之女訂

婚問名之日君卽飄然出都自是棲心簡寂以詩酒寓情癸亥以
實錄館議敘在籍加一級春同里紳士呈請司空公祀鄉賢報
可里邵榮之秋長孫元爵入頌君曰門庭可謂盛矣吾事已畢
桑榆光景不戀時也冬至患脾泄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午時卒君
秉性高明持節廉介儒修禪悅兩相融浹所造漸臻深粹著作華
瞻雅正敷揚典浩陶寫性靈臺閣山林兼擅其美所著有井福堂
文彙凡應制奏進之作及闡論經史序記事物者共十卷靜厓詩
初彙十二卷後彙十二卷續彙六卷館閣詩賦六卷輯婁東詩派
二十八卷皆已刊行其才不甚恢廓蓋名家流也生於乾隆十三
年九月二日寅時年五十有七以嘉慶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祔葬

於司空公之墓昭穴在州境二十四都五圖昆字圩琅玕九曲鎮
配曹 封赫人晚而同修淨業子彥博乾隆甲辰 召試舉人丁
未進士歷編修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彥國候補五城兵馬司指揮
女一適候選理問陸受秩孫元爵州庠生娶劉侍郎鳳誥女元翼
元福元仁俱幼孫女五長許字陳秀來次許字王元鑒次許字陸
長庚次許字朱甘林次幼銘曰

生而穎奇晚而孜孜行善若渴不顧傾疑君歸何所神化莫窺霞
光萬道魂氣所之洞真邈矣并福在茲

右墓誌銘朱珪撰

秦恩復

秦公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與人謙抑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

右事略李元度撰

匡章言屏樂者不形
卷之三十一

子

洪亮吉

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穉存曾祖璟山西大同知府祖公
案考授直隸州州同 贈儒林郎祖妣趙氏懷玉之王姑也考翹
國子監生 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之洪坑大同君與
先曾祖侍讀府君同歲拔貢遂締昏媾儒林資於趙始爲武進人君
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乾隆己丑年
二十四補縣學生員朱學士筠視安徽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
士始君好詞章至是乃兼治經甲午中副榜貢生庚子中順天鄉
試舉人庚戌成進士 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
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

未能從也王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拜視學貴州之命故
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蓋異數也在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
成注易陳灝爲部議所格教士敦厲實學購經史足本及通典文
選等書俾諸生誦習所識拔者多掇科第去由是黔中之人爭知
好古丙辰充咸安宮總裁丁巳三月入直上書房侍 皇曾孫奕
純讀書戊午弟藹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
歸己未正月 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四月充 實錄館纂
修官教習庶吉士八月乞假擬俟送 梓宮後南還時川陝之賊
未靖 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願編檢例不奏事於
是上書成親王及座主朱尙書珪劉尙書權之冀其轉奏成親王

以原書進呈大指謂 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
激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當君大不敬擬斬立決
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甯管束當會鞫時予省之都虞
司次日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追送廣甯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
未卜泣不能忍君則辭意慷慨略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
該員如蹈故轍當一面正法一面入奏奉 硃批此等迂腐之人
不必與之計較因而得免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令
回籍旋得甘雨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
命之大端及將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計居伊
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員賜環之速未有如君者自此枕藉

區學子履步不司系圖卷一百二十二
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得告終家衡 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
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好遊居里中觴飲無虛日丁卯
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振濟而自捐金爲倡主其事頗力城鄉
之民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精力過人然明恩怨別是非少容人
量進進負氣罵座子好辨每與之爭至面項發赤不止君嘗語子
人孰無病要自有其真耳君若後吾死銘誄當不出君手幸無失
吾之真也豈知斯言遂爲今日讖哉詩文涉筆有奇氣生平所著
書凡二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所頗門云嘉慶十四
年五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配蔣氏前君卒子五人節孫嘉
慶戊午舉人議敘知縣盼孫殤符孫國子監生胙孫齡孫女一適

江陰繆梓孫四人以是年十二月己酉葬武進德澤鄉前橋祖塋
之昭穴簡孫等來乞銘予既與君中表又數十年麗澤之雅周知
始終無以辭也銘曰

君之制行唯孝友愛及宗嫗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忠讜 主聖
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爲基六書指掌九域列眉君之行文
古是則環肆連休森馳電激肝嗟乎編修家邦之華年甫協乎卦
氣託體山阿謂子言爲可信庶識石而弗磨

右墓誌銘趙懷玉撰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案贅於武進趙氏至
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

舊鏡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聞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
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
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器人曰爲洪黃後謁安徽學
使簡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
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情迥古義乃立志窮經
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乾隆三十九
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
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
遇泅者救懸旣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噎以毀不
減性始服粥居苦枕出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

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藩是時館總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駁其舛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卽拜貴州學政之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教也奏陳灝禮記注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康成注以試士格部議未行嘉慶元年充咸安宮總裁在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征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邪教疏君指陳時事直言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歎息皆
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
乃引疾歸 今上親政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登
復赴都與修 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
念 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無奏
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
帑藏故相和珅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
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
權之進呈 御覽有 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
擬以大不敬律置重辟有 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

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
遂至廣南門外握手黯然而君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
聖意公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旨申飭不行五年四
月京師亢旱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
氏二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下雨上乃念君以直
言獲罪立予釋回是日甘霖大沛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
製得雨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
朕心並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
亮吉獲咎钳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
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旱有司勘不成災饑民剝

樹皮以食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所活饑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為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晉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畢尚書沅幕中最久與修宋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髡髻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

藩又指摘其用事譌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
愠見於色因藩談次偶及興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
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髓城白水陂事不見
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興縣實在江都而
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爲無此事者纏纏千言反
覆詰詢藩不荅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
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
孫世爲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衆候選直隸州州同贊於

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爲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
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
嘗蒙筆游公卿園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藹吉不敢
計爲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
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
髮颺水上攬之得人負識君者共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
舍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爲乾隆
五十五年會試中式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
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爲歌詩有格法
君有力焉 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 旨上

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諱吉之喪乞病假歸後高宗純皇帝升遐坐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已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並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卽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洵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

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紲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用刑君問宜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犁明年京師旱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一子館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晉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

日哺攜大奴叩戶入日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
於他日酌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
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
以顛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志以必赴之此非
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 聖主
受 殊恩非伏鎖槩街則襲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
惋歎焉

右遺事述輝敬撰

宮鐵橋贊府言昔從宦貴州適洪稚存先生督貴州學先君命受
業於門時專攻舉業未暇以古學就正至今悔甚先生督學還

朝旋乞病假歸後朱文正公以書趣出山再起供職言時事幾伏
法幸賴 睿皇帝曲全之而氣節遂益於當代惜余不復侍側也
又言先生送其長君飴孫歸應鄉試以五千五百金付之曰吾親
友多寡人昔望吾貴今望吾周吾今蒙 恩督學不敢愛清廉之
名受陋規五千金汝其以金三千周之吾書中條列甚晰汝宜依
書而行餘金贖吾卷施閣兼給汝用昔范堯夫以麥舟贈人故事
汝所習聞汝若遇喪嫁無資之賢者可倣堯夫爲之不必以贖產
爲急務也但汝若狎一伎製一衣吾不以汝爲子猶憶吾製以副
貢居京師除夕困甚左右無一人身衣單布袍欲求五錢沽酒不
可得佈屋自惟窘迫如此不如死欲自經忽憶榮啟期三樂吾今

幸爲男子且負曠代逸才何不自愛惜至此遂忘寒餓明年 皇
太后萬壽諸臣當祝釐 上諭諸臣祝詞皆先繕稟呈 覽有請
吾代擬者比進呈 上獨以爲得體 諭諸臣皆奉爲式一日名
滿京師輟費爭求識吾面敷蓮士修撰曰子一寒至此盍議取筆
資濟急吾允以一祝十金求者踵接數日得金六百益感奮讀書
是秋順天鄉試中式汝今歸應鄉試當常憶吾窮困時也鐵橋述
太史如此銜謂太史當日若經生則亦草木同盡耳烏能使文章
節義震耀一世耶夫以太史之才風雲未合尙不能免寒餓則凡
等在泥塗者誰可以循廢學不思自振於天地閒耶遂書之以勵
同儕

右逸事尚銘撰

雖存少孤失怙爲母夫人守節教養而成是以刻意勵行確苦自持而於取與尤嚴蓋古之狷者也性好山水於天都華嶽皆登其巔必絕幽歷險而後已作文具體魏晉作詩五言古做康樂次做杜陵七言古做太白然嘔心鏤腎總不欲襲前人牙慧至於經史注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蓋非僅以詞章名世者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洪稚存奇思獨造遠出常情五古歌行傑立一世早年與仲則齊名江左時號洪黃後沈研經術著書盈篋與季迷同客最久論學相長人又稱洪孫云夙嗜山水所遊嵩華黃山皆升絕壁題字乃

反綜其奇蹟各爲一集又以至性過人篤於友誼暨黃客死素車千里奔赴其喪世有巨卿之目故其贈友諸什情溢於文

右吳會英才集張維屏錄

稚存太史北江詩話有做鍾嶸詩品畫品一則評騰同時詩人頗極允當亟錄之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尙書時詩如泛舟蒼雪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元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偃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闈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

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
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
人秦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
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
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
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王侍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
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
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鐘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
填詩如廣筵招客閒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姥都
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擷甕

隔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
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孺戀直至老益
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
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鼎詩如
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
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願進士敏恆詩如半空鶴唳清
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簷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
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疏香趙兵備翼
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談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
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官服

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飄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
 隼脫講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
 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餐霞惜難輕
 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
 詩能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
 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
 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賴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
 佛情劫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
 如怒猊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
 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

名花照鏡揚大令命上幕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
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部星
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
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
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
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
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
海元龍未除瘴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
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緇幽時逢異境
張上舍崑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

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
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
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
術孫吉士源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
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
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壩詩如春草乍綠尙存冬心
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磨詩如大隄遊女
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悽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
如陟險驂騑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
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僧巨超詩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

小巖詩如張顛作草時覺向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
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
香而韻崔蒸人錢孟錫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蒸人王采薇
詩如斷絲零紅悽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
風張宜人鮑芷香詩如栽花隙地增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
此內惟黎明經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
少回旋按太史箋經補史撰著衰然若卷施閣文更生齋集以及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等均刊行獨詩話未出後華亭張溫和公祥
河方爲鐫布溫和跋此書云激湍峻嶺八字蓋先生之謙詞先生
詩惟妙於回旋乃益見激峻之不可及可謂北江知己矣

國朝平定縣志卷之三十一

右紀聞陳康祺撰

三十一

斯文說

公諱文銳字敏斯號績山姓斯氏先世由山東歷城遷居隸饒黃旗漢軍五世伯祖文襄公輔治河有功祀賢良祠祖光祚四川華陽令於乾隆年間出旗入成都縣籍父璜因送華陽公柩赴保陽安葬無力回蜀依嫻親肇羅觀察耿公僑寓山東聊城因家焉君資質穎敏父贈公旅食四方母魏太安人撫君兄弟成立衣食常不給君隨諸兄努力攻苦夜半書聲不輟年十六入郡庠旋以超等食餼乾隆丁酉拔列成均充四庫館膳錄辛丑丁父艱服闋後舌耕奉母遂不能入都供職屢薦未售至甲寅始中順天鄉榜嘉慶丙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己未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纂

修官庚申鄉試磨勘官辛酉會試磨勘官是歲奉 命典試陝西
瀕行已感風寒又以途中染溼熱至山右恐誤試期連夜趨程前
進益形困憊抵陝入闈病愈重又力疾閱文以誤服藥劑遂不起
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外供給所監臨官奏 聞奉 上諭賞給回
差路費銀三百兩陝之大吏公賻之乃以其喪歸君天性孝友其
爲翰林也迎養母太安人務得歡心仲兄文鍾孝廉以教習期滿
回籍需次得疾卒遺二子二女俱幼穉公攜至京寓撫如已出遇
覃恩以本身妻室應得 封典馳 贈祖父母並請 封仲兄
嫂如例與朋友交坦白樂易遇事直言無隱善屬文尤工詩及門
成就者甚眾

論日記稱以死勤事者祀之君承累世勳闕之遺讀書報國奉
命典試力疾校閱卒以身殉將終親書不忠不孝不慈千古罪
人十字數有限而心無窮君之志節可知矣余與君鄉舉同年其
將之陝也以兄子春泰屬余教之兩逾月計音遽至母老子幼相
知者爲心惻焉迄今二十年高堂尙健在其子恩泰已成立兄子
春泰學詣有進登泰且舉賢書君其可無遺憾乎然而友朋宿草
之感爲何如耶

右傳賈聲槐撰

張惠言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皇上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舉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尙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

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
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舉
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
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
舉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
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舉文斷斷以善相諱不
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舉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
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閒宜
大伸法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舉文言庸
猥之輩倖致通顯復環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

淹雅之士臯文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
吉於庶坐誦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臯文則竟死
矣方舉文爲庶吉士時 今皇帝加上 列聖尊號盛京 太廟
舊藏 實例遺官磨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臯文以能篆書受
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時遣使奉藏
其舊藏 實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
事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
得由部給火票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
位卑能言之而已臯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
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

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師與王灼賓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皋文娶於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躡於阨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右墓誌銘揮敬撰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

二大雲山
厚文集

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昔惠棟作周

易述大旨邀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

虞氏易義序

漢人之易孟賈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易即傳漢

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

定香亭筆談

惠言虞氏易序白自漢成帝時劉

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

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

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

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

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

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

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為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為龍圖其徒劉牧以為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為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大清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為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禍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

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
翻學既名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
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槩可
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
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
信其亡圖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旨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
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見本序 惠言又撰虞氏易
理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
諧經諸葛柯文集共數十卷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
之以儀禮 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

子進退而已珪潛察得之則大嘉賞故屢進達之而惠言亦斷斷
 相諍不敢隱惠言少為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為文
 又效韓愈歐陽修善篆書嘗奉 命詣盛京篆 列聖加尊號玉
 寶房集 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
 明倫

右傳阮元撰

先生姓張氏名惠言字皋文世為武進縣人父諱蟾資常州府學
 生母姜氏先生生四歲而孤及長為學自成博聞強識精思絕人
 乾隆五十二年丙午舉於鄉以嘉慶四年己未會試成進士選庶
 吉士敕館改授部曹大臣以先生經學淹通才任著作聞於 上

授編修論者謂自宋時歐陽永叔爲翰林文章稱極盛乃今復遇
之先生云先生始攻駢體文同郡惲敬見而歎曰自相如枚乘沒
後二千年無此作矣先生以爲古作者旣遠士聞見日卑陋將復
古道非我而誰乃益治先秦太史公書漱滌磨礱而融之以道德
仁義故其文瑟若圭瓚使觀者望而生敬可謂獨出冠時勇紹絕
軌者矣又自元明以來學者勦襲宋儒之書空談性命而近時宗
漢之士專取漢人穿鑿附會之說矜博炫異以與程朱爲難先生
起而駕前說能悉會漢宋諸儒傳注而兼采其長故一時言六藝
者折衷焉惜乎年未及中壽而遂卒嗚呼先生將明聖學以啟羣
蒙而其道未能大顯於天下承學之士多用是爲歎然卽其所爲

文以觀其用意之所在雖古揚雄韓愈氏之徒不能過必傳於後
無疑也先生其可無憾先生生於乾隆二十六年某月日卒於嘉
慶七年某月日年四十有二配吳氏子一人成孫有弟曰翊能嗣
先生爲文同志交推之德旋嚴事先生師友間頗得與聞先生之
道於先生之沒也思所以永其傳者因爲之述以俟異日作史者
采擇焉

右述吳德旋撰

武進張惠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
其甥董士錫字晉卿傳其學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彭蘊輝

編修蘊輝字璞齋又字遠峯江蘇長洲人彭氏爲蘇州之望定
求官翰林修撰其孫啟豐亦由修撰歷官兵部尙書世所稱祖孫
皆台元狀元者也啟豐生紹咸貢生紹咸生希洛乾隆丁未進士
官御史力行善事歲饑輒平糶捐貲繕育嬰堂歿祀鄉賢希洛生
蘊輝五十日而其母陶恭人歿蘊輝幼穎悟十歲從父宦京師稍
長工詩文嘉慶三年順天鄉試中式南元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初娶兵部尙書吳江金士松孫女繼娶南河總督平湖吳
璈女七年歸蘇州八年在清江十年入京師任館職是時淮南屢
被水災編修與徐侍御寅亮等在京師捐募白金屬友人至淮南

村墟活餓者甚眾冬十月奔父喪致哀毀十三年服闋入京充國
史館文穎館協修夏六月 上試翰林八人於南書房編修列第
五 賞紗緞 皇帝五旬萬壽獻文冊蒙 獎賞紙筆是年得略
血疾冬十二月九日竟以是疾卒年三十有二是可哀也編修儀
度玉立性仁厚端謹有志槩接三黨以誠家世積善濟貧恤羸戒
殺放生敦勉不怠文筆清麗讀史慕古人方當樹聲詞苑世濟忠
美乃忽夭折而死子凝福甫四齡亦殤妻吳孺人諱懷珍性善慈
慟夫及子亦相繼卒或疑作善而不獲報其善有未至耶非也論
語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而夭愈於不仁而壽者
且仁者非責報於天而始積善也不然顏子何不得天命哉揚州

阮元爲編修己未座師哀其亡也於其葬紀以銘曰
震澤之濱秀鍾儒人彭氏才子質敏性仁金蓮燭古玉笋班新何
圖覽揆而命不辰影速於隙霜隕於春營茲淨域封以香塵善行
可紀寫於貞珉山光藏璞葆爾清神

右墓誌銘阮元撰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defined by a thick black border and contains no data.

--	--	--	--	--	--	--	--	--	--

150-088

袁名曜

袁名曜字峴岡湖南甯鄉人父位幼失怙讀父書輒泣以母疾精究岐黃母疾遂瘳事兄僕委曲將順無閒家貧而好施子祖有撫子劉某已給出歸宗其孫仲猷窮困復依位以生死信義尤孚於鄉里名曜嘉慶辛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由贊善累擢翰林院侍讀充日講官以憂歸主講嶽麓書院居恆議論鋒發聲如洪鐘尤留心輿圖阻塞河渠險隘古今沿革等事同鄉嚴如煜陶澍交推爲楚南人物著有吾吾廬草存五卷

右傳李元度撰

150-090

150-090

朱琦

先生姓朱氏諱琦字蘭坡先世唐末自蘇州遷婺源六世祖緯遷涇縣曾祖武勳祖慶霄以從兄理官布政巡撫時 贈通奉資政大夫配汪氏胡氏 贈夫人考宜桂早卒配汪宜人以女守貞本生考安邦病且卒命其配胡宜人以先生爲之後皆 贈五品封先生嘉慶七年庶吉士未散館與 幸翰林院柏梁體聯句宴賜什物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校勘山東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日講起居注官擢贊善侍講以兄喪歸再補侍講充國史館總纂修明鑑以事改編修充國史館提調庚辰會試同考官道光元年直上書房 褒許品學 恩賞稱疊壬

午年充會試同考官再轉贊善且大用矣而以母病歸遂不復出
主講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以教授著述爲樂詩文集治經及小學
書及文選集釋共數十卷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二
方先生乞養時年始過五十其文學行誼已深結乎主知矣而
國家優禮師傅凡詞臣直上書房者數年皆坐致卿貳人皆以是
期先生顧決然引去甘寂寞於講席者幾三十年此非自足於己
而能然哉閭里書師旣不足詔士而矯其失者又或博聞溺心若
先生之至性高節其好古多識又足以饜才智之心而折其氣夫
壯而不學老無傳也老而不教歿無思也先生所謂傳而人思者
歟配胡宜人 生五子夢元國學生鼎元舉人蔚元起元皆邑庠生

葆元從九品女四孫十一而爲邑庠生者數人曾孫七人以咸豐元年十月某日葬蘇州某鄉某原銘曰

我見先生道光之初其氣渾剛而貌舒舒包育萬有見善若虛惟太夫人含貞撫孤授我以筆曾述其粗再世銘幽我曷敢渝在唐遠祖始遷去蘇復始而吉奠此陰墟揭德振光以播三吳

右墓誌銘梅曾亮撰

蘭坡愛書如命學有本原所著詩卓犖沈雄取材甚富而能運以清空之氣人知其以才勝而不知其以學勝也

右蘭言集符葆森錄

按朱公一字玉存尙著有萬卷齋詩集

日本書紀卷之九十四

--	--	--	--	--	--	--	--	--	--

謝蘭生

謝蘭生字佩士又字澧浦廣東南海人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
自入詞館以親老不復出歷主粵秀越華羊城各書院詩文之外
兼工六法用筆雄俊以書卷氣勝與順德張墨池如芝香山黃香
石培芳同名於時其古文沈實渾厚具有典則蓋通才也

右嶺南文鈔小傳陳在謙撰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4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section at the top right. The header section contains the text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BUREAU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bove a shaded rectangular area. To the right of the table is a vertical label "Alms".

																	Alms

孫源湘

孫源湘字子瀟江蘇昭文人嘉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眞閣集年十五隨父任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援筆賦詩已有驚人句丙辰會試下第歸途與舒鐵雲王仲瞿兩孝廉同行三人者才相若唱和無間詩名若鼎足焉子瀟詩沈鬱不及船山卻無其叫囂敏贍不及隨園卻無其游戲婦席氏名佩蘭亦工詩著有長眞閣集

右事略李元度撰

國朝
三
力
美
平
牙
九
角
三
二
一

四

謝階樹

向亭先生名階樹宜黃人嘉慶戊辰科一甲二名進士及第嘗督
湖南學政嘉慶末予館涿州盧氏得其試牘讀之中多擬作儼然
天崇大家附載文賦一篇似出陸機之上予心竊嚮往謂爲李穆
堂後一人作長箋一通寄投附以古文一冊還京復執贄往謁時
先生已病命長君出見還其贄而未還其文予下第歸明春復北
上先生病漸愈相見懽然袖出前文未及加墨惟卷首書一行云
盥讀大文數首具見平生志事欽佩之至予下第卽南旋先生亦
旋捐館今閱十餘年矣偶過魏雲衢學博問津亭閒談及向亭雲
衢謂向亭之才固不愧狀元者也豈惟不愧狀元並有古大臣作

用其得病也聞其爲撰萬言書用心過苦夫上萬言書者宋有二
人一爲范希文一爲王介甫向亭萬言書予再索不肖出謂不過
大冒頭文字耳實則因其書畱中未發故不便出以示人然予以
其文賦觀之落筆必高出前人則此萬言書也亦必不爲牀上之
牀屋下之屋者而天竟不假之年以盡其用其謂之何予前後畱
京五年埋頭讀書自兩座右外未嘗多見一人惟盧容庵先生浙
因見予文善之而與之見向亭則予見其文善之而求見今兩先
生皆不可作矣容庵先生疏請湯文正公從祀兩廡功在道學風
靈請停查辨林清餘黨功在生民異日 國史必有特傳向亭無
大建白不知何如然其文學實卓絕者也因撫雲衢言而書其逸

事如此其亦李肇國史補之類也夫

右逸事李祖陶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empty table with approximately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At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header section containing some illegible text and a small square icon. The rest of the table is blank.

150-102

洪瑩

歙縣洪瑩字賓華爲內閣中書榜族子嘉慶己巳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恬於仕進五經各有撰述

右事略李元度撰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一

...

戚人鏡

嘉慶道光閒儒林學士重名教立節槩秉仁由義茹孝含忠侃侃
自任議論證據古今天下設施心計手畫悉中窾要蓋其樹立者
高所蓄積綽綽若是也於時蓉臺戚君名尤著君諱人鏡字仲爾
蓉臺其號也杭之錢塘縣人祖文榮以勤儉起家考鳳鳴邑庠生
喜施族黨有事任其勞里中稱爲善人長者均以君 贈如其官
君生而孝敬祥順四歲失怙家貧母蔣太恭人以女紅佐生計延
師課讀每夜自塾歸令背誦所讀以爲常戒不與羣兒嬉戲跬步
必端儼如成人見者決爲大器及長孝益聞入官翰林奉色笑容
婉心愉問安否無虛時遇有疾尋醫選藥立牀前審視連夜不少

息親手調甘旨益飯乃喜道光元年奉 命提學貴州炎暑未克
迎養旋 召歸入直上書房 天子垂詢備至太恭人聞之且感
且泣諄諄訓勉君益敬謹勿懈既而落職自以爲負 聖恩違母
訓不敢使太恭人聞閱歲復職檢討 旨下日值太恭人七十生
辰吁孝之感應信矣君屢充纂修審且敬盛暑正衣冠無怠容其
在黔督學講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
任僅數月而士人歌思弗諉君爲人端謹和粹見之者親而敬之
與人交善勸過規忠誠見於詞色尤樂獎掖後進懃懃不倦嘗曰
後進得一佳士卽 朝廷異日得一好官也其成己成物如此當
是時道德賢能之士奎聚璧合皆得以平時所講求者布施於天

下而蓉臺獨未獲展其懷抱遼齋志以歿亦可傷矣然以其德之
純孝之篤學業之盛言行之可師可法得非所謂死而不朽者乎
道光九年十一月遭母太恭人喪哀號擗踊無晝夜溢米不下咽
弔者無親疏皆泣下次年將扶柩回籍已更寒暑而哀未稍殺襄
平節相嘗謂鑑曰吾弔人多矣未有如蓉臺之哀者嗚呼君竟以
是年八月長逝耶天耶命耶君甲子舉人已已進士由檢討擢至
侍講黜後復檢討擢司經局洗馬山東山西副考官順天鄉試同
考官貴州學政配金氏同邑國學生廣聚女子二長恆十九歲殤
貞邑庠生女一適同邑河南布政使費丙章子候選通判茂林君
生於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道光十年八月十二日

年四十七貞余婿也十七歲而孤讀書自立有父風將以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其祖母與其父並其幼殤伯父桂生及其兄恆之柩敘葬於錢塘門外小青山之原謂余與其父交最深請銘焉余不獲辭銘曰

性篤而醇德充以粹有孝如斯而志未遂仁存義立裏方外和油
油易與棘棘不阿人襟我藏人趨我避不耀其章有道大備生孰
與全歿孰與正琢詞墓石以鴻厥慶

右墓誌銘唐鑑撰

洗馬名人鏡字仲蘭號蓉臺其先爲武林王氏高祖某長於外家
遂從其姓杭俗然也父贈公某娶某恭人無子得痼疾氣縷屬瀕

危者二年矣贈公客於淮上別而行至則聞恭人歿不得歸留數月所善蔣公遇而女之偕返而某恭人固未歿絕半日復蘇病且少聞也蔣恭人竟以側室禮歸贈公生洗馬四歲而贈公卒蔣事嫡六載鄉里稱焉洗馬長而孝日惟求悅蔣恭人爲事旣成進士爲檢討官迎養京寓怡順之色傳於塗巷性敦厚容物以學自期見勝己者輒事之累遷翰林院侍讀上書房行走視學貴州悉除州縣饋給取士必察行誼歲餘仍奉命入直內廷會考差夙俟於門未啟後者韓至擁之進譁於門被糾落職未幾得恩旨賞還檢討歷遷至司經局洗馬嘗自勵曰人不可一念少縱吾生未嘗與人競向自以翰林近臣恥下於衛士不自知入公門之不敬

也自是絕不見喜愠凡人所不能受者皆怡然處之善任人事然
廉毅不苟爲嘗欲歸讀書求義理必實自信而後出以蔣恭人樂
京師未果家無宿儲恭人性樂施嘗先意籌所需以待莫知其宦
之貧也其失職自 殿廷歸入門易常所服侍恭人飯禁一家無
得言黜者居無何恭人年七十嫺舊歲以其日介壽先夕繞階走
疑所服未得計晨客未至 恩諭下遂著檢討服恭人至此方知
初黜也庚寅春恭人卒哀毀不能止兩子恆貞亦效之日夜號聞
者慘怛柩歸舟所經祭弔之盛無與比此以知至情之足感人不
爽也然含斂必謹以禮媿黨以恭人禮佛欲具僧事君不能勝則
痛哭請於常交者曰可乎乃共止之或書神牌曰顯妣又痛哭跪

伏請改書生母其守禮之嚴類如此既歸一月長子恆毀歿次子貞亦病而後起復一月君毀亦卒年四十有七聞者傷之

潘諮曰洗馬一生至性過人故所慕皆誠能事之卽其才亦不易得也世之重於士者三一日居己正二曰接物厚三曰應事才三者不克兼兼而有之苟泰然不復求所進亦稍勝於人而止既有善質能濡以問學人未能量所至者君嘗於思歸時與子商立身端緒以必至自督苟其終喪求向所期吾未見其止矣

右傳潘諮撰

按篇中賞還編修及著編修服考公成進士名列三甲應授職檢討謹從唐撰墓誌更正

戚先生諱人鏡字仲蘭號蓉臺翰林官至洗馬生而誠篤四歲失怙儼如成人奉母夫人教卓然樹立不與流俗爲低昂而和順積

中孝愛深至推之忠君信友皆是物也其明鑑告成疏曰洪維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 聖相承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
輯覽一書皆申明乎治忽之原邪正之辨天命人心繫屬之故而
於有明三百年尤諄諄致意予奪昭然 皇上敬承 心法典學
高深 御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百篇之中於前明得二十三首
所以寓興觀之義彰筆削之公垂法戒而示來茲者固燦如日星
矣迺 聖心乾惕猶懷厥鑒不遠之思 特命館臣倣宋范祖禹
唐鑑一書纂輯明鑑二十四卷以備 乙覽其中去取褒貶咸仰
睿裁臣恭誦之下往復尋繹懍然於君臣一德之所由昌上下
睽否之所由亡竊惟明祖以一旅起滁陽轉戰十有五年而成帝

業尊禮耆儒勤恤民隱開言路以達下情禁內臣而無預朝政其於求才輔治之道不可謂不切而於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謂不深然自永樂以後仁宣繼治方厖又安孝宗清明克持恭儉其他治日少而亂日多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何哉則以朝無紀綱賞罰之權不出於上是非倒置賢不肖混淆而用人失其道也昔范祖禹有言曰治未嘗不由君子亂未嘗不由小人又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夫明之君子非不眾也聰明正直之資亦時輩出也然而奸佞弄權貂璫竊

國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柄當時人主絕不悟其用人之失蓋邪巧之伺主也密密則罔識
其奸君子之事君也忠忠則自忘其慧慧固難容況有宵小爲之
潛煽其毒而驅之乎驅之不已則且摧折之戮辱之如前明之黨
禍亦已烈矣臣嘗推原其故而知君子小人之消長未始不本於
君心之好惡武宗好逸樂則僉王以佚遊導矣嘉靖好齋醮則閣
臣以青詞進矣神宗好財利則中官以礦稅興矣外此土木甲兵
之事聲色狗馬之娛小人類迎其意之所向以竊權寵於不及覺
至莊烈手翦逆奄刻厲圖治不可謂非無欲之主然時事孔亟猜
疑愈甚痛懲羣臣之黨十有七年之間至易五十餘相而溫體仁
以陽爲孤立陰肆排擠獨相八年當時雖有公輔之器忠直之士

封疆戮力之臣卒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蓋不明理之是非不察人之邪正而徒欲力矯其弊小人未有不乘閒而入者也大學言好惡公私之別始於慎獨終於絜矩而於平天下一章尤兢兢於用人之得失歷觀廢興成敗莫不由斯千古以來事同一轍伏惟我朝謨烈昭垂震今鑠古凡前代諸疵無不掃除而更張之上於用人行政賞善罰惡一本至公皆由 聖學日深則 治功日懋臣才識庸愚幸得仰窺 緒論竊於一辭莫贊之中謹獻千慮一得之義不識有當與否伏乞 訓示其與友人論士習書曰承諭所聞士習甚壞未信其然而陋則誠有之鏡竊以爲士習之陋固其常耳然不可不思其所由來當今讀書者豈真有爲聖賢

辨義利之見入於其心者哉又豈真有窮經致用守己治人之學
修於其素者哉彼其父兄師友之相傳上之不過趨時尚釣弋科
名此爲極有志者也其次冀得一矜以奔走餽口耳最其下者逐
蠅頭之微罔顧廉恥利害舞弊犯法無所不至事雖差等所別者
智愚原其本心之所發則固不甚相遠也人卽無良其仰事俯育
資生之計亦必不能盡忘苦寒之士其處境也嗇其取利也艱其
見聞愈隘其識趣愈卑則陋固其宜也又習見乎爲之上者其所
養者豐其所憑者厚其得以假借而取途者甚寬然而沾沾然爲
利之心則固與之未始有異也夫以不教之士處甚嗇之境守之
以淺見寡聞之心堅之以耳濡目染之習迫之以資生之策而以

入於豐厚者之目則亦安往而不形其陋者哉鏡竊謂方今之士
不矜惜之誘導之而但深鄙之痛懲之是真所謂不教而誅者也
滇中風氣素稱淳厚爲士者大率家貧而質魯貧則多艱澀之態
魯則少修飾之文鏡竊謂易形其陋者正其本色譬之鄉愚之民
不若城市之智巧然而其賦性厚本真未漓導之而至於善轉易
爲力千百之中有一二篤信好學者所成就者必大爲宗師者果
無厭棄之心示之以躬行申之以明訓而又去其所苦累於按臨
相接時不憚反覆開導考試後相質之美者獎其文辭誘勸其學
業擴充其志趣勵其操修使之於義利路上漸見分曉其有爲非
好訟者於可傳喚之處隨時面加訓斥委曲詳明務使其悔悟貼

服而後已其不能改者然後照例懲辦平素見聞其行之優劣者隨時記載於考試高下略示勸懲再於發落之時反覆申明賢者進之不肖者戒之亦未忍遽絕也如此雖士之愚昧未必卽能興感而宗師之職之心固當如是也況誠能動物登高而呼百人之中豈必無一二應者乎弟前奉命使黔官吏之相見者大率亦言士習之陋前之歷任文宗亦皆有鄙夷不屑之語惟鎮遠太守迎謂余曰邊省士子儘有佳者大人總不可存厭棄之心則培養者大矣余深歎服其言惜弟才鈍又爲時甚暫未能有所設施吾兄才識明敏遠過於弟性真流露必能動人大抵宗師之於士令不可以不肅而情不可以不親令肅則人不狎而陷於非情親則

心無厭倦能曲得其艱苦並悉其淺深受病之由而教誨之言亦
易入於其心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吏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辱
承下問故敢以意見之所素信者爲對不識仁兄以爲何如先生
成己成人之學亦可以槩見矣其督學黔陽也講明義利示以體
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任僅數月而士人思之生平
寢饋於稼書楊園兩先生之書涵養純熟識量廣遠無涯涘無圭
角而見之者起敬起畏雖頑必順雖侮必肅若有莫之致而致者
識與不識皆稱爲有道之氣象有用之偉人焉惜其年不永而徒
令人想像而已也

右學案唐鑑輯

羅瑛

君諱瑛字仲昭湖南善化人形狀秀偉爲人和易詳審長於文詞年十二應童子試卽驚其軍十九入邑庠二十舉於鄉二十九舉進士授庶吉士少時偕伯兄季弟讀書蕭寺一燈熒然旁稽博覽俯視天下士其後學日進氣益和嘉慶丙子冬佐長齡幕於山西試院西北苦寒朔風振窗紙欲裂君評點甲乙常至午夜不倦好士孜孜稟於所性君四試春官屢折而氣不撓四方人士赴試者常五六千人侈交游尙聲氣以求其所欲得而君鍵戶靜修恬淡自守有感以非義者則曰得失命也吾縱不能盡吾所當然而願強干夫命之所不必然乎其中屹然不可奪而與物無競與人交

無貴賤賢不肖必盡其歡一貧蕭然而坐客常滿故坐是益窮己
 卯假滿旋京行次漢陽聞太翁訃號泣奔喪哀毀盡禮辛巳服除
 窮不能具行李拮据至江南寓江蘇姚學使幕旋寓安徽李中丞
 署俱不數月而去繼族兄鎮江太守琦招之至署而病病數日而
 卒君生平足跡所至喜杖策獨遊遇名山古寺悠然忘返胸有所
 觸發之於詩而冲微淡遠一如其人祖父海父裕基皆以君貴例
 贈承德郎母氏黃 例封太孺人卒於道光元年十月九日子
 時年三十三孺人朱氏子男三長廣長榮俱幼長綸君卒後生女
 一字山西蒲州陳君世昌第三子有文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
 君之兄瓚弟璈將以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原以書來乞銘銘曰

君之行清以夷君之文麗以奇謂宜大厥施而竟止於斯

右墓誌銘賀熙齡代兄長齡撰

按羅八公成進士
係嘉慶丁丑科

胡達源

胡達源字清甫號雲閣湖南益陽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 廷試
一甲第三人授編修晉國子監司業轉侍講侍讀左庶子升學士
大考擢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武會試總裁失察降侍講
丙艱歸服闋復丁外艱卒年六十四有聞妙香室文集弟子箴言
諸書

耆舊傳公以文字受 主知初充 睿廟實錄館纂修 天子嘉
其書有法特賜 召對命爲提調官盡領館事書成典試雲南視
學貴州公恂恂書生臨事善斷大定武舉吳甲父子橫踞一鄉徒
黨徧郡縣以攻詰考試至侵辱學官踏之地大吏莫敢詰公至盡

惟身... 卷一百一十二

發其姦狀奏置於理一郡稱快任滿還 朝值畿輔饑 朝廷設

粥廠於清白口公以學士領廠事做富鄭公青州法人給五日糧

男女異日異路升斗籌粟親為驗發同官以非成例不便公徵引

古義兼察近情奏 聞 上嘉納之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按湖南通志載胡公所著弟子箴

裨於世教

李杭

君姓李氏諱杭字孟龍湘陰人文恭公長子也文恭公諱星沅宦
業事蹟 國史有傳由文恭上湖之則壽田公君之祖玉屏公則
君之曾祖皆以文恭貴 贈如官君幼卽穎慧絕倫五歲背誦唐
詩三百首七歲能爲五言詩長老大驚目爲奇童湯海秋農曹尤
賞異以小友呼之甫冠補博士弟子食餼道光癸卯登賢書甲辰
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輪對後假還三年遽以咯
血終君頎秀雙眸清澈見者謂神仙中人博綜載籍負才雄駿尤
好爲詩上薄風騷漢魏沈酣於子美太白馳驟於退之子瞻下訖
明之何李所作皆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海內高才碩彥咸斂軍

莫敢摩壘是時 宣宗勵精綜覈以館閣儲才有重任則拔擢用
之唱第得君 天顏良悅 召對策勵甚至後文恭疏謝及再入
觀皆 諭以訓劄汝子杭以備楨幹感激 殊眷謂 聖主寵
世臣最優且如宋仁宗目蘇軾者見待則益潛心經世之學儲以
應用凡自歷代治忽及時政得失講明切究參以先儒論定分冊
條記今猶有鱗次在篋者嘉道以來湘中英才蔚起爲四方冠君
之挺生適丁其際及嶺西變作埽地誓師搗戈定亂文武躍起致
位將相疏爵析圭者皆熊湘奇傑幾於旂常不能勝紀則君已埋
光剗采委體山阿矣然君體用明達學術正大方釋褐之初論者
皆謂張始興李鄴侯復出孰知竟以天年早終耶嗟乎遭不世之

遇挾不世出之才曾不得展其蘊蓄勸相 國家僅以文字表見
與賈生終童相後先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君咨嗟涕洟者也君性
孝友事祖母陳太夫人及文恭公依依如孺子容遭母郭太夫人
憂幾至骨立與同懷弟樂桓學問相師友遇庶弟榛初無岐視志
尙清整官京朝與趨庭卷軸外無他嗜擇交尤慎所心敬者不過
數人於石交恆傾肝膽好學而貧者必濟之友有過必面折且反
覆盡其言乃止遺集曰小芋香山館者已梓行君生道光元年辛
巳十月二十九日丑時卒道光二十有八年戊申三月二十三日
子時年財二十有八 敕授儒林郎配郭安人工詩先君卒繼配
徐安人均無出以叔氏桓之子輔耀爲其後優貢生孫相鈞君葬

善化河西張家衝叔氏謂柏心當爲文納諸幽窞柏心與君忝同
舉自顧年齒倍君才則不逮遠甚今顧後死乃以槁頂黃馘濺淚
和墨爲君志墓也悲夫銘曰

才與遇兮適相副孰天闕兮匿奇光懷皋契兮睇申甫道有餘兮
命不長挾遺卷兮凌箕斗耿萬丈兮垂其芒粲雲霞兮環茲岡世
相延兮襲嘉祥

右墓誌銘王柏心撰

李杭字梅生湖南湘陰人生七歲能爲五言詩稍長博通經史工
爲文尤畱心經世之學道光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杭長身
玉立神清氣澄益陽湯鵬上元梅曾亮聞陳慶鏞桂林朱琦並以

文章氣節負重名見杭傾心引爲小友監利王柏心尤心佩焉年二十八卒

右傳李元度撰

梅生湘陰李文恭公長子也幼有神童之目余以世相好夬角定交兩人摩厲以文章行義有善更相譽有過更相讓非世俗之所爲友也梅生文章駿利焱發霆激纒纒千言若未盡然其自負甚大有志於補民益主垂無窮之名以名公子少年高才居翰林嘗召對上所以勉之甚厚益感奮一日謁告去從文恭公於吳中同寮怪之獨語余曰翰林不患無顯仕卽一旦蒙上恩授以方面之寄何以堪之江南吏之砥石也吾往觀其得失察其利病度

時所宜參之古人之書其可乎悲夫孰以爲其志之奢而命之齋也大錢議初起 朝廷疑未行君與余私論其事比大錢行乃知君言爲不易天下之士見用者不必皆才才而志於世用常沒沒於眾人之中不得於時以盡其蘊古今往往而然才如梅生得時如梅生使充其志豈不足以有爲而適死功名之際蓋有天焉然余與梅生當時年少氣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君死余浮沈於世遭逢事變搶攘流離智之所及不能言言之所及不必行向所爲慷慨自任徒強顏耳假梅生而在其志能伸以否殆未可知然則梅生之死其又可無懟也夫辭曰

放龜玉而登瓦礫兮蓋時俗而有然豈皇天之昭昭兮或替於媿

與妍盡闡茸而黃耆兮才胡尤而早死懷重寶而授人兮又奪之
而極毀彼蒼蒼誠若是兮士貴才其謂何望宿草之葳靡兮增余
涕之滂沱

右哀辭孫鼎臣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二補錄

詞臣十八

李驥元

李驥元字堯塘縣州人乾隆甲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右中
允著有雲箴詩彙堯塘爲墨莊先生同懷弟性情篤厚學務根柢
通籍禁林浮沈十載乙卯典山東試不數年歿時論謂其氣度雅
類汪文端公而福命不如惜哉詩有奇氣起句如東風吹早霧豁
然露朝陽秋風捲地來黃葉打窗牖山頂出天上山根枕湖眠龍
山如龍頭垂胡飲江水大江日下流我沿江水上天地爲大鏡煎
此潼川水天雲送春去山色青無邊結交不結心同室如異地又

如荒雞何與人偏不穩棲宿五更枕上鳴惟愁客夢熟又河連天
上月沙聚雲中雁人來鴻雁飛河動月光亂看山如飲酒快意輒
心醉等句皆能自鑄偉詞未經人道與墨莊可稱二難但奉粟一
囊臣飢欲死故激昂慷慨中多有危苦蕭颯之音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二補錄

詞臣十八

張錦芳

錦芳初以經術補優貢入京師嘉定錢大昕河間紀昀見之目爲
奇士錦芳淹貫羣籍通說文之學分隸得漢人法兼嫻繪事出其
餘技足以輝映一時而於詩所造尤窳與欽州馮敏昌同邑胡亦
常稱嶺南三子旣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號嶺南四家天性孝友
事親能測意指以仲兄暨弟錦麟早世居恆淚常盈睫迨登第聞
伯兄訃乞假歸養未幾卒年四十有七

右廣東通志張維屏錄

馮魚山謂吾粵自曲江而後風雅中微前明作者稍起而振之至
葑房出而汪洋馳騫牢籠百態直可接武曲江

右嶺南四家詩鈔張維屏錄

葑房天性友于與弟瑞夫以詩齊名學問淹通兼工書畫詩宗大
蘇上溯韓杜論者謂可接武曲江談何容易要其才力富健氣韻
深醇雖以魚山絕大之筆二樵絕奇之才聯鑣並驅莫相後先以
之追軌抗風夫奚媿焉

右嶺南羣雅張維屏錄

魚山先生於同人中尤推張葑房葑房有送李文穎遊大梁詩云
曾聞合浦葉飛入洛陽城君去沿江漢何時達沐京天涯師友誼

壯哉別離情到日吹臺望浮雲但北征先生從李君肩頭見之以爲妙絕一時

右香石詩話張維屏錄

魚山謂葑房可接武曲江宋芷灣謂讀葑房詩令人心醉余謂魚山詩闊大而或失之粗豪二樵詩奇崛而或失之刻鑿葑房詩不及魚山之大亦不及二樵之奇然言必稱乎心才必範以法文根於情味餘於聲是真得溫柔敦厚之旨者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葑房在江西覆舟兩手急持王元章墨梅及舊端硯餘不暇顧也其雅癖如此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按張公字榮夫號葑房廣東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翰林院

編修有逃虛閣詩

鈔南雪軒文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一補錄

詞臣十八

吳鼐

山尊胸藏二酉力富五丁所作駢體沈博絕麗少爲石君司農激賞詩以韓孟皮陸爲宗鬪險盤空句奇語重五言長古尤足以推倒一世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山尊太史慷慨任氣磊落使才詩文敏捷思若涌泉朱文正公愛其文謂合任昉邱遲爲一手公奏 御文字當命其屬橐故才名達於 九重晚以母老告歸屢主揚州書院講席酣嬉文酒跌宕

國朝書畫錄卷一百三十一
林泉歿後全集未見僅於選本中得其一鱗片爪耳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嘉慶己卯先生入都祝嘏將出都偶於友人處見屏代閣部師
撰萬壽頌百章謂友人曰此手筆大近孟堅典引中郎釋誨既
而知爲屏作因訪屏於米市衎衎廟中適見案頭近作一卷卽攜
去越日子往報謁先生未暇他語朗吟南海月華今夜白西山雲
氣古時青一生不幸稱詞客萬古能豪是酒人之句遂同過雲谷
農部寓齋劇談豪飲夜分乃別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按吳公號抑庵江南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有

夕葵書
屋詩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二補錄

詞臣十八

何慶元

先生姓何氏諱慶元字積之號漱石先世本籍江西某郡宋時有
日玉者官郴州刺史其子珪仕因徙家郴之桂陽遂爲桂陽人曾
大父諱恩佑縣學生大父諱光鴻例授直隸州州同考諱任文縣
學生 誥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生幼有慧解七八歲時父
指壁間鏡命作破題脫口輒誦又嘗至外祖家竊資治通鑑一帙
觀之浹日皆諳貫及長傑邁豪奇騫然峻矚補博士弟子聯爲督
學徐公松湯公金釗所器重遂拔貢太學是時湖南知名士桂東

李希濂克鈿郴州陳雲心起詩邵陽魏默深源皆高等在選見先生爭師友因相與作爲古文又講說前儒程張諸子學一時聲譽赫然楚南人士爭嚮附之道光辛卯 恩科中湖南鄉試第三名乙未登甲科改翰林院庶吉士假歸侍養益遠詣遐越肩取宏重勛志命行毅然及希古聖賢名儒無有出入墜徙者其自將侶侶不爲小儒齷齪而趣舍大閑慄嚴峻厲不可齒髮瑕尤爲文沈浸六籍涵茹百家仰規俯逮上下眇睇當其自得奧言川涌麗字霞凌鏗聲炳耀殷地燭天雖咸韶振韻黼藻揚華不能多其光響也先生銳毅沈斷才任濟時而韜遏抑蔽不自暴試遠猷碩畫世莫得而窺也然其在里遭歷事變臨決洶亂每一指顧禍敗輒刻

候立紆籌慮有出人意表者道光壬辰峒獠趙金龍亂衝永福屬
大震桂尤甚有奸民李觀章者草竊興甯徼下躡縣北鄉蟻聚且
千人南鄉鬪劫亦裒擁數百勢洶洶將亂先生聞變立見邑侯易
公大來基令畀典史楊瑀壯健馳北鄉迅殄之觀章卒就禽又基
瑀至南鄉授指團練開結頓息縣境由是復安歲甲午大荒先生
方赴縣議振民有走署告糶者市城諸不逞趁暎之擁入治忽大
謀易公蒼黃輿出眾掉下列刃向將劫往北郭焚躡先生急爲教
授易公計遏之及昏眾逡巡相視散當是時微先生指畫民且變
易公幾不免辛丑縣有粵警民恆一日數十驚邑侯劉公澧籌策
綏定舉以詢先生爲軌伍民戶使相聲援捍屏復相擇邊粵隄要

築八隘一墩一卡奪險防控外寇迄不得肆至今賴之丙午丁未
間齋匪聲擾半天下縣民多竊入匪窟穴南東諸鄉保廣脅絡
肆賄斂樹黨日盛起爲寇使其徒潛入近地劫愚民從之民間猝
驚潰謹號比里比里亦紛拏共潰粵盜乘之城野皆搶攘喘奔先
生先生詣邑侯方公其正建議簡紳耆幹諳者數人分所鎮禦拔
大姓陷染匪籍者開使首滌雪之賊氛頓滅民安堵里閭自後無
亡失者先生性純孝侍養父母及大父大母竭誠盡慎無後微拂
沮者待人誠恕於故舊尤厚所善李克鈿歐陽泳蹇沒爲恤釐置
孤及刊其遺文遇事明銳興建縣邑廢墜事甚夥增修 文廟書
院其大者著有知新閣散體文四書文百餘篇及漱石制義行錄

先生卒道光庚戌正月二十七日距其生之年得年五十有六將以某月日葬北鄉白芒村迴頭嶺之原子果四人長安仁太學生次安義安禮安智女子四人孫男二人

右行狀何俊撰

圖 說 新 學 制 初 級 中 學 國 文 第 一 冊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第 一 課 第 一 次 複 習 題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三目錄

諫臣一

梁維本

王亮教

孫襄

阿什坦

吳贊元

王爾

趙班璽

蘇京

王伯勉

季振宜

賈宏祚

方亨咸

翁自涵

王廣心

季開生

成性

周曾發

趙吉士

鄭爲旭

從弟爲光

周季琬

笱重光

李鼎玉

余縉

蘭挺達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三目錄

同治庚午年庚子月不和 卷之三十三

耿應張

吳雯清

吳國龍

李森先

何嘉祐

傅展

許之漸

顧豹文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諫臣一

梁維本

公諱維本字立甫姓梁氏世爲真定人祖諱夢龍前明萬厯閒官吏部尙書稱名臣父忠以蔭授錦衣衛千戶公弱冠補弟子員天啟辛酉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詔求賢才公以吏部尙書劉公薦召試內院稱旨除中書舍人尋遷禮科給事中時天下初定一切制度草創左右勳舊大臣多以戰功顯經筵日講諸大典未遑舉行公首抗疏略曰皇上隆堯

舜之姿躬岐嶷之美臣才識驚下無能仰裨高厚竊計今日所以助成 聖德者莫急於經筵伏願 皇上延見碩輔親禮儒臣畱神經史之學讀漢書習漢字奏章不藉繙譯大臣面陳幾務通上下之情防壅閉之漸羣下獲望盛德休光天下幸甚況 皇上說學則滿洲蒙古大臣莫不說學其裨益尤大疏入 上嘉納之而前明經筵故事先期禮部擇吉日以聞是日內侍陳講座勳臣駙馬陳侍衛夾陛皇帝出御殿鴻臚引知經筵侍班講讀臣北面載拜以次上殿東西鄉立御史給事中各一人東西立北鄉鴻臚贊進講翰林進講臣二人出班北鄉立展書臣二人進立銅鶴下東西鄉鴻臚贊拜已展書臣跪展書講臣進講已命賜酒食以次下

殿北面載拜出議者以爲禮儀繁縟故議久未行公復抗疏曰
皇上幸採臣言將肇舉曠典甚盛事也臣愚以爲時有質文禮有
損益況體貌過盛厭怠易生 聖躬有臨蒞之勞臣下無由盡納
闕之益進講儀宜從簡易期可行於今者故 世祖親政開經筵
興禮樂妙選侍從文學儒臣皆公疏啟之也公美髭髯長身白首
居家孝友和易鄉里稱長者及爲諫官數慷慨言事疏請明職掌
議遷除興水利皆關國家大計四年遷刑科右給事中禮部試天
下士以公爲同考試官出公門下者十有六人五年遷戶科左給
事中又遷禮科都給事中公前後歷官未嘗出諫省益侃侃發舒
無所迴避條上封事以十數 上多從其言七年以疾卒於京邸

初公居鄉喜施子歲饑生子女多棄不舉者公設法勸收所存活甚眾次子宏明季掌北鎮撫獄公手書赦宏宜爲國家培元氣毋訶伺鉤距以人命易功名宏多所平反闖賊入都殉節死之子八人清寬清標尤知名皆由翰林官尙書今方爲時名臣功名宜載國史其它子姓生卒月日具詳前禮部尙書弘文院學士王公鐸誌銘中嗚呼某於公爲門下士曩十六人者某其一也距公沒二十有七年爲今上康熙十五年某蒙恩復用道出眞定獲拜公墓下泣然久之嗚呼公立朝表表大節固亡待某言某小子眷念師恩庶幾得繫名墓道之石以慰余思焉墓在眞定之某原

右墓表邵長蘅代某撰

王克敏

往予弛繫都門齊魯之士蓋締維桑之社云於時 改玉之初國
華蔚起而大江以北則山左之英彬彬爲最不佞歡然縞紵之末
飲酒樂愷而馳驅 王路相切劘迨予請告歸里門諸君子出入
升沈間已落落散去比予子舍十年所而一二同人遂有山陽之
賦涼涼蘭籍遊岱多人齒率少壯然後喟然長歎憶南皮之歡遊
西園之良晤俯仰間已爲今古則吾於侍御王公隧道之詞義不
可以疏慵辭也按狀君姓王氏諱亮教字弼之先世冀之棗強人
始祖諱阿瞿明初徙陽邱七傳爲心一君曾祖也以太學生簿交
河有隱德心一生服南邑庠生舉丈夫子八人季諱津 敕封文

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配劉氏 贈太孺人生四子君其仲也生而穎異試多前茅己卯舉於鄉又五年 大清革命 詔諸孝廉分符試州縣君得宣平邑素刁競訟君不矜虞芮之質而片語解紛兩造頽首而退四越月囹圄之草可擷也草昧初丁銅馬接壤渠邱之潰不俟浹辰君素慷慨多大略乃部勒邑中健兒數肆之矛鋌劍戟鶴鵝不忒明恥教戰屹然河陽壁壘進父老慰之曰而無憂萑苻亦知而公海岱間技擊雄耶且而鄉五千君子何遽讓前人是荷戈者勇可鼓也以此執訊孰能禦之二三父老其高枕良食哉無何賊以僞牌入境君三伏待之復令邑人廣庀菱糗云郡將銅符夜下矣至夕賊果腐至炬光絡繹凡數十里將薄邑知

有備也而復疑援師且至遂烏獸散去當是時處州屬邑十有一
其九皆陷而宣平無城郭安堵不驚後錄事 內召寇伺君甫出
境輒來侵邑人斬獲入百級渠魁殲焉上功幕府攝篆者與鷓冠
爭功幕府曰若亦何功此舊令之成勞耳其信上而孚下也如此
己丑考授御史 命按兩浙浙中利弊君已素知而浙人亦喁喁
待澤喜相告曰此吾向者宣平君也會停差旋都門辛卯復奉
命按河南蓋天中奧區自闖賊蹂躪以來千里蓬蒿非復河洛舊
觀君攬轡星輶疇咨蒿目凡可使魯有鳩者無不湊成手中也禹
州巨盜張揚旣招撫而狼子野心猶故殘食方隅市咸以目當事
者隱若敵國未敢以柱後惠文從事君慨然曰此輩飛而食人而

吾以法冠坐視其去傳之翼者幾何且何以對揚 休命乃力請
正法還其所掠子女七十餘家行刑之日快若然臍食其肉者頃
刻而盡至單騎下邑親驗稅櫃有羨餘者懲之百城聞風爲股慄
焉皇居以闢說公事爲恥觸然劉季陵風度也而民瘼則娓娓言
之如杜密爲德於鄉復如此邑人至今思之配甯孺人邑巨族性
靜恪嫻內則姑嘗病劇絕粒孺人焚香祝天矢單衣三載祈勿藥
果霍然起繼而太翁復病孺人仍對天誓祝終身素食三時供香
翁又復霍然起此亦簪笄曾閔哉不佞習君有素豐頤偉幹談笑
藹然槃槃之器吾黨中倚肸也分符則爲能吏持斧則爲名御史
臬鏡授首踰於破柱方期翔步天衢舒以千里之駕而中道玉折

天下惜之君生於明萬厯辛亥正月初四日卒於 皇清順治戊
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八歲孺人生於明萬厯庚戌正月
二十五日卒於 皇清康熙癸卯九月十八日享年五十四歲子
四有則郡廩生有經邑庠生有恪早卒有嚴女二孫女四今卜本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安厝於邑東南西泉莊之新阡乃系之銘曰
越水湯湯豫土茫茫撫最夙之斑璘兮睇繡斧之焜煌神鋒截玉
一試而藏韜於下之爲魚腸兮射於上之爲龍光貞珉銘詩劍履
藏終古灝氣允不亡

右墓誌銘高珩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三

三

孫襄

孫襄字惠可江南宣城人順治初官刑科給事中時方用兵諸司決獄多意爲輕重襄請議定律令爲畫一之制轉吏科請定計典勵官守又嘗請駐防兵無奪民居前後疏多見採用又甯郡貢黃連非土產襄力言於當事得減免

右述聞謔瑤錄

阿什坦

滿洲完顏給諫阿什坦通經學篤於踐履順治初繙譯大學中庸
孝經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皆出其手時裨官小說盛行滿人多
繙譯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爲期經史爲導此外無益雜書當
屏絕又請嚴旗人男女之別定部院九品之制俱報 可康熙初
退閒家居鼇拜專政欲令一見終不往嗣以薦起 聖祖嘗召入
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 聖
祖顧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三

吳贊元

吳贊元字次修江南丹陽人明季庚午舉人順治二年授中書掇
御史巡按江西時豫章初定反側未安贊元撫輯有方遂收建饒
廣贛諸府奏免袁瑞二府浮糧二府民尤尸祝之

右述聞謚瑤錄

王鼎

王鼎字允調山西長治人順治丙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在朝敢言疏辨潞安焚機罷市事夙弊遂除邑人賴之

右述聞謀瑤錄

This image shows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interior of the frame is mostly white, suggesting a redacted page or a placeholder for content.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frame, possibly from a scanning artifact or a page number in a different orientation.

趙班璽

康熙丁卯冬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君卒於里第逾歲其孤澤普以狀來泣請誌隧道之石君仕順治之初子尚童穉及子通籍於朝則君歸田間久矣故予與君平生弗習也然竊聞鄉人言君爲政於家四十載事繼母至孝友于兩弟范蔚宗所稱成名立方而可書獨行者君實有焉最君門內一節已足信惇史傳後世況其表表者不但已也君諱班璽字受介別字餘庵益都顏神鎮人也其始自北巖泉徙高祖考龍泉公敬簡嘉靖丙午舉人鞏昌府通判曾祖考肅齋公爾待萬厯癸酉舉人金華府推官皆有名蹟祖考服休考世燭諸生性倣儻教子甚嚴君倣儻過其父而事親

孝謹嘗大雪侍簷下雪沒脛不敢退早補青州府學生員爲文章
敏妙絕人或列置數題數人環給筆札徐行口授一時並就文采
爛然人輒無能效者順治乙酉舉鄉試第四名明年釋褐成進士
時 世祖章皇帝定天下初行制舉 詔禮部貢士自庶吉士外
拔其尤二十人授科道官君在選中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四
川時秦寇賀珍武大定等出沒秦鳳沔漢關褒斜道梗君募壯士
數十自帕首握刀跨馬日馳百餘里度隴坂之險閉道崎嶇達漢
中至葭萌賊翻天鷓者據阨投石不得過君諭以 朝廷威德降
之時成都尙未內附以保甯爲行省治所君抵閬巡撫都御史李
勤襄公國英暨總兵官馬化豹嚴自明惠應詔等諸大帥皆在易

君儒者以軍事嘗君君爲指畫隨蜀要害且言大兵埽除寇孽之後不事戰而事守鎮撫之術不以兵而以將某以書生受天子命在行間誠無所事事願諸君功罪可入告也遂閱軍實饗士卒單騎按行諸壁壘丰采凜然眾乃懼服按部順慶萬縣賊數千北走遣精騎迎擊破之通川南路已而惠帥營卒毆民幾死君捕而笞之一軍盡甲君上疏劾奏曰全蜀當獻賊蹂躪之餘戶口殆盡臣按部所至唯見黃蒿塞路白骨盈城耳蜀地先叛後服自昔而然今天威震疊新入版圖惟恃封疆文武大吏招徠有方申明約束使兵民相安西南可幸無事總兵官惠某桀驁自恣縱兵殃民跋扈飛揚漸不可長非痛加誅譴臣恐禍亂之萌方自此始是

時姜瓖反河東連延關內疏久之乃得達得 命旨既復 命尋

按山西未幾 召還辛卯七月丁父憂歸遂罷君歸而奉母怡聲

柔色御食佐餒扶持抑搔如孺子太孺人安之忘其非己出也篤

愛兩弟易衣共硯不減古人置田授宅過其子鄉里化之顏鎮富

山水暇卽登臨置酒召親故飲弈絲肉閒作尤喜獎藉後進以藝

文就質者丹鉛甲乙與壺觴錯互經其指授率得雋去丁卯十一

月示微疾卒年七十配房氏繼配呂氏俱前卒箴管饁飽以先介

婦前後齊軌子七人澤普澤鼎澤旭澤愚澤同澤壯澤漸女子六

人李唐瑚仇昶孫子仲韓聰臨高之驢其適也一未字孫七人允

彬允莊允正允智允禮允冲允祺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合葬虎埠崖之祖阡系之銘曰

辟于越出匣而未竟其用我特書之視君陳與張仲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蘇京

順治三年二月辛卯御史蘇京奏投充名色不一率皆無賴游手
之人身一入旗奪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奪者憤不甘心亦投
旗下爭訟無已刁風滋甚祈 敕部嚴禁濫投事下戶部

右京華錄王先謙編

王伯勉

王伯勉字子健號東臯湯陰人順治丙戌河南通志作丁亥進士官至山

東道御史著有疏槩

右中州文徵誌略蘇源生撰按王公有勸懲督撫疏酌議考成疏墾荒加級疏編入中

州文徵

國朝耆獻類傳續編

卷百三十三

十四

季振宜

季振宜字說兮號滄葦江南泰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御史家藏
宋元版書精本最富有滄葦書目及靜思堂詩彙

有小傳吳修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page from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vertical lines to create columns for recording data.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header area with several small, illegible characters, likely representing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code.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text or data.

賈宏祚

賈宏祚字永錫陝西韓城人順治四年進士歷知章邱尉氏元氏三縣皆有惠政擢御史出視長蘆釐政商人餽金悉屏弗納期滿告歸性孝友自以祿養未遂終身不衣裘帛不置酒張樂以終其身

右述聞 謹瑤錄

子

方亨咸

方亨咸字吉偶號邵村桐城人太僕拱乾子順治丁亥進士官御
史工詩文善書精小楷兼長山水與程青溪顧見山稱鼎足

右小傳吳修撰

翁自涵

翁自涵字仲升順治初以舉人歷官給事中時膠州守將海時行驕恣自涵疏劾之繼而時行果叛前後章疏凡十上皆關大計性至孝以奔父喪遂不起

右述聞諶瑤錄

150-186

王廣心

伊人巡視京通二倉釐剔漕政之弊疏凡三十餘上清操凜然雖
大猾不敢撓

右荻汀錄張維屏錄

按王公號農山江南華亭人順治六年進士著有蘭雪堂詩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季開生

順治十二年 敕遣內監至江南采辦器物天中上疏諫流尙陽
堡尋卒於戍所十七年 命吏部察諸罪謫言官 詔曰季開生
建言原從朕躬起見準復原官還其櫬廕一子入監讀書

右測海集張維屏錄

按季公號冠月江南泰興人順治六年進士官給事中有出關草

成性

順治己丑二月會試余分校詩五房取成性等二十三人時聞中
同人各期所拔士或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秉節鉞任封疆余
曰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榜發成子冠本房後以理學清介特拔
給事中有直聲餘官內外無一以貪敗者蓋自釋褐以至筮仕余
無一日不以六字箴相勸六字者循理守法安命也

右寒松堂集年譜魏象樞自撰

同治十三年三月三日

三

周曾發

順治十年恆雨爲災給事中周曾發請停造乾清宮以錢糧賑濟軍民 詔從其請夫 宮殿爲臨御臣民循行典禮之所非若離宮別館但備游觀 大聖人從諫如流愛民若子乃不惜節土木丹青之費嘉惠窮簷開國規模豈復三代後帝王所有

右紀聞陳康祺撰

按周公浙江慈谿人順治六年進士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趙吉士

君諱吉士字天羽一字恆夫姓趙氏世居徽州之休甯仕爲光祿寺丞諱廷賢者君曾祖考也贈昭武將軍諱完璧者祖考也封文林郎晉階奉直大夫贈朝議大夫諱時腴者考也妣汪氏累封孺人贈恭人君入籍杭州補府學生順治八年舉浙江鄉貢進士康熙七年謁選知太原交城縣事縣居萬山中巖磴參錯孔河出塔莎谷東南流會於汾故水曰交水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地近屈產畜馬絕有力又饒灌木歲取其材以爲利君至日民間牧馬有禁上官廢南堡村木廠許沿河市賣由是利爲文水商民所奪交人重困往往去爲盜依山負固散則民聚則寇勢方張旁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諱臣一

掠清源汾陽邢臺三縣君思翦除之首閱武於郭南令下士卒進
退有序捐萬錢犒焉還語賓從曰民可用也會年饑君錄餓者七
十人完廩舍垣牆使家人與處詢羣盜出沒所在多得其實爰申
明乘墉保甲團練之法君乃言曰凶歲良民易迫爲盜吾當撫之
遂詣河北都行荒政諭山農毋爲盜所脅日暮畱宿陶穴詰朝相
度蹊徑通塞村砦近遠知最險者三坐崖東西兩葫蘆川繞其下
塞葫蘆口則官軍不得進保三坐崖則官軍不克登君默識之而
還十年十月朔總督檄縣進勦君行令山麓葺靜安堡期以月幾
望官兵進屯先七日置酒城隅卻月湖張樂於舫許老穉夾岸縱
觀越宿復要崑山顧炎武華亭陸慶臻上海蔡湘翦燭賦詩密誠

司夜者促更籌於子刻打五鼓君起送客出郭則守備姚順等已
先受約統步騎兵四百集南關外矣疾行四十里饗士卒於水泉
灘別爲三隊並進入兩葫蘆川據三坐崖賊鳥獸散散復合且戰
且奔官軍分搜巢窟先後獲魁渠二十二人餘或降或自剄君別
淑慝召山農終始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其素不當夫徭
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
君治交五載餘修圖經新橫舍立倉廩定軍營折疑獄罰贖緩使
種柳鑿山通龍門渠溉田十萬四千頃又力請上官復南堡村木
廠秣善馬於驛士飽馬肥用降賊攻賊故能成功巡撫上其狀徵
入爲戶部山西司主事居母憂還籍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載

丁父憂起復補戶部四川司主事十四年 覃恩由文林郎晉奉

直大夫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君寬以惠商負販乘舫艫出入

者槩免譏察輸稅者俾自封投櫝中胥吏科斂之弊盡革復 命

監督通州中南倉旋入會典館奉 敕排纂鹽漕二書二十三年

誥授朝議大夫明年戶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

繁請更造簡明全冊 天子允其請開局山西司君充纂修官時

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

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

浙稅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

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為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

升合勺銀數止分釐毫自秒撮細忽以下悉刪除之而升秒爲合
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
佳育卒計部在官人胥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刪去
者朝士多惑其說於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 天子下公
卿議君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於合錢成於
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於官司簿書永絕姦詐是則昔人已昌
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
槩棗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
是事雖不果行盈廷莫能難也又明年 天子需諍臣試三十三
入於保和殿擢君戶科給事中君上言會典與紅本相表裏故事

內外章奏付內閣典籍廳儲藏歲久無隙地因貯科房往往散佚
又各部詞簿錄有第載國書未譯漢文者除二十五年前已經纂
輯外宜滿漢對譯彙送內閣以爲異日續修地 天子允行既而
銜 命勘河還臺班有與君忤者劾君父子各占籍以仕吏議落
職久之補國子監學正君好學善與人交夙有知人之鑒分校山
西鄉闈拔馮給事雲驥又賞識錢府尹晉錫汪編修灝於未遇時
每當賦詩酬和衮衮不休疊一韻至萬首所居寄園考定爲月張
園故址消池累石分布亭館種花木海內名士入都恆畱連不忍
去君脫略禮數過者不知何者是客也所著書有續表忠紀寄園
寄所寄錄音韻正譌徽州府交城縣志詩彙尤多俱鏤版行世若

交山平寇本末則其友吳興夏駟紀其事爲一書君年七十有九
終於京師卒之歲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朏也娶汪氏 誥封恭人
子三人道敬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景從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守濟
甯道景行康熙丁卯舉人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女一人嫁國子監
生戴嘉猷孫男一十二人繼掄歲貢生繼拊康熙己卯舉人畢元
附學生抗繼撰國子監生餘幼未注士籍女九人曾孫四人君之
歸喪也景從先卒景行卜地於某原葬有期矣來請銘嗚呼君才
傑也宰百里之邑積年未靖之寇犯虎狼之穴剷除之其智勇有
不可及者而又詳於政典使久居諫垣言天下事閭閻惻惻何必
不如古人乃以微罪去位一官左謫徒令仰屋梁著書以老不亦

可惜也夫且徽州士族多流寓四方寄籍取科第卽如先儒朱子
 本婺源人而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注籍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
 桂里彼夫城陽吳橫四子吳守墳墓香居徐州桂居幽州炆居華
 陽前史不以爲非由是推之君之父子似乎可遁吏議也已銘曰
 宰山城枹鼓鳴探赤丸吏不驚去劇賊枹鼓息陟考堂譽超特入
 諫垣進讜言嗟青蠅止于樊官雖左賓滿坐人裸程焉挽我酒百
 船詩萬篇畱述作通都傳伊人逝孰譚藝音徽亡哀輓繼筮兆基
 作銘詩訂君實無諛辭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趙天羽名吉士徽州休甯人早歲寄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年舉

鄉貢士康熙七年選太原交城知縣縣北有交山者巖谷阻邃與
靜樂永甯臨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爲盜窟順治二
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交山故產
馬千總路時巡本檄巡山家有馬者金不營土人梁四等憤之殺
時逆以作亂於是靜樂永甯諸盜竝起巡撫祝世昌遣三千兵討
之熾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撤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
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
縣官兵敗之復請州縣姜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命與
靜樂臨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莫官兵不能制天羽性忼慨
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天羽曰百年通

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終剿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剿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輿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於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廨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士於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少巡夕每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怠者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輸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旣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

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
雨看傷麥豆天羽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
行山中民間官至出餅酒爲供天羽爲陳 朝廷威德當力耕保
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日莫宿土寨中有告訐者平其
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天羽若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地勢險
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寨把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輿歸
是歲山中民無逋賦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
南堡以通商販康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廠商人多趨文
水山民重困益去爲盜八年天羽白大吏復聽民立廠水泉灘交
易如故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其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

蘇家崖礦盜起眾至二千天羽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天羽曰此
饑民逐利耳非有劫殺人辜也吾當計散之但發票數紙令廣買
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
芳林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年正月
天羽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敗亡命至是跪馬前
自首願效死天羽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
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禽二楊至杖
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間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
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旣遠乃整伍出山
去及莫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眾尾天羽聲言欲奪芳

林芳清天羽整伍反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黃弁者部眾二
古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
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其劫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饗
眾圍起事天羽欲以計聞之遣山民持一函書付國鉉斗時正會
飲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罵國鉉斗率眾馳馬西出
山去先是天羽請於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
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接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
等已失黃弁則恐率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
太原靜樂李宗盛者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
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天羽聞令屯

蘭都練總馬吳楊時中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於是天羽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任國鉉等謂官兵且勦葫蘆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舉國鉉信之致書李宗盛給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恨爲它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天羽畫計天羽乃械應龍赴太原遂自往請兵勦宗盛期甯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惠家莊天羽繼之別遣惠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葦盜見官兵勢盛皆洶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自保莫爲用宗盛窮蹙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

獻宗盛旣禽賊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天羽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堡崇禎開築以屯兵順治初廢天羽言於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兵部文移總督以交山盜屢發奉 詔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天羽至太原言於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率烏合一聞勦殺淨盡之語竊恐山中向化之民畏臯自疑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調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以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天羽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

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天羽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既會師令曰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始語順成甫曰此行也奉 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辜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冶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葫蘆天羽偕順率兵四百進踞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閒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鉉等初聞姚順刻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既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馬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間勢陡削

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天羽
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天羽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
崖上人曰官謂爾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卽
以賊論至日中眾稍稍去及莫在者約二百餘人天羽曰此真賊
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之易矣乃分兵爲
四要賊去路天羽收軍駐橫嶺已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禽獲頗
眾天羽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圍山而永甯盜馮養成知葫蘆賊
勢不敵糾眾來援官兵大敗之進穀積山餘賊多逸入鄰境天羽
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
子俾捕它盜以自贖已而它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入其

餘或降或自剄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
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正其素不與徭役者千四
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行旅往來交山者不絕遂成通衢
初天羽患山中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
爲大圖曰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開以次及永甯靜樂臨所
隸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詰以諸賊去來蹤迹益悉以故
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
策天羽必能辦賊上官因是深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居
官廉軍中賞賚悉出私財班師日鄉大夫士斂金五百爲犒卻之
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山西司主事以母

憂歸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以父喪歸再起爲戶部四川司
主事二十五年試保和殿擢戶科給事中有忌者劾公父子異
籍下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學正四十五年卒於官年八十交城
人祀之名宦祠

右述彭紹升撰

先生豪爽好義出三萬金勸造全浙會館

右兩浙翰軒錄張維屏錄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七

鄭爲旭 從弟爲光

鄭爲旭字方旦江南江都人順治辛卯拔貢授中書屢遷御史請
選官加驗看視學遺詞臣分進士舉貢援例班選俱次第舉行從
弟爲光字晦中順治己亥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請別揚州關鈔
積弊清江都加派稅糧節鳳米浮費皆報 可卒於官

右述聞 謹瑤錄

周季琬

周季琬字文夏江南宜興人順治壬辰進士選庶吉士尋改御史極言漕政之弊積蠹爲之惕息康熙五年 聖祖猶未親大政季琬因議祀典請躬承匕鬯以發其意疏入畱中明年季琬卒前疏忽奉 兪旨因賜驛歸其柩蓋異數也

右述聞謚瑤錄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三

三

箕重光

箕重光字在辛號江上外史亦稱鬱岡埽葉道人丹徒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御史書出入蘇米其縱逸之致王夢樓最所稱服畫山水蘭竹得點染之趣憚南田王石谷常主其家鑒賞最精

石小傳吳修撰

箕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聲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而去不知所終後有金氏子隨其舅氏某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龍山年九十餘作江南語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爲諫職以劾權相去官然自稱繡髮真人不言姓字里居金氏子屢叩之不告也及金氏子歸告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左證

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按笄公一作丹徒人一作句容人未知孰是各從其舊

句容笄侍御重光直聲震朝野嘗劾權貴棄官去時有謂其隱漢龍山自稱繡髮真人果有其事可與金壇蔣修撰逃往四川峨眉
山終老畸人異迹先後同傳已

右紀聞陳康祺撰

句容笄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異之訪其人與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拆卷到笄官欲易之道士已聞唱直書官訶之曰爾知笄字如何寫道士曰竹下加旦字官曰數也

右記余金撰

江上外史風骨棱棱雖權貴亦憚之順治乙未海寇犯京口與在籍耶中張九徵守禦有功桑梓事平 敕賜功宣屏翰扁額工書畫其詩清剛雋上如其人

右述聞謔瑤錄

五
十
一
三
三

李鼎玉

李鼎玉河南沈邱人父引嘉字孚公剛方好俠崇禎間薦授潛山知縣甫三月張獻忠兵至力戰被執遂遇害贈太僕寺卿鼎玉扶柩還中途寇氛未靖晝夜露處資野蔬澗水以給母病衣不解帶事兄煥如父年踰七十猶朝夕省視寒暑不輟中順治壬辰進士累官御史號敢言煥睢州訓導亦以學行稱

右述聞謚瑤錄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

余縉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諸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埽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繁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興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見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旣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

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梁觸情放慝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屍藻之音載謠

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
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
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冒言故
劉勝寒蟬於閩里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慎竈公
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
且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 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葬封公復
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
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
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曆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
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 贈安人籀李氏 封

孺人子六長毓澄康熙戊辰進士次毓涿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
次毓淳河閒府通判次毓浩荊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吳
高飛張顯明方象隆壽處寬何嘉珩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
人懋樟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種懋桂懋梅懋杖懋椿懋模
懋樸懋樞懋梅懋榑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械懋棠懋杞懋
栴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
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
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被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
能除之惠此一方豈惟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

積薪尾大未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識緯首鼠陰陽布霧十里朝士趨躋公獨曰否抉其帷牆膏肓泉石未盡其長侏侏後人嗣其耿光

右墓誌銘黃宗義撰

										150-230
--	--	--	--	--	--	--	--	--	--	---------

150-230

蘭挺達

蘭挺達字金芝偃師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吏科左給事中著有存心堂奏疏文集

右中州文徵誌略蘇源生撰

按公有請行講讀疏編入中州文徵

耿應張

耿應張字觀宸襄城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荊州府推官行取擢廣
東道御史著有雪堂集

右中州文徵誌略蘇源生撰

按公爲推官時復
制憲書最爲剴切

吳雯清

吳雯清初名元石字方漣號魚山安徽休甯人順治九年進士官御史有雪嘯軒集魚山官潯州司李峒寇薄城民驚竄魚山堅守不動城賴以全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國朝書成規不制

卷之三十三

三

吳國龍

吳國龍字玉駟江南全椒人明癸未進士母喪廬墓順治中以漕撫蔡士英薦徵用康熙初授工部給事中歷禮科掌印屢上封章有裨軍國大計典試山東稱得士

右述聞謨瑤錄

--	--	--	--	--	--	--	--	--	--	--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李森先

掖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鉅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

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謫成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吳民號泣攀送者數

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

滿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

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

御爲掀髯大笑正華獻縣人守松多惠政王漁洋稱爲近日廉吏

之冠宜其與侍御臭味相孚歟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按吳梅村詩王郎曲卽賦其事及三遮和尚

淫奢無狀皆杖斃之臺省貴人咸爲喪膽李所書鐵面冰心額今

猶懸陝西道署中

右紀閩陳康祺撰

李森先平度州人順治中巡按江南置奸胥之虐民者十一人於法民大悅

右述閩譔瑤錄

李森先字琳之平度州人順治中以監察御史莅汝州查荒剛正廉明士民戴如二天時汝民公呈懇發弓式以杜紛更卽刻石於州治前永爲畫一之制以廣開墾而杜弊端至今奉行其遺澤遠矣
矣大宗伯龔公鼎華送李侍御之中州查荒詩云親見龔轅淚萬行金闕城下水茫茫圖書靜對三吳雪緹騎驚無一鶴裝河內火

甯煩汲黯都亭輪久憚張綱戰餘民力還深惜閭閻春開待阜豐
洵公實錄也

右記趙林成撰

150-242

何嘉祐

監察御史何大夫以巡鹽河東卒於官孝子方羈州不能請銘戶部尙書梁公以舊堂上官爲之手題其銘旌載之而南予時職史局出郭奠生芻旌前視解纜行距今一十二歲首矣甲戌之春予赴義合肥孝子謁予於杭州不值也旣而予歸杭以避病入郡孝子重謁予奉狀扶服謂先大夫墓草宿矣而薦牲之石尙闕書焉當順治甲午先大夫始貢於鄉與先生伯氏爲同年生嘗與先生主文會手銅槃插血屢矣先生文章震環海獨不能爲先大夫具錢版之末時有介之者進而曰狀云大夫當贈公亡時值鼎革之初避兵始甯甫還里棺衾裁具不能致美好族父有川木俗所稱

沙枋者價溢二百鎰大夫泣跪族父門不起遂貽之此已事也今
其子跪不起先生忍無以應之乎子曰何必然憶予與大夫游時
裁弱冠王師下江東予避兵走南山而大夫奉贈公居始甯嶼中
渡溪採葵值方馬潰兵東奔者略始甯諸山遇於溪揮刃如雪大
夫障贈公以膊承刃哀祈之兩膊幾斷予嘗以孝稱之及大夫爲
戶曹郎會康熙甲寅有 詔撤三藩尙書梁公受 詔使廣東撤
平南王軍大夫請偕行至則王拜 詔起坐序主客禮無一言逮
夜環帳房館垣卻刃服弦弓築矢於旌門鼓三下聞介馬聲大夫
曰事棘矣臥起叩尙書白事耳語移時出難燭草疏鼓未絕草成
詰旦王率世子奄筮公並諸將領詣館聞睽目露齒語啗啗來前

未就坐齋聲懇啟行艱難尚書遽起拄司賓口曰止拜 詔尚未
竟而遽言啟行何謂也吾 陛辭時 上密諭特畱王謂王勞苦
異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以通 詔不可異故竢茲密宣今所撤
獨平西耳王未行也曰啟行何也王錯愕各相視曰何信乎尚書
曰脫未信手自裂其懷揣疏出懷間曰此覆疏也請視之王與諸
將傳視畢尚書曰吾已宣 諭訖可以覆矣叱具案鼓樂遽拜使
使負疏行王乃色頰下率諸將詣案歛謝奄筮徘徊間王齧奄筮
指曰幾負 聖明遂謝訖張宴者三日越四日而平西反報至尚
書顧謂大夫曰此行不辱 命君之力也予嘗謂大夫讀書砥名
節得此二事其於子臣間可以慰矣然則子之碑之者雖微請猶

將為之況請乎大夫諱嘉祐字子受世居山陰之峽山明正嘉間
 有工部尚書者與其子刑部尚書同官於朝俗稱其父為老尚書
 老尚書三傳而參政繼之至大夫之祖以世父書臺公貴贈前朝
 監察御史而大夫之父贈公則又以大夫貴 贈監察御史一時
 三世皆侍御人以為榮大夫由甲午拔貢知江西奉新縣事以尤
 異行取入京擢戶部廣東司主事監督寶泉局癸丑京察一等稱
 職時本部江南司缺員 敕大夫兼理會 頒撤藩詔命以尚書
 官屬陪使廣東及選用尚書薦晉本部員外郎旋病歸起補本部
 江西司奉使監蕪湖鈔關使竣升本部山西司郎中值 覃恩授
 奉政大夫其得稱大夫以是也新例年終令舉劾賢否以定黜陟

尙書念使廣東功又薦奉 旨改授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
視西城辛酉秋監順天鄉試明年 奉特命巡鹽河東壬戌十月
以病卒大夫治奉新不取贖錢每歲終移他所贏錢解之曰暮移
且不可況晝劫乎予嘗過奉新見民間每里各有倉詢之曰縣漕
輸省者舊例設一倉縣城俟報滿統解省而縣所轄十二鄉在萬
山中近省而遠縣解省逸而解縣勞且解縣則耗羨生焉大夫令
每里置倉並選里中之耆老有望者專董之比收竣趣徑解省民
大便至今猶稱之曰何公倉云大夫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
十八日距生天啟四年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九娶劉 贈宜人
繼陳 封宜人副朱生子二曰偕日載皆國學乃爲銘曰

於乎大夫峽山之英出卽曜物如甫曙星當其友善負美于名洛
濱修禊滄浪濯纓忽丁陽九與喪亂并奉父嶮窳避兵始甯江革
背負潘綜手拯賊眾相顧皆以孝稱爰赴四科日升一經初侍建
禮旋厭承明百里授治三河表能與春比和如冰斯清禮教用浹
金錢不行遂膺 詔取爲民曹卿年計歲賦一惟公平雖當議租
不使耗盈重以良使奉 君命行應變不辱奸回皆驚因轉右司
兼遷南廳繡衣飾節烏臺著聲執法殿上巡鹽河東瘁於官守奄
然病傾湖其世裔窺鬼門庭上承八座下接三丞公茲啟後詩書
滿籛孝子雖幼方幾有成具聲懋績載之常旌蒐其遺者庶視此銘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傅展

經言卿大夫之孝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如是而已矣此蓋言其
常不言其變若天倫之間所遇不偶終其身幽憂怫鬱而卒以孝
聞卿大夫或不幸而出於此也若吾友侍御傅公之孝能使朝堂
知之鄉國稱之海內之人共信之嗚呼豈偶然哉公諱展字蘭生
一字彤臣別號麗農世爲新城潘孟店人明初徙居高樓店曾祖
見祖納謨世有隱德父世準以公貴 敕贈文林郎山西道監察
御史母焦氏 敕贈孺人事具太傅金文通公謚誌初焦孺人夢
旭日入懷而誕公生而岸異讀書目十行下終身不忘家苦貧卒
業華嚴寺僧寮寒暑不輟受知學使者項公清溪錢公尤器之屢

試歷其儕偶崇禎壬午省試中副車文名籍甚時邑人士方舉從社公年尙少已爲職志繼舉曉社因社皆執桃菊爲盟主歲甲申世祖章皇帝定鼎 詔下郡國選拔真才入成均學使者澹庵房公首以公充賦時江北初定判銓者頗懸異格以待公不屑就益肆力爲文章十三經二十一史旁泊諸子稗官之書州次部居無不博綜辛卯中省試乙未舉於禮部丙申筮仕河間府推官明允爲畿輔第一浹歲之間五登薦剡丁酉奉 特旨行取 世祖章皇帝御試者再戊戌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己亥巡視南城丰采凜然是歲掌山西道事凡熱審 朝審哀矜折獄多所全活庚子奉 命按江西道出河間遮道攀轅者數千人公題詩驛壁云直

道餘風今尚在士民接踵問平安其感人之深至此舟抵彭澤饒九道陳君韓遴入白事請問曰九江兵且變奈何公詰曰餉足乎曰歷餉七閱月矣公笑曰有司之罪也能辦兩月餉乎曰可公曰事濟矣疾馳湖口詰朝逆風而渡眾卒列營東郊將弁屬轡迎道左公具威儀而入盛服坐堂皇將弁入謁畢大聲諭之曰西江無事日久將懦兵驕其由來者漸矣然兵仰於食兵不用命率由枵腹庚癸之呼豈得已哉吾奉天子命按茲土入境卽知此地缺餉七月有司玩愒行當按之今先給餉兩月汝等將卒皆宜畏法紀遵約束脫有偃蹇三尺具在吾不汝宥立召九江守給餉如額士卒皆震動感泣事遂解散其從容定變如此方次第按部綱

舉目張而撒差之 旨下矣公聞命襍被就道辛丑念繼母周太孺人春秋高遂陳情歸養太孺人性卞急自公諸生時不輕假顏色公柔色下氣或長跪終日俟太孺人意解乃敢退既貴居子舍益恭謹人以爲難甲辰葬贈侍御公盡哀盡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公流涕曰葬之厚何補養之薄哉公既痛贈公與焦孺人不逮養所以奉周太孺人者無不至問衣燠寒朝夕奉敦牟進甘旨疾痛痾癢不去左右雖年五六十猶孺子也庚申太孺人病亟公行年七十猶朝夕侍太孺人病尋愈而公病作矣又四年遂捐賓客嗚呼悲哉公平生多神異諸生時有巫覡爲社鬼所憑公至卽避去曰傅公正人也辛亥冬公得寒疾危甚夢觀音大士以甘露灑

其頂曰君至孝格天當延壽一紀已而脫然又十二年而公歿異哉公長身修髯目光如電聲欬作洪鐘響每羣賢高會掀髯談笑上下千百年如指掌四座盡傾昔人經神腹笥不能過也爲人忠信樸直胸無籬棘嘗訓諸子曰吾願汝輩爲道義中君子不願爲功名中小人也雅負經濟一試於瀛海再試於西江未竟厥志而僅以孝聞悲夫公自乙未通籍辛丑歸養立朝僅四載林居二十餘年日以砥名行厚風俗爲事後進一言之善提獎成就如恐不及子少於公二十歲髫時私爲清明憎蠹二賦公見之激賞有過情之譽辛卯乙未皆附公後爲同籍三十年來道德相勸文章相益過失相規交誼庶幾近古今已矣昔子產聞子皮卒哭之曰吾

已無爲爲善矣嗚呼豈不痛哉公所著奏疏二卷古賦一卷詩文集二十卷詞曲二卷詩話二卷讀書涉筆二卷硯田漫筆四卷續筆二卷姓譜增補十卷韻府補遺六卷增訂堯山堂外紀一卷新城軼事一卷傅氏博考一卷藏於家生於萬厯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有一以順治十四年三月 覃恩敕授文林郎元配胡氏 贈孺人繼配田氏 封孺人子二用霖汝霖女三人適劉沂子允昱伊矩孫四人景范景蘇景韓景歐用霖等以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葬公於城西北賈莊之新阡來請銘銘曰

尼父有言行在孝經孰其嗣之曾閔是承嶽嶽傳公名世代興埋

輪都亭雅志澄清中歲詠懷歸臥巖扃白華朱萼比潔敷榮七十
而慕孝通神明人之云亡邦絕老成粲粲樂石刻此新銘敢告惇
史吾言是徵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臣等謹將...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許之漸

許之漸字青嶼江南武進人順治乙未進士任戶部主事擢御史
疏救科臣楊雍建參革義王孫可望懲莊頭劉七皆著風采旋巡
視陝西茶馬歸卒

右述聞謔瑤錄

臣等謹將所奏各款

分列三十三

五

顧豹文

顧豹文字季蔚浙江錢塘人順治間進士知真陽縣以治最擢御史出按湖北請捐漢安荊襄等州縣通糧復蘆汴口舊隄建義倉一百四十餘所病歸研究經史至老不倦

右述聞謠瑤錄

錢塘顧侍御豹文彈劾不避權貴然卒無妄言嘗曰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天子不以爲罪使異日輕諫官非計也旨哉斯言可爲臺諫法

右記余金撰

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三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四目錄

諫臣一

梁熙

張惟赤

王命岳

張文光

馬大士

王曰高

丁泰

王又且

呂兆琳

孫必振

羅人琮

任珩

孫蕙

車萬育

盛符升

王連瑛

紀愈

譚瑄

何金蘭

徐達乾

蘇俊

高遐昌

陳紫芝

劉子章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四目錄

國朝書目卷之二十一

董漢策 柴謙

趙蒼壁

馬之鵬

補錄

王命岳

國朝音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諫臣二

梁熙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洞人始祖八公
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八世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
敬庵公諱慎累贈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
南道監察御史子濟一公諱廷栻 皇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卽先
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紉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
如也於詩嗜陶淵明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

異十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州河決大
梁先生流離瑣尾渡河僑寄朝歌覃懷閒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
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知西安之咸甯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
民如子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巡撫中丞某中丞以
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訶知先生孤介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
焉官咸甯半載減俸行取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皇
帝方重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鷲搏擊爲名高先生獨澹
泊甯靜下直輒焚香埽地晏坐終日如退院僧暇卽與其友汪琬
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禎輩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
子之宮諸子酒酣耳熱辨難蠹起各負氣不肖相下先生默坐或

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言爲煩如維摩默然
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耽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
究而於楞嚴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唯
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先生嘗巡視茶馬
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
孫計耳子孫不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
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歸田之思屬長
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予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淄川
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襖被親相送一箇嵩邱行腳僧蓋紀實
云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按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河南餽問函

至一無所受荅書曰生有癖性酷愛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
墨之意也聞宋仲溫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錢
佛寺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其雅操如
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
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
其讀杜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經其淹
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塏
塏坦塏今惟塏在

王士禎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氏自謂衛
道及考其生平馳騫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遠

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圖照得法以龐蘊曰居趙清
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
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右傳王士禎撰

國朝考廣光復不糾

卷三十一

三

張惟赤

張惟赤字桐孩號螺浮又號小白海鹽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刑科
給事中有螺浮奏議思退軒集

右小傳吳修撰

--	--	--	--	--	--	--	--	--	--

王命岳

王命岳字伯咨福建晉江人順治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歷戶兵二科所條上吏治樞政漕弊興屯救荒及密陳靖海疏皆軍國大計遷刑科都給事中後卒於家

右述聞謹瑤錄

五車考房卷之三

卷之三

三

--	--	--	--	--	--	--	--	--	--

張文光

順治十四年二月給事中張文光言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漢平
帝元始元年加諡曰先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唐
太宗貞觀十二年尊爲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諡文
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爲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酒李若琳不加考訂請易爲大成至聖
文宣先師孔子不過仍元武宗舊諡而不稱王耳臣謂大成文宣
四字豈足以盡孔子請仍改至聖孔子先師神位 上從之

右記余金撰

--	--	--	--	--	--	--	--	--	--

馬大士

馬大士河南濬縣人幼失恃事繼母孝養倍篤順治戊戌進士授庶常改監察御史條奏時政請嚴加派處分熱審減等及停追俸祿嚴禁私販硝黃等疏悉被嘉納尋巡視兩淮鹽政掌京畿河南兩道事以憂回籍建立義塾延師迪後學成就甚眾

右述聞謨瑤錄

王曰高

北山與予後先在史館北山通籍時予廢棄家居未相識然往往聞北山名戊申客武林遇於湖上始定交十餘日別去後九年予復官京師相見握手懽甚自是別數日必聚聚必促膝銜卮縱談詩文閒出古書畫金石刻鑿賞懽笑竟日以爲常後年餘北山又別去予送之彰義門別數月而訃至嗚呼北山死矣予與北山別九年幸而復合合年餘又別私計不久當復合乃遽矣其死也嗚呼悲夫北山名曰高字鑒茲北山其號順治戊戌成進士官翰林今上改元授工科給事中歷兵戶二科給事中遷禮科都給事中賜對稱旨遷京卿以候補歸邁疾卒蓋康熙十七年戊午

七月也北山貌厚而氣和其爲文章清雅尤長於詩孝友著宗族
閒與貧賤士交久而益篤在諫省十餘年不喜矯亢立名所上章
以十數務持大體恤民瘼數陳水旱災異其給事工科也首疏請
勤學親賢以端蒙養隆治本其遷兵科值畿輔齊晉吳楚閒同日
地震人畜死壞公私廬舍以萬計而淮揚復苦水災疏請減田
租出帑金遣使者護視災黎所全活亡算遷戶科疏劾天津債帥
及江南大蠹之爲民害者遷禮科疏請卹關陝荆湖死節文武將
吏又請發粟振江淮饑民 上多從其言 賜對便殿慰勞良久
曰王某數論事未嘗言利真諫官也 國家自甲寅以後三方用
兵度支苦餉不繼於是中外講求利端而郡縣吏益務綜覈以朘

削箕斂爲能其不肖者又因以爲奸天下勞敝而君處言路獨數以愛養元元爲言 天子嘉其忠可謂主聖臣良之一時也方倚以大用而君死矣嗚呼非獨知交零落爲可感而 國家失此善人可不爲之愛惜而痛悼也歟其辭曰

謂君未用兮則爲諫官謂君莫知兮 帝嘉其賢不究厥施兮中道溘捐位不竟志兮德不配年自君之沒兮民力益殫東南水旱兮民食孔艱艸根樹皮兮溝委壑填君儻不死兮痛哭陳言人之云亡兮爲斯世而決瀾僅交情離合兮何足以云然

右哀辭邵長蘅代莊澹庵撰

臣民之屬多有不系
卷下三二四

シ

丁泰

國家當甲寅乙卯之後有事於疆場在廷大小臣工籌兵策餉無
虛日維時日照洛潛丁公以陳畱令報最入補科垣五年歷吏工
科給事中所條陳國計民生凡十三疏俱得 旨下部議行公疏
洞中利害而不爲激楚詳陳情事而不爲浮靡在廷咸以公輔期
之會己未秋長安地震公趨 朝問 皇上起居漏下歸邸舍露坐
頽圯敗壁間次日遂得風痺證至冬以假歸庚申十月卒於里門
無遠邇知與不知莫不傷哲人之云亡也當公請假時 皇上謂
公敷奏詳明欲令在京調理輔臣以病劇對始得 旨旋里是
當陽之眷注無以異於海內之瞻矚也越歲辛酉公之子士嘉錫

公疏於武林余乃得竟讀之而不禁撫卷興歎也夫人臣之籌國事也如岐黃之用藥彼熱者寒之寒者熱之不謂無濟而所傷已多矣若夫投以濫附而預計其熱投以芩黃而預計其寒此大臣之用心非傲倖於一旦者之所能也今洛湄諸疏具在皆調濟於事後而不爲新奇可喜之說以補苴於目前至於見事風生務驚擊以爲名高者此不可得之於洛湄者也公卒未逾年而反側已靖使公而在諸凡軍興以來民生所不便如捐納者或得官以償其債負墾田者或虛報以博其遷轉增賦亦何堪於貧紳采買或不能無賠累固出於權宜之不得已然豈有一事之不至於民者乎此卽在廷屢言之公必不憚再三言之以期有益於國而公卒

矣雖然岐黃之術皆治其已病者也惟廣成柱下之言乃治其未病說者曰古之治天下者皆不以民養兵而今之衛田藩產不以養兵而皆棄於民爲可惜若夫蠲租增俸爲國家億萬年無疆之計盛代不患無賢必有踵公而起者余舊識日照之賢豪最多得交於公最久公所治陳畱之政與居家孝友嫻睦諸懿行公弟主政及庵君所爲狀甚悉茲不具錄云

右疏藁序唐夢賚撰

丁泰字來公一字洛湄日照人順治戊戌進士授陳畱令以考績稱最升吏科給事中條議漕折屯逋及察追侵欺無不中窾掌工垣覈河工優入額數必詳必確河南山東旱疏請發帑金振濟先

國朝三才集卷之二
是海禁甚嚴沿海貧民失業流徙泰具疏面陳形勢得弛海禁民
皆賴之子假歸里卒

右述聞謀瑤錄

王又旦

王又旦陝西邵陽人少通經籍力學砥節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七年選湖北潛江縣知縣潛江處漢水下游舊有長隄捍衛盛漲之年隄潰流溢居民田廬常患漂沒又旦躬巡隄防先事豫治漢水乃不爲患邑中田畝租賦徭役苦不均又旦爲區畫疆里稽戶籍察流亡覈詭匿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奸弊無所容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亡悉復其所縣大治又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操纒軒以時講習會軍興縣當孔道羽檄絡繹又旦峙糗糧芻茭無後期十四年行取給事中丁父憂歸里讀書中條山陰芝川之上二十年授吏科給事中初又旦之官楚北也知漢水

多決屯營灣屯營爲荊州保障決則爲害郡治兼及鍾祥荆門天
門京山潛江諸邑向例諸邑合修此隄事權不一諸弊叢生旋築
旋潰至是又且疏陳其弊請令各治所轄罷協濟以專考成 從
之二十三年擢戶科掌印給事中尋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嶺南物
產繁富比還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界接番禺清遠從化三縣崇
山密箐鳥道深阻中通四省城窟盤占十八峒諸險時時出沒剽
劫爲患又且覆 命疏陳其事請建縣治設官吏 上允所請未
幾以疾卒於官又且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敦友愛博
學能文尤工詩兼綜唐宋人之長著有黃湄集十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跣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於門請秀水朱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

君諱又且字幼華別字黃湄自會祖結以上爲農百良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爲孝惠先生者也考國南以君仕 封文林郎君少學於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 賜進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透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

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當逵道羽騎絡繹君峙糧糧芻艾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喪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產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於道君以奉使聞事畢偕番禺處士屈大均入羅浮山既出復登匡廬比還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賞錄李栲黃種詩解累萬言又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

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於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庭堅人有佳句輒擊賞不已江都郝士儀善詩隱於賈君與爲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歎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版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亦何苦卒於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於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文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爲之記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悽矣娶范氏繼娶張氏俱封孺人子二人長鶴殤存者鳩也女三人一嫁潼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締芳未嫁卒一尙幼銘曰

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刊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戶科掌印給事中黃湄王君以今年三月日卒官於京師其孤幼也越月而其仲弟明經又維自關中奔喪將以其孤奉柩還葬於邵陽之某原而哀不自勝過余請曰吾兄行治吾已謁竹垞檢討銘諸其幽矣吾懼無以表諸道謹伐石爲碣待子之辭余曰可哉給事之於余厚也是惡得無言君諱又旦字幼華黃湄其別號世爲西安邵陽人順治十三年以經魁其鄉明年戊戌舉禮部己亥殿試成進士需次選人而南遊吳越閒與余邂逅廣陵是時君年甚少見其精研詩律分判節度辨入豪芒謂再遲君學力當於舌人中擅長不難耳已相別十年許聞其爲令潛江有治績如古

循吏又數年間其入爲給事中論事大廷不激不阿惟事之宜如
古所稱名諫臣以是悔吾向之以詩期君者尙未足以盡君之能
事而君之好詩也亦愈甚益工自京師士大夫上舍名宿遠方遊
士以詩請業者君與之辨疑送難獻酬竟日無倦容經其指授皆
有家法雖 天子亦聞之時對侍官稱其才斂以君當得大用使
其聲施煜然不幸以死故聚而哭君者歷時有餘哀是亦不足
以見君之賢矣乎君初筮仕當得推官後例改爲縣始至潛江親
履畝定賦杜豪強侵占葺長隄拄漢水決滄建傳經書院築說詩
臺興起逢掖以禮讓值寅卯方事之殷縣居孔道征調蠶午君糗
糧芻芻無所缺臺司倚毗民忘其勞旣爲言官復疏湖北隄工協

濟之害令荆鄧分界治隄絕委卸而專考成得 旨報可已改戶

科掌印典試粵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於其地設縣治奪盜淵藪

旨又報可君之盡心於所職雖去不忘其民雖其暫時經歷之

地猶欲爲 國家計久遠如是然君當試事之竣也邀屈山人大均

登羅浮極頂訪白鶴峯陞蘇子瞻故居還泊彭蠡躡匡廬眺望五

老峯下久之乃去皆有詩數十首紀其事其意方自快極耳目所

未經有然遺脫塵埃之想而視世之一切建功立名者若不足

爲君又自言吾所居芝川舊廬中條當其前龍門太史公祠踞其

左山水奇勝當日讀書其下及爲縣案牘倥偬呻畢不廢以此記

誦日益彰而恆苦於無所自得夫詩小道耳不足事吾行謀告歸

先人之敝廬益陳書而觀之以求夫古聖賢者之用心而致力焉
庶幾求其自得於己者也其未寢疾前一月猶秉燭爲余言如此
今君旣不幸以死則夫世之所交口稱君者舉非君之志而君之
志之所欲爲一旦奄棄於不及爲者又孰傳而孰信之哉此余之
所以尤悲徒致嘆於天者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君儀觀豐碩胸中
廓然無滯吝與人交披露軒豁旣貴二十餘年兄弟尙未析爨明
經君每言及必涕雨下則其生平友愛可知也父圖南 誥封文
林郎母康氏 封孺人娶范氏繼張氏皆 封孺人子鳩側室崔
氏出君前年自嶺南歸喪其七歲子儵以此積傷致損而鳩今纔
五歲君沒年亦止五十有一則造物者之於君誠有不可得而知

者矣

右墓表姜宸英撰

按王公殤子朱文作鵠姜文作儵未知孰是各從原本

王又旦邵陽人字幼華父早世貧不能就傅從仲父斗南學仲僅識字與又旦說經必先就鄰舍生受解義記其語歸而誦之又旦覆述務尙其語義是而語稍變扑之日課數千言否亦扑之其學爲最苦然因以富弱冠舉於鄉令潛江纔三十日孫豹人時居江都迎之受詩比入爲給諫已能頡頏豹人朱竹垞稱其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山谷年五十一卒於官

右傳劉紹攷撰

王又旦字幼華陝西邵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給事中有黃湄集

王漁洋謂幼華詩每變而益上足以傳世行遠又謂遊太華羅浮
詩尤爲警策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正原之原次有系糸

身正三

一

呂兆琳

公諱兆琳字敬芝新安人明兵部尙書忠節公維祺子也少嗜學能文章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亥成進士授西鄉知縣爲治務持大體不事紛更久之無赫赫名上官多易之者會演逆作亂漸偪隴秦西鄉魚渡瀾者尤密邇賊壘屯戍之眾咸取給於公而會剿大兵雲集漢中徵公往犒甚急人心恟恟旦夕不自保當是時公旣迫於府檄勢不可畱又念魚渡軍需或有不給漢中距縣三百餘里調遣難以遽達恐生他變乃與守將深相結納誓以保境息民而宣慰邑民曰朝廷發兵爲父老誅賊耳願安堵無恐輓輸之勞吾自任之此閒兵不數千稱糗猶可力辦漢中所需當不復相

煩也於是星夜馳去至則請罷西鄉民運而自和糴以給軍需郡
月餘經畫凡所應需無不立具西鄉亦以公故卒得無虞上官更
相驚詫以爲能乃與將軍互經略莫交章薦之丙辰 徵拜監察
御史尋掌福建道巡視中城 陛見日 上問其家世首輔具奏
忠節公殉難狀 上曰此名臣後應是好官庚申冬十一月星變
白氛見 詔廷臣各抒所見時蜀中漸次恢復進勦兵餉皆自三
秦運之公謂挽回天變在恤民隱自兵興以來秦民苦餉久矣今
去蜀中二千餘里率數鍾而致一石所謂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也
聞蜀中米價尙平若遣大臣和糴法莫便焉議上旋有川陝總督
隨征調之 命又以歲旱民饑請 諭內外臣工實心修省以迓

天和得 旨一如公請京通倉場舊差御史巡視其後罷之至是復設 特命公往 廷諭曰若臣非愛錢者倉弊多端其悉心剔釐公至疏參倉姦陳大天王等悉逮問如法時論快之公自入西臺力圖報稱每於軍國大計生民利害多披陳而 朝廷亦鑒其誠惻凡所奏請無不 俞允且將大用之也而公遽以足病乞休先是公餉軍漢中嘗中溼遂艱於步值京察都御史以 聞 特旨畱任至是復自請甚力乃 予假歸在籍五年卒年七十有二公爲人厚重縝密居恆恂恂若無過人者至遇事敢言又何其從容暇裕而曲中機宜也及卒朝野惜之子四賁恆出爲兄後履恆進士謙恆舉人復恆拔貢生皆以文行世其家

劉青藜曰余遊太學日嘗謁睢陽湯公於京邸一日論及鄉先達之賢者湯公曰呂君敬芝可謂有仁者之勇其稱之如此及侍御公卒而其子履恆以狀來求傳遂櫟栝其事而附著湯公之言以見其信而有徵云

右傳劉青藜撰

孫必振

國家總壹海內分隸民土於有司故縣令最重設臺諫以通下情防壅蔽臺諫缺擢用令令與臺諫故又相倚爲重爲賢令入則爲名臺諫者君其人已君諱必振字臥雲初爲懷慶推官三年推官裁省補陵川知縣六年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差按兩浙鹺政還掌山東陝西兩道事凡爲御史七年以歸君之在懷慶也以正風俗興教化爲先舉孝弟於鄉表節行於閭課士於庠講約讀法身自臨歷輒知其吏民賢奸直曲是非之實風流令行郡以大治武陟富民僉人利其財陷於獄三年君察知立脫之置陷之者重法修 令 其鮮筍以竹籠之發視皆黃金君呼其人斥去曰何敢以

汚我行縣至溫溫令有苞苴顯訶之令皆震懾漕米至小灘鎮例
監兌金二千兩君悉卻不受曰此吾民膏血勒石以絕來者是歲
以廉晉秩一級總督三省朱公聞君名召咨以制府事無大小悉
以委君三省之事以治及爲令陵川陵川在山硤間土陜瘠難理
然自其長老傳記士爲鼎甲者七人後寢以衰微殆四十年不見
科目君至則易置孔子廟立義學勅書院教士其中親爲勸課士
果連舉於鄉民解黃絲黃絹顏料等祛其累歲所省悉歸民民用
大豐俗故好訟豪猾連蠹役爲奸每旬差出縣庭里閭騷然君痛
懲艾令訟者自以其人來旣至剖決無滯畱民化其德訟事稀簡
去之日民遮道畱數百里旣去爲君立祠君爲御史前後疏五十

徐上皆時政之要其最著者時三叛連衡秦隴兵相接潼關新設
稅差請速撤以安人心又請分別倡亂脅從以靖方圉選人以急
兵費多銓注而科目最淹遲請疏清選法收用真才其爲齷差嚼
然洗手自淨益以潔清聞蓋君爲推官以至爲令或所已行所未
行及爲言官盡發其所蘊蓄故裨益爲多至今指數以賢令爲名
臺諫者君輒在其間君丙戌舉人戊戌中式南宮己亥 賜進士出
身余與君爲同茂生陵川吾鄉邑故知君之事行也詳君卒以康
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其孤以狀來乞銘按狀君諸
城人曾大父諱陸大父諱柱考諱獻赤 贈御史母 贈孺人御
史鄭公某女君初娶鄭氏再娶李氏皆 封孺人子男八人長維

源燦生次濰泚增生次濰濬候選知縣次濰沛候選州同知次濰
潤候選行人司正次濰潯拔貢生次濰滄候選州同知次濰溶幼
女七人孫六人初母孺人教家嚴午夜篝燈督君誦書與機杼聲
相軋母孺人卒時遺負券數十君約諸負者焚之曰此孺人囑也
遭亂家毀贈君不知在所招魂營葬鄭孺人以不屈於賊卒君與
六歲女相依爲命破壁頰土結茅以栖晝操農業夜擁書冊流離
困阨之中其所成就如此可不謂賢哉銘曰

士或困窮而維艱勤曰維華膺以娛其身盜仇戴天君思永恫牲
鼎禮傷榮枯若夢名德令聞峙山淳淵眠彼富貴淒如浮煙懷抱
皎日桑榆未晏委順歸依守道不變我銘斯邱發潛表幽爾樵爾

蘇敬君子居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四

三

羅人琮

羅人琮字宗玉湖南桃源人順治辛丑進士授甯波府推官改朝
邑知縣行取四川道御史著有紫蘿山人集四庫全書存目有最
古園二編十八卷稱其漫衍縱橫大抵以才氣用事其云二編者
以尙有初刻最古園集二十八卷也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桃源羅公人琮由進士知朝邑縣行取四川道御史有禁重耗策
備荒勸風節立勸懲籌鼓鑄薦舉人才纂修前史諸疏尋告歸年
九十卒篤於內行爲鄉人所稱

右述聞謚瑤錄

陸軍省防務局防務課
三三三

三三

150-308

任珙

今年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御史任公病卒於官嗣子筠偕其弟塤坪將以某月日歸葬於某鄉之某原以狀來請銘按狀公諱珙字少玉希庵其別號中順治十四年鄉試十八年成進士康熙八年選知山西石樓縣事考選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回院晉掌京畿道事卒年五十六歲任氏世大梁人始祖仕宋爲高密尹家焉名其所居里曰梁尹社會祖鎧太原府通判祖澄父復皆邑文學復 贈如公官母鹿氏 贈安人初公兄弟四人伯瑛早卒仲琪季珂相肩隨受經外傳公姿性開敏所讀書過目卽能了其大義弱冠操筆爲文已與兄琪齊名矣乙未琪第進士積官

至禮部員外郎後三年公遂聯舉南宮會聞贈公疾不待 廷試立
馳歸時禮部亦解登州學職歸養公與其兄弟三人侍疾 藥劑
溫涼燥溼問起居食飲宜適與否必謹沒則盡哀敘送以禮由是
鄉里稱之其爲石樓也邑故饒瘠民間不知紡織公令家置紡具
教之法月賁布一端賞罰其勤麻者於是民始興於婦工縣去河
東解池幾千里而食平陽鹽 運萬山中勞費以數倍民苦淡食
公議食汾鹽固請於上官乃得民至今蒙利御史巡城時以軍興
攤門稅移屬於正額外無敢私分毫入視鹺政疏劾巨蠹爲商民
患者釐剔夙弊盡根株乃止還臺封章十餘上中如免粵西帶徵
錢糧及軍政宜與大計同行請爲宣聖廟立碑疏俱得 旨施行

然公意猶未已也每朝回簾閣據几伸紙舐筆摹晉魏人書數十
行體淡疏密皆有意謂子弟曰吾作書萬慮俱遣亦收放心一事
然知公者以公雅不好閒窺其微意如有不自聊賴者無已而託
之於書又卒晦其說如此雖子弟不欲令其盡知可悲也公素友
愛自前年冬禮部去世明年弟明經繼之日益傷悼不自勝遂至
不起初公以御史需次於家邑大歎與禮部捐粟三千石食餒者
所全活數萬人故死也人莫不哀之遺書有故事初編二卷元配
閻氏累贈安人繼丁氏封安人筠闕出貢生墳坪丁出墳邑
文學坪舉人女三長適諸城候補行人司司正孫維潤次適邑文
學王自惇次適登州文學沙汝肥孫三士錡士銘士鉞銘曰

爲吏也良躋於廟堂嘉言用彰不容容而居不逐逐而趨命止於斯而志則有餘落落冥冥其中有託豈其於世有不如意不歌而唱世眞可棄澤未究施算不闕

右墓誌銘姜宸英撰

君諱珙字少玉別字希庵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畱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會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 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歿治喪葬盡禮十八年服除補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同掌京畿道事京師坊

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諸湖舊以潞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爲患日深宜消其迹於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其後河決宿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城叛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回輒摹倣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子作既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畱牘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

曰物之失得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
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
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閩氏 贈安人繼娶丁氏 封
安人子男三人筠歲貢生垣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於
時女三人婿某某君之歸喪也坪來凶服立於門請銘君墓及
葬乃爲銘曰

生乎齊而視離於齊鄉黨以爲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於官親懿
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茲幽宅千齡不朝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孫蕙

君令安宜飲冰茹檠上官以苛令濟河將中以非法士民感憤不呼而至者萬餘人負畚河于六日夕遂告成事士民繪圖歌詩以紀之

右山左詩鈔張維屏錄

按公字樹百號秦巖又號笠山山東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給

諫著有笠山詩選

西華書局
新編
卷三十四

三

車萬育

故兵科掌印給事中車君敏州以今年二月卒於金陵計至京師
余哭之失聲曰噫此古之遺直也往余承乏掌翰林事教習庶常
君方在館讀國書執弟子禮及君爲諫官與余同朝者三年又與
余先後卜居金陵而君之次子鼎晉又余丁丑所拔士兩世交好
知君最深君教授之第三子也兒時不苟訾笑屹若成人家貧借
兄萬備萬有奮力於學冬無絮夏無帷晝耕夜讀互相師友爲諸
生太守某聞君名厚幣迎致君惡其貪拒弗往癸卯與伯兄同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常高陽李文勤公國士目之同館悉敬服
曰車公他日不爲相必爲諫官也散館授戶科給事中君念報

國以言當務其大者急者首具河工一勞永逸之疏有旨該部
確議既逾月復上運道機宜六事特旨差同各大臣督理河工
事務行有日以逆藩蠢動中止旋具疏論漕運冗費論督撫遷轉
激勸之法論招撫論關課侵欺缺額皆人所難言者丙辰會試充
同考官所得皆一時宿學尋以病請假丁外艱服除補兵科升掌
印於時中宮虛位六年皇太子春秋十一矣君念國家大事
莫急於此特上疏請冊立中宮及皇太子出閣讀書上諭
冊立事俟太皇太后懿旨行皇太子卽日出閣讀書舉朝雖
然額手稱慶以爲此朝陽之鳴鳳也君又有肅朝儀一疏有撫臣
規避一疏又直陳時政得失具十疏累六七千言一朝入奏面對

書漏下二十刻 上虚心垂聽同列以煩瀆爲君懼君曰吾以言
爲職敢不盡乎吾竭吾誠耳違恤其他嗚呼君之盡忠 天子之
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 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君
掌登聞鼓雪中州弱女之冤會推大吏直詆某監司之穢迹朝審
有同罪異法者君力爭得歸於一某夜懷金囑以事君唾其面曰
爾不聞世閒有車某耶會議某事棄已定當署名君偶疾未至或
情同官某代署某曰他人署或可代車都諫署不可代也君數陪
祀 郊廟朝有大政君必與焉當是時君直聲震天下 上亦駭
駭嚮之而或有從中尼之者會君丁內艱服除赴闕忽奉 旨照
原品級調用而君亦年垂耳順舊疾頻作竟從此賦遂初矣君通

籍三十年歷俸僅五載難進易退天下避之當吳逆之亂教授公
留邵陽湖南道不通君思親淚常盈睫既請假隨王師而南崎嶇
艱險急謀定省及邵陽開復訪其家則教授公已前卒矣君痛不
欲生哀毀骨立老四親王憐之曰孝子也因奉繼母史太君暨兄
弟百餘口同遷江甯迨邵陽幹止甯而後復焉初君母楊太君病
思食魚不得太君歿君終身不食魚及事史太君左右無違四十
年如一日人不知其爲繼母也三世四喪亟謀窀穸家人惑青烏
之說君排眾議以辦香告神曰凡有歿咎皆歸某身於是大事始
舉平居事兄如父畜姪如己子閭門之內如對賓客教子孫以耕
讀痛除紈袴習自少至老內外無閒言世言家法者推車氏君去

位十三年鼎晉對大廷 上覽策稱善廷臣以君之子對 上曰
何久不見車萬育耶朕猶記其狀貌爾爾又三年 上南巡閱河
君方疾朝 行在 上識之曰車萬育向兩論河工今可條議來
上君奏河勢遷徙不常臣年老不能躬履其地不敢妄奏因退而
感泣以二十年前小臣芻蕘之議尙煩 聖慮也今年六飛駐江
甯君已卽世 上特召鼎晉問君病卒狀 天顏憫惻又 詔安
葬江甯鼎晉涕泣受 命嗚呼 天子睽舊臣垂恩身後凡在知
識孰不涕零而君之忠誠足以結 主知而邀 宸眷猶能使千
載下感慕激發如親見其人親遇其事嗚呼君可謂生榮死哀者
矣君天懷坦白與人交有終始嘗指田閒老農示諸子曰此皆父

執也居金陵闢懷園自怡日與二三老友吟風弄月余題其齋曰
尋樂處所著有歷代君臣交倣錄一百卷鐫明代法書於石十卷
雜著詩文若干卷君嘉言懿行更僕不能數而余特紀其立朝行
己之大節以見君之略亦君之志也銘曰

嶷嶷車公邦之司直一德不回讜言正色 帝曰念哉功在社稷
既去而思歿而猶惻有子繩武如圭如璧惟 帝其命金陵卜宅
新宮歸然兆惟墨食後千斯年忠孝之則

右墓誌銘熊賜履撰

車給諫官雖不尊而天下榮之張文貞熊文端二公稱爲古之遺
直一代偉人不誣也學博洽善書法所藏明代墨跡最富刻有明

代榮照堂法書十卷奏疏四卷集唐詩十六卷

右資江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車萬育號鶴田湖南邵陽人康熙甲辰進士由翰林改戶科給事中轉兵科掌印掌登聞院事歷諫垣二十餘年所言皆切時務拒請兩發積弊當路嚴憚之初以道梗居江南後遂家焉子鼎晉辛丑進士選庶吉士任福建學政孫敏癸巳進士知保德州

右述聞誌瑤錄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三

盛符升

聖祖南巡符升年八十五獻兩京賦三駕平胡賦 御書年登大

畫四字 賜之

右崑山新志張維屏錄

按盛公字珍示江南崑山人康熙三年進士官御史有誠齋詩集

國朝子史類傳不給
卷三十一

三

王連瑛

王連瑛字成碩號廉夫永城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禮科掌印給事中著有道安堂集

台中州文徵誌附蘇源生撰

國朝詩歌類傳卷五十四 諫臣二

七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interior of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black lines.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table is completely empty, with no text or data inside.

--	--	--	--	--	--	--	--	--	--	--

紀愈

余與大諫紀公同成康熙六年進士榜既發於糊人之中見有敦頤龐鴻氣度凝然山立進止安恬沖夷自下望而知爲君子長者詢之則文安紀先生私心欣慰得從之遊及對大廷余與公同見知於高陽相國由是交益密自此二十餘年來奉公顏色教訓未嘗少閒步履言動皆有矩度可法則與之言天下事則養氣深息不爲詭激岸異之談而洞中肯綮切會體要慮之必周謀之必確井然可以見之施行心竊謂古所稱有猷有爲之君子其識量固如此也人有以事理相諮度無論鉅細必爲之計畫萬全而後已與之相對終日汪洋闊闊不能窺其涯際而眞摯坦白愉愉然

飲人以和絕去城府眈域之迹此余二十餘年朝夕從公遊所得
於公之大略也公歿之後其子孝廉兄弟來乞余銘余何能辭公
諱愈字孟起號魯齋先世自山左徙居文安代有聞人爲里中望
族父克揚公積學累德以子爵 贈奉直大夫累晉中憲大夫母
馬氏 贈太恭人昆弟三人公爲長生而至性瀟篤天姿朗豁讀
書爲文獨抉理窟不爲浮慕華縉之詞試諸生輒冠軍甲午貢於
鄉例得邑令公不就卒成進士起家內閣中書舍人遷兵部職方
司主事考選戶科給事中晉工科掌印給事中公迴翔禁密有年
至今綸扉諫垣之間稱老成持重勤慎端恪可爲同類師法者則
必曰紀公云爲中翰時從定南將軍進征江西其時居民爲賊所

迫脅者眾幾有火烈崑岡之懼公以至誠感悟將帥爲之歷陳
朝廷好生之德且言若從重典恐堅人從賊之心故皆得招徠安
集全活者甚夥其爲諫官卽首言逃人株連之害禁其妄指主家
詐害善良禁錮得寬永著爲令公之言事必舉其利澤久遠福及
百姓者以立言大率類此若乘瑕抵隙摭拾瑣細以塞言責公深
恥不忍爲也典試中州號稱得人視權龍江關能除積弊歷官於
朝而家無儋石之儲公旣歿子孫食貧如公之德且才不克盡展
其蘊蓄而要可謂不負所學者矣二子遵宜甲子舉人遵□庠生
女七人婚娶生卒詳家傳中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四月葬公於
城西某山之原碑銘曰

維彼哲人炳炳熊能大玉不雕良金在鎔以謹則裕以智則豐梁
棟之器未完厥功餘慶所庇施於無窮安宅之吉永奠土功

右墓誌銘張英撰

按紀公康熙
丁未科進士

譚瑄

譚瑄字左羽嘉興人登州太守士璉弟康熙己酉順天舉人官禮
科給事中有涵萬樓疏彙

右小傳吳修撰

大東家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一百一十五

同前老成集卷之四

美

何金簡

都諫君何氏諱金簡字相如系出首無忌後宋南渡時徙居京口之清風橋自九世祖彥澄公以醫名世受知明仁宗官太常寺卿賜御劄凡三十六道稱彥澄而不名數傳至都諫君考謙應仕博學有文名 國朝順治八年以明經 廷對第一授推官改授永嘉知縣崇祀永嘉縣名宦都諫君生而穎異甫就塾過目成誦不忘稍長爲友數百言立就年十八補弟子員隨永嘉公之官所永嘉爲浙海陲盡處山連八閩縣互千里海山寇交廂其中 玉師進勦當水陸衝介外內表裏腹心地用書交馳所需如蠅集永嘉公優游以理事集且辦都諫君克襄力也永嘉公解組歸都諫君

皆以定省無弗至益肆力文章聲譽日起已念屢試不第無以慰
親心遂出門徧交當世知名士以助學業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
士殿試二甲第一大學士益都馮公歎賞惜不得列首甲都諫
君獨私喜曰吾親春秋高獲歸侍養吾願畢矣遂歸連遭父母喪
葬畢投謁授浙桐鄉令桐故巖邑境與太湖接壤羣盜藪其中自
逆稱亂後大盜由太湖出沒縣境白晝入村落縱掠有司莫誰何
君至調得其主者以計擒其魁伏法餘賊盡解人咸驚其才而服
其智辛酉入浙開時湯公斌以名儒爲總裁屬都諫君領房每得
卷必諮而後定榜發慶得人學宮祀倡葺之力署旁建南薰堂與
諸生論文課藝其中原本六經爲實學凡首拔士先後登朝踵相

按也折獄人無遺情爬梳宿蠹勸民敦本業春夏勸農課蠶身歷
封內始徧嘗賦課蠶詩八章有云殷勤父老桑間語不是當年蠶
食時人爭誦之以卓異舉最 賜蟒服行取去邑之日父老子弟
皆焚香攜酒禮送至數百里外舟相屬斑白者詫未經見 御試
太和殿授工科給事中 簡主試山西晉戶科掌印給事中每廷
議不隨俯仰建白不避嫌怨如請停各省本色嚴軍政沙汰重知
府升授酌海關額稅稽各營虛伍俱得 允同列言官受 上知
惟都諫君最人謂君聲望日益隆且大用竟疾卒於京邸無不惜
之君爲吏則廉以恕盜息而民安校士則公而明程度不爽尺寸
居言路則敢言裨實政若假之以年竟其學大其施當不讓古人

亦可無愧於爲人臣者矣君事親孝與人忠處親族有恩義於倫尤克盡乃橫逆來自同氣君素無疾忽憤發澁塞不移時卒其爲人倫之不幸矣乎君少工詩古文辭有集行世子五人兩滿恭康參咸力學自奮稱善繼述云

論曰余與都諫君忝爲同年生然交好實在先不自同年始也余座主爲今丹徒相國故時時至丹徒至則必與君款曲見君肆應才深沈有智而氣局闊大知其巖廊偉器不獨爲我同好生光且將衣被宇內惜乎不及中壽不大展其用可勝悼哉至其入告諸疏愷切彰明可以裨世可以傳世別集梓行故傳中不具錄云

右傳葉燮撰

徐達乾

徐達乾字躋庵雲南楚雄人康熙癸丑進士吳三桂之亂杜門八年齋以僞命不屈賊平滇撫疏薦授山東高苑縣有殊績累遷吏科都給事中條奏多見採納

右述聞堪瑤錄

國朝年曆表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蘇俊

蘇俊字用章山東武城人康熙丙辰進士初授中書舍人考選兵科給事中正色立朝不避貴勢致仕回籍閉門自守爲鄉里表率

右述聞諶瑤錄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五

--	--	--	--	--	--	--	--	--	--

高遐昌

高遐昌字振聲淇縣人康熙丙辰年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著有
掖垣奏議某園文集

右中州文徵誌略蘇源生撰

按公有請復盛京舊例三條疏請並免租戶三分疏編入

中州文徵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

陳紫芝

康熙間吾鄉前輩有聲臺垣者二人而均出吾宗一理少一則非
 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即不受外僚書帕之敬入臺尤持
 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允行時疆臣
 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
 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上語之曰
 滿朝為所賄屬爾小臣乃爾敢言翌日面諭九卿即與內升四
 品卿按蔣學鏞榜庵存彙謂原保大僚十餘人因之降黜新修鄧
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尚以
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先生益感激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值
塞榜額之庇護見明珠傳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見
萊州府志郭琇傳在明相續貨

國朝三原先生集卷之二
卷之二
三
攬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爲
之舉發者而先生之剛方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按陳公浙江鄞縣人
康熙十八年進士

劉子章

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監察御史劉公豹南以疾卒於家
余聞訃既設位而哭而襄之紳士父老聞之亦會哭公祠下越明
年公子復向以書來乞銘於余余與公交好且久公之居官立朝
存心行事之實知之最稔者莫余若也雖無復向之請固將有所
紀述況銜哀貢誠千里而乞言焉其何能辭公諱子章豹南其字
也其先紫溪人明初遷於貴陽因家焉累世業農及公以第一人
舉於鄉任鎮遠教授以中丞衛公爾錫薦升襄城令擢監察御史
典試江西巡視河東鹽政以丁艱歸未及入都會疾作卒於黔陽
之私第襄城營兵素驕悍不法當公未任時兵家子王習武王荆

州入節婦樊氏家欲犯之不從竟殺死以滅口其鄰實見之而無
敢聲言者其家屢訟於官而營弁曲爲庇徇又庭訊曰習武之父
率其曹伍瞋目咆哮舊令文弱爲其所挾卒不敢鞫故四年而獄
不成遠近無不憤恨者及公抵任聞之欲窮其事而注銷已久未
有以發會分守道周公攝臬檄下察樊氏前案是時荊州已死
公遂拘習武訊之營中聲言鼓譟欲以撼公闔邑洵洵咸爲公危
公聞之笑曰吾持三尺之法訊有罪之人何懼於若曹哉刻日嚴
鞫營伍無敢譁者習武計窮遂吐實獄上習武正法而樊氏得
旌典把總某又突入民舍調其妻其妻慚恚死公捕問置於法而
表氏之閭自是營兵帖然而襄人始得安居公莅襄三載建書院

修渠隄禮生儒吏畏民懷善政不可枚數而不避嫌怨以申兩節
婦之冤正悍卒之罪尤爲人所難者其官御史也以外官僕從過
多不免繁費因而擾害地方請自督撫而下限以定額時 上御
澹甯居疏上 一而問條陳耶揭參耶公以條陳對且具陳其所以奏
請之意敷對詳明曲當 上心 特旨允行著爲令未幾有江西
之命 國朝典試例不用臺臣而公資僅鄉貢益異數也公旣
潔白自持誓清宿弊而所取闈牘又爲是科之最 上廉知之會
河東巡鹽缺人遂復 命公往葢駸駸將大用矣而遽以疾卒聞
者莫不惜之公軀幹短小坦率不立崖岸遇人必盡款曲至義所
不可則變色瞋目面折其非雖達官貴人迄無阿附意聽斷明決

案無留贖老胥猾吏股慄不敢旁睨而撫卹鰥寡溫藹不啻家人
節婦樊氏初被殺管公竭忠以開封守承審未竟其獄及公按其
事而管公復守開封爰書既定管公以前審未明幾里部議管公
素善公公既不以是依違而管公亦不以是相銜且力薦焉論者
兩賢之公天性忼慨篤於故舊同年楊芳遇公素薄及其卒旅殯
京師妻子流離公使迎喪至襄市宅以居其妻子供給甚厚卒齋
送歸里按河東日聞襄城饑士民嗷嗷日不聊生爲發金三百
兩以振賴以全活者甚眾余素性落落義不苟合公獨深相知待
每以道義文章相砥礪又命其子復向從學於余平生投分之深
無如公者余嘗竊嘆近世利欲薰蒸人才委靡遇小利害如毫髮

輒拘牽猥瑣不克自振如公之挺然卓立以古人自期待者蓋百
不得一也以有用之才遭可爲之時而壽不酬德未究其施余所
以歔歔流涕而不能自己者益深爲 國家惜而不獨以知交零
落興黃墟之痛也公生於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
二子二復向復殷俱庠生女五婚娶俱名族銘曰

嶽嶽劉公南京鐵漢剖符百里犀駟蛟斷撫我孤嫠鋤彼強悍三
年報最衣繡乘驄白簡飛霜敷奏 九重 天眷在茲銜命溢城
龍泉既握紫氣遂空雙瞳翦水張雷比蹤還 朝未幾持節河東
千載一時明良相逢僉謂自茲 簡畀日隆謙言偉略密勿從容
胡爲不弔邁此愍凶朝野嗟惜欲問蒼穹甘棠蔽芾汝穎之旁黃

童白叟號泣霑裳公也埋骨黔山之陽萬古神遊應戀桐鄉

右墓誌銘劉清藜撰

公諱子章字道階別號豹南貴州貴筑人也生而岐嶷五歲就外
傳書不再授朗誦句讀如成人卅時屬文有聲年十五補諸生試
輒甲等爲人骨鯁正直不避權要每遇義所不可輒力爭之必求
直而後已其天性然也康熙辛酉以第一人舉於鄉兩試春官不
第會黔初恢復教職需人遂授鎮遠府教授嚴操守不肖承望上
官風旨時有學使寓意公爲營苞苴公艱然怒目視面折之學使
恚甚推案起公卒不爲動已而學使內愧笑謝之又鎮遠守素貪
婪公時相規勸守怒以上官相陵公遂絕跡不與通守不能奪久

之督撫交列薦剡擢襄城令省耕開渠捕蝗弭盜多惠政而又建書院造士割俸置田以爲贍養襄舊有營伍駐防兵民雜處營弁偷安縱下而兵丁皆強暴不可制前令懦怯率遜避之以故兵益橫羣聚市中強奪民物不與值少忤輒鼓譟而起弁佯不知卽爭於其前亦置不問襄人苦之公至義不憤嚴戢之有犯者輒拘治且以其狀上聞弁憚公嚴正立置之法且戒曰劉公威嚴勿犯也於是兵皆斂跡數十年之害以除先是有樊生婦竄居營卒王荆州王習武白晝強犯之不從竟殺死前令忱於營弁不敢理越四年矣公至慷慨曰豈有貞烈若此而冤不爲之伸者立逮鞠之賊震懾一訊而伏公奮筆定爰書事 聞烈婦得 旨表閭而罪人

正國典當是時公以此名動中原大河南北因有白面龍圖之稱
報最徵拜監察御史未幾以外艱歸庚辰起復補協理浙江道事
山西道監察御史隨命巡視南城公屹然以風紀自任論罷新
設豬圈米店立法請禁私錢並請復飯廠銀米而又上封事請復
恤刑請限官員隨任家口時上御澹甯居召至案前面與商推
公具陳所以奏請之意敷對詳明曲當上心皆蒙嘉納上知
公才可大用眷注優渥諸臺臣無與比壬午特命公爲江西正
考官先是臺臣未有典試事者而公又以鄉貢士膺上命蓋異
數也公矢公矢慎務絕弊竇以拔真才榜發翕然稱得人舉子例
有牌坊杯盤銀兩後取爲二考官路費公峻卻召諸生面給之事

竣覆 命方在道而監試會場之 命下公入都憫士子場屋食
用艱難下令供給官儲薪水潔食飲勿令侵蝕以致困乏而謹飭
防範尤爲時所推重甲申奉 命巡視河東鹽課抵任卽革扒子
銀八千餘兩及諸陋弊一切可以裕商利民者無不力爲又表宋
司馬溫公范蜀郡公墓明講學曹都憲公殉難汪忠烈公祠定其
奉祀同年楊公芳與公素不相能後卒於京師妻子流落旅邸公
惻然移貲使使往迎之昇櫬歸葬聞襄城歲饑捐三百金檄縣爲
粥以振皆義舉也已而以內艱歸丁亥服除將赴補忽遘疾遂卒
年五十二公生負軼才倜儻有大志遇義勇爲不以好惡爲是非
不以利害爲勇怯立朝丰采屹然名臣以故受 主眷最隆駸駸

大用矣而公遽卒人以爲未竟其才深痛惜之方公之初至襄也
興除利弊慨然以古循良自勵憤襄之將驕卒悍爲民患痛加裁
抑弁若卒咸側目公杜門辭舌銜之刺骨久之見公持議平未嘗
深文小苛則又感公頌公至以父呼之蓋公雖以嚴正聞其實秉
公持正務極平允初不以悻悻沽直爲名高樊烈婦之獄公旣執
法不撓營弁人人惴恐且慮公並擠之以罪罷也長跼乞哀公曰
罪人斯得已矣何波及爲於是營弁感激流涕曰公長者也時有
農夫貸銀於兵越數月見公素不直兵欲以重息訟兵惶恐使人
居閒第勿訟願卻其息其人卒訟之公曰息雖重如不貸何旣貸
之復訟之人情乎卒令如數相償杖而遣之人服其公舊例營兵

給發月饗守土官監放出結相延既久前官率不往於是營弁多
所侵漁公曰吾遵功令耳親至驗實而士卒所得倍於前皆歡呼
相慶曰劉公所賜也丙子冬襄兵奉調北征公市牛酒犒之或諫
公曰往年徵楚兵執許令索金錢大肆辱晉公幸閉閭勿出公笑
曰吾 天子命吏奴輩敢相犯邪至日公肩輿出兵遙望伏謁道
左公命之前人給以賞且曰若殺賊立功報效 朝廷勿忘平日
豢養恩有吾在卽妻子勿慮也兵皆叩頭伏地至有泣下者其嚴
而有恩又如此公少貧讀書蕭寺中炊爨不繼常從僧寄食飲益
發憤攻苦博極羣書久之其學益進經史大家外以及星命地理
皆能通曉所著有同聲堂文集耐堂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復

向復殷皆諸生以文名

劉青霞曰癸酉冬公令襄公枉駕下交余詩文相唱和者數年流
運縫綵繆加推獎子實竊自愧然未嘗不感公高誼也今者濡墨
傳公而公不可復作矣噫嘻可勝歎哉

右傳劉青霞撰

董漢策 柴謙

范忠貞公承模大學士文程子初充侍衛復舉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官至閩浙總督死耿逆之難有畫壁詩傳於世
樵李董漢策尚書份元孫博聞宏覽忠貞特薦以科道用旋被臺
參放歸忠貞殉難後浙人建祠於孤山董往謁詩云淚灑西臺夢
欲迷怒濤風急拍長隄天涯渺渺無知己埋劍金庭伴鶴棲握機
密啟意躊躇篋有陰符返五湖卻悔囊錐猶未試女牆望見夜唳
烏又杭州柴南屏謙作中書時恭和 聖祖御製冬至詩有雪花
欲其梅花落春意還同臘意舒之句 上嘉賞謂有翰苑才尋升
御史

右記余金撰

趙蒼壁

吾浙趙氏槩由宋室南渡分居吳越代多名臣而以忠孝之傳敷歷中外爲眞御史則羣推園庵君君諱蒼壁字晉襄園庵其別號也先世隨高宗南遷分支居於越自見庵公徙錢唐五傳至曾祖文峰授京衛經歷祖瞻峰知聞喜縣事俱有名績父諱景和前丁卯舉人知廣德州甫三月王師南下奸臣馬士英潛竄挾其母孀稱太后過廣德公憤其奸拒勿納士英縱所部攻圍公死之事載明史時君方九齡亂兵摧撞得僕錢義負匿廬而免依寡母勞太君扶輓歸里攻苦讀書弱齡首補博士弟子後凡八遇學使者及各當事試輒冠一軍請先達爭推服設絳湖濱遐邇師事之號

日聖水先生戊午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及選庶常掌院陳公以君未獲與復薦名士四人雖數盈不盡用而君之才名 宸衷已默識矣釐下諸公卿羣相汲引遂館京師丁卯謁選得楚之麻城單車赴任誓不名一錢首罷圖差保歇諸病民事俗喜訟嚴禁訟師一字涉虛者刑無赦民獷悍輕生廟祀雉經投河二像爭效死以株累者亡算君立毀之多方曉譬民由是知自愛乃復嚴保甲課農桑崇修 文廟廣建義塾每月朔躬課生童甲乙之期年邑大治戊辰夏武昌裁兵倡亂全楚震動君所治當荆豫門戶申守議二十五條修城堡製礮石儲米穀團練義勇民皆自奮亡何漢陽黃州一時被襲僞總兵某犯淋山河僞都督某直趨岐亭勢張甚

官若民無不爭逃避君歸與家人訣曰勢危矣正臣子效命之秋也吾父死封疆而我願偷生以隳家聲可乎出集文武吏激以忠義誓死守晝夜環堞巡自夏徂秋兩足潰癰無所恤而忠憤彌勵賊惕息不敢犯卒就戮事平楚中諸大吏奇其績先後奏聞適臺員缺上命公卿破例保舉崑山徐相國特以君薦刻期抵都偕彭君無山陸君稼書邵君子崑同引見皆以御史用一時頌得人君試山西道政刑大端洞悉條達號敢言熱審減等奏請展限每歲得廣邀生全者爲例巡視南城一意息甯而民率畏服試滿寶授協理陝西山西河南道事兩掌山西道兼察吏兵刑工各部及掌登聞鼓院省冤滯詰暴鋤奸善政累累而會獄集議輒戴

星往蹇蹇諤諤不敢一事瞻徇退食讀書悠然儒素滿侍御某某
偶過訪徑入臥榻見其四壁蕭條破被脫粟有貧士所不能堪者
撫案呼曰君真清吏而君則甯淡自如初不市矯潔以沽譽也辛
未甲戌兩監文武會試釐剔雖嚴造育不少視西城考內府教
習所拔皆名俊稍暇與四方士衡文講藝沐其教顯名當代者難
更僕數總憲諸先生屢經薦剡當展亦稔悉方欲柄用而竟以
積勞成疾卒於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初九日距生前崇禎丁丑閏
四月朔享年五十有九嗚呼以君之才與其德方將登大臺霖雨
蒼生而壽未周甲位不酬學人無不以惜君者爲天下惜然君以
藐孤發憤樹立文章被海內所著性理解等集皆足垂後行誼則

孝於親友於兄弟恩推嫻黨善益鄉閭甫膺民社平巨寇奏奇功
乘驄四載利興弊剔抗直回天俾天下嘖嘖稱真御史視彼處無
令望出鮮嘉謨高官厚祿享耄期而湮沒無足紀者賢不肖何如
哉元配蘇氏 封孺人文學又韓公女公以廣德公變謂忠義之
後必大且日侍御曰人中鸞鷲也以孺人字焉年十七勞太君病
篤倉卒于歸侍疾送終竭誠盡孝嗣後秉家政食貧茹苦俾侍御
得專意成名當隨任木陵逆燄方熾有謂孺人宜權避者孺人叱
之曰是先去以爲民望也率官衙婦女婉諭而嚴束之卒襄城守
功可不謂偉焉他如事父母友愛娣姒惠嫻戚而訓子孫詳家乘
不具述康熙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七十子三長荃歲貢

生候選知縣先卒次蘇附貢生候選訓導次芝監生女五孫男三
長念祖先卒次振祖繩祖俱幼孫女五媼戚姓氏具載行狀今於
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與孺人於青芝塢之陽其孤蘇等以墓前
片石句余誌數語余與君少皆寒畯受知各當事同年進士先後
官京師分挾逾兄弟熟悉生平何敢以不文辭謹詮次其槩而銘
諸石銘曰

世胄挺英才雄德劭華 國文章傳家忠孝綰符木陵逆敵原燎
誓死孤城守堅扼要聿奏奇勳酬庸 廊廟烏垣柏臺冰壺玉照
忽焉騎箕胡天不弔靈鐘河濱神依山嶠奕葉垂榮貞珉永耀

右墓誌銘許汝霖撰

馬之鵬

馬之鵬字文淵湖北蒲圻人康熙間進士知博白縣時有失子者控縣訪之不得之鵬清保甲見一人有異訊之獲所殺屍於水中遂寘之法一縣稱神又擒積盜王叔元害以除改知元謀縣盜魁李玉林入資爲撫院吏之鵬捕治之歷官給事中條奏會審遲延潮鹽加派會試中額三事俱施行掌錢法力清宿弊卒之日家無宿儲

右述聞謔瑤錄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四補錄

諫臣二

王命岳

王命岳字恥古福建晉安人少受易於漳浦黃道周甚有志尙家苦貧藜糲不充廓如也以明崇禎舉人應順治十二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初有天下雲南貴州未服世祖御試戡定雲南貴州策命岳對曰臣聞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不可不察也今天下大定六合爲一西漸流沙東臨瀚海北窮沙漠南暨百粵自古幅員之廣未有盛於此日者也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伸臂而擾沙寶盪足而蕩蒼梧南顧之憂殊甚

方 命輔臣經略五省漸屆三期蕩平之勦唾手可待臣不虞功之弗集顧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昔漢高英才大略度越千古而東甌南越未議用師至武帝乃開閩越置桂林郡光武亦卻臧宮之請姑置囂述於度外然隴蜀之獲皆次第奏績此二君者非智不足力不贍也以天下初定百姓厭苦兵革喁喁思望太平勤兵遠伐則天下騷動謹守疆圉以待其斃則可以相機進取而天下不搖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實類於是今天下瘡痍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爲休養之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湖南一方用兵至竭天下之力以赴之昔者楚賦已足當天下一分之一今楚賦畱辦楚事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茲嶺閩又見告

矣東南之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縮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裕此臣之所大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逮沿江一路皆必經之地且有踐更有瓜代再歲之內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闔閭悉索邊境未闢小醜未滅而腹心之區羣情嗷嗷已轟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又臣之所大憂也古者雲貴爲不賓之國至洪武閒以雲南文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雲而開疆於貴然惟正之輸不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大一統無外而已今使蠢爾能退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巴蜀以窺長沙下數擾兩粵地不爲扼塞則必有燎原不可嚮邇之勢且今所謂孫可望者志不在小亦行煦煦小惠結納民心民固易愚而我師患

民之愚數行殺戮蚩蚩之眾惶惑彼此莫知適從此宜行仁布惠收拾人心以勝之未可以兵力爭也所謂本謀者也幸李定國貳於可望可望欲東則懼定國之議其後徘徊顧瞻進退維自相持而我因得以用其扼塞此宗社之靈也臣愚以爲勿急定國以分可望之勢急定國則二賊之交合爲三楚之形危緩之則定國終爲可望內患孫之不得志於江漢也李則使然矣非徒勿急之而已又因而行吾間使二賊自相疑忌則吾事固已大濟所謂祕道者也察可望所據之地巖險彼旣不出我亦不宜輕入輕入則舍中原而爭能於九折峻阪之間我喪其長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並宜勿趨可望而以守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

固糧鋤以藏鉤戟故荆襄之屯舉則巴蜀戒其東門郴施之屯舉則雲貴戒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匱也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匱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彊弱之勢兵家之微機也夫非不能舉天下之全盛殫京國之精兵以逞志於湖南而收功於雲貴顧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務爲持重百勝之計而又宜養國家之元氣不宜浪搏以僥倖於不可忽之一戰也昔羊祜平吳亦屯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祜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游道固不可以一端盡也大意得焉耳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數動踐更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俟兵食旣足國勢益張然後乘釁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

可以振蒙發落收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平哉漢趙充國屯田西陲以服燒當諸羌不過兩年振旅而還故曰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此類是也奏上 上異之擢工科給事中命岳上經國遠圖疏曰竊惟開國之初必先立遠大之規模其功能及於數十世之後而其效亦卽在一二年之間 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一十四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皇上卽日令諸臣焦思持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不能措至數十萬而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臣因通計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耳各省鎮滿漢官兵俸米豆草之費至千八百

三十八萬零大兵所過芻秣之費約算四十萬兩其在京王公及百官俸薪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耳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事不宜再議剝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各省駐防官兵分地耕種稍倣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餼糧次年之後各兵自食其力便可不費朝廷金錢此其爲利甚溥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冊無兵人也古者郡縣兵丁皆有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將帥因而轄之耳今將帥所隸兵丁皆以僕從充數下至廚役優伶皆應兵名其實能操

國朝通志卷之百三十四
四
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食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升遷兵隨
官去既無定兵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覈兵每府各有定數之
兵官有升降兵無去來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彊之利或有難
臣者曰一意於耕則不得戰分力於戰又不得耕譬如鳥之飛則
不得啄獸之走則不暇食夫鳥獸之食啄者常也飛走者暫也耕
之日多戰之日少又何傷乎且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
數有震驚宜勿遽賣耕種其餘各省平定之地及去賊二三百里
而遙者皆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
至千百餘萬緣事體重大羣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不過議節
省某項清察某項以爲生財之至計譬如盤水何益旱田臣見今

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而病民而民復爲賊展轉相因深可隱憂故爲 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因循以實舉行斷無不可覈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 世祖甚惡貪吏令犯贓十兩以上者籍沒之命岳上疏曰今法愈嚴而貪不止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耳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爲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撫按啟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爲疲軟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且糾爲貪者皆眞廉獎爲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

生曰蹙馴至亂亡興言前事足爲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 朝廷而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按也臣於目不經睹之事不敢指陳卽如去歲川陝督臣金礪首薦左布政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尋爲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參貪污督臣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督薦之按參之者也又如金礪薦舉分守關內道左參議何承都尋爲道臣糾參金礪復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及紀被劾仍覆揭何承都貪婪事迹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土

民赴訴乃始具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參之者也卽是而推則屬之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人一事也夫舉動關係勸懲其事甚重宜親訪審確然後可入告君父之前其游移無定倏賢倏愚非輕率失詳則繞索由人至於賄賂偏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處分臣不必復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者見毀不肖蒙譽部臣據實覆駁毋得止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官皆得執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覈甄別雖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任銓臣

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出爲外吏仰鼻息於屬下故言
官參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責成諸督撫更新洗滌
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愛憎務令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
每歲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覈某督撫舉劾當否詳具以聞聽
皇上甄別而取舍之庶幾本源旣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勸大法以
倡率小廉之一助也轉戶科上疏陳漕事曰臣比見巡漕臣侯于
唐疏稱大河衛旗伍畝齊屯丁斬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
是弁兵不安於兌糧百石加銀五兩加米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
眾倡亂之舉也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侯于唐疏稱常熟
縣民蜂擁道署吶喊之聲震動遠近打入大門執事齋粉則是弁

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堪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此民情之
大可隱憂者也夫人心可靜而不可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著臣竊
謂今日謀國者不可不慮事深長早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
俱可相安於無事臣於去歲十一月上漕弊勢重難反疏言水次
之苦抵通之苦業經部覆責成所司奉 詔遵行使臣疏果能盡
法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規固恢乎有餘地而尙多求於民
無已者此輩疑責成之語徒付空言一旦抵通種種需索仍在也
又河兌一事部覆稱應依舊兌放儻有混籌搶籌聽倉場臣察參
究治尙未詳所以混搶之法也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之時不立
大法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國法所謂立大法者如

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共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常規每船費又十兩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戶剪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雇長住戶之要挾頃經倉場臣示禁諸蠹果能斂手奉法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挂欠當聽該弁首告果賊證審確卽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而竟若付之無可如何則情面牽挂於胸中也此搶籌混籌者聞多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十百擁擠數鞭齊發眾丁皆逃運官一人之耳目安能防百十之手足且一轉瞬則米去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故兌米一萬僅耗千石

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容隱回護卽有抱冤而控登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得不窮嗟乎在漕倉諸臣僅知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脂膏卽是 朝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挂欠欠多力窮敲扑不前在弁丁拋必死之餘生而 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今國餉告匱司農仰屋何不就河兌一事詳立法度禁其混搶一年之內便可加收數十萬之儋石以還 朝廷誠非細末也臣前所請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覆旣恐耽延應請 敕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開輪一人監視如有前情立行題參方今任事正宜一馬二役躬歷河干頃刻率至如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靖職業如仍前因

循不立成規再有混搶別經訪聞臣惟有白簡從事而已臣惟
國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有種種
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本源之言冀以恤民力而消隱患耳

中苦旱命岳以爲海氛未息瘡痍未起饑寒所迫必爲奸盜
疏陳六事曰緩徵買糴勸振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所言切中
時要十五年轉兵科楚中用兵江南浙江等省協濟軍儲不以時
至命岳言疆場之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可久延歲月協餉就
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浙各新舊正雜錢糧盡解京師別撥
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關稅額銀如期解充楚餉庶資飽騰又見
戶部題稱十三年正月撥江南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閩餉至今

二載所完尙不及三分之一今海島未靖固山提兵駐劄而海澄
公黃梧增兵四千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臣愚謂閩餉亦宜與楚
餉一體更張庶不致以土飯塵羹餒三軍之銳氣貽 國家之深
憂也命岳每言國事輒以屯田爲急至是又疏請復軍屯衛官曰
臣見今日小醜未盡用兵未休有事之地師行糧食費固不貲無
事之地郡邑鎮兵亦需芻餉是以閩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
點金之術不得已取閩左編氓而催科之追窮夙昔取二三有司
而考成之算及錙銖官心惶惑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督責爲
效忠以參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而無百世之規臣恐就今悉
索財賦當茲軍興旁午之時求足目前尙未易言況民窮勢變所

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者然則久安長治之策不可不亟講也
蓋富彊之法莫如兵屯古人之無一不效今人言之無一肯行
臣於十三年五月敬陳經國遠圖疏已議格矣大抵發議之際莫
敢擔荷必委之各省督撫察報督撫詢之將帥將帥樂責餉於官
而不樂責耕於士咸報不使人各懷自便心耳安得有憂國奉公
其人者此兵屯之議所以屢陳而卒不舉也今臣且亦未望諸臣
以兵屯竊謂前明軍衛屯田之制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也當洪
武中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恃有軍屯耳今天下各衛所不
具在乎各衛所食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 國家可崇朝
而得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臣請備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勝國指揮千百戶等官悉落職不襲官旣落職軍獨擁田此於理爲不甚安矣又有典兌於鄉紳富民之家者揆之國法益復謬舛雖曰今日屯田已派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勝國時屯以養軍亦未嘗不輸糧於官也勝國食屯之軍有百萬軍之用今日食屯之軍竟不得一卒之用豈不重可惜哉臣案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按籍而稽其見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人有限田歲時操練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有漕之地更番運漕其有絕戶無人或有人而典兌於富民鄉紳之家者令其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之兵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伍如此經制之兵不必處處皆設按屯之

數可以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按屯之數可以得餉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彊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由旗軍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懦今既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以天朝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領運官有長子孫之心必有護桑梓之念而債帥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即安受約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亡此臣所以因清屯而請設官也今皇威遠播革面來歸者鱗集麋至皇上加意招徠大者加五等次者爲高官此曹感激天恩諒無反側而朝作寇於茲土夕拜官於本方向來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方爲盡善臣愚以爲果

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妨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勿在本省俟立功勳一體世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此臣所以因請設官而并及安置歸命之人也凡人之情難與慮始易於樂成且舊屯多人有力之家一旦議清必拂眾情而設立衛所官事屬初始尤動非常之懼自非 皇上明燭萬里慮周千年獨斷力行恐微臣瀝血之苦心竟付紙上之空言臣區區愚忠願爲 國家計久安長治之策齋戒數日然後拜疏伏維 皇上留意垂察滇南歲餉軍九百萬有奇總括一省夏稅秋糧鹽課礦商魚牛稅其正雜銀止十六萬有奇命岳憂國計日絀疏言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其數尙不及此以

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滇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梗蕭牆盡伏戎矣臣愚聞雲南餘寇比者遁入孟艮彼處土夷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可勉強供億久之必懷吝惜又久之必生疑忌 國家但能愛養遺黎招徠流離仁聲遠播必有繫其頸而來歸者可無俟張皇興師窮荒搏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曰餘寇未盡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綠旗必不可裁臣言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留八旗之禁旅足六萬之士兵而急議兵屯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服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者豈有大異於

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則經濟自生耳憶臣入垣首議兵屯而封疆諸臣覆疏難之前事遂寢豈有能毅然爲朝廷力行此事者無已臣復思其次按雲南原有舊屯計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見有原種之軍今當敕下巡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爲世業軍旣領田卽爲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絕招人代墾願爲軍者卽給新帖許爲世業不願爲軍者卽爲官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耕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辦種借給軍民牛孳種收經年銷算二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收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旣登

價值自賤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 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況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宜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前明萬歷則例一切濫加悉爲蠲除庶人樂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其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邇來驕兵悍將自不肯耕以擾耕人則膽張眉動牙開爪攫卽見熟者猶去其鄉況新闢者誰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於民地荒蕪旣多其有主者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一體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莊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

報熟者收其籽粒荒者一體募人耕種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
平西王一意辦寇撫臣袁懋功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
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患今時屆仲冬轉眼改歲臣恐及
今不行則明年之計虛事在旦夕難可遲緩也 世祖下其奏詔
發銀十萬兩如所議施行焉命岳又請設官清丈荒熟地畝曰今
日事勢最可慮者莫大於財用之不充謹按各省除荒之數歲縮
銀五百五十萬兩有奇而荒地河南山東爲多二省冊籍不清尤
甚他省間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卽除荒之
地是也田則連阡累陌冊則水流草壑豪彊收不稅之租公家喪
惟正之饒如是者病國以荒作熟者則興屯之籍是也荒田旣已

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一頃令加一二十畝不等於是設
虛冊編假丁上下相蒙以欺 朝廷而直以熟作荒者反不能清
察於是官報興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
年之逋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國夫 朝廷日議搜括議節省
蒿目維艱而空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豪右之腹豈不
痛哉大約各省以熟作荒居其八九以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
之弊甚於山東去歲奉 旨令撫按選廉幹官履畝稽覈而各撫
按委擲故紙奉行無狀伏乞 皇上慎選御史臺中清正骨鯁不
畏疆禦者二人督察二省田地不理刑名不考貪廉惟嚴率諸州
縣履畝清丈編造魚鱗圖冊勿爲限期以盡其才丈冊旣繳不時

親自行丈按圖覆覈有昏毫蠹贖不能履畝者奏罷之有因仍前
弊蔽隱懷欺者奏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賣富攤貧及騷擾里甲派
取供應者奏請重治料竣事之後就此二省能爲 國家增百萬
金錢而包屯罔上之弊亦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如例
均丈此足因宜民之大道也疏奏 天子嘉其意詔俞所請而命
岳已請假歸因復集清丈事宜曰發田賦文冊及丈地成規造魚
鱗冊給關防定舉劾與官民更始明州縣之界分荒熟之實嚴丈
後之罰懸代丈之賞立虛丈之禁科派之禁省騶從之煩供億之
費凡十餘條上之命岳既歸閩中海寇方熾沿海諸軍日事經略
命岳乃詢訪賊中曲折情狀還 朝獻四事一曰審長短之形明

布置之法二曰知接濟之途與物三曰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譎用
反間之術以攜賊心四曰芟除土賊以孤賊黨安插投誠以消隱
患 朝廷采之頗見施行浙江右布政使員盡忠居官不廉慎吏
部奏遷廣東左布政使 制下矣命岳劾其貪穢不職請爲粵東
殘黎驅除大憝 世祖褒歎久之曰非王命岳莫敢言之 聖祖
嗣位奉使廣東卻尙藩贈金粵人以爲吳隱之復生也遷刑科都
給事中疏言粵東之北隅有南澳者居閩廣之交前明設副將彈
壓其地我 朝定鼎以來未入版圖爲賊黨陳豹所據與廈門聲
息響應相爲犄角粵中接濟則以南澳爲傳舍賊舟入粵則以南
澳爲郵亭粵中大兵欲持廈門則又以南澳爲藩籬故在賊爲要

害之地在我爲門戶之虞也。審夏萬祿等以銅山投誠，廈門王庭之兵擣其南，南澳陳豹之兵蹙其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廈門滅南澳，勢不能以孤立；南澳撤則廈門，勢亦不能以獨存。則南澳不可以不圖也。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廈門而未嘗一議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其不意而襲取，甚易易也。又陳豹年近六十，銳氣銷滅，若用得其人，開陳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卽翻然改圖，亦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敕下平藩密議，勦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機宜如何，要以臥榻之側不容鼯睡，必當置陳豹於廡下，清南澳之窟穴，則廈門之賊失其左右手，掃靖妖氛在此一時矣。又以肇高雷瓊諸郡兵饑譁且叛，疏

請速議處置當世服其剴切朝議欲裁天下教官以其祿俸佐兵
餉命岳抗疏力爭乃止命岳每與王大臣廷辨國事侃侃無所撓
語聞 聖祖爲動容尋以議狹不當坐謫官康熙六年夏畿輔大
旱 詔求直言命岳自傷身在事外猶草民間利害諷有心者入
告嘗以 天子沖齡萬幾之暇宜披覽古今以爲法戒乃錄夏商
周以來至元明故實名曰千秋寶鑑書既成未及上遽卒年五十
有九卒後朝士尋味其遺言輒咨嗟太息比之汲黯田錫有恥躬
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雜卦牖中天及讀詩雜記附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五目錄

諫臣三

沈愷曾

鄭恂

史申義

劉灝

吳暉

楊崙

王銓

陳沂震

顧楷仁

陳嘉猷

陶彝

高玠

阮應商

閔珮

汪繼燦

秦道然

王澍

甄之璜

許志進

向日貞

李元直

補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五目錄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王原

張瑗

陸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諫臣三

沈愷會

仁廟有御史曰沈公愷會字虞士號樂存浙之歸安人沈故吳興著姓元至正閒名子敬者實始居歸安之竹墩是爲竹墩沈氏沈氏自明迄今以甲科躋顯仕者相望明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名子來者公之高祖也子來生倣烜歲貢生任華亭縣訓導倣烜生燕卿庠生 贈文林郎燕卿生鉞歲貢生 封奉直大夫公之父也公少瑰偉絕特語出驚人年十七中康熙丁巳科舉人

就會試以從兄宮贊三會閣學涵分校例當引避壬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辛未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御史有言職自明設爲十三道亞都御史而本朝因之其爵秩不甚尊然稱是職者率難其人若公者乃所謂眞御史矣仁廟時朝廷清明官事無闕然公於其時疏慷慨數十上語皆切直其最著者辛未喀爾喀內附車駕親巡邊邑公上疏曰臣聞皇上有巡行口外之典無非爲蒙古諸臣定賞罰編戶口安插新附此誠皇上如天之仁欲使百萬生靈無一夫不獲其所但聖躬遠出間關崎嶇且其地風土迥異服食起居未必與時順適乘輿勞頓於外羣臣宴息於家臣心可安況近命部院大臣先行料理止須逐一奏聞

於紀功錄過之中寓慶賞刑威之意仍與 皇上親行無異叩乞
傳 旨暫緩此行疏入一時大小臣工俱爲震懼後 駕還頗思
公言 召對 賜宴丙子 上親征噶爾丹歲暮以餘黨未靖
駐蹕塞上公請 回鑾疏曰欽惟我 皇上親政臨民睿慮周詳
雖最勞最苦之事莫不躬親身歷寒暑備嘗今 聖躬親臨沙漠
功成奏凱猶以小醜游魂未盡殄滅 皇上綢繆布算總爲蒼生
計出萬全但邊塞沍寒十倍內地 萬乘至尊一年之間戎衣弓
矢數歷奇勞在廷大小臣工莫不引領 乘輿不遑寢處請 皇
上俯允回鑾庶臣等負暄獻曝之私得以稍慰安溪李文貞公督
學順天時丁母憂有 旨奪情自陳請給假九月公拜疏劾之又劾

閣臣票擬不當科員封駁不聞謂臣思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皇上以李光地文行素著特爲簡拔原從維持名教起見方吏
部題請終制爲閣臣者職司票擬理應委曲奏請始不當有在任
守制之票既不當有仍遵前 旨之擬試思學臣關係唯名教爲
緊要 皇上方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義鼓勵再三而閣臣身
居密勿正宜以此爲進退百僚之準豈親喪大典反不爲緊要乎
至於科臣法司封駁閣臣所未當科臣繳 旨覆奏固其職也
乃科臣亦復默然臣不知其所封駁者何在也臣不敢以妄擬閣
臣爲嫌劾奏同列爲咎又請免富民納官疏曰 國家設官分職
量才擢用下至吏員一官亦必三考稱職然後予以一命之榮所

以慎重官方者如此其重也自事例既開遂有八品頂帶榮身之典此不過暫假微末之虛名以資鼓舞近者廷臣議覆陝西提臣孫思克請開事例疏內開一款富民捐米若干與六品若干五品若干四品三品夫四品三品之官皆係大僚品級乃以目不識丁之鄉愚忽而紅頂錦衣與九卿巡撫大臣混淆無辨雖屬虛銜似與慎重名器之意不合臣請 敕部停止未必於國體無少裨益他如假監之株累則請嚴局騙之棍徒而無知被騙者許以自首逃人失察之處分過嚴則請仍準功過相抵之條以明激勸北征大兵糧餉總督于成龍不當遷延輸運違誤軍需廣東撫臣高承爵已請離任守制不當於一切人命盜案仍然照常具題忘哀戀

職其慷慨切直無所瞻徇多此類其請疏太湖淤滯疏則極講詳
究於宋元明已來諸家如單氏郝氏蘇氏以暨夏氏原吉歸氏有
光海氏瑞徐氏獻忠之議而分析條理窮竟源委以折其衷當時
雖部議格不行然公所著東南水利議一書至今論者與公子世
棟等所編西臺奏疏並稱碩畫焉蓋公官御史凡七年嘗以山東
道監察御史協理陝西道事巡視中城旋掌山東山西事其明年
督理寶源寶泉二局又明年掌江南道事值 東宮大婚監禮
賜蟒是年又管理登聞院事甲戌監武會試今閱卷分南北試期
各以三日準文閣公所請定者也尋又掌浙江道事越丙子監順
天武鄉試掌京畿道事明年丁丑充殿試監試官掌河南道事加

三級 覃恩授奉直大夫戊寅又加四級及己卯巡視兩廣鹽課
巡鹺例一年而代公獨畱再任辛巳復 命掌山西道事丁外艱
歸會以運使某呈誤辭連及罷其視鹺兩廣也多惠政設折舊完
新法清積餉五十餘萬兩積引百萬餘道商困以蘇復兩疏請免
漁引鹽耗商民俱德之故有再任之 命其在臺中也憲長遂甯
相國以屬禮繩諸御史公抗言臺臣無屬禮援引侃侃不屈遂甯
爲改容屢薦於 上時同臺當湖陸公正色立朝不少假借與公
雅相推重而河臣靳公入 覲見公於班聯屬目久之揖而曰是
沈御史耶真御史也其見重於當時諸名臣如此乙酉歲 聖駕
南巡召試 行在稱 旨 賜御書戊子己丑閒歲大饑議設廠

賑粥然饑民匍匐數十里僅一飽及歸而飢如故或更有老弱不能皆來且來而不得飽者更或有飢極而恣飽飽而反致斃者公按期給發計口授粟子弟持籌人無中飽惠均而全活者無算遠近效之至其敦孝友恤宗黨葺祠宇置墓田居鄉諸事都有可傳詳見家乘公狀貌魁梧遇事敢言節槩凜凜及其與人則矧矧謙下雖淺夫孺子如貴客然平時詩酒自娛然與親朋談讌或至竟日人未見其號呶失度者詩有來雨吟橐若干卷四書義名蘋洲偶存長洲學士何公選入行遠集凡若干篇四方傳誦焉卒年四十九子九人皆以文學世其家

贊曰昔歐陽子有言司諫七品官耳而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

係焉故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官雖卑與宰相等如沈公者庶乎不負其官者歟

右傳姚世鈺代某撰

國朝禮典類編卷之二十三

五

鄭恂

故侍御鄭公歿之明年孤兆龍等既卜宅兆謀徵銘讀學薄公召
正靖命之曰嗚呼是吾與爾先君之同年友也其生平慎靜而質
言於人不尙辭服官中外退休於家不失其素守吾嘗與同朝知
之爲詳老而傷逝悲不能爲言也爾方有職於史其以是銘已而
兆龍等以公命來謁靖旣弗獲辭爰考公所自序及兆龍等所錄
敬識其可傳者示後公諱恂字慄庵先世江右人明永樂中遷豐
潤之鄭家莊子孫聚居閱十世皆以儒業傳考諱某母楊氏夢青
衣人自空中下入於寢覺而生公性沈敏始就傳讀書功兼數人
研精覃思天大雷雨弗覺也甲子秋舉京兆明年遂成進士除闕

中令地瘠民貧上官之求索令長之供億悉取諸民公志欲盡除之具陳疾苦狀嘗慷慨語郡守百姓何罪辦正賦外尙敲扑不已耶守默無以應然竟不能除也公乃自除其供億而節量以應諸臺之求民獲少甦閭士向學而無師科名寥落公勤教之文風遂振終公在事獲雋者二十餘人轉相師授以成名者尤多舉治行爲蜀省第一會秦晉歲旱 聖祖精求良吏撫綏擢公知隰州晉吏治大抵如蜀公爲牧如其爲令減火耗蠲繁費教民通緩急以應賦稅又大招流亡築室予牛種民襁負至隰故多盜據險剽奪莫能制公撫之不聽誅其魁餘悉奔散境內清治遷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居三月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再疏清滇省開例之弊移大

同積米餉軍皆報 允坐累罷歸公高志氣能自樹立始爲諸生
時例從令謁 先師廟父兄樂爲子弟盡飾公家故貧衣婁甚皆
笑之公曰緼袍不恥吾志也成禮而已何以飾爲其淡泊本天性
故其後居官能以廉節自厲齋廚蕭然約己務施民懷惠焉遷代
去炷香送者不絕在臺中請屬不行或持苞苴至正色叱出之既
而事敗公獨不被議嘗特受 命清查三庫吏進杯茗亦卻之初
遇 覃恩授文林郎晉階奉直大夫考追 贈母追 封公之少
也贈公館百里外卽蹙蹙不安贈公歿公殯葬如禮不以無爲解
官京師楊太宜人以年高不肖就邸舍公遂懷歸志已而得歸歎
然就道曰吾願足矣蓋朝夕定省者又十餘年太宜人年九十有

二乃卒公年亦且七十矣在禮惟衰麻爲喪公歆粥枕由若喪贈
公時君子尤以爲難生順治辛卯八月十五日卒於雍正庚戌十
一月初九日初娶於張 贈宜人繼娶於江能佐治家政累 封
宜人于兆龍兆鯨兆鯤兆蜚兆蛟兆熊以某年月日葬公某所嗚
呼某少偏露不克從先君子後見於執友壬辰來京師始識薄公
病懶不喜走趨所未見者猶多如公亦其一也迨今又二十年而
先君之友存者無幾乃執筆以銘公之藏於以知先君所與同舉
者皆一時之選觀公之白序以質而信又以知薄公所稱爲不苟

銘曰

維鄭之先世以儒稱自他有耀迨遠乃興維公之興精治其業弗

驚破柱安知流麥竹符再剖柏臺峻陟壽考令終垂裕無極斯民
實恍荃蹠輒棄公守惇固終身是肆吏道尙廉或掣其肘公曰吾
聞民之父母憲府弼違或縱而墨公曰吾聞邦之司直不矜其獲
以厚其藏不怠其暮以振其芳曰儒者之常昔在子厚先友有辭
我最公迹亦以永思

右墓誌銘陶正靖撰

150-416

史申義

史申義江蘇江都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六年散館授編修三十八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洊官禮科給事中乞病歸初申義年十五補諸生卽以瓊花霜鐘諸賦聲謀一時與同里顧圖河用詩學相切劑時稱維揚二妙刑部尚書王士禎方以風雅倡率海內嘗稱申義及湯右曾足傳衣鉢時又稱王門二弟子聖祖嘗以後進詩人詢大學士陳廷敬以申義及周起渭對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其所著詩官翰林時有蕪城集典試時有使漢集改官給事時有過江集抽思深宵結體清高不失風騷之旨

右 國史館本傳

史申義字蕉飲江都人有儁才年十五金長真按察江左觀風七
郡生徒以瓊花賦文選樓懷古詩命題名列第一嗣吉水李尚書
觀學江南試霜鐘賦暨社珠光賦復第一文名譟大江南北旣而
貞成均擢高第案筆禁林迴翔省闈星輶典試簾閣養痾所著詩
篇如蕪城使湏過江諸集誦習家珍爲拱壁嘗取而卒讀之其用
思竄然而深其結體夔然而高其選言粹然一出於爾雅煎香摘
豔傾液漱芳無激昂駁瘠之音有朱絃疏越之致是真足以示大
雅之周行而樹風騷之準格也抑聞先生天懷散朗脫略形骸故
其詩湔削矜貴約略如其爲人少日與顧書宣太史同里齊名稱
維揚二妙新城王司寇嘗於酒半撚髭語客曰西厓蕉飲皆吾傳

衣鉢之人也時又稱爲王門二弟子而澤州相國在直廬日 聖
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先生及桐埜周君對一時
翰苑又有兩詩人之目交呂攀嵇益無一不爲職志五花筵簞大
力者負之而趨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灝

通議大夫前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涇陽劉君卒於京師舉朝公卿庶僚莫不惜君之才而位不稱又去其位海內人士交於君若相知愛與未謀面而聞其風義者咸悲君之遇而痛其年之不能待以究其用也君始爲史官期以文章圖報稱天子既知之矣則改言職未及稍建白輒試之於外復能有所表見矣則隨眾罷斥既斥而不忍棄諸其家則畱之典文翰其長終不可掩會當嚮用之矣而君遂死嗚呼其可悲也夫君之弟泌視君之瞑將以君之喪歸葬於其縣則使君門生濟南劉伍寬持行狀走千餘里至於泰山之陰亂山之中請君執友趙執信文其碑執信與君生同年

官同僚獨以文字相結契出流俗外而放廢亦同賴居山中貧且
病得後死而爲君之碑也乃審慎次述係而銘俾泌刻於君墓曰
君諱灝字波千先世山西洪洞人始祖諱世安明初遷於涇陽子
孫家馮十傳有諸生諱源潔者是爲君高王父源潔生處士丕基
丕基生文煒累 贈通議大夫君之考諱儀由舉人積官至平陽
知府君其長子以孝友稱於家配韓氏 封淑人子男方模君之
卒也年五十有一方模適七齡矣君年二十有七成進士改庶吉
士尋授翰林編修非次得充日講起居注官典湖廣癸酉鄉試得
人最盛換監察御史出巡長蘆鹽政首劾去大吏按治私販渠魁
威惠大著部牒欲增鹽引君抗疏拒之且致書順天巡撫李安溪

公云不可使言利之端自我輩開士大夫傳肆其言咸引領君且騰上旋以憂去服闋補官未幾會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用法不當一日罷數十人君與焉獨被命與諸翰林修廣羣芳譜既成上之上大喜使吏部敘君勞命君扈從者再又與修康熙字典書成獨蒙上賞歎僉謂且復不次用君矣而君病竟卒於寓舍蓋君之驟侍講幄特換御史及以廢官典編纂從車駕皆他人所謂異數而實與君無加焉君之詩古文書法偁古名人與其他技能類皆在天下人之目與其口無庸執信知其必傳於後世也銘曰

彭城令望自晉徂西兼霍之靈與華之奇世載厥德天與之盛以

克有君莫乎難並荀龍馬常惟君爲良聲溢咸秦遂達 帝鄉高
第美官忽如掇拾是何羨哉才不可及公幹駿異真長標鮮矯然
獨鶴柏府木天詩不愧豪書將希聖學海無垠君恣游泳天之生
才意固難量縱之無極斬之無方仕而寂寂閒乃碌碌隱顯殀壽
一無所屬官成而落材殖而窮返君之初浩然太空墓門峩峩華
山之下後來高流慨焉繫馬

右神道碑銘趙執信撰

按劉公國子監題名
碑康熙戊辰科進士

吳暉

吳暉字元朗江南太倉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兵科給諫有西齋集
西齋爲梅村令嗣工於詩筆近體清穩尤稱雅音惜紅豆山莊之
竟無繼起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

楊崙

君諱崙字星源號崑濤先世自新安徙居崑山明宏治中割崑山
地隸州遂爲太倉州人曾祖士選太學生授上林苑丞以第三子
之驍官刑部員外郎敕封如其官祖之佳蘇州府學生封刑部公
次子也父縣允字君常號幽遠太學生妣周氏繼妣周氏幽遠公
有六子而君爲次子與其兄歲貢生岫字巨山皆前周孺人所生
也楊氏讀書修行代有隱德其田產皆州之上腴號爲素封以樂
善好施稱於閭里幽遠公尤敦倫重義嘗鬻田二千畝大治冢舍
周閣重門墳廬高敞擬於京兆之墓南陽之阡宗族姻戚有以緩
急告者傾囊無所惜以是家日圯至晚年而田廬斥賣盡矣君生

而警敏五歲就外傳讀書過目輒能背誦周孺人卒喪禮如成人
九歲能文與其兄巨山相鏃礪文譽日起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時
巨山方入郡學兄弟同以試事寓江陰而公驟疾不起聞訃號慟
天方大寒堅冰塞川君偕其兄泣血星奔徒步走四百里足指皴
裂弗恤也家既無遺貲而四弟二妹俱幼君四歲喪母後母周孺
人撫愛甚至故君事後母盡孝撫四弟二妹爲之經營婚嫁及周
孺人疾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其沒也哀毀骨立時田產既盡而幽
遠公所遺逋負甚多值浙人陳國珍爲州守虎而冠正供之外無
名科斂以數十計諸生有百錢之負輒笞罰胥役四出逮捕至撤
屋夷竈獨以君兄弟有文名不敢加無禮焉爲時文敏而工下筆

纏纏頃刻數千言既成讀之則爛如純錦儕輩折服以是試輒高等聲名籍甚性通悅每文酒之會談諧調笑懽謔歌呼濡首墮情旁觀者皆爲喞噤遇事經權竝用當機立斷無不刃迎觸解急友朋重氣誼爲人謀必忠時或公正發憤投袂瞋目卽犯嫌怨弗避也制舉文傳誦海內遠方弟子多奉幣造門受業焉丁巳舉於鄉戊辰成進士與余同年又兼密戚相好也君之長子上玉賢而有雋才既有室遘疾卒君自是悲憂結轡無復往時歡適矣癸酉秋選陝西洵陽縣知縣洵陽僻在深山荒峪中地瘠而民悍所產惟菽麥官其地者惟冀遷代而已君獨勵精治事興利剋弊民用蘇息洵人不知學學舍傾侈構棟撓致君鳩工飭材補舊易新高葺

崇宇規模煥然又擇通經之士爲義學師四時校試必親至其地與生徒講論文義從容竟日由是士知嚮學有李氏子者貧而逋賦法當笞君視其貌類儒家子問之果然命之爲文頗成章遂爲代輸焉某氏子聘某氏女有年貧不能娶婦家中悔隱其聘謀改適訟於官君廉得其實卽命置酒設樂合香於公堂民間謠傳以爲快有兄弟三人俱皤然白髮列踞於庭以析產不公訴者君諭之曰汝兄弟同氣也亦知鄙語云難得者兄弟易得者錢財乎況汝三人俱老相聚無多日也已而泣失聲三老驚請其故君曰我思我之兄弟亦有六人老者老歿者歿睽離此別不能常常相見不如汝曹終日聚首猶得有今日事也三老人各涕泣悲悔罷去

至今其家肖君像祀焉嘗於城買馬有僧牽一馬求市君詰之曰若爲僧安從得馬僧曰大戶某氏所施也君微察之乃富戶某姓者主人已死無子其妾妬其嗣子散斥所有以予僧并隱沒其餘貲君立呼僧與主人妾訶問具服卽奪其馬并追索餘貲盡以歸嗣子民以爲神環洵皆山山多虎往往入城市食人畜民患之君爲文禱於山神虎患遂息洵旣窮邑而君復以廉潔自持左支右絀不得不資稱貸以自救官舍中邊風淒冷土壁藜牀妻子對食日常麥飯菜羹而已視事三年惠風大行督撫交章論薦行取至京師例以五部主事擢用需次歸里門復與余輩故人促膝談讌間爲詩歌理愜意新卽專攻聲律家有所不逮余益服其才庚辰

冬相視塋域葬其考妣於七都之舊阡經營負土忘寢食者卅月
猶以家貧力絀葬禮不備未慊於心也辛巳春 皇上命行取各
官悉補額外部曹君聞 命至都補授戶部廣西司額外主事今
夏五月科道員缺吏部以額外主事名列上 特擢爲河南道試
監察御史蓋異數也未幾忽患脇疾旋奉 命巡視中城時病猶
未瘳強起視事病遂寢劇馴至於不可救矣易簀之日同年陸匪
莪侍御檢其遺篋無緡銖之蓄止質券四紙侍御爲之經紀後事
謀於同里同年諸故舊釀錢以殮嗚呼可悲也已君於兄弟友愛
至篤四月中巨山病卒君聞之朝啜暮唏涕淚承睫其得疾亦由
此君起自孤生淬厲濯磨以取科第筮仕一官得窮僻之地雖勉

以循良自效而於生平經濟百不施一及蒙天子特恩得擢臺
班方冀稍自發舒展其才力仰副聖主之知遇而受任兩月不
幸死矣嗚呼豈非命耶君廣類豐下美須眉善談論少負才名意
氣凜銳稠人廣坐不能守刺舌之戒而勇於敢爲其行事之過舉
者亦或有之及舉進士後則老成端重言必中情理動必準繩墨
每與余言深悔其少時所爲而以余之迂鈍爲可親也將至京師
率其子成棟執義於余君長子早歿惟一子成棟清羸善病成棟
亦僅有一子門戶矜嶷子孫單弱仕宦數年窮悴坎壈并其諸生
時田產而失之所存者汙萊一頃老屋數間當其窘急多從親知
勾貨逋券累累日夜望有餘力以償所負豈知竟窮困以死沒齒

不能償今寡妻弱子半菽不充庶幾盛德古誼有能如昔人之焚
券者乎嗚呼埋恨窮泉長負高義度君之靈有不能瞑目於九京
者矣君生於明崇禎辛巳九月十三日卒於康熙壬午七月十二
日年六十有二元配曹氏出自高門賢明有才子二長鼎由州學
生例入國學次成棟太學生孫男一變成棟所生也女三孫女四
所嫁及許字皆名家成棟纍然喪服來請曰願有述也余何忍辭
謹狀

右行狀唐孫華撰

王銓

吳郡望家稱城西王氏其先居吳縣之洞庭山稱忠厚王家遂以名其里明成化中少傅文恪公始遷郡城之西偏子孫以蔭敘歷官卿寺至承天守閩谿公乃復由科第進著聲績又累傳至給諫耳谿公約身厚志貫涉文藝務亢宗趾美昭前人光以翼其後嗣既受 先皇帝特達之知雖不久罷仍蒙畱用卒以勞瘁致疾不起不克盡伸其志斯識者所共爲嘆息也公諱銓字東發考 贈徵仕郎邑庠生諱憲文早卒母申太孺人誓節撫孤後四十餘年乃卒公六歲喪父擗踊哭泣如成人弱冠丁王母憂哀毀如父喪申太孺人既以苦節被 旌公亦列官於 朝請迎養不可已聞母病

亟投牒歸以不得奉合斂匍匐號慟喪葬盡禮或謂盍稱家有亡
公泣曰某不孝罪通於天敢以此自解耶諸父昆弟聚居故宅公
敬其護視終其身無間言其仁厚蓋天性也自公而上溯承天守
凡五世又上溯文恪則八世矣文采風流猶有存者而名位寥落
少衰不振公既痛其親之不逮養與欲養而未有祿也又懼先烈
之將湮也發憤思有所樹立雖早任家政益自刻苦讀書多長者
游名譽蔚起顧久困不得志家亦漸落乃如京師故相國宋文恪
公姑壻也與贈公雅善見公泣然出涕畱置邸舍厚遇之公念母
不置時時歸省太孺人輒敦趣上道累試京兆庚午始得乙榜教
習官學生授中書舍人銜恤以歸免喪復起 聖祖親試三十九

人公名在第二擢禮科給事中未幾臺省論列選郎牽連罷官畱
直武英殿纂修佩文齋書畫譜迨授梓又任公校勘會 鑿輿南
幸齋書以從途次得疾困憊至德州遂卒爲之庀終具者竟甯副
使澄溪宋公卽故相國從子也嗚呼公生平嚮於奉己而豐於接
物篤於君父而不遺朋友敦氣誼重然諾急人之難甚於身受奔
走救助必盡其心力親朋之客都下舍館授餐雖困乏不倦挾一
藝以求知者力爲延譽覲其名彰乃已客死者必經紀其喪澄溪
副使自少時相友善公之服闋赴都也副使方謝商南令事坐累
未得歸冒炎暑往赴其急聞者無不感動及公歿亦竟賴其助云
聖祖聞公喪命公長子世繩終校勘事工竣得優敘猶以公舊

勞故仲子世琛繼魁多士累官詹端及是營葬世琛歿矣世繩以
外僚乞假吏議不許 特旨許之嗚呼二惠競爽而難也收子豈
非天哉公性素樸無紉綺習尤勇於爲善韶齡侍大母側陳衣服
飲食問所欲必擇其最下者大母問故對曰兒性如此塾師嘗命
舉古人語見志對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君子謂
公庶能充此言於以繼忠厚之緒信無愧也科第無足爲重輕而
世俗或豎稱之然槩卻之後夷於阜隸賢者亦病焉公自號曰耳
谿蓋將繼少傅承天之後雖不滿於其身猶得之於子亦可無憾
也已公畫法元人蕭疏閒逸能自成家嘗被 召至直廬繪山水
聖祖至親臨觀藝林傳盛事云余於公附外嫻之末公之歿也

余心悲之其後及見二子之能負荷而仲復不幸早世故於公之葬也爲愴然以思蓋世繩實來請銘銘曰

震澤奧區爰有達人德厚實啟子姓是因後二百年乃生給事孤童奮發思復厥始薇省徘徊梧垣高矚未遂翻飛俄傷踈跼嗟命之蹇承恩則多還令握槩未許荷蓑 六龍南幸載筆是從壯志未已綏復告凶 帝念成勞乃俾耕穫兩孤嗣起相輝棣萼其孰使然維公是似維公之生維前修增累矯拂媮末允矣篤道君子

右墓誌銘陶正靖撰

恒華三原英得永希

名目三十一

寺

陳沂震

陳沂震字起雷號狷亭江南吳江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官給事
中有微塵蔽帝二集狷亭自幼至老左圖右史性好山水作合川
南視學山左所至莫不登臨憑弔生平力闢二氏不爲所惑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顧楷仁

先生諱楷仁字晉裴號見南姓顧氏長洲人孝靖先生諱天朗之孫河南巡撫宗人府丞諱汧之子也世系事蹟具詳京江張相國崑山徐司寇所撰兩代墓碑中先生爲宗丞公長子生而端靜勤業無綺襦紈袴之習年十六補邑諸生早擅文譽康熙丁卯舉順天鄉試庚辰成進士癸未以行人考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掌江南道事戊子告歸省親庚寅春以父命赴補廣東道監察御史協理河南道事辛卯秋丁宗丞公憂明年又丁母張夫人憂服闋遂不復出家居二十四年年七十一卒先生之在臺每事盡職其稽察錢局也商人辦銅不以時至因倡收廢銅以資鼓鑄之議先生

洞燭其弊執正不撓議亦因之中止其巡察京通兩倉也例以二
八月支放時一至先生往視甚勤適京倉火災單騎往救指揮得
宜及奉處分遂獨得免議五城事繁南城尤甚先生巡視南城剖
決明敏治事悉詣公署未嘗一訊於私邸前此陋規力行裁革夜
巡非漏盡不歸一時姦宄屏跡事關民命尤加詳慎每當秋朝兩
審取各省揭帖摘錄小冊自隨少有出入輒力爭駁正時趙恭毅
公官總憲目爲後生可畏溧陽史宮詹贈以詩曰天下稱平于定
國殿中執法狄兼謨此其立朝之大略也少侍孝靖公在家四世
一堂周旋左右能得其歡心及隨父京邸遭曾祖母歿孝靖殉孝
宗丞公聞訃驚痛欲絕先生宛轉扶持得以無恙旣連遭內外艱

喪葬大事必誠必信歲時祭享淚涔涔不止嘗手錄祖先忌辰生日酌定祭規以示子孫曰 部禮經喪祭居半人知報本反始自去不肖遠矣初孝靖公之變一日兩喪其禮爲先儒所未詳當日崑山徐公京江張公兩相國酌定設位之次訃帖之序奠祭之主深得變禮之正先生慮其久而失傳爲著兩喪行禮節略及連幕圖以爲遭變之式他如梓行祖父詩文集藏弄先世手澤皆其承先之大者家居雖久屏跡不入公門嚴束家人毋預外事然遇當事諮訪民間利病必昌言無隱厚遇宗黨周恤友朋善行不可枚舉生長高門而性甘淡泊每戒子孫禁紛華絕奔競嘗曰俗奢示儉吳下尤有關繫不必問外論云何也其家範之可法又如此嗟

乎世道之交喪也皆由士大夫寡廉鮮恥在朝則脂韋干進到老不休居鄉則驕矜縱恣見惡閭里求如先生之潔身勇退履行無玷者不少槩見雖未究其所施亦可以挽頽風而繼前修矣先生生於康熙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卒於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娶李氏 封孺人子三長文煥前卒次文煥文煒孫八先生以丙辰十一月葬於彭山距今十一年矣文煥等以隧道之碑未立具狀來請余忝堂中後進素慕高風遂次第其言以爲之表

右墓表王峻撰

陳嘉猷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乙亥 諭前大學士王揆密奏及御史陳嘉猷等八人公奏俱爲請立皇太子事伊等以朕爲忘之矣此等大事朕豈有遺忘之理且伊等奏請分理天下之事豈可分理乎又顧王揆曰凡密奏條陳之人皆爲名起見以爲吾曾陳奏遂刊刻傳播或有未經陳奏卽行刊刻者夫所謂密奏者惟所奏之人知之朕獨知之方可言密今爾等所奏摺彙或尙存乎王揆奏曰臣安敢如此

右東華錄王先謙編

按陳公江南溧陽人康熙庚辰進士

國朝書目類傳卷之三十五

三

陶彝

康熙六十年三月甲戌御史陶彝任坪范長發鄒圖雲陳嘉猷王允晉李允符范允鏞高玠高怡趙成穉孫紹曾公奏 皇上深恩厚德浹於人心茲逢六十年景運方新普天率土歡欣鼓舞而建儲一事尤爲鉅典懇 皇上獨斷宸衷早定儲位臣等非不知聖明必有定見非小臣所宜輕言但臣等忠愛愚誠不能自己謹合詞籲請伏祈 皇上睿鑒得 旨著交內閣

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奏王掞身受 聖恩至重至厚屢加擢用至大學士前因伊姪身入叛黨特寬其滅族之罪止將伊姪正法王掞乃背負 鴻恩結黨營私於康熙五十六年伊

將國家最大之事應候 乾斷者妄行陳奏隨後有御史陳嘉猷等八人條奏今年二月十八日伊密奏後隨又有御史陶彝等十二人條奏王掞忌我 朝太平結成朋黨奸惡已極萬難姑容請將王掞及陶彝等俱革職鎖拏俟過十八日 大慶之後臣等公同從重議處得 旨將朕所降諭旨爾等特示王掞再行具奏隨將諭旨示王掞又奏臣等傳 旨詢問王掞又不肯據實認罪巧飾虛辭情尤可惡請將王掞等卽行鎖拏俟過十八日後從重嚴加治罪奏入畱中

丙戌 上將諸王大臣等參劾王掞等奏章發出諭大學士等曰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陳奏俱云爲國爲君見今西陲用兵之

時爲人臣者正宜滅此朝食此係目前顯然效力之處滿洲八旗文官俱以章京派往惟在京漢官不與其內向年總督姚啟聖李之芳巡撫趙申喬等俱曾於軍前披堅立功伊等俱係漢官有何不可將伊等暫停議罰著於此番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遣往王揆年老著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奏

右東華錄王先謙編

按陶公嶺天大興人康熙庚辰進士

--	--	--	--	--	--	--	--	--	--

150-452

高玠

昔黃山谷言退之自潮州還文章不煩繩削而自合柳子厚謫永州自謂貶官無事乃得馳騁文章紫陽亦謂退之且在潮州好子厚卻得永州力也豈非多歷危險如易作於憂患詩得於發憤然後形爲著述始益奇變而橫肆也哉柘城高荆襄先生以所作出塞集命余裁定且屬爲序出塞集者先生謫戍忒斯軍營所作也康熙辛丑先生官御史以上言建儲被謫雍正丙午年 賜還先後六歷年所其居葺茅其衣久年羊羶其飲漣乳其啖殺齧其地冰互蔬不可時火之成陽土始生根菜其山不毛其水西流其草四月生六月槁其雪秋前零春後結五六月亦時飛時與先生同

謫者十二人李揆山死於餓鄒挹青死於寒而邵璣亭則以不習
吞荊苦吟死談者謂當此萬里沙漠窮絕之地朋類死喪類仍拂
亂摧挫零丁困阨無聊之餘孤憤抑鬱故其發爲歌詩往往可傳
今取其集讀之示兒憶弟老兵言聞諸省告饑諸篇其於家國身
世憫時愛君纏綿篤摯之意時流露於行墨間而忒斯將軍者欲
誇土物之美則冬購冰魚以進欲明久屯之利則歲獻嘉穗而忒
斯固不產嘉魚其植燕麥四月布種六月霜卽枯奉 詔老驛
青歸而將軍乃歸精壯言無老弱也水不能行舟乃費數千金造
之置河干言地可通運也其罔上自利不顧數萬軍卒屯戍之苦
又皆可於先生忒斯諸雜詠見之傳云杜甫詩之史斯非詩之史

與如談者所云似韓之潮柳之永履險而詩益工豈知先生者哉
余識先生自康熙己丑始先是先太乙兄丁亥請假歸語余曰高
儀部荆襄君子人也及余晤先生太乙已前歿先生叩病緣死狀
及子息存亡甚悉言與淚并爾時余卽以書報曰自余入長安不
以生死易交先生一人而已昔李易簡謂徐晦不負楊臨賀必不
負國先生爲 聖世直臣余固於三十年前預識之矣今讀先
生詩竊自謂知先生之詩之大者又莫余若也故因先生生命聊識
簡端

右出塞集序劉青芝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

阮應商

公諱應商字次發號越軒世爲大河衛人幼有異稟特立不隨由康熙癸未進士授內閣中書典試粵西號稱得士歷刑部湖廣司主事山東司員外郎用法平恕不屈曲以阿上官遷戶部雲南司郎中所轄倉儲出納陋弊踵延根柢盤互莫能猝拔公至以裘服逾制撻其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贖待判不得出一語關說一司之人無不洗手奉令維時武進趙忠毅公清望爲天下所宗及爲大司農諸司從事多以貪惰退廢獨公所治雲南一司無纖毫過失眾始感悅洊擢刑科給事中掌登聞鼓逾年改吏科給事中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臨選駁放除授不公公上

國朝平定侯有奇傳 卷下三十三
書極論纏纏數百言指斥無隱被議人降黜有差直聲大著一日
上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公名命對公從容敷奏眾皆屬目嗣是
連次 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公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
也未幾以疾告歸其明年十月卒實康熙五十七年也所著有春
秋彙傳析義如千卷藏於家余嘗讀公所劾吏部章疏想見公之
生平在官必盡其職雖其所施止此以視世之紛紛求入兩衙門
始既不任官守後且并廢言責者相去不亦遠哉公之從孫蔡生
與予同年同官也爲之傳俾列於家乘云

右家傳陸燿撰

閔珮

先生姓閔氏諱珮字玉蒼號雪巖先世烏程人祖父思樓遷杭有
隱德沒而祭於社父士先以醫名先生少端重未冠補諸生尋食
餽累試高等康熙乙酉舉於鄉丙戌成進士知嘉定州峨嵋縣在
官公廉不欺臺符令與峨邊營守將入夷界度地將居民占墾營
將希撫臣指請發卒逐夷人卽令吏卒屯田戍守先生極言爲
國家生事邊境不可聽且路通建昌諸番有警變且不測撫臣狐疑
遣閔下親信吏往偵之甫出境夷人趨謹合圍燒絕橋道吏大駭
反走撫臣思先生言事得寢邑民萬某賈於外比歸盜殺其家人
口不知主名先生親行履勘無他狀獨一室張新幃其女兒云此

爲客寢某日吾父來家自言川西有客至先生憫然曰盜得矣縣
逆旅故有記籍令吏收取因以推迹盜所過披籍得溫江客姓名
以視之則其堂兄弟也卽移溫江逮治並獲其黨訊之罪立具其
明決多此類爲縣十年以高第擢刑部廣東司主事充會典纂修
官時粵中有奸民百餘聚大野謀共劫人千夫長過焉欲禽之眾
立散頃之賊渠率其黨二十六人反鬪殺千夫長已而掩捕皆獲
撫臣以二盜首列上時曹郎缺先生當成獄辭請止首坐一人拒
捕二十六人同罪餘並減死論尙書某謂賊徒連黨百人枉害武
吏此畔也當悉誅先生以著令盜略城邑劫倉庫焚掠延蔓江洋
者首從皆斬今此非其例也且譬之人一身而有二首可乎尙書

怒甚抵其橐於地將舉奏先生長揖竟出卽移病不視事後諸曹
檢舊決事傅比條白遂以二盜首處法餘並從先生議尋丁內艱
服闋補本部江南司主事卽選本司員外郎又選本司郎中在
朝數上書陳便宜嘗疏言刑部收案人宜應時考無驗卽釋毋輒下
刑部獄又輕繫宜如外省以時決遣毋久羈或致瘵死 詔下部
議尙書惡其不先白己格不行然先生名益以起侍郎繆公從容
問曰部中推若爲第一若何能對曰惟平心息氣不敢矜才耳繆
顧謂眾曰斯誠願言可佩也逾年尙書慶公張公特疏尉薦 特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協理陝西道事未幾罷歸臺省咸惜之里居
閉戶靜守不交外事搢紳罕見其面晚著本草纂要十卷成父志

也年八十三終於家

贊曰先生貞素自葆類鶴鳴之士然乃才任良牧立朝有槩使得
展其施用奉職慮化固國之寶臣也嗚呼彼有專己媮祿或抗巧
法以朘民與進而列於中朝節趣不立者獨何人哉

右傳張增撰

汪繼燦

雍正六年四月初八日吏科給事中巡視臺灣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汪君以疾終於里第余聞而哭之其嘗同寮者咸歎息曰善人亡矣吾無與爲質矣都城西人士尤行哭失聲旣以道遠束芻莫致則纍纍持一瓣香爇蕭寺中曰以資公冥福如是者連月不忘旣而人從八閩來爲余道安平鎮城中聞君訃往往爲位而哭若與都人士相應和者太史公有言要之死日是非乃定君旣沒而使人思之無斃如此則其爲人可八九得也憶君官御史時余長臺端察君勤慎踰倫等欲削劾言之上以君數退讓而止君亦旋拜閩海之命私計遲君使還當爲償此宿負而君已不幸卒

國朝書林典故初編 卷百三十五 諫臣三

三

於今五年所葬有日矣幽堂之銘非余孰當爲者況又重以諸孤之請其又焉辭按狀君諱繼燦字倬雲號恬邨系出唐越國公後宋時有諱接者家休甯舊矣其遷禾郡之梧桐鄉則自君曾祖王父諱可鎮公始可鎮生淇是爲君大父淇四子季卽民部碧巢公諱森君之父也而君之本生父中翰鷗亭公諱某行居二皆封御史如君故時官君於鷗亭公爲仲子未產時本生母太宜人黃氏禱於張亞子之神夢抱一丈夫子曰以乞汝旣生頭玉嶢嶢宛如夢中兒碧巢公愛之因與黃氏太宜人撫爲己子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戊子以越中司訓舉浙江鄉試踰十載選授兵部職方員外郎庚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明年改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西

城會 今天子御極歷掌陝西山東浙江江南諸道事遂掌河南
道乙巳奉 命巡視臺灣轉吏科給事中旋奉碧巢公諱歸已又
奉母黃太宜人諱春秋窶窶已於事而竣而君病病一年所而君
卒君內行淳備承事四親無閒言平居摧鋒縮角飲人以和而正
情嶷然巖巖清峙其居官所在治辦方略教導禁奸止邪遇職事
有便於民者則一破畦疇爲之西城有孀婦者無失行而家饒於
財或利其財不遂則爲蜚語謠詠之婦恚甚欲自殺君廉得實爲
懲造言者以白其誣而無籍少年駕旗帖爲暴閭里或倚無名屍
恣鼠嚇君持三尺法痛繩之卽求請百方不聽也臺灣顓顓海中
番民錯趾偷渡作奸告訐者相逮益雖婦女亦然君至捧 聖諭

廣訓陳中庭朔望講肄集遠近人拱聽之乃明約束與之更始有犯者不貸舊習頓衰初巡西城時督米廠長安米如珠君爲言於大部奏請預發八旗兵米聽旗人領者得隨糶其餘其在臺郡郡亦頗產米歲運五萬石之漳泉糶之以爲常而是春廈門米昂君念所以紓其急者令運戶於常例外艘增米二百石計增萬石有奇價稍稍減久之漳泉復告急當是時臺郡麥秋過往早禾未登場旣無可應探買卽檄各縣倉貯給之非移時不達乃以便宜咨撥秋季兵米之畱郡者事定買償如其數漳泉之民以不飢君曰臺郡米騰躍如何吾聞鳳山有積粟可碾也召團戶面諭之禍福使無扇其值復時時徼巡海口粒顆無闕出洋者於是臺灣米價

平其設施多智皆此類也京師十月朔設粥廠君嘗爲監恐賜之不咸也躬自料視不以委坊手且割俸置菜蔬以侑餐民德之賈閩海者或遭風失柁流宕不能歸君籍而廩之稍假以貲使漸作歸計咸額手賀更生君官京師凡八年善於其職前後奏對皆稱曰賞賚無虛月經筵耕藉大典頻仍卒以身與其閒以是益感上知遇唯天子亦器之其使閩海以便道省覲爲請上可之許畱數日復諭以渡海有風信須謹伺乃行毋薄遽爲也拜命抵家依子舍者浹日既首路作紀恩詩一章道其事其後病彌畱猶喃喃語諸子以謂使未反命遽先溘露吾目終何時瞑矣君之病也以營碧巢公殯事然恐詒所生父母憂每強飲

食從海上歸頗得輒脚病亦未敢令人掖以行卒之月猶朝味爽如平時也然竟以此不起人謂君蓋死孝云方碧巢公柩在堂鄰人不戒於火延燒百餘家鬱攸栽路君度無可柰何憑棺長號欲遂以身殉無何風反火亦滅而先是舟過鹿耳門颶風發作黏天漫汗舟中人五色無主篙師亦跌宕不得住至呼佛號以自救而君意氣自如卒之破險而出人羨君數有天幸不知其乃心君父至誠感神故卒不驚亡鬯如是也君少慧甫教方名曰肄可數簡既長而九經三史通念曉析旁及百氏書皆能言其崕略最先爲大宗伯韓公所知稱韓門弟子而一時學老文鉅如杜肇宇宗伯其家堯峯太史以及戴丙章翰撰張匠門檢討皆譽之不容口

所著自今時文外有雙椿草堂集視臺草金鏗玉夏所謂和其聲
以鳴 國家之盛者雅有知人鑒著錄者凡百餘人越中魯庶常
曾煜同邑王主政應綵其最所品題稱佳者也而繼此分校北闈
則許君廷鏢王君之麟實出門下其他假羽毛以高飛者不可一
二數而君獨不幸卒矣悲夫君生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卒
之歲春秋五十有二以 覃恩誥封奉直大夫配張氏江南蒙城
學訓大緒公女也 誥封宜人丈夫子六宜人出者五側室陸氏
出者一廷英上堦上堦廷萼上堦上堦其名也女子子三宜人出
者二側室陸氏出者一姚世寵程世棟邵士模其壻也廷英娶李
氏有子曰錯曰鈺曰鈞曰錕有女二上堦娶邵氏有子曰銓有女

一上靖妻祝氏有子曰錮曰鈞曰鎔有女一廷萼娶金氏有子曰
鏌有女一凡孫男九人孫女五人乃系以銘銘曰

膺立尸居彭祖爲天唯忠唯孝後天地老於戲汪君豈曰非賢晨
馨夕潔娛我二天官是職方囊錐脫穎 天子曰能袞袞臺省視
我南服赤港紅樓逢天壯海曾不驚鷗雪泣星奔雞斯爵踊如何
壑舟夜半忽從其能自壽不亡者存魁名碩實宜爾子孫一片嵌
巖有幽斯竈詩以銘之我當無愧

右墓誌銘方葵如代某撰

秦道然

秦道然字雒生江蘇無錫人左諭德松齡子少時資頗鈍發憤誦讀遂能融貫經義爲文卒成名家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年已五十有二尋改禮科給事中註藩邸事在園扉十四年著困知私記明儒學錄貌益充視聽益精明乾隆初得釋優遊十餘年卒年九十

右傳秦瀛撰

按公詩學陶著有泉南山人存彙

王澍

自余弱冠與君友善垂五十年矣君長余四歲以族屬呼余叔而
余實心事君以兄同姓故所敦要於友生之誼尤爲篤屈指五十
年中自少壯歲時聚首以道義文章相劇切中閒歷仕宦後先相
左凡十餘年垂老移疾歸里君已卜宅梁溪然未嘗不往來敦夙
好君太邱道廣無文武細麤愿奸易險賢不肖胥可引爲交而久
而愈篤終始無異心如吾兩人蓋不可多得今年秋聞君病且日
益憊挈舟往視相見淚潄潄且曰某墓中石固知當以累叔願及
某之見也余忍淚不能出語然誼固無以辭君諱澍字若林虛舟
其號先世自江州遷金壇與吾宗皆系出宋龍圖閣直學士正肅

公遂經元之亂譜牒散亡君家可知者斷自明初貴三公公以下皆業儒六世孫諱綱振從學族損庵太史重氣節爲名諸生太史著論語義府公寶贊之又嘗自著尙書逆志是爲君曾大父大父諱甦明末以歲貢徵入國子憤馬阮誤國不應閉關著學案父式金承先志守道固窮方少宗伯苞表其墓以君貴 贈奉直大夫母 贈宜人君生有異姿然苦羸家又極貧嘗語余幼時宜人出入必腹而教誡絕嚴十歲贈公授徒他所輒攜持以行然詞色未嘗少假旣長稟家訓行身惟謹爲文章高邁拔俗入縣庠隨食餼丁丑選貢當肄業成均以親老告歸庚辰母歿哀毀逾禮乙酉中南榜舉人戊子居父喪一如喪母是時君尙未有子嘗自念累世

單微自其曾大父績學尙志歷祖父父克繼前修願親老垂歿以
不得見孫爲恨時時銜痛於心此蓋君終身以之者越壬辰成進
士 欽選庶吉士癸巳授編修充 三朝國史治河方略 御纂
春秋三館纂修官胥稱職戊戌教習庶吉士辛丑考選戶科給事
中 欽命稽察錢局又以君雅善書法 特命充五經篆文館總
裁官壬寅升本科掌印給事中癸卯以言事改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兼理文選司事 誥授奉直大夫丙午告假葬親丙辰被 命
起官疾不赴初君在翰林望實雅稱古今文雄深樸茂久傳誦士
林而書法尤一時獨步自汪退谷何義門諸名家率推先之每退
食之暇揮洒淋漓優游文讌若當世事一無所關心比改諫垣國

計民生指陳深切所言多見諸施行然章奏必焚其藁有問君者君輒謝不知其敬慎如是雍正元年上屢詔求言君於是愈勇言時政嘗召對內廷賜貂皮克什以寵嘉之君愈益感奮思報稱益力是年冬奉旨六科胥隸都察院例屬冊始廷臣無敢言君以科臣實掌封駁品卑而權特重若職隸臺臣則爲所管轄將使朝政不由駁正給事寢廢科參自是將順而無匡救於聖朝爲累匪細遂主橐抗疏語侵憲長上怒立召訊人皆爲君危君與同官從容奏對上意稍解命改官部曹君獨官吏部蓋聖天子微示摧抑於君復稍稍別異焉此以見君平日之公忠自靖簡在帝心其官吏部以清慎著聞所矢心者素也君爲人

丙介而外和自居鄉以至立朝不爲崖岸斬絕之行與之接者如
坐春風好汲引士類惟恐後以緩急告者有請輒應其人或藉以
成名轉眼若不相識又其甚者多所背負君皆不復記憶既假還
書益工遠近士夫家榜於庭鐫於石必求君書以金幣請殆無虛
日然君隨手散去不問家人生產以故老病不能書迺大困嗟乎
書特藝之一耳卽鍾王復生於世教奚裨而世之知君者多以書
至其平生孺慕之忱忠義之性學識之沈深持身處世之和且厚
罕有能知之末俗重文藝而輕德行可爲案牘而長歎者矣君生
於康熙戊申九月十六日配潘氏辛苦持家識太體中年無子以
君列官於朝拮据買妾黃氏送之京邸然竟無子最後徐氏生

一子潘亦尋卒君遂以徐繼遇 覃恩潘累 贈宜人徐以繼室
並 封宜人子稻孫卽徐出太學生嘗從余遊娶華氏無錫舉人
諱希閔女卒君故世爲吾邑人以子締媼於華遂遷無錫然嘗自
署曰二泉寓客意固不忘故土也所著有禹貢譜大學本義中庸
本義大學困學錄中庸困學錄程朱格物法朱子讀書法白鹿洞
規條目二十卷粹然爲儒者宗他如淳化閣帖考正十二卷二十
種蘭亭十二種千文積書巖帖六十冊集書家之大成此則世所
豔稱者君以余相知深余故書其略使君及見之無何君竟不起
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距始生年七十有二越二年辛酉
歸葬於金壇岳陽祖塋之昭卜十有一月十五日啟潘宜人兆合

焉其孤復以銘請悽然如復見君矣嗚呼余忍弗銘銘曰

橫山之陽聿胥宇厥配先之封若斧君懷故土歸其藏樂哉斯邱
雙鶴翔當年館省蘊所負施未究兮予有後願孤勿替舊典型垂
光趾美徵我銘

右墓誌銘王步青撰

金壇王先生諱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爲鶴林進士官給事中撰禹
貢譜二卷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
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
而參以諸家之說又著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大學
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

唐書卷之九十一

右學案唐鑑輯

一

甄之璜

同年之稱始於唐唐人之言曰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登第何情之有益以年同他未必同也猶憶康熙壬辰會試故大司農趙恭毅公今予告少宗伯前大學士徐公爲總裁首以事父母能竭其力二句命題余與嶧山同舉進士旣而覆試殿試引見余入翰林嶧山需次爲縣令起家迴不同雲飛雨散忽忽二十四年余自塞外歸同年之同朝者已不過數人而我二人又同在臺中三年聽羸繡敝其窮同髮白齒豁其老同寡交游絕宴會僚友之前無耳語堂翁中堂之庭無履聲其守拙同我國家列聖相承宏開言路而書生迂不曉事往往蹈結黨樹私之嫌而不自

知余往以劾田文鏡下獄嶧山近以言毛城鋪事下獄幸遭際
聖明余謫戍九年復 賜環嶧山在獄十餘日旋起用是其獲罪
同受 恩亦同未也嶧山年近六十余亦逾五十而兩太恭人皆
在堂是則又同有斑衣奉母之樂焉舉進士也起家也臺中也窮
老守拙也獲罪受 恩也斑衣奉母也 不同者一而同者七八斯
真同年矣乎雖然嶧山家京兆入詠白華出操白簡臣與子兩無
憾余則燕粵中外子舍久違頃者破例陳情乞鄰省微員以就養
雖蒙 聖天子既予近地仍授高官然而回首觚棱人聞天上拾
遺補闕從此永辭異時我兩同年之同不同尙未可知也因做介
甫別同學子固題作同年一首以別之

右同年一首謝濟世撰

按甄公順天大興人

許志進

許謹齋給諫志進有諫直名既劾江督噶禮貪橫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詠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時之鴻鶴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於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兪我讀篇章□之□□自闕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繡棋甲於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爲茂草妾玉岑夫人爲白門舊家女工詩翰隨官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葦之未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黃門爲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迄今過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本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

府來樂府云太陽照冰山便黃紙收制府片刻不使停陳滄州詩
三春華髮棲江上午夜丹心戀 聖朝禁園似聞憐讜直湖山自
合老漁樵皆黃門劾噶制府事黃門善騎射精繙譯於清文蒙古
言語皆通曉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入閩巨手宰四會以耽硯劾歸許謹
齋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與鄉先生皆相
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
園林荒落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不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
之盛余弟紫坪卽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
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

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雨寒原宿草繁
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
淒咽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貧脯告匱附舟至淮爲
同舟子所寤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檇李時吳與黃未
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商之夫人舉釵環盡
付質庫得百金爲償舟中逋居久之資送歸閩亦莘田爲紫坪言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三十三

三

向日貞

太史美丰姿幼爲人誣入梨園兄覓得之詣巴縣訟遂赴太守上控太守親試之未炷香文成又指柏樹爲題應聲成詩太守曰神童也爲贖回攻書戊子榜發第一癸巳入翰林改御史有直聲

右兩村詩話張維屏錄

向日貞字一存成都人康熙癸巳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御史一存工制藝出黃際飛太史門下所刻程墨大小題文霑溉後學蜀中論詩文者奉以爲宗詩亦矜貴不苟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三十一

三

李元直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觥觥有志行以
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
補原官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
昌言虛已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爲己任居臺諫僅八月
凡數十章奏祕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 朝廷都兪多吁咈
少有堯舜無臯夔 世宗不悅卽 召公並 召大學士朱公軾
張公廷玉等廷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臯夔朕又安
得爲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
他次日再 召入 諭曰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東

貢荔枝卽 賜數枚以旌其直未幾 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

史取時憲書 親爲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卽奏增養廉

杜餽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爲海外荒

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闔門無所理高枕臥事壹聽於道府相習

爲常公悉反所爲又時下所屬問民疾苦有司怵其害已咸噤於

天府大府以侵官奏 上命議罪遂鑄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

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

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於圖報信道太篤不冝

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呼惜哉然而公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

過 世宗亦知之赴闕入 見時 世宗謂其同官奚德慎曰如

李元直者可保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眞任事人但剛氣逼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己即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己於君父則雖不用老且死尙何憾哉宜公晚年說及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礪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旦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濟世瞻徇撫軍公音問遂疏長子高以主事揀發山西未一年連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甥以自解其於名義大節雖密友愛子不肖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憲喬爲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儔也願以先

人之狀私於執事余重憲喬學行而於公又爲同館後輩貞石之
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
孫氏 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皆 封宜人子憲高庚戌
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噩憲曷憲喬四女四孫葬某銘曰

神羊嶽嶽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櫻旣已試之又復置之非
廢棄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華表尙
有寒芒

右墓誌銘袁枚撰

山左侍御李公旣沒之九年其孤以予知公深徇表其墓公諱元
直字愚村高密人公在翰林於子爲前輩嗣乃同爲諫官以道義

眞誠相期許無世俗誇譽媿嬰之態而直言敢諫有膽有識名徹
殿陛聲震臺垣予自愧不如也當 憲廟時整飭官方鼓勵臺
諫月不一言事卽以曠職論公性耿介遭際 聖明莅臺八閱月
卽侃侃論 國計民生諸大政惜諫草多不傳有疏言上有堯舜
之君下無禹臯之臣 上廷詰之曰有是君乃有是臣如爾言無
輔弼臣卽君安得爲堯舜乎公免冠叩謝 上徐謂廷臣曰彼言
雖野心正無他也時方令京官各行保舉無拘親族而人才雜進
因緣爲弊公力言其不便保舉之例遂停一日某掌科以關稅建
言已 允行矣公以其言之未盡也復據實疏陳時臺臣輪班言
事禁不得彼此傳播公疏中言某疏云云 上詰以他人密奏何

緣得知令廷臣嚴訊公剴切申辨無懼色卒得解以是人莫不服其膽識爲不可及 上亦由是深知公樸直可任以事未幾卽有巡視臺灣之命公抵任後感 恩矢節益自奮勵於民生疾苦地方利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上深嘉納有忌公者以侵有司事權論之部議左遷而公亦遂振衣以去怡志林泉矣嗚呼人生立身首重氣節彼隨俗波靡專務容悅所謂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一時未嘗不服其應世之周歷久而聲聞寂然惟公骨鯁性成丰采凜凜其直節諒行仰荷 先帝鑒察知任獨深追歸里杜門讀書自樂誘致後進循循懇摯人之望之者真如泰山北斗是公之德業雖未得竟所施而立 朝二大節矯矯不羣其居

鄉也言可爲經行可爲法已堪不朽公今雖卒固亦可以無遺憾矣聞公居家孝友事太翁阜城公病泄遺一夜數十起數年不少懈事孫太宜人取古今說部衍論承歡洽如也與人不設城府有來學者無少長必盡言教之所論皆立身涉世之大務以愷惻動人蓋公本學問之充積以持己應物是以合內外始終而一歸誠樸如此也此皆予之所目擊而深知者故得質而言之至公家世遇合有詳載行狀中者茲不重述云爲之銘曰

主聖臣直昭盛治耿介遺風風有位正言讜論抒素志漢之汲黯唐之魏謩推誠感物樂和易外行醇懿內行備我傳有道心無愧勒

石墓道雷永誌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三

右幕表陳宏謀撰

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章數十上最後語侵諸大臣尤切世宗召元直及諸廷臣入歷舉中外大臣有名迹者詰之元直抗言無所避上徐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實無他翌日復召入慰之賜荔枝數枚出於是都人呼為憇李

右紀聞陳康祺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五補錄

諫臣三

王原

王原初名深字仲深一字令詒居啟聖里父九徵明季歲貢生以學行爲陳子龍所知原生八九歲能辨四聲十二三竊爲詩古文父得之喜其不凡年二十四爲縣學生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未及用從刑部尙書徐乾學修一統志於包山三十三年選廣東茂名縣廣東徵糧舊責之里長而里長私派於民糧一石派至二三十兩民多棄田而逃原令里書編造業戶實名而里長之弊以革其業戶棄田而逃者遺糧派諸鄰戶逃者歸則并數年之所攤而

賁之故逃者卒不敢復原代爲捐辦遺糧不得攤派鄰戶而逃戶
之歸者日多南橋有人市父鬻其子夫鬻其妻嚴爲之禁入市始
除其餘設義學禁巫覡鋤強梁雪冤滯頒婚葬之式頌聲大作移
署信化三十五年以解犯脫逃解任未幾弋獲復官三十八年補
貴州銅仁縣縣舊爲苗窟荒僻殊甚原建學以訓子弟教治葛以
爲布焙茶榨油以爲用溪水湍急教之造舟以興販又設保正保
副訓練鄉勇以禦苗患設苗寨長貳以約束羣苗銅仁大治四十
一年行取試授工科給事中時平陽府知府馬思贊請以天下錢
糧加一火耗作爲正供 聖祖問州縣之爲科道者原奏言其不
可 上是之議遂寢尋以劾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姦貪牽連降級

以歸按王懋竑王式丹行狀丙午榜發中式第六名時主考陳公某得卷數賞已置第一矣會同考有爭元者故置第六公選

拔同年二人同譜一人皆以縣令行取例科道兼補而三人者欲

補科選司陳公持之意未決陳公者公鄉試座師也三人以公同

年同譜相好託為之言又於給諫湯公西厓坐上作書致之西崖

湯公亦某某同年也科臣某既入垣即疏劾陳公以重罪陳公性

剛少合選事或行己意廷臣多疾之事下法司擬大辟聖祖自

南巡歸廉知其事得召見具言科臣挾私陷害以公手書為證

遂命內大臣覆審公員言手書始末語與陳公合於是陳公得

免罪三人者皆革職湯公與同席並奪俸六月公亦奪奪俸一年

原壯而力學老而不倦早年受業於平湖陸隴其已從睢陽湯斌

問學精研理道一以濂洛為宗年至八十四卒生平著作繁富詩

有短檠北鄉閩海寒竿過嶺潘州惠陽岫雲銅江鸞臺滄江都蔗

南臆諸集經學有學庸正論孟釋義春秋咫聞史志有歷代宗

廟圖考明食貨志譜錄有深廬劄記深廬集訓終制雜說雞跖集

詞朝書獻續錄初編卷百三十五 諫臣三補錄 二

自著年譜古文若干卷

右傳王昶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五補錄

諫臣三

張瑗

明熹廟時之禍爲亙古所未有天奪其魄莊烈帝出而殛之彪虎
餘孽誅鋤殆盡而西山之碧雲寺尙有逆奄生前所造冢穹碑屹
立乃崑山南樂兩相譔文入國朝猶無恙相傳寺僧拱護甚力
遊人過往多以穢物擲其碑寺僧伺其退輒洗濯之于嘗憤守者
之愚而以爲得使崑山南樂長存面目被人嗤詈正自快意康熙
四十年辛巳張靜齋侍御瑗疏請毀之得旨允行是固大快人
意之舉但惜不取碑文捐數本附之三朝要典之後足當桓大司

馬流芳百世之志也

右書請毀逆奄墓疏後全祖望撰

按張公一字蓬若
人康熙辛未科進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五補錄

諫臣三

陸師

陸師字麟度浙江歸安人進士有文名康熙五十六年以新安令補知儀真始謁 文廟見規制未備廓其基繕以周垣建左右坊春秋丁祭必先日齋宿於旁舍凡省牲獻奠必誠必恪朔望集諸生於明倫堂談說經義擇其秀者月爲文會事上官嶽嶽不阿意指每過縣取舟車夫役量應之人給以值曰不忍吾民困徭役也剖讞不事鉤距自無遁情有大猾肆惡方欲擒治會自訟人於庭師見微笑曰所謂天網恢恢者訊畢歷數其罪杖之荷校市門竟

斃邑人稱快春夏不設限催徵秋成後諭令糧戶自封投櫃民便之邑向有運鹽羨例不取私己為建倉廠置寅賓館修囹圄革去單夫催頭名色應差者人各懸一牌於門市民安堵邑中疫證起出俸錢設藥局延醫日四人分行療治起死者什九修縣志二十卷義例悉當期年報行取擢吏部驗封司主事四遷至廣西道御史王寅卒於任其始遷官去京也儀人建書院繪像尸祝焉

右傳鄭相如撰

余少所見長老往往稱道歸安故陸麟度先生所為制舉文字余讀之心弗慊也已讀其所輯儀真志又弗慊妄謂此時文家耳及余主真州書院往來過其先賢祠廟輒戢勦古危而不傾問之曰

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入其學校嚴整異他處又曰此故知縣陸公之爲也歎其城隍之侈剝曰自故知縣陸公以來莫之修矣有石狻猊埋沒墟莽間蛻松牘根負土稜稜出曰此故知縣陸公所嘗表著也公去無與爲主後矣凡一碑版一橋梁循其迹有不同於今吏者咸曰陸公陸公因問陸公何人乃麟度先生也陸公之去此幾何年矣曰百年矣然後知陸公真循吏烏虜文辭之不足以槩賢者如是哉於是訪尋公後有可與言者乎則幾微絕矣獨遺孤孫長齡者年十五遂錄以入書院長齡弱未省事叩其家有遺帙焉試取以來則公與公之子端端子昌祺三世詩藁具存其三世所爲詩先生最勝然猶未足以見先生也獨其澗心實政爲

不可沒故蒐次其事行爲之狀俾後有述狀曰公諱師字麟度一字中吉自唐天隨子七傳至宋眞泗二州兵馬都監圭討方臘覆舟死錢塘遂廟食歸安子孫世居之入明累有顯人其五世祖穩撫南贛平巨寇張璉蕭晚事載明史祖熙運崇禎舉人召在復社知青縣父衣章入我朝隱居不仕生三丈夫子長斯邁早卒季廉廩膳生公其仲也娠十二月而生四五歲敏甚青縣公每命誦唐詩以佐酒入城歸能背誦街衢間大吏所張告示稍長補諸生餼於庠巡撫遂甯張文端公合羣士作書院萬松嶺公試高等文日益有名康熙三十五年舉於鄉又五年成進士自悔前此徒以文名未嘗嚮學乃究心先儒遺書講求實踐後九年選知河南新

安縣縣承聞亂流移未復誦絃銷歇公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
譚藝童子有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多所興起鹽使者下縣取鹽
犯四十人公曰律以人鹽並獲爲眞犯今勘犯止二人何濫爲且
會典載事在令憲司不得侵令權時州縣有虧帑者上官均其數
責旁縣吏代償或愆期卽以所解正供扣抵獨不敢以其事累公
縣境響馬賊季國王者爲患久公廉得斃之杖下築菜根亭後圃
拔其蔬分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頃之丁父憂公故酷貧以
授徒自食官罷茫然無所歸大吏將畱公在任守制公不可乃賻
以財旣成行忽見前途塵起六七壯騎挾弓刀驅牛車載窶男女
五十餘人自稱某將軍家買來歸德饑民公叱送有司津遣牛車

諸男女而收其壯騎以畀將軍議者咸謂公已解職徒得罪將軍
公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此寔男女媚將軍耶還家畢葬仍出客
授先是在京師同年生董玘典試福建 陞辭請以公俱行其年
蔡文勤公世遠鄉舉第三世以爲知人至是有學使者再請人閩
居無何以其人多累行不受脩脯而歸服除補江南儀真縣縣凋
疲又江西湖廣綱鹽所匯奸民窟其中公至慨然曰是邑也貪官
巧宦所相與摑之者甚矣於是矯然一反前政日辰升堂平決爭
訟家視其官子視其民休戚與共有吏以私事銜知府命索船公
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烏乎可并其名紙抵之地盜自
引民某爲黨公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償值

因而鬪毆公詰其人狀與盜肖乃不攝某而并加盜以毀物罪揚州五屬饑督撫下府以五千金糴穀借振符旣行矣舟車往則虛而歸公知知府意欲縣官自補所虧帑也親往爭之強卒得請其後五縣官會集咸戲咎曰君爲好官乃累我償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戶多爲名目倉卒滋擾公至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以一錢歸驛胥役無所藉手不勞而辦春徵先勸大戶輸旣徵卽以解司秋則減其火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有崇公移文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兩步禱輒應疫起出俸錢爲醫藥以施民始至卻鹽商例餽商請不已公曰其然吾亦誠有用乃立印簿登其入作學宮衙垣門坊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

樂舞祭器濇泮池植之桃柳又用其餘建倉廩潔治囹圄爲別屋以居女犯新縣東門外舊所有文信國公祠經其久遠京口營沙虎船民修故出沿江州縣公求紓其役不得立自鬻五百金縣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之息公辭其歲餽勸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敦女教縣稅領之稅大使惟豬稅隸於縣歲贏千金公歎曰知縣乃與稅大使分肥乎除之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公爲定其程度責里長以時察之封表明故侍郎黃瓊墓禁其樵采凡所剔釐彰瘴視新安之治爲尤詳期年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畱弗得則闔城門塞牙署不聽去旣去乃寫像學宮至今尸祝焉公去儀真

入對 聖祖仁皇帝賜之溫接試制舉文一篇取第一授吏部驗
封司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公爭之其長作雪
中書懷詩見志已而奉 命督視開礦山東條上開採四無益疏
寢其役還遷廣西道監察御史又 命巡河讞獄往復山東河南
畢使始入臺受事而公已得疾俄而長沙陳恪勤公總督河務奏
以公爲山東覓沂曹道有 旨趣公行公伏枕惶急與醫商急治
之法遂爲藥誤不起時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也年五十六
公性澹泊以儒者自命無所珍好獨喜讀書造次勿離自諸生時
見謂工制舉業所至輒以其術授人人有得之者輒善取科第再
充鄉會試同考官所得多寒畯居儀真築江塞草堂廡西延邑士

及過客之有文者盤礴其中居京師與桐城方靈皋苞宜興儲中
子在文長洲何義門焯相友善尤契儀封張清恪公清恪過訪必
手自叩門公能辨其聲云通籍三十年不買宅獨爲祖墓增祀田
饗堂刻行座右哀唐二公遺棄兄斯邁早卒命長子端爲之後撫
弟廉子如其子不帥教撻而繼之以泣收養同年生鄭宿來遺孤
振銓字以弟女卒成其名同年范久鏞陳嘉猷以言事謫戍厚卹
其家所著有巢雲書屋采碧山堂玉屏山樵諸集書詩二經傳稟
儀真志陸氏族譜凡若干卷藏於家人祀山東兗州河南新安名
宦祠公督開礦分得青沂地嘗畱止安邱故安邱人與儀真又皆
私立專祠配孫氏後公卒年八十九遺李氏苦節五十年年七十

允卒子二端乾隆己卯舉人安徽太平縣訓導欵監生早卒俱李
出端生三子昌祺附監生昌明復還爲欵後以續公祀昌祚監生
其子孫既葬公其鄉之香復山無一瓦自存儀眞之民相與招之
入籍今爲江南儀徵縣人

右事狀王芑孫撰

按儀眞縣雍正元年改儀徵縣

清乃居官分內事清而不勤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陸麟度詩云
黃昏縱謝四知金白日虛糜五斗粟此語足爲廉吏而素餐者做
也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國朝者庸類後初編

卷百三十五

六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六目錄

諫臣四

陳學海

王玗

沈懋華

黃秀

邵璿

郭金城

范咸

王麟瑞

王峻

龔健陽

馬宏琦

陳其嵩

曹一士

劉元燮

張涓

沈景瀾

彭肇洙

胡定

六十七

趙奇縻

史積琦

王荃

周癡

李慎修

四庫全書

胡澤演 許伯政

補錄

蘇霖渤 楊如松

許伯政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諫臣四

陳學海

陳檢討者卽余西北域記所稱陳侍御也定例進士入翰林畱館
二甲編修三甲檢討新例編檢考選御史獨君由御史入翰林以
二甲授檢討蓋殊遇也君諱學海字二登世居江西之永豐稱顯
族至曾祖某祖某父某始僅以孝廉秀才世其家康熙癸巳恭逢
萬壽恩科君復聯捷舉進士其舉進士也出余舅氏翰林學士
蔣石塘先生之門余之識君自此始雍正乙巳春余服闋赴京取

道山東過恩縣時縣令已內升去百姓尸而祝之曰我父母也或曰我師也亦有幸其去者曰閻羅老子耳問令爲誰君也君內升補刑曹由主事遷員外以熟律例能平反著稱凡部院堂官出差審事多奏請以從丙午隨 欽差某某往河南審巡撫田文鏡參各屬員及河道修鎮揭巡撫諸案歸擢御史余時亦由翰林改御史復相識於臺中君之在河南也與 欽差持平執法盡得巡撫欺罔狀爰書定矣未幾 欽差徇庇巡撫悉反之君力爭不獲且被劾盡題志甚旣入臺謀於余欲檢舉余曰宜哉君忽轉念曰事求有濟今堯方試鯨孔正取子無濟也余拂衣起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臣之罪子不爲看我爲之先是田文鏡密奏直隸總督李

某將結黨爲被參諸進士報復既而李果面奏余復題參先帝疑之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余與李某交關狀余不服辯勵大司寇命刑訊君踉蹌出班立庭中颺言曰與謝某交關者我也乃罷訊翌日九卿覆旨將並劾君時余已奉恩旨釋放效力軍前君亦免然君幸免知終不免次年春以病告舊例遣官驗病先示期君在告日坐觀書一日兩御史卒然而來悠然以去於是都察院堂官劾君詐病並補劾前事亦奉命效力軍前君胸襟灑落去官無異在官觀余記君失馬事可想見其爲人生平好學多能尤精岐黃術在戍所所全活甚多嘗謂余曰吾輩存心愛物而於人有所濟者此而已歲己酉先帝垂念效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

將軍劾余狂妄九卿又議余謗訕其年冬同奉 恩旨余免死君
馳驛還授翰林院檢討君起罪廢之餘不忍遽言歸亦不敢復
言病擬以五年後援例省親不謂甫三年而太孺人凶問遽至君
戴星徒步返里門經營大事畢積勞兼毀遂病頭疽以歿歿於癸
丑年正月初九日生於乙丑年某月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傅氏生
子六人大椿大桂大槐大樟大樺大枋君 賜環後余畱成所又
四年一夕夢君入門撫掌大笑曰田文鏡已伏冥誅矣覺筆之運
數月有京使至問之信越二年乙卯 今上卽位余亦蒙 恩賜
環前至京卽遣僕訪君僕以君行狀至嗚呼孰知凶人不終善人
亦不祿而入夢之夕乃其蓋棺之日也乎出寢門而哭之又四年

己未余官長沙其孤某將葬君來請銘又哭而銘之銘曰
有狐跳梁兮在獄之嵩二獫從之兮並離於凶獠折其足兮斲缺
其牙纍纍曠野兮互相蟹蚤一朝泣別分斲入雪中雖則雲泥隔
兮夢魂通豈意獠躡其後兮斲已變化而爲龍龍兮龍兮永蟄幽
宮獠兮獠兮仰天嗥慟

右墓誌銘謝濟世撰

永豐陳侍御二登既至軍中餘五馬寄牧場一日牧人告曰狼噬
一侍御無訝容無惜詞又數日失其三牧人又告侍御如前旁有
窺而異之者曰先生矯情鎮物者與何得失置於度外也侍御曰
子不見經史傳奇所記乎韋氏之婚昭應之宰李相之羊九齡兩

楹之夢冥中三十座之鑪庫中五百貫之錢婚媾仕宦遷謫死喪財帛皆有數焉夫此其大者也半餐之鱸一滴之酒幾合之醬數椀之橘皮湯人生飲食亦有數焉夫此其在人者也武侯行軍之枕江亭天繪之額鍾山旬服之銘富園之牡丹青城老人之竹牀凡物成毀亦莫不有數焉不知其有數而以得失動其心者愚也既知其有數而猶以得失繫其心者愚之甚者也吾此身亦終非吾有而何有於物吾身外之物何者爲吾有而何有於馬謝子聞之曰賢哉侍御吾想見其罷官出塞時矣

右記謝濟世撰

王玘

王玘字天游號甘泉太倉州鎮洋縣人 敕授承德郎刑部廣西
清吏司主事待 贈中憲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生康熙戊
午卒乾隆己巳曾祖時敏太常寺卿祖據父旦復甲午舉人 敕
封承德郎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太原王氏爲太倉望族君奉常
公之曾孫汲園先生之孫也奉常公九子汲園先生行七特以詩
名爲風雅宗君姿稟挺秀好爲歌詩酷似其祖故汲園先生尤愛
之長遊京師從祖西田公方當國畱之邸第 聖祖開算法館
詔取士纂修君素習句股乃應 詔投牒 廷試中選甲午君與
父耕石先生同舉京兆試康熙六十年館書告成議敘授刑部主

事有能聲雍正二年司寇勵公薦巡視船廠船廠爲我朝發祥地前直朝鮮後接甯古塔故滿洲旗人地商賈百工所輻輳無民牧歲遺滿漢司官各一員巡視其地有事會同甯古塔將軍治之君往具悉積弊謂此非大爲更張措置不可擬摺陳機宜十事爲船廠兵民萬世利於復命時面奏及期復命定例部員出差後不由堂上官引見公至宮門奏事人不爲通時世宗勤於政凡具摺跪門者奏事人立進御不敢刻緩君於是繕摺具奏上覽大喜立召見詢何日到京君以實對上大怒曰是已一月矣此必朕門上不爲汝奏將呼重處君奏曰臣知皇上連日有大政事令緩奏非傳事人故上怒解乃曰汝摺朕已

一一覽過足見汝實心任事因問滿官某安在君奏在宮門外
上曰汝卽出召某進見君承 命呼某進 上熟視君嘉獎良久
卽傳 旨王班人去得著授員外郎奉 硃批所奏甚屬可嘉著
議政大臣畱心議奏隨奉 諭君自齋捐出交議政大臣處議覆
一時宮門大臣咸屬目驚異其摺略曰一遊民宜設有司也船廠
本爲八旗芻牧地邇來商賈百工絡繹彼此交利但遊民無州縣
約束往往爲非有訐訟則屬將軍審理刑司皆武弁未諳律例更
或陰袒其兵常失平以致兵驕日肆民隱莫伸若於船廠甯古塔
等處照盛京例分設州縣三四并轄於奉天府編遊民入籍申嚴
保甲庶約束有人罹罪者寡府尹與船廠相去向遠府丞事簡若

臣等謹將其詳平系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令移駐船廠統轄新立州縣尤爲切近事有應題奏者得竟達通政司不令掣肘若事關兵民訐訟府丞仍與將軍及每年使臣會同辦理則兵民各有專司可免弱肉強食之弊又各莊多閒地民報縣開墾三年後升科準奉天州縣額納糧貯倉足佐正項之萬一則遊民皆有恆產不致放僻邪侈而將軍亦可專心教養兵丁亦古者兵民並重之意一繙清缺員宜增也船廠等處筆帖式五十八員皆不諳繙譯將軍於盛京咨取二員承辦衙門有四司題奏文移非兩人可辦宜每司一員所添二員於八旗官學生內考擇勤慎者補用庶事無遲誤但微員行走宜勸以上進之路船廠左右兩翼助教各一員向係盛京兵部題補臣請嗣後缺出卽將

此繙譯之員令將軍同每歲使臣考其明通勤慎者保題補放則進身有階自各思鼓勵否則繙清八年滿後不必出缺另補卽同單清字之員一體較俸亦免終身沈滯一卡路兵丁宜撤也將軍每月派八旗先鋒於東西路稽查謂之卡路究之經年實未拏獲一名惟遇客商貨物每車截索銀二三兩倍於抽稅商賈苦之臣思與其資先鋒之壟斷不若立稅以便民請於邊門設官按崇文門例上稅而撤去卡路兵丁則國帑可裕商民亦免無厭之求一八旗牛彘宜量增減也船廠五十牛彘內漢軍祇一牛彘近來漢軍生齒日繁嫻習弓馬者俱各閒散若巴爾虎八牛彘人丁不足往往借滿洲漢軍代補其佐領驍騎校缺出仍係巴爾虎本色承

襲代補者有當差而無升遷臣請將巴爾虎照京城八旗例一牛
彙缺少披甲十五副以上者併入他牛彙至漢軍壯健既多可令
將軍秉公挑選具題量增牛彙幾員則老弱者不得濫冒錢糧壯
健者亦免沈埋牖下矣一失察逃人宜加分析也向來兵刑二部
定例失察逃人一年至四十名以上者佐領驍騎校各降一級罰
俸一年將軍副都統各罰俸六箇月逃人以次漸少則處分亦以
次遞輕雍正二年船廠甯古塔伯都訥逃人未及三十名而部定
新例將軍副都統各降一級罰俸一年未免太重在將軍猶以有
統轄之責若兩副都統分轄其所屬風馬牛不相及若槩行處分
彼失察而此被議未爲允協臣請 敕部更爲定例嚴最近管轄

之員遞遠遞輕副都統則各就所轄之地論庶責重專司可杜徇
縱之弊大臣免分外之咎一牢獄宜加嚴密也船廠獄無官向
官輪守五日一換往往輾轉推諉視爲具文以致時有脫逸臣請
照各直省郡縣之例設立司獄一員再照部獄提牢例於八旗中
月派佐領一員提牢稽察庶可永遠嚴密邊塞知有法網一糧船
修造宜從節省也昔年征老羌設糧船戰船老羌旣平戰船畱於
黑龍江糧船八十畱於船廠繼經毀廢尙存三十隻定例每年小
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後停小修而大修拆造如故虛糜工料不
可勝計臣以海宇昇平此船固屬無用卽曰有備無患而改爲十
年一小修二十年一大修三十年拆造則舊制不廢而所省物力

不少矣一苦差宜給口糧也船廠至甯古塔向設渡船四隻每船水手八人係最先陳人世世當此風雨無開升斗餬口實屬可憫伏查此擺渡者既屬陳人非發遣者可比請照水師正丁之例按月人給銀一兩窮丁世世永荷 皇仁不淺矣既而大臣議覆大半如所請行至今船廠滿漢兵民稱便皆戴君之賜也 世宗於是

以君可大用明年擢貴州道試監察御史巡察畿輔保正河三府旋以憂去服闋補浙江道試監察御史巡視西城錢價昂請開官廠發戶工二部錢以平市價公私稱便糾彈摘發不避勳戚豪宦有鐵面之目升京畿道監察御史引 見 世宗顧都御史某曰此是好御史適河南水災 命往查賑君窮歷各邑村莊撫恤周

至民以全活使竣晉工科給事中旋命巡視南槽事竣復命
巡視西城兼巡萬安倉轉刑科掌印給事中刑具律有定式時各
直省任意製造率過部頒數倍君極論其非奏請畫一改正以昭
平允得旨如請尋命巡察山西請訓奏對良久賜松花
視一方巡察一官本朝久廢雍正二年始復奉差者急於樹名
往往侵封疆大吏之權有司首鼠瞻顧常至敗公君入晉小事責
之有司大事必聞之督撫以和平公正處之不傾軋以炫己長惟
切切問民疾苦體悉吏隱爲事蓋君自部曹以至臺諫遇所當言
則言雖觸忌諱嬰謗譏不顧也遇所不必言則不言雖違時尚蒙
詬病弗恤也報滿有旨畱任中外謂旦夕且柄用未幾竟以失

察墩臺廢址免官發倉場效力君處之夷然已監大西倉復監大通橋運二年倉場侍郎塞公呂公極器之任滿補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充律呂正義館纂修官升工部虞衡司郎中提督窯廠管理街道事時年七十勤練不恤勞苦堂上官以君久歷中外事輒倚之而君之精力已耗矣乾隆十三年春外轉得江西臨江府知府遽有衰狀憮然曰吾老矣不復能治吏事矣遂移疾歸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卒君年七十有二妻杜氏 敕封安人繼娶沈氏俱待 贈恭人子二長學義太學生先卒次學璧直隸保定府清苑縣縣丞孫男七長旻鎮洋縣學生次昱曠皆先卒次璇太學生次基琮璋曾孫一廷佐學璧仕直隸曾爲余屬吏聞訃奔歸率承重

孫踵門稽顙乞爲行狀謹序其有關國政可載史冊傳後世者
如右以備誌銘者採焉

右行狀沈起元撰

臣等謹將本月奉
行牙稅
年上三

才

沈懋華

沈懋華字芝岡浙江歸安人康熙辛丑進士由翰林改侍御芝岡詩意主蘊含不欲說盡唐宋之分斷斷如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臣等謹將奏稿不錄
卷三十一

--	--	--	--	--	--	--	--	--	--

黃秀

黃秀字君實湖南巴陵人康熙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治河方略政治典訓兩館纂修改山東道御史以老乞歸年九十卒有實庵文集實庵操履樸實通籍時年已六十矣會世廟宴羣臣六十以上者於乾清宮實庵與焉世廟有旨令中外羣臣各舉所知實庵舉吾郡敬先生蔭亦樸學也敬不就時論兩賢之官御史時上推廣皇仁一疏條陳振恤隄防諸大政皆切時務云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按黃公字湖南通志作實庵誤官御史並協理山西

事道

國朝行風美名不考
卷下三十一

十一

--	--	--	--	--	--	--	--	--	--

邵璿

邵璿字虞在江蘇無錫人拔貢生令芮城徵爲工部郎擢御史掌登聞鼓院康熙六十年與同官秦天錫抗疏言建儲事從軍西塞歲餘卒 諭賜祭葬復原官璿工詩少受詩學於武進族人長蘅所傳出塞諸篇多悲壯可誦

右傳楊熙之撰

按邵公一字璿亭

國朝詩人傳卷之四十五

五

日本書紀	卷之八	天武天皇	元年	春	正月	丁未			

郭金城

郭御史名金城字子固父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早逝盡忠
養父顯名撫御史甚嚴遂自奮以學問宦績著於時由旗官學生
試特等授內閣中書升刑部員外郎轉御史先是御史好詩文聞
予言顏習齋先生學盡棄之講求天文地理政刑書數射御諸學
入刑曹精練刑名十四司彙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欵歔全活甚眾
及官御史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人才不振由三代學校選舉之
法不復因先疏請汰冗員行之而時逐宦利謂仕途減則阻滯羣
怨謗御史笑而不辨也御史貌謙謹見人躬躬如子弟而中實不
可一世非其道義所欲爲百方撼之不動也杜絕暮夜苞苴親串

僕從縱火終不變公退則閉門不請謁人一日遇尙書甲於塗曰
君何不一謁曰公有公地私無事何由謁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
此時而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當御史十三四歲顯名使京西蘇
山牧馬且牧且刈芻薪束芻馬上跨而歸艱苦備嘗嘗歎曰吾命
貧安之且天子艱奈何力爲善卒不盡其用四十一歲卒三子卒
之日囊錢不足百敝衣布襪以斂

李堪曰御史篤孝弟能取師友頗嗜黃老謂子曰先生惡惡嚴傷
和子曰怒哀中節亦曰和黃老玩世究爲酷烈非和也蒔花木適
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子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改容稱是
嗟乎其學可深言惜哉

右傳李堪撰

大元... 謙臣四

右

范咸

雍正元年四月舉鄉試九月舉會試十一月行 殿試以天時互
寒 命殿上設金鑪十二并撤 御膳以賜浣浦一歲之中以諸
生遂躋侍從散館 召對誤稱門生而 天顏甚霽既退猶笑語
大臣曰范咸欲爲天子門生也所著有周易原始讀經小識碧山
樓古今文彙玉堂蠹餘柱下奏議海外奏議臺灣府志

右杭郡詩輯張維屏錄

按范公字貞吉號九池浙江錢塘人由進士官御史尙著有浣浦詩

鈔

四角行 加多 卷第 九一三二

三

王麟瑞

王麟瑞福建南靖人邑諸生入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所生母病渴思食青梅孝子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是夜梅忽華旋結實摘以奉母病立愈父歿廬墓三年突遇虎虎卻避之聞者異焉里人劉升遺金數百拾而還之俾得完娶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以薦授永平知府歷四川道監察御史

右事略李元度撰

皇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五

王峻

先生姓王氏諱峻字次山號良齋蘇州常熟縣人大父應祥父志學俱以先生貴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生少敏慧讀書數行俱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才名籍甚同里宋君玉才與先生最相善並受業於陳見復先生一時稱爲王宋既而入都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 恩科舉人明年試授內閣中書尋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一統志纂修官五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典浙江鄉試十年典貴州鄉試乾隆元年典雲南鄉試先後甄拔號稱得人明年 詔開言路遴朝官有清望者俾居臺諫之職而先生以名史官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拜 命三日卽抗章劾臺長

官素行不協人望罷之當是時先生直聲震都下先生感 上知
遇能用言方具疏草累數千言未及上而太夫人之訃至遂戴星
而歸杜門養病者十餘年學益富品益高弟子著錄者日益眾當
事爭延先生爲士子師於揚主安定書院於徐主雲龍書院而於
蘇之紫陽書院尤久以古學提唱後進所賞識後多知名性剛褊
視時俗依阿齷齪畏蒞者流不欲姑與爲伍而人有一事一節之
長則稱賞不置有三代直道之遺焉尤精地理之學談九州山川
形勢曲折向背雖足跡所未到咸瞭如指掌嘗謂水經正文與注
混淆欲一一釐正之而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鄭注所
未及者則撫正史及傳記小說近代志乘以補之名曰水經廣注

手自屬彙未暇成也詩古文直抒性靈不加雕琢書法初宗北海
後師東坡晚年自謂窺古人用筆之意所書碑碣盛行吳下片楮
隻字人知珍之先生壯年崇尚氣節慨然欲有爲於世旣以病廢
不欲出山則思見之著述而天不假年未竟其業旣沒之後有與
先生善者刻其所著良齋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雖未足以盡先
生亦略見先生之槩已先生久登清要不名一錢歸田後猶以教
授自給清風特操當於古人中求之春秋五十有八乾隆十六年
二月十七日終於里第家貧子弱久未克葬頃歲季子淮安府桃
源河務同知本智乞歸養母乃卜辛亥歲臘月十四日葬先生於
某鄉之原距先考塋若干步遵遺命也配馮宜人教子有法今壽

躋百齡康強逢吉大吏入告行有旌門之榮子二人禮縣學生先
卒本智由盱眙知縣遷今官女一人婿朱聲孫幾人歷某官大昕
少而鈍拙無鄉曲譽先生聞其可與道古也薦之使學於紫陽書
院先生於諸生中最賞者廬三數人顧獨稱大昕不去口先生沒
垂四十年而大昕來主紫陽遵守先生教規罔敢有懈先生之葬
與執紼焉東漢墓銘多由門生刊述俛仰今昔音容如存而衰老
無成孤負知己援筆泫然情見乎詞銘曰

尚湖之水清且直兮誰其似之夫子之德兮少可於俗多師於古
有所不爲合乎狷者孔翠以文鷹隼以威位未酬德沒而名垂退
之諛墓古人所譏先生之銘斯無媿詞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王峻字次山江南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轉御史
著有良齋詩集良齋素行侃侃彈都御史某視趙用賢之彈張江
陵奪情則又過之詩亦英爽如其爲人惟於王新城詩時加詆譏
趙秋谷諸公聞之應云將伯助予也然卽此亦是不隨衆好處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先生謝病歸蘇州爲紫陽書院院長巡撫雅公蔚文小有過舉必
面折之自來院長所罕見也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按雅公名雅爾哈善

王次山侍御峻常熟人在臺垣志氣嶽嶽到官三日劾罷都御史

國朝志序 卷三十一
彭維新稱其很伎無學術時論嚮之退歸修蘇州府志有明季大
僚曾汙僞命者其子孫乞爲之諱飾侍御不可賂千金不受介要
津求更一二字終不許剛耿如君吾甚惜其歸田之早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龔健陽

君姓龔氏諱健陽號惕齋湖廣天門縣人也初因其弟巽陽索交於余余時衰疾趨走內廷終歲僅一再見君每以不能親近從問經書爲言厥後聞君以陳漕弊爲重人所斂部議降調乃考其行於所習者始知君自司工部卽勇任公事及入臺奏砌馳道覈門禁糶倉粟以平市價並愜眾心而尤爲時所稱者巡視南城有主母殺婢勢家也君奏請自治不送刑部屬託百方卒持法不移雍正九年旱詔諭科道聯名直陳時政君首議在任守制當急停同僚相視不敢署名君遂具疏獨奏付通政司會註部議不得上調行人司方需次特旨授兵部主事以在臺中數言事其名

猶簡在 聖心也君益自奮勵將有所設張而未數月遽以疾卒始巽陽及吾門試春官不第將盡棄所學而專心於三禮及歸亦遽卒龔氏世居福建至南唐越國公之子順爲江西節度使遂畱江西旣而遷於竟陵近千年無顯者至君之祖始舉乙科及君兄弟五人而登甲科者二乙科者一眾皆謂龔氏其昌矣而仕者學者皆不遂而無年理數有不可詰者獨其志行猶不沒於士大夫之口君於諸經四書皆有編纂尤好春秋作胡傳辨十餘篇惜乎君生時余未得與面講也君之祖仲鄂順治甲午舉人父諱松廩貢生以長子廷颺 敕封文林郎妻程氏 封孺人君以子學海遇乾隆三年 覃恩贈奉政大夫妻譚氏 贈宜人子三長光海

嗣世父次學海次文海女二君以甲寅十二月合葬譚宜人之墓
在本縣利涉鋪先兆未有銘幽之文君卒後四年學海以庶吉士
屬余教習請銘余多事未暇及歸里檢篋笥失君行狀乾隆九年
秋九月復以狀來乃敘而銘之以列外碑銘曰

職方張而柄移志甚盛而身萎惟天造之難測委素履之無虧

右墓碣方苞撰

臣等謹將... 卷之三

三

馬宏琦

君名宏琦字景韓始祖自元末由山西遷居江南之通州遞傳至君曾祖諱坤明嘉靖中進士歷官少保戶部尚書祖諱眉生父諱逢秋太學生善治生產累讓田宅與兄弟君甫冠以第一名入學旋補廩膳生雍正元年貢太學二年試補鑲紅旗教習四年中順天舉人明年成進士 殿試進呈卷第六 世宗賞其策置一甲第三授編修旋丁父憂歸服除補原官充八旗通志纂修九年以輔臣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輪班條奏多見施行十一年 命巡視淮安漕務以廉察著聲八月巡視中城嚴督諸捕吏鉤稽積賊禽獲頗眾姦宄屏跡十三年掌山西道事明年轉吏科給事中乾

隆四年巡視天津漕務時天津方被水君奉 命度河工奏水師
營八十里陸路淹沒請修築疊道分建水閘斗門以消盛漲事下
直督孫公河督顧公會議發帑興工事竣陸行無阻農田歲獲有
收六年補刑科給事中劾兗州知府沈斯厚失入臬而山東按察
陳憲正亦誣君受被參縣令李鮮賄 上命都御史劉公往訊事
白沈斯厚革職九年巡視南城歲饑平糶君監糶盧溝橋奏添粟
二千石十年巡視通州漕務十一年復巡視南城十三年扈從
東巡還三月奉 命隨大學士高公都御史劉公及同官三人往
山東督振務既至濟南聞漕船截留德州者爲運官所持糧不時
發君疾馳一晝夜至德州責數運官稽振臬運官泥首聽命立督

小車二百兩載米給州縣以振往返才兩晝夜論者咸謂微君往更遲幾日死者過半矣時蒲臺利津間有殺人以肉爲市者君急往視有老婦攔馬首訴其媳爲子所誑賣與某店家乃令老婦導下馬入店中跡之不得得之破窖中付縣嚴訊得實斃店主杖下市者遂絕十月回京十四年巡視西城積勞成疾有歸志又以張太恭人年八十遂請假尋以終養告不復出十七年九月太恭人卒君旦夕不離苫次一夕家中火且及正寢君伏柩下叩頭流血誓與俱盡忽風起燄轉救者至火滅服闋或勸君起歎曰父母俱沒祿仕何爲乎家居二十餘年年八十寓書於余求爲文以著其生平予與君爲同年進士是科進士凡二百二十餘人其事功卓

然可紀者首推清江楊方來君之名位遜於方來考其所歷要爲
能不負其職者與子書以忠孝自名不虛也方來之卒余爲作事
略恨其子所述多疏漏未能詳也君在諫垣諸疏彙余亦未嘗見
其所得而稱者止此他日諸子儻欲列君行事上史館則諫垣疏
彙未可略也子尙當論其詳焉

石事略彭啟豐撰

陳其嵩

陳其嵩字峙南湖南衡山人父世章有隱德其嵩事之能得歡心
爲文汪洋浩瀚富有才思雍正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轉山
東道御史卒於官

右述聞謚瑤錄

日本書紀卷之六

三

曹一士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閒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畱心於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弗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曲證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折閒以其暇選坊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儒先其於制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免闕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奇不偶落拓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爲重庚子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後於鹿鳴宴中三歎以

不得公爲歎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唐南軒曰曹君連
蹙甚矣將資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左副都御史
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天秋試明年春
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如
皋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蘇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爲詩文以旌
節孝未期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甯陳文簡公禮部侍郎
華亭王公安薦於 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宇內已
久垂老釋褐主試諸公皆自以爲龍湖之得震川尋充順天壬子
鄉試同考官得士二十餘人今禮部尙書溧陽任公爲主司賞爲
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修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 上諭

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
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固辭願畱館閣刑部侍郎奉天文公
薦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并湖南諸府州發摘舊志
之譌極多甲寅管內繙書房事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五月改山
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指屈
公旣感 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輪班奏對中外訢訢共望讜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
倡顧其中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
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爲賢爲能視其所舉而
瞭如今督撫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彊也辦事勤慎也

不避嫌怨也其實迹則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賊汙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悃悃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爲無能耶抑亦以能吏卽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爲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摭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潰

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
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將何從
問乎臣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悖大成裕之道少損
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
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行罷革爲
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
以自護或意爲迎合復將姑息以儉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
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者務勉於
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 諭之而不悟卽賜 乾斷以罷斥之
將督撫無弗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壅於上聞之患是知人之哲

卽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卽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謂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尙之美惡卽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眾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以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

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
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
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
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
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
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
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
忌之事一槩掃除仰見 聖明廓然大度卽古敷奏采風之盛臣
竊謂 大廷之章奏尙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敕
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見在不準援赦者條列上請

以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
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
之風可息矣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班上五摺多見采錄舊
例十三道御史以次轉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勵六月
特轉工科給事中公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探其緒故所言
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其闕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任
河東督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自來 上聞
不懌以爲公自洩之因 敕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
畱任公未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侃如初尋又陳工料之價
值有定官吏之剋減無常查雍正十年刊有 內廷見行則例及

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或隨地度材或因時比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覈議請旨期於價平貨善廩稱工良聖朝萬明作於考工小民卽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劾參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干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爲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

買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既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貶之就下工價之多者抑之就寡曰 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至於州縣偶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粟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糊口何不踊躍赴工致煩迫促則皆官吏隱祕成數以逞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爲物當其值役償其勞 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爲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工程先經覈減成數復不全給若無扣剋何處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參姑塞其責也伏乞 敕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通達一面卽飭該府州縣刊刻榜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

大之價眾目共睹眾耳共聞少有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證雖有不肖官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膽之徒各懷口眾我寡之懼安有籠統開報於事前侵冒追賠於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讞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益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於世道民生 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爲行將大用乃忽於七月中得哽噎證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逾月而篤遂以二十一日卒距生康熙戊午十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潮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端爲伯兄後副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

次適陸秉笏諸生其一尙幼公於同輩中爲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煨煨可按雖不竟其施以沒而其所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兄老而得舉於鄉公計其來親至盧溝橋迎之夜宿坊舍閒同衾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獎引士類嘘拂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冒苟徇人之求王子闡中累爲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士若而人雒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畱意聞者擬爲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出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與人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惓惓不能自己吏部侍郎鄧江邵公出

撫江蘇公已病尙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蓐閒強起書之以貽焉公雖官於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輒弱甫逮十齡奔赴爲難摒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於散橐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爲纂輯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大略述之以爲異日 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右行狀全祖望撰

曹一士字諤廷江南上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諤廷諸生時名滿大江南北旣爲黃門所條封事皆去積弊培元氣有

利國家者藝林吐氣賴有斯人奏疏可覆按也詩亦不肖隨俗時
露奇警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劉元燮

湖南湘潭劉君理齋諱元燮一字梅垞予鄉會同年友也而予由中書舍人改官在翰林爲後輩時先生方由編修改監察御史侃侃有直聲諸同年謂予莫犯馳馬其人性急喙硬多否少可能面叱人過然中無城府過後輒忘又博學多才癖於吟詠君第與爲文字交勿議論古今人物及世務恐生齟齬徒自取病予心識久忽一日先生惠然來小僮擔書十有二幘以隨揖而告予曰聞君僦居矮屋岑寂無書今從君勾一文爲家大人壽以此書作贈余謝不敢承發篋視之乃 聖祖御選四朝詩也恭捧拜受訖且諾之竊獨念人稱其詩癖宜爲文字交信矣顧其音采和暢如春風

煦人殊不類眾所畏憚云云且既少許可而獨見愛於蕭寥孤陋
略無氣色如予者抑又何也居無何有旨補授蒼梧巡道時有
聞先生外出而喜者先生故志在獻納又激於所聞翌日具疏固
辭上方意向君欲且折其盛氣謫廣西佐貳用至則委同知南
丹州事會義甯苗陳朝子不靖聚黨七百人散布芙蓉九峯勢張
甚更議勦撫不能決先生乃請於上官親詣四五峒相視險要密
偵苗情卒乃竟至其砦諭以朝廷恩威及逆順利害苗眾悔悟
膜拜逆酋感泣願以其帑隨官先行爲質剋日歸命不爽先生以
州佐從軍責少輕而敢於辦賊如此同僚皆嗟服予用是乃歎向
之所稱爲急性直聲之效於茲略見焉越數年辛酉守制回籍連

居憂六年以染瘴故引疾未起故事左遷官服闋必仍詣原處補用吏督趨甚遂復之粵尋以議事觸忤上官準劾於黔州安置丁丑第□子亨地成進士改庶吉士援例陳請 上本憐君憊無大玷缺至是放還家居後爲嶽麓山長積束脯資於所居舍旁築冠石亭枕江樓課兒孫其中爲詩多自懺前非及太息世機之作然自詩卷外泊然無營流連山水而已先生兩爲考官乙卯使浙丙辰使蜀旣深於斯道不下氣前輩簾中頗爲異同然所得知名士見爲中外大官者幾十人其在謫所士人多從之學類皆取高第以去嗟乎文章作者難知者尤難紙墨無言不能自訟先生必欲以口舌爭雖卒能得之於人而亦從茲多口爲人則徹矣自爲則

愚子用是既釋前眾憚之疑又重爲先生悲也劉氏始祖鎮邦以
金吾將軍官長沙遂家焉父諱松官臨湘學博士母周宜人同母
弟三人長卽先生著有耨學齋彙梅槎吟寒香草堂詩藏於家乾
隆元年在御史任遇 覃恩父母並得 敕封又以本身應得馳
封祖父母乾隆丁丑以子亨地貴 封如其官子一人亨地進
士由編修今升國子司業孫六人鐸鎬鉞釗鈺錕先生卒於乾隆
戊子四月十日距其生康熙辛巳年六十有八某年某月承重孫
鐸將奉先生柩隨諸叔卜兆於某山某原前期請爲之銘辭曰
萬物之理方止園行鬼神之道巧敗拙成成敗何常究觀乃明
帝鑒無他錫以晚榮山高水清魂兮其瞑

右墓誌銘陳兆崙撰

劉元燮字夢調臨湘訓導松子雍正庚戌進士由編修改監察御史疏請增四川劍閣弁兵以嚴守禦減夔關稅則以便商民廣博學鴻辭薦舉之塗申直隸佃田滋弊之禁湖南米價昂貴請以常平倉穀減價平糶俱報可擢廣西蒼梧道固辭謫南丹州同知會義甯苗不靖吏議劾撫莫決元燮請於上官決策盡殲其眾某啓九寨苗蠢動元燮親詣巢穴諭以禍福其酋感泣相率出降復以議事被劾謫戍貴州子亨地入翰林始陳請得釋

右述聞謀瑤錄

張潤

柳漁居官臺諫頗著風節辛未歲 聖駕南巡因念西湖冢墓繁
鑿恐有司經理未宜於 鑾輅不經之處悉遷徙紛更乃奏請
恩諭著地方官善於經理以仰體澤及枯骨之意疏入 上嘉納
焉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按張公字鷺洲號南漪浙江錢塘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兵科

給事中著有
柳漁詩鈔

沈景瀾

浴溪先生姓沈氏名景瀾字尚賓長洲人也高祖應明前明進士
官武選司郎中曾祖世奕官洗馬祖旭初官編修皆於 本朝以
進士起家父曾同以薦舉爲廣東東莞知縣計最調番禺先生其
長子也少穎悟總角應童子試輒冠其曹爲諸生時卽喜論時政
得失每舉漢唐已事爲符證常如其言雍正壬子應順天鄉試族
弟慰祖爲同考官遂以迴避卷中式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丙辰
散館授編修當是時 今上初御極選詞臣課諸王學先生奉
詔入怡邸一日王問諸客曰前漢河閒獻王有雅材何謂也先
生以大雅之材三十一小雅之材七十四對 王歎其洽益重之

居翰林八年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曰言官 朝廷耳目可終
閉戶作老經師乎遂謝怡邸出遇事廉察侃直論奏不少阿會有
獄未決 上命廷議之先生與法司議不合法司曰當入先生曰
當出兩持不相下或曰請並上之以聽 聖裁可乎疏既入 上
特可先生奏罷羣議眾皆服不敢言然先生宅衷寬持論平每有
召對必曲體人情以爲言不肖爲矯激之說備荒漕弊二疏萬
餘言皆切中時務讀者至比爲漢之賈誼唐之陸贄云先生慎交
游簡酬應官京師二十年往來客僅數十人傲廬南城委巷中驢
一頭車一兩帷幃皆鉞裂人不知爲御史宅也甲子丁卯兩爲順
天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然無一舊相識者請急家居日與少時

親故游讌或曰以君之貴當以自重先生曰吾在官則天子之
臺諫也在家則諸父兄之子弟耳吾不與儕輩伍將挾苞苴持竿
牘與地方之大吏交乎乾隆十六年春 上南巡至蘇州先生隨
番禺公後迎 鑾道左父子俱被 恩賚一時榮之 皇太后萬
壽先生入都祝延遂留補廣東道御史署巡城事久之番禺公疾
復乞歸侍湯藥不眠不澣者四閱月蟻蝨緣衣領出無情容番禺
公歿先生年已五十有五骨立柴毀終日作嬰兒號遂得瘞既葬
除服病愈劇逾年亦卒子六人之棟猶龍文炳玉田燕喜繼高皆
能文有聲玉田早卒

金兆燕曰古之以治術顯者其始多以文章進文章者其既弁之

髦已陳之芻狗哉沈氏多文人而先生獨以風采經濟著焦明之
翩回不藉於腹蠹也已

右傳金兆燕撰

彭肇洙

彭肇洙字仲尹廣東肇羅道端淑弟甘肅涼州府同知遵泗兄也
雍正癸丑進士官河南道御史著有撫松亭詩集先生與弟遵泗
爲孿生兄弟均以詩文名家官階科第亦略相等詩筆高雅名雋
亦在伯仲之間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三原抄在才糸
久三三二ノ

寺

胡定

乾隆八年二月御史胡定爲奏 聞事乾隆七年十一月內湖南
巡撫許容題參糧道謝濟世踰閑蕩檢請 旨革職審擬在案臣
訪聞京師嘖嘖相傳許容是箇奶奶奶謂其妒賢嫉能如婦人之陰
毒也又聞謝濟世被參之日該省百姓譁然徧貼謗帖云道也者
民之父母君子人也有友五人焉小人哉樊須也不仁哉則王乎
楚國無以爲寶有人於此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堂堂乎張也
兄弟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五人者從許子之
道將要而殺之國無道百姓如喪考妣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其謗帖各句皆有小註謂善化令樊德貽臬司王玠衡州府通判

方國寶藩司張琛署長沙府張琳此五人者附和許容必欲陷害糧道謝濟世而後已也臣聞之心竊疑焉因細加詢訪訪得該撫之參該道蓋緣該撫心腹衡陽令李澎徵收糧米浮收斛面多索票錢該道將該令家丁胥役訪拏枷責又善化令樊德貽令其兄弟長隨句通鋪戶包收糧米凡花戶完米多方勒措必令折銀市價每石一兩二三錢勒至一兩八九錢不等該道屢稟該撫請行參究該撫因去年爲伊子完嫺令樊令遣人回蘇州代買珠寶首飾絢緞該令止開半價該撫深喜而曲護之諭方國寶勸該道寢息其事該道不從直行詳揭該撫大怒爰將該道列款題參在該道之款蹟不盡出於無因而該撫之指參則出於私意也至續參

營私剝民一款係樊令作成詞狀賄囑米戶沈開明首告開明畏
威勉強應允該令卽行詳報該撫卽行補參及至參後欲求其人
以實其事而開明已經逃避承審官傳開明之祖沈子先到案子
先沿街叫喊清平世界捉人告狀冤枉何伸此尤事之可異者也
臣昨見漕運總督顧琮咨據署糧道倉德詳揭藩司張璨致書囑
託改換詳冊之事其朋謀傾陷情弊顯然而京師之譏評與該省
之謗帖蓋亦信而有徵矣當今 聖明在上公道大彰豈容有作
好作惡罔上以行其私者臣既有見聞未敢緘默伏乞 敕下大
臣詳查確審以儆官常庶正直風行而好惡偏黨之私用是以杜
也 諭曰此案關係言路封疆必須徹底審明辨白是非以示懲

傲著戶部侍郎阿里袞馳驛前往湖南會同孫嘉淦秉公察審具
奏胡定著帶往看審阿里袞尋奏請 賞給欽差關防並請將刑部
郎中李鍾份帶往辦事給與驛馬其帶往看審之御史胡定一並
給與驛馬得 旨著照所請行閏四月 諭曰據侍郎阿里袞摺
奏承審許容參劾謝濟世一案與從前孫嘉淦會同許容審理之
處情節多有不符孫嘉淦既草率扶同於前此時不便會同審理
六月 諭曰御史胡定參劾許容誣參謝濟世一案今據侍郎阿
里袞逐一審明胡定所參俱實此案朕特命孫嘉淦前往湖南會
同許容秉公查審倉德又復揭報張璨等致札換詳等弊亦交孫
嘉淦審理乃孫嘉淦一槩蒙混具題經侍郎阿里袞研審始得實

情朕思定身為言官若言事不實自有應得之處分今既實矣若止為謝濟世辨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撫等之挾私誣陷徇隱扶同使人人知所做戒此則有裨於政治為益良多胡定著交部議敘

右述聞湛瑤錄

按胡公國子監題名碑廣東保昌縣人雍正十一年進士

六十七

六十七字居魯滿洲人官給事中有遊外詩草臺陽雜詠臺海番
社播風圖考西域聞見錄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錄

趙青藜

趙青藜安徽涇縣人生而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舉會試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年散館授編修三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五年遷江西道監察御史六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尋丁母憂歸服闋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十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青藜居御史臺前後五年有直聲能持大體不爲激切之語章疏凡數十上如請清屯田歸運丁弛米禁濟民食耗羨歸公與西北水利所言皆關利病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例謂此風一開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而起爲害甚大 上嘉其有所見其合糾協辦大學士彭維新奪情一事議尤侃侃十三年奉 命查振山東還京以

耳疾乞休 上南巡伏迓道左蒙 存問者再年八十餘卒生平
以不欺爲主接人外和而內嚴不可干以私爲古文受義法於桐
城方苞故風格似之苞稱及門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
迷惟青藜爲最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畢貫獨宗仰杜甫晚乃歸
於韓愈性喜遊往來黃山白嶽閒見諸歌詠蕭然自適著有漱芳
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二卷青藜尤長於史著讀左管窺二卷
於二百四十二年事鱗次節比穿穴甚深

右 國史館本傳

史積琦

丙辰之歲吾郡與館職者六人曾賦六君詠紀登瀛盛事栗齋年
最少簪筆之餘兼通治略其在臺垣頗有風力庚午卒於官余在
京以詩哭之云馳馬西臺成結局梨花左掖記同看至今宰木已
拱檢其遺藁尚有餘哀

右越風符葆森錄

按史公字德璋號栗齋浙江會稽縣人乾隆丙辰進士官編修改河南道監察

御史著有栗齋詩存

--	--	--	--	--	--	--	--	--	--

27

王荃

故侍御王君介磐余同年生也初未識君自君爲御史有聲始知君自君左遷都察院經歷有人指君示余於眾中曰此卽新言事鐫秩之王侍御也始一識君其後絕不相聞癸未春余歸自嶺南崑山顧孝廉蕭持君狀來則歿已及期矣越數月君之孤其昌走京師爲余言府君歿貧不能葬某將告哀於府君之執友俾得歸骨泉壤死且不朽而以銘泣請於余余悲其昌之不幸而心重君之爲人也君名荃字景芳號介磐始祖夢聲任崑山州學正始遷自浙之分水時崑山合太倉建州治未析爲縣十傳至恢始居崑山縣又再傳任用明嘉靖進士禮部主事崇祀鄉賢又五傳詩詩

生二子長崧卽君考也祖若考以君貴各贈如君官考早歿歿四十九日妣蘇太宜人始生君君生有至性甫能言問知考歿狀卽悲不自勝見遺書輒傍徨流涕見者異之旣就塾銳力於學夜課漏下至數十刻不寢母憐之諭少休乃帷鐙默誦往往達旦用是甫冠卽以文章名於時君之仕也丙辰恩科孝廉授內閣中書舍人歷遷內閣侍讀刑部安徽司郎中尋轉福建道監察御史所至以勤職聞遇事敢爲無所瞻避其在刑部也有民婦陳氏其夫自外歸一夕死旣殯疑死於毆控驗坐誣論死君謂例載誤執傷痕不得與讐誣者同罪民人王申聞母夜呼救急握刀起逐賊旣而知爲伊叔圖姦母氏益憤遂殺叔論斬立決君謂叔已自絕

於倫常不得以殺叔論並駁議上之得免死旗人色合臣年八十生子七格會其家奴亦生子不育卽令奴妻乳七格妻詐言實己子族人據訟逐七格已定讞矣色合臣屢訴不省君爲受理乃得實君之詳慎明敏率類此及爲御史御史分得言天下事益自勵二載章數上被議左降者再輒奉 旨畱任君用感激自奮風采益峻會歲大計奏宜責大吏杜奔競黜浮華以端吏治之本語尤切直聞者忌之未幾有廢官某起爲郎故嘗巡撫某省以賊敗者也君抗疏力爭之下其章於部部以罷職請 上特貸之遂左遷爲本院經歷五年請假歸歸六年卒卒之前數日自題其照曰非松兮誰侶非月兮誰語非雁兮誰與影荅形兮余與汝吁嗟介磐

今此其所此君之絕筆也而君之生平亦略見於是矣君事母以孝聞喪偶獨處垂二十年如枯僧家故貧食取充口衣非甚垢敝弗易也鄉居足不入城市當途雖故舊未嘗以名刺通喜讀書尤嗜朱子綱目馬氏通考以爲有裨實用所作詩古文真行草各書咸有古人尺度兼通醫然都不屑屑措意蓋君務爲經濟有用之學思欲有所大用於世而卒未竟其用連卷抑塞以至於死死之夕呼其昌曰吾一生無愧心事死可不憾然亦苦矣雖然不苦不能以無媿汝其勉之嗚呼君殆古之所稱狷者與君生於康熙壬辰某月日卒於乾隆壬午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一配陸宜人前卒子男子二長尙賓前卒次其昌女子一適張雲昂孫女一今其昌

營葬未有月日且未知葬何所而先屬銘於余懼他日之葬而弗
克銘也余何忍以不銘銘曰
生非我存死不滅生豈死樂理互設匪今自今與世絕乃不絕兮
固爾穴

右墓誌銘鄭虎文撰

長崎県立中央図書館蔵書目録

21

周濬

長沙陳縞修士雅云先生居諫垣風節侃侃一日挂彈章者十餘輩要人側目先生不安其位遂乞假歸不復出怡情邱壑者數十年其直道不回俯然高寄如此

右沅湘耆舊集鄧顯鶴錄

周濬字迪循湖南茶陵人乾隆己未進士入翰林改監察御史稽察大通橋倉場彈劾不避顯要擢刑科給事中時堂官卽前被劾者心銜之改吏科濬自揣不合時宜遂乞致仕歸田後主講嶽麓朗江書院湖湘名士多出其門卒年八十

右述聞淇瑤錄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上

李慎修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軀傴僂而敢言直諫 上於上元
夜賜諸王公大臣觀火戲公嘗諫阻之以爲玩物喪志 上喜吟
詩公亦諫恐以搗翰有妨政治 上韙其言見 御製詩注中
上嘗召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
上大笑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歷舉前
代之政洋洋萬言已預料近日錢價騰貴之弊矣

右錄宗室昭槿撰

卷之三十一

三

胡澤潢 許伯政

胡澤潢字星岡湖南甯鄉人定南縣知縣澤洪弟澤潢乾隆壬戌
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擢御史轉戶科給事中某省大吏貪劣劾
罷之典福建試得名下士孟超然等巡漕淮南條奏五事 俞允
者三年五十卒未竟其用同成進士者有許伯政字惠棠巴陵人
授彭縣知縣有惠政值金川用兵籌辦軍需民樂供命擢部曹歷
山東道御史旋致仕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六補錄

諫臣四

蘇霖渤

楊如松

蘇霖渤字海門號觀厓趙州人雍正癸卯進士由縣令卓異行取
游歷御史立朝有憲諤風視學山西甄拔寒畯且多知名士告養
歸惟敦本睦族是務兩臺聘主五華書院以經學訓士砥節礪行
痛絕請託奔競之習錢南園侍御方從游公一見其文卽許以必
爲滇南生色知人之明良足多焉弟霖潤丁巳進士由檢討出知
衡水縣亦有循聲卒於任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楊如松

楊如松保山人雍正甲辰進士分兵部由主事歷升郎中擢御史
公性警敏熟練機務在樞曹日檔房失火卷案全燬公以筆疏之
後從各署移提底冊咸相符合堂官倚如左右手旋以跼班失期
部議降調卒於京邸葬趙忠愍墓側

右淇繫小傳師範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六補錄

諫臣四

許伯政

許御史諱伯政字惠棠一字石雲乾隆元年舉天下鴻博御史以選拔應 詔又明年戊午中式順天鄉試壬戌成進士知四川彭縣有惠政值金川用兵供費浩穰御史善措置軍給而民不擾內擢禮部主事轉員外郎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年未及六十而致仕家居數十年不履城市學該洽討論故實必援引剖析使無遺義究心經傳往往出己見爲論著於易謂圖書皆出太昊之世卦數生於河圖著數生於洛書其論卦變曰重卦自具兩體凡傳稱上

下者如乾下乾上震下坎上之類凡稱進退往來內外者如乾九
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恆及否泰反其類也泰之小往大來傳曰內
陽外陰否之大往小來傳曰內陰外陽之類皆易例之顯而易見
者又剛柔之稱有以爻言者有以卦言者以義求之皆象明理顯
無取於卦變之穿鑿其論變占曰啟蒙所論依傍左國參以己意
其實卜筮以衍忒宜各隨其人其地其事其時而推衍之乃能旁
通其變曲暢其情未可先爲例以拘之左氏卜筮之法如秦伯伐
晉卦遇蠱是六爻不變之卦而其占全不用彖辭孔成子筮立君
卦遇屯之比史朝以靈公名元卽以元亨屬之孟縶弱行卽以利
居貞屬之皆非繫辭之本旨故兼取漢人卦氣納甲及京房易傳

火珠林之法而不用卦變卦古於春秋謂孔子既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卽爲之傳今左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卽孔子所作其有加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又謂孔子所用乃夏正而非周正王周正月王周二字爲後人所加而攷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四十年間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說於詩用蘇轍之說以小序首句爲古序其餘爲續序次列集傳次列辨義而攻難集傳者爲多其書曰易深八卷曰春秋深十九卷曰詩深二十六卷其論步算謂天周宜用三百六十度日法宜用九十六刻

宮次非恆星一定之居歲實奇零積久始覺損益不宜槩爲四分
日之一遵 聖祖御製麻象攷成前編之法溯稽經史傳註所載
至朔氣閏質其合否糾其謬誤排纂長麻分代紀年上起軒皇下
迄明季四千年之中絲牽繩貫使星纏節候一一可按譜而稽其
書曰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乾隆三十七年 詔採訪天下遺
書其日至源流鈔儲四庫三深存目又著有事三堂文彙行世子
萬珍由湖口知縣擢揚州同知勤政愛民孫忠一以選拔官遠安
知縣

右巴陵人物志杜貴焯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七目錄

諫臣五

歐陽正煥

馮浩

周照
顧鈺

戈濤

湯世昌

王紱

于宗瑛

胡紹鼎

李湫芳

祝德麟

孫志祖

任大椿

温常綬

潘奕雋

周厚轅

程世瀄

費振勳

谷際岐

管世銘

程際盛

補錄

孫志祖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諫臣五

歐陽正煥

歐陽正煥字堯章一字搖岡號竹淫湖南衡山人乾隆乙丑進士
改庶吉士授編修擢江南道御史歸主嶽麓講席先生舉乾隆辛
酉鄉試第一既由編修居諫垣有直聲將柄用矣以親老乞養歸
卽不復出生平講學自任治躬甚嚴苦其主講嶽麓時書整齊嚴
肅四大字嵌於講堂壁上爲韻語以示諸生可作古箴銘讀也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歐陽正煥字堯章祖紹修丁時亂奉父母避兵山中崎嶇巖谷定
省無廢禮常日手一編自隨親歿請弟有欲蕩產者輒掩戶自搥
由是感悟家門整肅信義著於鄉里課子若孫甚嚴正煥成乾隆
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典試浙江揭曉有公明之目
在諫垣敷陳皆關大體丁母憂後絕意仕進父歿哀毀成疾生平
束身禮法主講昭潭嶽麓書院學者深佩之

右述聞謔瑤錄

馮浩

阮文達公云乾隆庚午纂修續文獻通考先生獨精加纂敘所承
修帝系封建二門餘力助成別門總裁嘆服之他纂者將以兵考
進呈先生閱之曰此非兵制但漫錄征戰勝負耳後為鉤集審訂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按馮公字養吾號孟亭浙江桐鄉縣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改

御史著有孟亭居士詩文集

周照 顧鉅

周照字南愷江蘇無錫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擢監察御史奏言河南歲饑請飭有司實心振濟會日食應 詔條陳時事乞勿用新進喜事及言利之臣退而自焚其橐丁母憂歸遘疾卒同邑顧鉅字式度乾隆中舉人五十二年南宮第一闈藝特蒙 宸賞批元氣渾淪四字以庶常改部曹和相招致之鉅屏跡不往嘉慶初擢福建道御史旋卒鉅性伉直遇事不阿論者多以未竟其用惜之

右傳楊熙之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

戈濤

芥舟先生病卒丹徒遺書令弟源屬余爲傳嗚呼余何足以傳先生顧惟余得交先生久先生沒身之託旣不可忍竊亦欲袖釋先生生平著錄之以永其悲作小傳謹按河閒戈氏自侍御檢討歸安令封公三世皆以儒術致身官中外爲郡望門至芥舟先生而名始大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不知有芥舟先生者及其卒也鄉之戚友朝之紳士凡親其言論風采誦其文章者無不歎息痛悼焉嗚呼古所謂死而不朽者非歟先生諱濤號蓮園芥舟其字也少穎異讀書志氣激發慨然與古人哀樂年十六補邑庠生始講出門交然性介特不能爲苟同故生平執友不數數觀學深於詩

初從潘陽戴通乾先生問途既受知於督學嘉興錢香樹先生目之曰此子他日成就當過雪厓雪厓者吾邑檢討龐公也與邊徵君隨園晨夕最久已乃上下沿溯歸於自得體氣蒼涼高潔類其爲人余年十二與先生爲昆弟交先生長余四年儼然以古義相勛雖笑談甚浹而終日無誕諺之語惰慢之容余爲諸生應歲科試或閒歲一晤先生於郡城歸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弱冠舉於鄉旣而屢蹶禮部從父封公之河南嵩縣任封公緣事解官先生獨畱二年始得歸家貧傭筆養親教諸弟皆有聲譽及封公再起官於浙先生命妻子隨之任所獨游京師五年學益老名亦益立遂以翰林世其家是時余初供編修職常與先生同輿易衣或析宅

而居故蹤蹟尤密先生識趣高簡望之嶄然若不可卽至其論交
灑如也謀人如謀己朋友有過未嘗不規與之言是則如響小差
則默未嘗違心妄應不喜世俗祿祥小數博弈諸戲工書喜爲詩
文雅集文恆先成性勤敏綜整眠食有常度少飲輒醉飲必以暮
常服必潔以樸入其室案無凝塵雖巾舄微物必得其所初用少
銀臺薄圖南先生薦以經學徵未屆期而館選先是封公官浙之
開化調繁歸安失意大吏欲撫細故以快其私慙於先生而止旣
而仲弟濟季弟源先後雋於鄉先生典試大郡明年季弟聯捷官
戶部家慶俱集而封公引年歸先生率諸弟綵衣稱壽戚友咸在
焉於時先生最樂改官御史數上封事稱 旨遇京察當事欲置

以上考故事得上考多得美遷先生力辭曰御史言事職也豈可
以此階榮進哉聞者服其言而止其耿介自許蓋天性也官終刑
科掌印晚年銳意著述古文疏宥有奇氣尤長傳記作族譜邑乘
以發其蘊積而四方奇節偉行耳目所及又時時網羅登載十餘
年來遠近慕學之人欲託文字以有傳者類皆傾心相向而先生
不幸道病中壽死矣所著戈氏族譜獻邑志皆已付梓坳堂詩集
坳堂雜著各若干卷藏於家自先生死而直隸十郡後進之士惘
然失所嚮往云

贊曰荀卿子有言君子安雅古今砥礪名檢有二途歟以余所見
芥舟先生文行甚修覈其歸存庶幾有合於詩小大之義知者當

不病余阿所好也先生知名無虛附必以其質立之務抗心矜尚
神明閒烏得不落落自異乎

右小傳李中簡撰

乾隆中畿輔詩人盛於河閒一郡而必以芥舟先生爲巨擘其論
詩也綺語俚語剽竊語靡弱語皆所切戒故所作格律峻整氣力
磅礴於高岑李杜王孟韓蘇諸家均登其堂而躋其域焉

右紅豆樹館詩話符葆森錄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六

六

湯世昌

公成進士時閏五月 朝考詩題爲閏月定四時公作四詩已違式不錄 上時亦賦此題求佳卷不可得大臣以公卷進 上大加褒賞取其綵絲真續命競渡繼清音二句定爲第一入翰林公性剛直嘗踵座主劉文正公門閽人以他客拒公且作倨傲狀公怒曰而公大賢果縱而如是耶手批其頰聲達戶內於是文正延公入謝不敏焉後保舉御史文正卽以公名上擢工科給事中封事數十上時人號爲湯多諫云

右兩浙輜軒錄張維屏錄

按湯公字其五號對松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六年進士保舉復

著有嘉藻堂集

王紱

王紱字紫佩延津人乾隆辛未進士官至湖廣道御史著有奏疏
詩文集

右中州文徵誌略蘇源生撰

150-642

于宗瑛

于宗瑛字英玉號紫亭漢軍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改監察御史

八旗通志來鶴堂詩鈔四卷于宗瑛撰宗瑛爲于成龍之孫家風清素宗瑛尤恬淡無營雖性好吟詠而亦無意於爭名故多不自存彙是集乃其子龍圖收拾於殘賸之餘者也

袁枚隨園詩話康熙閒于清端公總督兩江舉襄勤公來守江甯二人俱名成龍不以爲嫌且俱以清節卓行名震海內洵佳話也襄勤巡撫京畿不避權貴其孫紫亭先生名宗瑛者甲戌翰林人品高逸善畫工詩余戊申遊虞山紫亭之子靜夫明府適宰昭文

以來鶴堂詩見示皆超超元箸不食人間煙火靜夫云清端襄勤
二公亦有詩集他日檢出爲余寄來

馮金伯墨香居畫識紫亭性簡淡不趨榮利所在埽地焚香似章
左司之爲人工詩文著有來鶴堂集書學顏平原參以蘇米極蒼
古渾厚之致山水得清閱三昧間作寫意人物及花卉禽蟲皆有
天趣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錄

錢大昕云余與先生同年又同在詞館胥次疎散亦略相似每相
從遊賞談諧竟日雖欲況秦系之於左司亦無以過也

右 正雅集符葆森錄

胡紹鼎

君胡氏諱紹鼎牧亭其字湖廣孝感縣人祖世英官總兵從征吳
三桂卒於軍 賜葬祭配王夫人父德麟由蔭補守備終於廣東
參將配尹夫人君與弟紹曾皆徐宜人出君家再世以武功顯及
君始習爲儒然質直寬厚篤修內行而遠於文士輕華馳騫之爲
雍正辛亥年十九補博士弟子乾隆辛酉年二十九舉湖北鄉試
甲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丁丑授編修明年休致歸辛巳復本官
旋充國史館纂修官甲申改浙江道監察御史戊子主雲南鄉試
庚寅以妻程氏卒乞假歸壬辰還 朝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
轉河南踰歲而卒君工於時文簡古淡泊不務可喜甲戌會試錢

文敏公得君文驚歎謂王氏蓋唐氏順之復出力贊於大學士陳文勤公以冠多士其爲詩及散體文如其時文然皆隨手散去不自收輯僅而存者又汰去十之三四所進奏疏多手削其彙蓋無意於人知如此然君始舉於鄉也方壯以尹夫人年七十絕意仕進凡十二年尹夫人病君衣不解帶者五閏月故人稱其孝君爲御史前後十年不冝刺舉瑣碎言必剔民隱厲官方故人謂能舉其職君落落穆穆喜愠不見於色與之遊久而愈可愛慕皆目君爲寬厚長者而不知內行瀉至見義敢爲宜其於詩於文涕唾視之不屑以介意也君嘗敘其所存彙言古人之詩或傳或不傳其傳於後者未必盡如古人之意卽以詩傳而於其人之生平豈加

毫末之言人心厚則言不佻人心畏敬則言不肆能養其性情之
正則言日和平而進於道非貌託古人以取譽於世夫亦求其所
以自得而已繇斯言也可以知君矣君生於康熙癸巳二月二日
卒於乾隆丙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日偕
妻程氏葬於某阡子三聞若聞起聞昔孫某君自妻歿後貧甚獨
挈其子聞若走京師舍於其縣之館故其卒也聞若謁誌於朱編
修筠而乞余爲墓上之文余與君同朝殆二十年知行誼爲詳庸
敢采掇大略俾樹之隧道以詔來者

右墓表王昶撰

The image shows a document page with a vertical line on the right side. The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a small, dark rectangular mark near the top right corner.

150-648

李漱芳

李漱芳字藝圃渠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御史先生性孝友莅官行己以古賢自期在臺彈劾不避權貴其劾傅公相家人樂大醉打金陵樓一事尤膾炙人口一時公卿雅憚之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李侍御漱芳四川人巡視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變大恃公之權勢招徠無賴輩肆行市衢聞無人敢過而問者公慨然曰傅相以忠謹傳家故能奕禩而保大今其家奴游蕩非公之所能知者不可使其風日滋反貽累於椒房貴戚也乃命捕大審得實立登白簡 純皇大悅立遣戍樂大傅公罰鍰有差而擢公爲給事中以

旌其直焉其後諫匪災事失實降官人爭惜之

右錄宗室昭捷撰

祝德麟

祝德麟字止堂一字芷塘浙江海甯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御史有悅親樓詩鈔芷塘詩以性靈爲主亦能驅遣故實蓋欲力追其鄉先輩查初白及其房師趙甌北兩先生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君未冠登第官翰林其閒或典試或視學關中天府川中地險以暨八閩濱海之區無不備歷及改官御史以言事不合鑄級歸里僑居五湖三泖閒授徒自給日以詩酒友朋之樂岩漾其襟懷

右夢樓文鈔張維屏錄

孫志祖

孫君名志祖字貽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
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升雲南司郎中
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
情不復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
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
西河全集鑑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
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
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於鄉也禮部侍郎
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

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
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於科名任刑部時於庶
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
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子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
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
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榜字非民
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
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間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
所歸歟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偽難鄭誣聖背
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

書凡諸所勦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獲真藏也其有功於
鄭氏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眾
說倣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倣吳
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推之說以補李注所未
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
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鑿空武斷
之論愆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託其小爾雅乃肅借
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編亦未成侍御
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右傳阮元撰

乾隆間侍御史孫志祖頤谷記問淵博年少卽無宦達之志師友
強使應舉初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弟子員鄉試受知
於武進莊侍郎其赴禮部試受知於裘文達公皆以經策中式見
華經室文集侍御本傳康祺閱歷名場見朋輩中鑽研古書不工
制義者遇稍解風雅之主司多以二三場殫治見收而一二揣摩
時尙趨風承沫之士迄老死不獲知遇前年選直省闈墨以絕句
七首代序中一首云風氣何須細揣摩驚人文字讀書多從無萬
卷撐腸日猶困區區甲乙科識者以爲知言

右紀聞陳康祺撰

任大椿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爲王氏在元有爲山東行省平章事者曰
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以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任氏之十三
世爲歲貢生鑣其子晉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徽州府學教授是
爲君祖生庠生葆爲君考祖考皆以君得 贈封朝議大夫禮部
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於學爲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
人無貴賤靡弗愛君固的特操非義弗敢爲故自少至老終
於貧窶乾隆庚辰 恩科君爲舉人中己丑科二甲一名進士故
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選矣然竟分禮部爲儀制
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 詔開四庫

全書館大臣有知君才舉爲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
凡八人爾與君與焉君既博於聞見其考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
之事尤爲有功其後爾以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旣而爾遇君淮
上當是時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敘嚮之八人者其大盡改爲
翰林矣大臣又以爾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
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亦以見邀爾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
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保御史乾隆五十
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五十二君賢者居
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日淺亦必有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
學居翰林之爲得人也而惜乎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

廣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諂瀆所成官書外其自
著者曰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字林考逸
八卷小學鈎沈二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惟字林已刊版詩集
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君學博奧而於爲詩
則尙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娶趙宜人無子沒後三年
弟大楷始生子熾炎以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爾昔者與
君本相知及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
也退而偶有尊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居館者
死亡殆盡而爾僅存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愴懷而銘之曰
嗚呼幼植之瘞不居文章之官而旣爲其事矣不至耆耇之壽而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百三十一
著書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吾爲銘之足慰君志
矣

右墓誌銘姚簡撰

今天子崇尚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注疏之學以余所識若王鳳
嗜朱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湯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勤搜典冊
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烏虜美矣君諱大
椿幼植其字自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吾郡所謂似武先生
者也君紹厥緒益大以博始爲詩賦幽深崛奇旣乃專門考古學
者宗之晉以二甲一名進士官禮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
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經同異哀輯爲多是時奉 敕撰書

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鉤剔醇駁簡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僉曰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未莅任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宦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肖謁權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据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偽學耳所著書有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四卷烏虜以君之才向使爲文學侍從臣上之可以追蹤周佚魯克勒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之作而乃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徂沒然吾觀有明若歸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沈外吏逮以南太僕丞畱掌制敕旋至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耳

或又以無子為君惜則近世若顧甯人魏叔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以從古以來富貴福澤必萃於夸毗不臧之身邪君既卒之四月弟大楷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為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史任君幼植之墓

右墓表施朝幹撰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章學誠文史通義施朝幹一勺集著易象大意四庫提要大椿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府志集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衷輯為多提要多出其

手一取一得一例一序一五十四年以郎中投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二

大椿貧盡色一黃一頌一書一守一道一義一文史通義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

行已無愧古人汪庭珍字一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文史通義著一弁服釋例

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經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鉤沈二

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集一勺一大椿初欲晉萃全經久之知

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所著深衣釋

經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為爾雅廣疏實經禮別記之

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文史通義

石傳阮元撰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鸞川湖詩

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年己丑二甲第一名
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
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
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沈二十卷
子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正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
書葉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
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
餘條爲考逸補正云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子田侍御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儀制司禮部四司惟儀制祠祭

號爲繁剝他司往往求兼攝之子田見朱笥河學士欲請於部尙書移司簡曹俾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書誦習以爲十年守官猶得強半讀書

右廣陵詩事阮元撰

幼植少以詞賦知名旣而覃精經術尤熟於爾雅說文廣雅嘗撰呂忱字林攷逸八卷又刻釋繒九經三傳沿革例諸書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blan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溫常綬

嘉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掌戶科給事中太谷溫君卒於天津使
署年六十五長子今布政使承惠方以陝西兵備道督勦禦軍中
次子工部郎中承志奉匱旋里越八年軍務告捷承惠自陝西移
任河南入 覲陳情乞假營葬遂以八月二十九日葬君於白城
鄉之原妻蘇夫人繼室杜夫人並耐禮也承惠持事狀過余泣語
曰惟先人矢志忠孝迨彌畱猶手書以公爾忘私爲勛承惠衰墨
從戎不獲奉匱歸里負罪甚大今乞 恩將營窀穸之事惟公有
文且素知先人敢勾志銘余弗忍辭按狀君諱常綬字印侯號少
華乾隆十八年副貢生二十五年舉鄉試三十四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掌道事轉掌京畿道事
擢兵科給事中轉掌戶科累階朝議大夫以檢討主庚子科浙江
鄉試督陝西甘肅兩省學政以兵科巡視中城以戶科巡視天津
漕務又兼巡視濟甯漕務君少聰穎十歲學爲文思致沛然受業
於晉陽主講牛運震之門牛故山左名儒盡聞所學且與及門諸
名士相砥厲及受 知遇膺 使命硜硜然自矢清白期以盡職
盡瘁有益於世可謂不負所學君先主試浙中同事者嬰疾積闕
卷萬餘徹晝夜躬自蒐閱曰古人校文思得忠肝古誼之士吾將
於此求學問經濟不獨以文也是科稱得士督學陝甘按臨之處
誠士子以敦行守法度時值逆回滋事回民之隸於學校無不感

激安分者教以聲律關隴之士遂多能詩已滿任囊無私蓄泊如也巡視中城值天津河間二府歲饑民多轉徙高宗純皇帝特詔賑粥君疏請修直隸各府縣城垣以工代賑言粥廠之設就食者日二千餘人計十廠凡二萬餘人城外五廠趨食者復不少各處本籍饑民尚多若能預爲經理俾口食充足不致流移至京臣思保定天津河間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俱有應修城垣若及時興築災民得藉傭力以資口食則未轉徙者不至再有流亡已轉徙者亦將聞風歸里庶幾推廣德意得旨俞允中城有巨蠱因賄成訟奏請按律立治罪不避嫌怨巡漕天津躬詣靜海一帶督率弁兵敲冰水次糧艘得過行無阻會濟甯巡漕缺特命兼

攝益異數也是歲以全漕竣事較早各巡漕並邀議敘而君已不
及聞 命矣方君視學 陛辭之日 天語褒獎有明白誠實用
汝尙不止此之諭 聖主知人之哲已洞鑒於十餘年之前使天
復假君以年所建樹當不止此而中道齋志以沒弗究其用然君
盛年及見兩子俱以功名自奮布政君以軍功 賞戴花翎金革
無避卒蒙 特旨歸營窀穸生榮大哀則君可謂不沒也已君孝
友和平生平無疾言遽色與人交無睚眦之怨官京師讀書刻苦
如寒素所著有論語輯解及箋注尙書考工記春秋三傳孟子評
選杜少陵李義山集凡若干卷藏於家曾祖吉縣學生 贈武功
大夫祖士恭候選州同知父有裕優生舉鄉飲大賓祖父並 贈

如君官階母車氏 贈太夫人妻蘇夫人候選通判滋昌女繼室
杜夫人上蔡知縣先瀛女咸有婦德孝於舅姑尤通曉大體子三
人承忠承志承思女四人長適候選府經歷白士杰次適縣學生
蘇應培次適縣學生孟毓澗次適侯鍾閻孫三人啟鵬庚申科貢
生啟龍貢生啟熊貢生孫女一人銘曰

叔虞之裔著姓太原開徑表述以興高門武義武功始著朝籍華
萼交輝旗常增色惟君篤生蔚然有文校理祕閣賦成凌雲 帝
曰欽哉汝作司諫哀鴻爰集百雉無患乃持使節自西自東髦士
不遺廣運以通 皇嘉其誠天嗇其遇宿草既列遺書空觀既卜
同穴遂營佳城君有餘慶吾無媿文

右墓誌銘戴衢亨撰

補山溫公與余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入翰林交相得也公和平樂易與人言恂恂然若不能出諸口而慨然有許國之志余心知而敬之別公數年而公督學陝甘其後余亦兩覲京師凡三見顧皆惓惓未能久聚也至是遂不復再見矣長君承惠以吏部郎中出爲陝西督糧道繼又分巡延榆綏道其事一方時於其家言中聞公動定承惠廉明知大體而勤於吏事數匡予不逮又喜公之有子也嘉慶元年邪教滋事余率兵防邊而承惠亦奉檄奔走於商州興安之間其冬聞公巡漕天津之命上稔公忠誠駿駿將大用矣踰年而公之訃至次君工部郎中承志與其兄書

言公抵任卽赴河干蔽冰濬淺督山東之艘悉達津門繼奉 旨
兼巡濟甯至七十二閘催南糧糧抵津門早往年旬日以勞致疾
遂至不起疾革之際無私言惟以父子受 恩深憾未能報屬承
惠在軍竭力勿以私情掩公義蓋公報 國之心雖死而不忘也
承惠得書慟哭幾不欲生匍匐請奔喪余以大義責之乃強起視
事關廟河之役賊圍副都統豐公伸阿軍承惠將民兵二千人拒
之二十餘里集其眾而誓曰事亟矣此軍若沒賊將長驅入興安
吾世受 國恩苦由餘生何惜一死爾等不爲 國當爲家忍使
賊蹂躪爾鄉里乎眾皆感泣願效死帥之疾馳由後山登承惠策
馬先進眾無不以一當百拔豐副都統及協領伊克精額福興等

於重圍之中賊皆辟易遂巡退去俄而豐副都統等以創甚俱歿承惠曰我軍新喪大將氣少增矣不出奇無以制賊休士三日偵賊移營夜雨初止月微明分兵兩路襲之遲明抵其營賊方飯火礮鳥槍並發皆枕藉以死殺其魁張再萬賊氣奪遂由倉上東奔白河洵陽順以完事 聞 皇上嘉其勳 賜花翎晉階按察使推公數十年許 國之志未得一當其心常歉然有子墨經從戎為 國殺賊九京聞之其亦可以無憾矣承志奉公樞歸里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承惠狀公行事哭請於余曰知先子者莫如執事非執事文無以明承惠之志余方居劉太夫人之憂奉 旨仍署巡撫視軍務以身處之然後知承惠之難也義不

可辭乃爲之誌曰公諱常授字力古先世居山西洪洞縣明洪武時有某者始遷太谷縣之消坊都遂爲太谷人會祖某邑庠生以孫有哲貴 贈通議大夫二等侍衛 晉贈武功大夫廣西鎮安協副將祖某候選州同知 馳封通議大夫二等侍衛馳 贈奉政大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父某邑庠生舉優行鄉飲大賓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檢討 誥贈奉政大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生子四公其長也幼穎悟一日能誦萬言十歲爲文鄉先生瞭然自以爲弗及也十四歲以誦九經受知學使者爲諸生遊牛真谷先生之門學益進癸酉鄉試中副榜庚辰 恩科中式第二十三名己丑會試成進士 殿試三甲第六十一名改庶吉士乞假歸省

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仍乞假奉封公回籍侍養遂丁封公艱服闋
補原官旋充武英殿分校官庚子充浙江鄉試副考官督陝甘學
政差滿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旋掌道校書圓明園文淵閣轉協理
京畿道監察御史稽查西倉署巡視東城稽查本裕倉遂掌京畿
道稽查舊太倉擢兵科給事中巡視中城轉掌印校書熱河文津
閣稽查中倉丁母憂歸服闋入京與千叟宴補兵科給事中巡視
中城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巡視天津濟甯漕務而卒歷官三十年
清約如寒士惟期盡職以報國浙闈同典試者羅公某年老且
病公獨閱卷萬餘晝夜簡擇目力爲耗榜出一時稱得士秦中童
子試大半有文無詩學使憐才間爲錄取公曰是違功令也申令

再三無詩者文雖佳不錄自是秦士始講聲律行部所至必集諸生敎以忠孝大節及讀書行己之要反覆開導士皆感興乾隆四十九年甘肅逆回滋事回民文武生無一從逆者公之敎也其官科道嘗曰言官之設以達民隱也苟非關於民生矯直沽名吾不爲也天津河間等府災流民就食京師 上令設粥廠十於京城五於城外公疏言臣每日至廠每廠領賑者不下二千餘人十廠約二萬餘人城外五廠計必更多此非長久計也若於本籍經理俾口食充足不致流移更爲妥善查保定天津河間順德等府屬俱有應修城垣若卽於目前興修不至坍塌過甚致將來糜費而災民旣邀 皇上賑恤之恩復得藉工作以充口食庶在籍者不

出而外出者可歸得 旨允行大工既竣而民不流亡兩視中城
歲暮監粥廠必黎明往雖風雪不懈嘗曰我輩擁重裘猶寒貧民
衣不蓋體忍顧一刻之安令其枵腹待乎其仁心愛物類如此然
鋤奸去暴又未嘗不執法也性至孝事封公及母車太恭人孺慕
如一日友愛諸弟幼者撫之成立以謄錄議敘官兩淮鹽大使仲
叔皆未仕命承惠承志以應得 封典勲之戒承惠等勤慎盡職
以報 國恩毋以官驕人每遷一秩則其語益切從子承祚補河
南遂平典史謂之曰職無大小爲 國宣勤一也汝雖一命而所
任者民事吾甚重之蓋公之教子弟與其所以自處者一也生平
無他嗜好日手一編有所得則書之簡端嘗舉王融言少好讀書

老而彌篤雖佛見嘗觀告卽疏記後重省覽歡興愈深謂深與吾
意契合又舉張參言讀書不如寫書余意寫書又不如評書寫之
功字句而已評則義蘊從此而出故所著評纂爲多有尙書評考
工記集評春秋三傳評孟子評杜詩評義山詩評藏於家論語輯
解一書則公精力所萃者綜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將續輯
學庸孟子惜乎其遂歿也公生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寅時
卒於嘉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寅時享年六十有五配蘇氏 贈
恭人繼室杜氏 贈恭人皆先公卒與公合葬子三人幼者承恩
女四人孫男三人啟鵬啟鼈啟熊孫女一人所嫁娶皆名族方承
惠等之以杜恭人艱歸也 上幸五臺公命承惠等迎 駕長城

嶺 上垂問家世及公年幾何 特命承惠等卽由五臺入京稱
觴侍養人皆以爲榮嗚呼 上之所以待公父子者厚矣宜公之
歿不能忘也承惠等勉之矣銘曰

溫遷太谷世有名德隱處弗耀以蓄其澤桓桓中葉維璋與哲武
義武功顯於右列公閒時出績學健文玉堂容與日馳厥聞出爲
文宗入居言路惟此一心不欺其素以淑其身以教其子平生所
學忠孝而已迴翔臺省未竟公施遺言惻愴情溢乎詞伯執干戈
敵王所愾賊綏民以成公志蔓營之師霆擊颯馳惟公有靈實
陰相之仲終公事視藥視琯窳窳旣營生死無憾有子如此公爲
不亡我知公心猶有所望盡殺羣賊無俾遺種獻俘入京過家上

家 天子旌庸推恩其先大書特書再表公旣

右墓誌銘龔景瀚代某撰

國朝晉快直敘刀屬 卷三十三 諫臣五

三

潘奕僑

世父光祿榕皋公乾隆己丑第八卷進呈引 見遲誤降附三甲
末朝考入選 特用內閣中書嘗入直劉文正公指以語人曰此
杜老所言天子呼來不上船者後余登第乞假完嫺汪曉雲同年
為寫秋帆歸興圖同人賦詩以贈世父題七絕五首中有云天子
呼來不上船元臣諧語一時傳錦標奪得全家喜根觸前塵廿五
年蓋謂此也 思補齋筆記

榕皋又號水雲漫士畫師一峰酬應既繁但寫蘭梅水仙信筆揮
灑不加粉飾而天趣盎然迥非凡品 墨香居畫識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按潘公字守愚江蘇吳縣人乾隆己丑進士官監察御史著有三松堂集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

周厚轅

周厚轅字載軒一字駕堂江西湖口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戶科給事中著有蜀遊草吳樹萱云先生詩與書神似坡公蜀遊詩雖不多而造險出奇神渾無跡可以拱揖韓杜馳驟淵雲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150-686

111

程世澹

先生爲御史有伉直聲督山東學政奉 旨主試武闈異數也後引疾歸主講中江晴川兩書院凡二十年晚年喜談道與朱文正公尤相契壬午力辭講席旋里次年卒年八十六卒前數月寫遺囑猶作小楷其神明澹定如此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按程公字端立號澹江江南歙縣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御

史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百五十五

西華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

費振勳

給諫君姓費氏諱振勳字策雲一字鶴江晚自號蒙士吳江人也
先世嘗有聞於宋明入 本朝有名洪學者康熙庚辰科進士官
博野縣知縣君五世祖也生子元謙少孤負母逃土寇之難遇寇
以計脫母而身死於寇妻錢氏年二十六撫孤錫蕃得 旌如制
錫蕃子浩是爲君祖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贈
戶部子二曰木曰林林字西園是爲君父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
刑科掌印給事中母吳氏趙氏皆 贈太恭人君兄弟八人於趙
恭人爲次子君生十一歲而孤趙太恭人撫教其前母子及己子
皆使有成立及君伯兄以舉人爲鹽大使卒於官趙太恭人復謝

世而家大困君既食貧自奮於科第痛其親不逮祿養所以厚母黨者無不竭其力而營祖父墓舍招兄弟同居京師使各得官及爲人佐幕以去數十年中君支持門戶諸兄弟惟君是倚賴及君乞病歸嘗植荆樹於庭顏其室曰夢草而招其弟之遊楚者使之歸日與諸兄弟相聚爲飲酒談笑及諸兄弟先後病卒而君亦遂謝世矣君以乾隆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四庫全書館開以進士書籤武英殿凡十二人而君與馮及敍勞十一人皆得知縣而君授內閣中書旋充文淵閣檢閱四庫館分校轉戶部四川司主事擢員外郎再擢山東司郎中監督寶泉局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擢吏科給事中當君爲中書時嘗典四川鄉試及轉戶部充順天

鄉試分校官皆勤慎以得人而視廣西學培士氣覈真才如恐不
及嘗因其地之士習美惡而奏請減西隆州生員額以益陸川縣
之額有程一鵬者嗜學工文而家貧不能應省試射爲具裝以使
之應試而一鵬終不得志以死粵人至今以是頌君之愛士也在
戶部覓審處於旗民爭地質成者不輕逮訊郊外民十餘年無株
連者爲御史言督撫考課州縣宜師漢循吏遺意以安靜悃愾勞
心撫字者爲上考不得專取猴巧武健之人以病民皆得 旨飭
中外如所言又嘗言部據例案以治事而案繁官不能周知吏因
持其短長宜每司責令主事專掌成案以時籍記而剖析其異同
又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宋儒爲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

朱註者禁勿錄蓋君之當官其言之當乎體要者如此君既歸
主講正誼書院者凡七年歸而遇疾以嘉慶丙子三月二十九日
戌時卒於家距其生於乾隆戊午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
子一蘭墀壬戌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陳用光曰余與蘭墀同舉庚申京兆試嘗得謁見給事君藹然儒
者之容也蘭墀以書來屬爲作家傳余覽其所爲行狀千餘言詳
而有體迺論次其大者著於篇夫士當官而不能自知其所任之
事爲學而好以其才知薄先儒皆世道人心之憂也君所言部官
宜習知成案士大夫不可詆宋儒有旨哉有旨哉

右家傳陳用光撰

公姓費氏諱振勳字策雲一字鶴江先世自宋參知政事士寅以忤韓侂胄屏居吳江後遂爲吳江人公高祖諱元謙少孤土寇方作負母避逃以計脫母而身被戕高祖妣錢氏以守節得旌曾祖諱錫蕃祖諱浩 贈戶部郎中考諱林 贈刑科給事中給事尤敦內行母病乳癰親爲漱吮無難色有八子公其第五子也生十一歲而孤中乾隆乙未進士以四庫全書書籤授內閣中書權侍讀充文淵閣檢閱兼四庫館分校於諸曹爲戶部四川司主事員外郎山東司郎中於御史爲山東道監察掌四川道遂遷吏科給事中掌刑科事於職任爲提調戶部則例館監督寶泉局稽查儲濟倉京通五閘漕務巡視天津漕巡視中城於文衡爲四州鄉

試副主司順天鄉試同考提督廣西學政初公爲郎中資敘當外
轉固辭乃已嘉慶辛酉 天子舉察典嚴甄別公與選將外任復
力請於臺長得畱其後御史秩滿當得郡給事中秩滿當得監司
皆不就竟以丙寅秋歸里公之使蜀也道山西有蜀人相識者爲
令供張出迎語次欲干公以私公拒之其人慚去廣西試士時所
屬鬱林之陸川縣文浮於額泗城之西隆州不及額奏請減西隆
生員額以益陸川省署舊無考舍士入試則列坐隸人之居有露
處者公與大府議增構工未興而代者至於是捐金儲庫爲文勒
石以要其成戶部掌旗民爭地之訟每兩旗主以郎官二人而入
旗又設官總之事常叢集或傳訊細故連逮多人反以擾之公知

其弊爲此官十餘年未嘗妄提一案濫責一人寶泉局監者祿廩之厚倍蓰於他司舊例再期受代而人常戀戀不欲去公在任則去之惟恐不速甫踰年以列名御史得 陛見遂入臺越四年而局中初起繼公司事及與公同官而終事者得重譴公獨無一辭之連人謂公行天幸而不知公之見幾固有以白守也爲御史疏諭督撫各課州縣法宜師漢循吏遺意以安靜悃愾勞心撫字爲上考又極言畿省治所胥吏因緣爲奸狀 上於是嚴飭中外如公言公爲人坦白能容人方待選中書時內閣有缺當補而某越次當得之及其人病死公哭之哀且存卹其孤居部中久曹郎其事者前後數十人皆推爲長者公始以孤童自奮於學得列鄉舉

方試禮部下第而母趙太恭人卒於家自傷祿養不逮欲報禮於外氏官戶部時爲趙氏外祖父母請封贈遵例輸金四百有奇前母吳太恭人家貴而資產日薄公於其三世皆厚遇之吳氏之親逆者先後至京亦皆館之觀公之於母黨如此則兄弟友恭之誼可知矣其他篤於故舊成就後進者甚眾不具書公卒於嘉慶丙子三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配蘇氏封恭人子蘭墀翰林院編修蘭墀未有子以從兄槐墀之子元鎔爲後元鎔中癸酉副榜孫女一人適士族曾孫一士元與公同邑畱公家日久編修君以狀請爲傳傳非山人所敢作也謹刪次其語俟銘公者考焉

右事略張士元撰

谷際岐

先生諱際岐字西阿姓谷氏雲南趙州人也其先世隸江南合肥始遷祖原一於明初從黔甯王入滇以功授指揮占籍趙州之景東衛名所居曰谷旗營子孫家焉遂爲州人曾祖逢年妣劉氏祖思勳州學生妣張氏考茂國子監生妣葉氏以先生官翰林恭遇純廟七旬萬壽特旨得封贈三世先生幼善病然英異好讀書常擁被篝燈達旦不寐成童補州學附生弱冠以選拔廩生中式副貢乾隆甲午秋試後徧閱同人文謂同州生師範必第二師君亦謂先生文必第一同人不許已而果然滇中士人至今豔稱之乙未成進士改翰林戊戌散館授檢討與校四庫全書同考庚

子禮闈得士多知名兵部尙書萊陽初彭齡漕運總督夏邑李奕
疇其尤著者也辛丑乞假歸侍葉孺人疾旋奉諱既葬以雲貴總
督富綱聘主省城五華書院遂迎國子君至省就養國子君有足
疾每夕必滌濯先生親進巾匝三年無少間國子君卒於書院先
生徒步九百里奉櫬歸喪葬盡禮士林以爲式先生主五華三年
從遊士且三百而癸卯丙午兩秋試得雋者至五十四人故滇中
名流大半出門下滇附省城有六河淤塞山水發無所洩民甚苦
之先生白於富公浚治如法數百里以無水患先生自甲辰奉國
子君喪歸里積勞成怔忡養病本州之龍華山寺十年及乙卯稍
痊入都起原官嘉慶戊午冬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川楚自丙辰春

教匪踞梁糜爛數省先生徧就秦楚蜀豫之士人入都者詢問其
由筆記成帙參考其虛實既灼知偪變之始因賊吏藉端誅求過
甚而滋蔓之故則係督撫畏憚扶飾養寇糜餉既居得言之地必
效其職將屬橐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具疏禱於前門關廟其詞
曰川楚邪教滋擾稽誅三載岐之愚昧竊爲安難民而招獷賊之
計以期早息費端恐言不當理誠難格天祇取罪戾無益於事伏
望神鑒啟佑岐衷使言切事情得蒙 聽納遂於己未正月十二
日上奏其略云臣竊惟 先帝臨御六十年聖武神威萬方震肅
固由主將仰承 睿略奮報 鴻恩亦徧裨衛翼同心協力以助
成功也竊見三年以來 先帝頒師下討邪教川陝先責之總督

宜縣巡撫惠齡奏承恩楚北先責之總督畢沅巡撫汪新均視之如腹心手足而乃釀燬於先藏身於後行營到處止以重兵自衛裨弁有奮勇者又無調度接應甚至以賊入他境暫稱安息由是兵無鬪志川楚傳言有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才出見又云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前年總督勒保至川大張告示痛責前任辦理之失各省傳徧是其明證畢沅汪新相繼殂逝復以楚北任之總督景安今宜縣惠齡承恩縱慢於右景安怯玩於左勒保縱能實力勒捕有生擒逆首王三傳之能而賊尚多楚匪起滅無時則勒保終將解肘曠日欽惟先帝征討緬甸萬里外照見大學士楊應琚挑撥掩覆之罪

立 于肇問另 選名將卽速班師今宜懸惠齡秦承恩曠玩至
三年之久早應革究止以欺罔未著尙荷寬典而轉益懷安仍任
賊黨越入河南廬氏魯山等界景安雖無吞餉聲名而罔味自甘
近亦有賊焚掠襄光各境均爲法所不容況今軍營中用副封私
劄商同軍機大臣改壓軍報供據已破雖由樞臣聲勢所致而彼
等之倚賄覆債情更顯然揆以厥罪維均之法一體拏問原屬罪
所應得卽欲暫畱效力而欺隱熟慣亦終不肖使前愆盡露應卽
請 旨懲究另 選能臣與勒保會同各清本境其擣頑巢則軍
令風行賊匪必將授首請戮抑臣更有請者川楚陝西比年發餉
已及數千萬聞其軍中子女玉帛奇寶錯陳而兵食反致有虧其

載賊歸北還南風盈道路甚至樞臣有與其請餉無如書會票之
嘲語前經 先帝嚴究軍需局查出四川漢州知州與德楞泰報
銷互爭多寡及楚北道員胡齊崙侵餉至數十萬一則追賠一則
拏究二案已確他屬類此者必多昔 先帝當金川奏凱後辦理
軍需銷算至謂上方有天況今之無功吞餉自屬天理所不容尤
宜請 旨急易新手清釐則侵盜之跡必能節次破露無致終覆
不但兵餉與善後事宜均得充裕而轉瞬銷算亦不敢牽混已臣
愚昧無識罔避嫌怨敬承 詔旨令得封章密奏用敢據實參劾
伏乞 聖鑒閒日又上奏略曰臣伏讀 諭旨教匪聚眾滋事皆
以官徇民反爲詞殊爲憐惻仰見我 皇上燭照矜全臣民間之

無不感泣查教匪滋擾始於湖北宜都縣之聶結仁而聶結仁之變實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而起緣自教首齊麟等正法於襄陽府後匪徒各皆斂戢雖節經奉查劉之協與餘黨類亦不許張皇乘累節外生端而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爲能於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內委查宜都縣境一意苛求凡衙署寺廟關鎖全滿內除富家嚇索無算及赤貧者按名取結各令納錢若干釋放其有少得供據者立與慘刑至以大鐵釘生釘人手掌於壁上號勳盈庭或鐵錘排擊多人足骨立斷若情節尙介疑似則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載至一二百人堆如積薪前後相望未至而飢寒擠壓就斃大半浮屍於江餘全歿獄中亦無棺殮居人無不慘目寒

心結仁係首富屢索不厭村黨始爲結連拒捕尙未敢逞犯而常丹葵不知急自收斂撫慰轉益告急以致宜昌鎮帶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兩縣全變而襄陽府之齊王氏姚之富長陽縣之秦加耀張正謨等聞風並起遂延及河南川陝日甚一日聶結仁平後官兵勦秦加耀於長陽縣之黃柏山常丹葵隨行賊人首欲得彼甘心追擊將斃得鄉勇救脫遂託病不敢復隨至今人皆呼爲常鬼頭此名各路傳知謂其爲殘害生靈之罪首也他如兵破當陽縣城時於鋒刃流亡中猶忍心搜剝難民懷挾及居人存活財物借解往軍營爲名全歸入己尙其餘事此臣所聞官偏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臣思教匪之在今日自應盡黨梟磔而其始

亦猶是百數十年安居樂業人民究何所求何所憾而甘心棄身
家捐性命挺走險峻耶臣聞賊人當流離奔竄時猶哭念 皇帝
天恩不置縱復連駢檻戮亦爲鬼知罪殊無一言一字怨及 朝
廷向使地方官知體布 皇仁察教於平日撫弭於臨時抑或早
防事端少知利害則何至如此彼荒裔如緬甸安南猶歸命輸心
恐不速而謂此腹地中淪肌浹髓之輩忽爾變生疇其忍信臣所
以爲此奏固爲此等官吏指事聲罪亦欲使萬禩子孫知我 朝
無叛民而後見 恩德入人天道人心協應長久之昭昭不爽也
今常丹蔡逞虐一時上廡 聖仁下殃良善頒師發餉 盼捷三
年罪豈容誅猶幸此情今得上 聞白難使首禍之人終歸脫漏

應請 敕經略勒保嚴察奏辦又見奉 恩旨凡受撫來歸者令
勒保傳喚同知劉清問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縣將綏緝安插之
處悉心妥議奏聞是不但開萬人生活之路且啟億載安定之基
則楚地中曾經滋擾者亦應需員安集臣聞被擾州縣其中逃故
各戶之田廬婦女竟多歸官吏壓賣分肥是始既不願其反終更
不願其歸不知民何負於官而效尤醜忍至於此極若得懲一儆
眾自可羣知洗潔宣奉 德意所關於 國家苞桑之計匪細也
兩疏相繼悉荷 采納尋擢禮科給事中稽查南新倉巡視中城
雲南鹽法向係官運官銷日久因緣爲奸將井出淨鹽四十斤掇
和沙土六十斤爲一石按口比銷居民生子女卽計口而病故數

十年者不除其籍又牛一頭比人三口其牛轉賣則既科買者而已賣之戶亦不除民備課市鹽不可食率繳價而棄鹽於署前價稍不足則刑求至苛急民不堪命及嘉慶丁巳又以威遠調取民夫里長辦賣夫已齊有司忽改爲折價每名索銀三兩五錢則釋放放後又徵賣夫並將鄰邑接濟長夫羈押勒索遂使迤西道屬數十州縣同日閉署將管鹽撥夫丁役窵目劄腸幾至戕官迤西道李亨特聞變馳往出示禁革科鹽派夫諸弊眾始解散數月後漸捕獲爲首者解省研鞫經歲撫臣止以鬪殺擬辟不宥將配鹽派夫激變之情上達獄旣成官吏訛法如故先生去滇萬里廉察得實遂上奏略云臣查滇南產鹽各區惟黑白琅三井最大行遍

遼西南各府歷係歸州縣官運售不但課款有制而官吏資其餘
潤辦公亦得均平充裕近則私行加額加課任意短秤倒收腳價
剝削太甚其加額之法係與井員私煎及壓買竈戶餘鹽私派各
州縣轉賣繳課入己此與奉文代別屬行銷者無干而各處官店
發鹽任意短扣積零成多額又淨至大半有餘至收課時暗折明
增十復加五更有民間備本自運而亦照數徵收腳價者此外積
弊尙多各屬情形亦不一大約正鹽一倍課幾化作三倍歸販戶
銷者則販戶倒懸歸丁糧及煙戶銷者則貧民擾累又竈戶因官
發薪本平色太扣以致交鹽時墮欠攙雜變產革丁受累尤甚民
財止有此數得則歸囊欠則歸公 國課民財必至交困此行鹽

之弊也至滇南夫馬歷係出自煙戶與額設之堡軍惟欵差及督撫學政提鎮司道與本管府州縣通用從無違誤自 大兵征緬甸始添派糧夫設立公局凡奉差過往一體應付係專爲軍務而設凱旋之後遂以征調爲尋常公局爲利藪一切過站者皆以公事假名作情指一科十呼擾百端若果有公出大差則包串私派派夫少則至千多或近萬派馬少則數百多則三五千不等凌虐奔守各情形難忍盡言更復折價分飽層層剝削其非軍務而動從糧上普折者追偪尤猛又有不奉明文而私藉採買米穀折價入己者閭閻展轉賠累難堪此外雜派名目不一而足雖有大吏示禁總以具文相視凡此皆官吏通同蒙混所爲也臣聞嘉慶二

年滇中百姓與州縣管鹽之官親長隨書役及素管夫馬公局之
各頭人構怨報復俱有痛不忍言慘不經聞實跡且近省及迤西
一帶幾五十州縣不約而同誠邊省從來未有之大變雖經大吏
出示曉諭有累民諸弊政卽當爲爾等禁免之語旋卽解散而隨
後復另造拒鬪傷人別事入奏官則參處民則分別正法固亦足
以彰國憲而懾人心但終未將此數項起衅弊端陳明禁止使
罪犯雖明而禍根仍伏至今官吏暨不畏法旋改旋復巧取更工
彼此猜怨交會不識養癰至於何日臣查夫馬採買原有舊例明
白易守無過禁其設局濫派折價私吞與非軍務永不許從糧上
科派已足便民其鹽斤則每秤均有羨餘官得餘斤辦公販得準

斤出課是以從前只用鋪販課並無虧近則迤西一帶因販賂多而官課欠改派地糧煙戶或大戶行銷法踰改而取踰多不清其源徒益擾累至加額加課倒收腳價則從來所無數無底止自宜永禁其有自運未領腳價者則納課時卽將此項扣去毋令倒交如此行之自爲妥善若滇鹽亦可如別省辦法則在大吏之相機妥畫今我 皇上乾綱整飭大慙已治內外肅清臣惟有顛懇

天慈密飭查禁使諸弊之已革者永遵未除者立止但得上下相安官民兩便誠邊氓萬載無疆之福也奏上奉 旨交滇省督撫查辦時撫臣內用總督富公兼撫篆以滇省鹽法宜改以便民覆奏奉 旨交議而舊撫臣在都欲沮其事先生再疏籲請詞繁不

錄未幾富公丁艱去官 上以交新督大學士書公會同新撫初
公嚴議初公居門下久聞此事於先生甚悉卒以富公原議稍增
損之定爲竈煎竈賣民運民銷至今便之壬戌以奏劾長隨蔡永
清僭越句通朝貴事失實鐫級降補刑部員外郎丙寅選本部郎
中保送築缺知府庚午引疾歸里行過揚州兩江總督百文敏公
兩淮鹽政阿克當阿延先生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之新設孝廉會
文堂揚州卑溼之鄉士氣恆怯先生謝絕勢交生徒進問者唯言
熟讀宋五子書反質諸身之所行而已客揚州五載以乙亥十二
月五日卒於樗園年七十有六配楊宜人生子曉歲貢生皆前卒
女子二人長適楊汝梅次適蘇均繼配劉宜人生子二昌暄劉宜

人產於北未嘗入滇昌暄皆幼漕督李公鹽政阿公議暫厝先生之柩於揚州而資劉宜人攜昌暄入都依初公俟成立後扶柩歸葬揚州諸生徒其爲卜地於城北之紫竹庵側素衣執紼異聲同歎可謂生榮死哀者已名流先達多萃江介惟桐城姚姬傳先生主講江甯之鍾山數十年粹然不立崖岸而無瑕可指不媿人師自先生至揚州論者始以德之有鄰也先生之學惟以自守爲本有用爲宗不尙談說而詞旨清穆可誦爲有德之言前有五華講義若干卷版行於滇在揚州選刻大儒詩鈔若干卷其他詩文多散佚性耽作書出入於平原眉山而得其渾逸藜草不經意者爲尤工云

包世臣曰給諫以言爲職言有三體條列謀猷爲奏議匡弼君德爲諫諍指擊權要爲彈事夫入告訓外者奏議也過人焚草者諫諍也至於彈事則古人對仗讀白簡公事公言機不可遲而事不尙密 今上親政以來言路大開諫垣一得之詞多蒙 采擇而又潛消黨隙保全善類 睿慮周詳至矣先生居諫垣直聲最著而所親莫得見其草本凡以仰體 聖德人臣恭謹之義也先生以辛未夏至揚州世臣僑寓同城甲戌春始得謁備承嗟賞引爲忘年交因議鹽法至滇省世臣謂初公改滇鹽一舉德在百世先生乃言其始末世臣旋就食海州比返而先生已物故時先生之甥舉人蘇城來護其喪因屬蘇君出遺篋其檢奏草大半斷爛不

可讀謹就手彙完善彙末有上奏月日者撮其要著於篇其已未
正月指陳月選籤掣之弊與安撫難民之法兩彙雖完具皆不著
著其重大者而以手彙屬初公裝池謹藏至昌暄成立而歸之使
後之論世者有所攷焉

右家傳包世臣撰

國朝三才圖會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管世銘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榆刑部郎中祖嵩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承國子監生祖父俱 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俱 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 見以主事用分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卽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于文襄公實爲總裁文襄好

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
 文襄薨和珅浸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議
 切無所避和珅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
 以中傷君君既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徬徨中庭搆疏彙未成而仍
 畱軍機 命下 俞文成公諱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
 文成知君意慰之曰報稱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蓋文
 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奸獲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韜
 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於詩今所傳韞山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歡呼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
 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恭人

張氏以五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新塘鄉之原子學洛候選知州
後君十一年卒孫繩萊慷慨尚氣節習君者以爲酷似君用形家
言於君既葬之十八年始立石於君之墓而徵文於繼輅繼輅既
與繩萊游處如家人又多獲交於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
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

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胡四凶之誅殛必有待於重華嗚呼君
雖齋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間於死生後之人儻讀君之遺詩
而信余言之有徵

右墓表陸繼輅撰

某生以三千金寄韞山處十年還之封識如故此事在韞山無奇

在他人則難能而罕觀矣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韞山侍御屢獻外獄嘗曰救生不救死之說最誤議生罪所以雪死冤但主救生則死者既死於讐又死於斷而冤不得申矣凡斷獄者宜知之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乾隆癸丑西洋英吉利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強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祺憶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

商衙門諸大臣曲意從之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

武進管侍御世銘在臺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時和珅以伯爵官大學士眾譽伯揆無虛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諸君奚爲者吾方有封事眾皆駭愕是夕侍御歸邸舍遽卒見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詩選書後姚聞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孫符孫得諸太史太史與侍御同里友善其言當不謬

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倚撫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報可時管侍御

世銘方內直實主其議也

管侍御詩有扈 蹕秋獮紀事三十四首其自注詳悉有足備掌
故稽職守者備錄於此獅子園爲 高宗降生之地嘗於 憲廟
忌辰臨駐又凡 車駕出麗正門隨從百官皆立班又軍機帳房
例在幔城之左又凡 駕由左門入在直覺京皆立班又 宮眷
輿輦後扈亦有豹尾親王以下皆引避故稱關防又 機庭印鑰
例由大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帶取用以金牌爲合符始付鑰又凡
較射中四矢者 賜帶孔雀花翎又凡 詔草經硃筆更改例應
另紙恭錄惟廷寄 諭旨多 命卽以硃發又凡一 旨而傳諭
數人者進呈既下照書各寄謂之分寄又凡 御筆增改遵錄他

本謂之過硃又 機庭總簿謂之隨手簿檢查舊事必於各年隨
手簿素之又凡直省方面開缺先由樞臣書缺而空其名以待
御筆填注又凡引 見記名各員吏兵兩部以綠頭牌交軍機照
錄入存記匣隨時進御又凡直省奏請遷除當 上意者雖交部
議仍 命存記部本上時議駁亦擬 旨準行又凡 行在召見
軍機大臣恆在晚膳後又凡撰擬 詔旨六七道以上者輒 命
隨成隨進又前引大臣將近宮門例釋弓箭又凡 頒賜軍機章
京例視三品京堂又每 車駕在道當直者例滿漢各一人帶要
件先候於尖營以備承 旨又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謂之早門散
直有一人最晚者以宮門下鑰爲度又周廬夜直弁兵統謂之珠

車又凡圍場 上未發矢莫敢縱鎗惟突圍之獸從官先射又哨
鹿者戴鹿冠作鹿鳴又進哨之後不許屬車先行恐橋道有不虞
也又 國語以隨豹尾爲跟穆音尖營爲烏墩又圍場以西去以
東還又行衣不挂朝珠還則仍繫扈 蹕初歸例得休沐七日又
內直各官皆進乾清門惟軍機直郎許兼由內右門出入

右紀聞陳康祺撰

程際盛

東治由舍人洊歷蘭臺奉職三十餘年退食而歸惟以汲古窮經
爲務所著有說文古語考禮記古訓考周禮故書攷儀禮古文今
文考駢字分牋續方言補清河偶鈔皆有功於學者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按程公一字煥若江南長洲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監察御史有

稻香樓集

臣等謹將奏稿
卷三十一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七補錄

諫臣五

孫志祖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利隆生紹武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昶雲南安甯州知州昶生庭蘭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鷄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四十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投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尙

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 殿試一甲 賜進士出身以部員
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鉤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
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便轉江南道
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
不問產業旣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
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
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 國初經學有非
周官信僞尙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
康成宜大道歧而卮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
之背經誣聖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

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於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意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弢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補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駟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記若干條做困學紀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勝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瀆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

造門問難者必燕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定遺文勒成一集
汪明經中歿於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於舊
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
多士宗仰會遘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於里第得年六
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
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費舍旋
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
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
如牛毛成如麟角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

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
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右傳孫星衍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八目錄

諫臣六

謝振定

郭儀長

楊昭

王甯煒

牟昌裕

陳希祖

葉繼雯

鄭士超

蔡維鈺

俞肯堂
徐寶善

蔣雲寬

李胡

吳賡枚

歐陽厚均

汪桂

徐寅亮

李仲昭

石承藻

黃玉衡

賀熙齡

趙先雅

湯鵬

補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諫臣六

謝振定

嘉慶元年監察御史謝君蕪泉方巡視東城時某公爲滿洲大學士權方盛其妾弟與其家人乘違制車譁於道過者辟易君見而擒訊之其人恃勢無狀君立燬其車治之如法無何有劾君者竟由是罷職君湘鄉人諱振定字一齋號蕪泉其先由江西吉安遷湖南祖如渾恩貢生父再詔舉人兩世皆以君官 贈朝議大夫妣劉氏 贈恭人生君兄弟五人君其季也少穎悟十歲已讀十

三經善屬文弱冠爲諸生名籍甚乾隆四十二年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以父喪歸復丁母憂五十二年散館授編修五十三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南漕事竣越五月署兵科給事中復有巡城之命以燬車事落職君遂出都徧遊東南諸名山水大肆力於詩古文學益進嘉慶四年九月上特起君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九年充陝西鄉試副考官遷員外郎十一年授通州坐糧廳逾年而病以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七君勤於職業務持大體其視漕瓜儀也糧艘因風阻不能發君默禱於神風轉盡得濟請於朝建風神廟自後君渡江輒得順風京口人有謝公風

之稱及爲坐糧廳時倉務叢弊久君裁革陋規諸所措注不激不
隨會夜半火發於漕船甚熾官民多束手君親赴救火遂息性慷
慨好談時務其由廢員起用主事時嘗應 詔條陳數事居平與
人議論觥觥嶽嶽不屑苟同以徇俗而於詩文尤篤嗜每以古學
衰歇見儕輩中有能爲古文者輒手錄其文而存之余向未識君
君罷官後游杭州過余余觴之湖上始與論詩既見余古文乃大
推服其後余自粵東入爲卿貳得常與君聚以是深識君之爲人
方望君仕宦益進更有所施於時而不幸遽沒是則可悲也已君
娶周氏太學生三友公女 封恭人子興曉嘉慶戊辰科順天舉
人興恒太學生興堃殤女一適李家茂孫男二人孫女二人興曉

等將葬君於湘潭朝江衝乞余銘其墓余故就所知於君者書之
其諸孝友之行周恤之仁見行狀中不復具君所著詩文若干卷
俟刊銘曰

有眈者虎忽攫其怒狺狺之口遂鍛其羽繫天日之照臨兮魍魎
遁藏庶有爲於斯世兮胡年命之不長嗟斯人之云亡兮吾將致憾
於彼蒼

右墓誌銘秦瀛撰

乾隆癸巳雲佐湖南學使褚筠心先生幕時公始及學讀公文重
之越十有五年戊申公主江南鄉試雲出公門下都人士盛傳其
事而公故愛雲賞花命酒必召與俱一文一詩成輒令商推侍左

右者垂二十年怕病卒之前一日猶命二子興曉與烜彙所作詩
文案付雲手嗚呼公之於雲知之深而畀之重何如哉其孤屢以
表墓之文爲請曷敢辭公謝姓諱振定字一齋號蕪泉系出會稽
其後由江西吉安遷湖南之湘鄉祖如渾恩貢生父再詔舉人皆
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劉氏 贈恭人公兄弟五人次居季生有
異稟十歲讀十三經弱冠爲諸生試輒冠軍乾隆丁酉舉於鄉庚
子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越七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尋
巡視南漕事竣巡視東城當是時權貴某方得志勢張甚家奴飛
車騁於衢猝遇公隸訶止不可狀且橫公怒立燬其車奴逸去無
何有同事者劾公竟替職嘉慶元年三月十八日事也公性故好

書兼好山水遂出都徧覽吳越諸名勝益肆力於詩古文而捆載
百數十年名公遺集以歸四年九月 上特起公爲部主事補禮
部儀制司主事遷員外郎奉 命理七省糧務駐潞河句稽出納
裁諸陋規會天津漕船火公蒼黃赴救禱於天忽桅折擊所焚船
兩截火遂息其築康家溝壩隄及開果渠溫榆河尤盡心力而公
亦自是病瘁不支矣嗚呼公爲御史勇於任事轉以果敢見罪其
再起用應 詔陳時務數條在儀曹風義嶄然及理糧務剔釐業
弊卒之病且困而以身殉綜計生平言論設施俱抑鬱而未償厥
志至於篤嗜古學思欲網羅當代文章爲一書叢殘摭拾亦徒託
諸空言此則長逝者私憾無窮而門下士所爲愴恨而三歎者也

公配周氏有賢德 封恭人子二興曉與恒興曉舉人興恒太學生
女一適李家茂官洛陽縣尉孫男二邦鈞邦鑑孫女二人公生於
乾隆十八年癸酉五月四日卒於嘉慶十四年己巳五月十五日
年五十有七兩充江南陝西副考官官翰林時與修 國史嘗以
未得視贈公含斂孺慕終身與諸兄同學甚友愛性好施葬比鄰
胡氏七櫛撫其女如己出其諸細行不具書詩文共若干卷雲將
悉心校訂付刊以完後死者諾責云

右墓表吳雲撰

謝振定字一齋號蕪泉少穎敏十歲徧誦十三經乾隆丁酉與兄
振著同舉於鄉庚子成進士官編修戊申典試江南甲寅擢江南

道御史巡視南漕入瓜儀糧艘阻風禱於神得濟疏請建風神廟
嗣是渡江風輒順人呼爲謝公風乙卯署兵科給事中巡東城有
乘違制車飛馳於道者執而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勢橫甚立柱之
焚其車竟坐是罷職嘉慶己未 特旨起爲禮部主事應 詔旨
事條陳甚悉甲子遷儀制司員外郎典試陝西兩秉文衡所得多
知名士丙寅出爲通州坐糧廳修公廨革陋規會夜半漕船火官
吏多束手親率僕徒步往救火遂熄康家溝向苦鼃患鎮以鐵釜
爲文以祭之隄乃合所修張灣故道開果渠温榆河皆利漕運生
平篤於風義在京師修鄉先正明李文正公祠墓又置義地以厝
同鄉旅櫬師友中有貧不能葬者葬之其他周卹窮困所濟尤多

生平肆力古學著有知恥齋詩文集年五十七卒於官道光壬辰
入祀鄉賢祠

右傳黃楷盛撰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蕪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
傾張有寵奴常乘和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
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
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
人聚觀譁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
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徧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
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

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
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 見時唱陳名貫畢 皇上問曰
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
生長京師 上忽悟曰爾乃燒和坤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
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 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
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 命擢興曉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
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 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
又幸薊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
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嘗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薊泉先生
之事郎官謂曰薊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

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才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
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
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
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薤泉先生罷官時
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
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
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
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右書事吳敏樹撰

公諱振定號薤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

院編修戊辰胡文恪公高望典試江南公副之轉監察御史巡視南漕還而巡城嘉慶丙辰春出遇勢家奴冶服馳聘爭道命燒其車痛杖之明日他御史有用媚道入奏者遂落職己未 詔舉遺逸公起爲禮部主事甲子典試陝西丁卯監天津倉旣得代歸京師坐事降一級己巳某月某日病卒春秋五十有七公天懷坦白與人交始終不易篤於故舊時解贈以周之雖常貧窶無絲毫吝惜之態性喜詩能古文時開筵召客行觴交錯繼以唱酬詎調至深夜不休其居官又極廉謹出納不苟故家尤窮空或客至不能設食亦坦然處之不以愧謝士大夫以此重公無閒言方公典試江南時士元幸獲收錄後一再至京師客車最久蒙公之慰誨亦

最厚戊辰三月謁於天津官舍見公莅事甚勤顏色憔悴若恆有所憂者非復往年寬樂之容矣退見門下客問公所以用心者曰公益憂倉米之腐也天津漕糧年輸歲斂向時司其事者常以陋規之納不究米色其弊浸久非小臣所能入告而目擊倉廩之情形又無以自慊此公之所以深念而至於病也自公受命堅卻賂遺各省兌運者望風肅然不敢以私奉公然已無救於前數年之濫收矣公之心如是固士元所深知不敢沒也公位猶卑國史或未得立傳其歸葬也當有有道而能文者銘之士元非其人也乃就平日之所知者私籍之俾後之論公者有考焉

右述張士元撰

謝薌泉侍御性豪宕嘗蓄萬金遨遊江浙閒拋棄殆盡嘗曰人生
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也與余交最善嘗屢戒余之淨妄躁
進余探服之嘗曰君子之交可疏而不可厚傾蓋之間頓稱莫逆
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相當權時其奴隸抗縱無禮無敢忤者
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馳車衝驕從公立命擒之杖以巨杖囚焚
其較人爭快之王給諫鍾健希和相意劾罷公官管御史世銘笑
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荅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
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矣

右錄宗室昭榘撰

郭儀長

公諱儀長字震元一字豫堂清遠人祖諱賢書父諱曾榮皆諸生以公貴俱 贈中憲大夫贈公會榮厚德著於鄉里某氏孤以貧鬻爲僮爲贖而歸之未嘗語其家人也其他焚券指囷事難枚舉有丈夫子五長卽公生而孝友讀書抱經世志年二十補諸生屢躡鄉闈乃援例爲主事乾隆四十八年中式京兆試舉人丙午補刑部主事洊升郎中嘉慶元年正月四日 高宗純皇帝舉千叟宴於甯壽宮皇極殿公年六十五與焉得 賜御製詩玉如意靈壽杖等十二事時人榮之己未五月以大學士阿公桂胡公季堂薦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旋奉 命巡視北城歷兼江南浙江諸道

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海隅不逞之徒嘯聚爲盜閩粵沿海村落及
賈舶漁船多被擄掠強壯脅入夥老弱勒重贖百姓苦之文武員
弁畏干吏議相率容隱及 朝廷責令緝捕又斬以獲賊爲功不
獲區別輒付重典百姓不幸陷賊其後雖欲脫身而官兵握之無
所逃死皆樂於從賊雖有嚴誅而滋蔓益甚公條陳緝捕事宜言
百姓脅從爲盜本非得已若槩同駢戮無以開其自新之路恐從
賊者益眾嗣後應許其親屬具列被擄人數姓名年貌籍貫上於
官俟捕獲時按驗得實放還仍選強壯分配水師令爲前導彼旣
感生成之恩又習知賊中形勢藉手報復宜出死力此反客爲主
之一術也又言各省解運官至京部中胥吏舞弊延擱官物狼藉

久不得輸解官資用乏絕無可赴訴京城各門及盧溝橋胥役藉名搜索至於啟緘破篋士大夫不敢誰何乞 敕下所司嚴禁疏入皆 畱中公在諫垣十四越月凡六上封事 畱中公者三著爲令者一所言弭盜明法奸胥巧宦皆切中機宜有所裨補山西宋文魁在介休縣行竊既黥而遣之遇赦還復於平遙殺人乃自毀黥亡命京師公獲諸北城具得在籍殺人狀咸驚爲神蓋始彼巡城之 命卽屏驕從晝夜偵緝故能發姦摘伏如此 天子旣屢納公言公復深自飭勵阿公胡公旦夕期公大用無何從子見晟與偕計卒於都中公喟然曰吾家子弟數輩阿晟頭角非粹爾人一旦如是七十老翁何所求耶越日謝病歸嘉慶庚申六月也旣抵

家築別墅爲習靜地大吏按粵者經中宿必造廬訪得失公亦知
無不言居刑曹十年日以輕減爲念至法不得生則終日感然粵
人客都中死喪疾病困躓無歸者公皆爲之經紀同邑劉大令不
堂官益陽被議籍其家以其子世培屬公公撫之成立後以拔貢
令山東葢公之好善不一而足而扶掖單寒拯濟窮乏尤素所蓄
積云卒年七十有八子三長見超候選布政司經歷次見陽廣西
平南縣知縣三見猷山西襄垣縣知縣

陳在謙曰吾儕不獲置身政府而得爲諫官與天子宰相爭得失
責亦重矣乃或託於朝無缺事以遂其緘默或徒爲無用浮言以
塞責獨何心哉豫堂郭公居臺諫歲餘所奏六事 天子率多聽

信惜乎其未久卽歸也予官中宿三年與令嗣駕舫遊得悉公生平而爲之傳鄉曲閒嘖嘖公家居善行不槩書書其大者

右傳陳在謙撰

臣等謹將... 卷之三

--	--	--	--	--	--	--	--	--	--

楊昭

楊君昭字德音自號碧泉其先本武氏而嗣於楊雲南安甯州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考選陝西道御史擢兵科給事中母老乞養歸卒於家君爲人清直和易言動以禮燕處儼然士大夫之稔君者皆曰吾儕不得望見聖賢有爲之者如碧泉乃可信也常日五更起炷鐙盥沐懸孔子像堂中具衣冠肅拜竣兩手捧經書置旁小几坐而誦之進明乃出君處事不煩居困不憂又生平無疾祁寒盛暑課不輟十三經一歲輒再三過云或舍於君家而問之曰勤乎君也敢問所得何如君笑曰吾何得耶寺僧夜半聲鐘磬轉佛號至數十年者豈有得耶亦若

是而已矣君之請歸也夏邑李公奕疇方官於皖而予兄裴山巡撫桂林皆與君同舉進士於是其友爲之謀而告之曰知君之不求富也顧甘旨不可闕於供吾儕爲致書君亦不必自言也第往則千金可致則謝曰諸公厚我然吾已告吾母某月當至家不可以多吾母半年倚閭之望也遂行大學士瑚錫哈理公總制滇黔雅重君請掌教昆明書院君曰吾以養母歸不可以去吾母而出也亦辭之然其家去昆明僅七十里云君昆弟三人祿入有餘則均之歸下榻母室中飲食煖寒體視不離頃刻奉母躋百歲乃終君卒年亦八十餘

論曰三代以上禮樂刑政全人之性而已順而簡肅而安爭心不

生而智能且無所用秦漢以來爭之俗成矣將以全之適以鑿之
堞之枯之巧變益滋性以日滴古哉楊君所謂孝友施於有政者
乎雞鳴而興一妄不萌侍聖人之側而誦經焉推是心也誰謂三
代去今遠也

右別傳錢儀吉撰

王甯煒

君諱甯煒字熙甫自號直庵山東高密人高密之王余未審族出第知熙甫以從弟子出嗣世父者也君蚤困童試既補諸生則連取科第以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入吏部補考功司主事歷員外郎遷浙江道御史旋掌陝西道嘗自京師悉寫其詩寄余揚州余逾歲報之而君已卒其卒某年月日年四十八其孤某奉喪東還繼歿遺孤孫幼其弟甯燧葬之其鄉人萊陽趙君曾來宦江甯述甯燧屬余銘君之墓然事狀弗具余逡巡十餘年無以爲也及是趙君又歿而余年六十二衰疾計海內知君者無幾何人不可以復待矣君在吏部故相和珅用事同舍郎有大致金者君獨貪其所

與交不二三人皆以文章古義相敦勉部有疑難繁瑣他郎所不
屑君一承之以是見謂勤事得不逐其在御史會 今上親政發
憤敢言余從趙君得君所遺奏彙其一論督撫壅蔽之習略曰近
者大案無一發白督撫聞外州縣事大半徑稟督撫至有事訖而
補取道府文結備案者設官雖多可否乃專在督撫州縣此壅蔽
之所以日甚也今雖無竟奪督撫事權之理然司道亦皆大員似
宜出不意 特下司道官考按一二以收兼聽並觀之效其一言
捐輸之累曰近有晉省士民捐銀二百萬兩蒙 恩賞收百五十
萬之事臣先聞該撫委員四出州縣藉事生風誘富民錮之署中
勒其家納銀畢納而後出之所奏二百餘萬上下染指民間所出

蓋不止於是今平陽一府勒借案發方知臣所聞非盡無稽幸該
省民風謹畏耳萬一生變誅之則長官貪寬之又傷 國體爲害
匪細竊願 嚴敕各督撫預杜其端若俟奏到駁斥則民已被累
而斂之官者終不能還之民矣其一陳聽言之要曰進言第覈其
言之是非尙非聽言之要也言者心聲就所言而深觀其裏卽其
人可用與否什得七八不盡在乎言之可行不可行也今部議準
者什二駁者常什八然部議以爲非國人以爲是往往而有此如
醫者視病其處方或過峻不可服若此之類其言未可用而其人
不無可取其有勦說不休浮躁干進之人也蒐求細故苟且塞責
之人也刻覈爲能攻訐陰私狂險喜事之人也若此之類其言不

無可採而其人決不可用夫徒採其言一事之益耳就所言而觀其人由是以得可用之才則以之治事而事治其利溥矣其一言州縣折收之患曰臣籍隸山東祖父相傳錢糧未有折收之事近三十年鄰郡漸有改折處尙未通行今則照例收銀者幾無之矣卽如臣高密縣每銀一兩新改收制錢千四百五十文附近之昌邑縣改收錢千六百五十文市銀價銀一兩值錢千官旣浮收而吏役乘其隙百弊叢生民或囂爭官且濟以酷刑况今年如此來歲復增於何紀極臣舊聞四川每銀一兩徵錢四千心以爲妄由今觀之其後勢將至此請 敕下各直省有不如法者劾治之君入臺無幾何時前後所指切尙多舉其犖犖大者如此君爲人色

夷氣直自少以疾穹其背蹒跚罔豚行見者輒笑然廣穎豐頤音吐宏亮恢然雄駿君子也余方意其遠到豈知其止於是雖止於是要其所守與其所言有足書矣君所爲詩古文若干卷趙君累欲刊行未果後自當傳獨其事言之有效於時者世或不盡聞君葬久矣幽銘無所更施故就余所覩記書其略以寄甯熒俾表諸墓云

右墓表王芑孫撰

直庵明習律例遷侍御章奏得大體人來京師常咨訪民間利弊爲奏囊將上遽以疾卒

右山左詩續鈔張維屏錄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三

150-764

牟昌裕

中憲大夫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牟君之歿一二同志既走其家會哭遂謀所以歸葬者而徵銘於鶴君嘗屬鶴表贈公之墓病中又謂鶴吾身後之文亦以屬子鶴固不文其忍違亡友之遺言乎君諱昌裕字啟昆松巖其號也山東棲霞人先世詳清平劉公所撰贈公墓誌中祖曰箸陽穀縣訓導父暄乾隆庚辰舉人祖父並贈中憲大夫工部虞衡司主事加四級祖母張母林繼母林並贈恭人君生有異兆四歲喪母哭泣思慕逾於成人贈公遭父喪躬負土營封樹君拮据贊助事竣之日咯血如絲縷由增廣生選充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遂中鄉試五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又三年授禮部主事座主王文端公方長禮部而主事適有缺故
事庶吉士散館改授者必奏聞方得補或謂君盍謁王公請之公
毅然不可逾年選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勤勞職業視公事如家事
嘗摘條例中不便者數事請改於長官長官亟稱之願弗能用先
是直省兵營各有工費以製軍器火藥之屬後著令報部而價多
浮於例遂令兵丁賠補君謂兵丁所得錢糧餉不足贍妻子不可
令賠補長官多不以爲然君爭之屢後卒如君議工部有寶源局
以二侍郎主之或言其弊實多尙書屬君往勘君曰如此是不信
侍郎而信主事非政體也爭之得已君以久次當得員外郎長官
以屬他人同列多不平君坦然未嘗自言也嘉慶五年請急還里

越二年補都水司主事歷營繕司員外郎郎中充九年順天鄉試
同考官嘗治一要工實心經理吏不忍欺費少而事集所贏數千
金以補他人之未完者又有餘則歸諸公無纖毫私十年授江南
道監察御史入臺三日卽上封章言事翌日 特命巡視南城君
資格最淺 上越十五人而簡用之一時以爲異數嗣後封事屢
上嘗言事例數開於國計實無益欲求足用必自節儉始又言匿
名揭帖紛紛見告應依例銷燬則矯誣者自息又言議輔穀貴請
弛關東閉糴之禁又言刑部辦理刑名有以不足蔽辜應行加重
爲詞者鬪殺案內有本非鬪殺因其已有爭鬪情形卽比照鬪殺
例定罪香州縣爲親民之官而犯徒流以上有至配所枷以示眾

者有卽於犯事處所枷示者均應改用本律以重刑名勵廉恥君
不爲矯激之論而能言人所不能言性慎密疏草自邸鈔傳播者
未嘗輕以示人極言至論世不盡聞故所以稱君者止於此巡城
一年訴訟俱立訊不以屬吏夜則單車巡歷雖冬夜嚴冷不少懈
南城有蠹役爲民害數十年君發其罪戍之十二年奉命抽查
通州運京漕米得召見溫諭良久是年京察一等轉掌雲南道
事又轉掌河南道事十三年五月乙丑晦卒於官年六十二君待
人和煦容貌辭氣藹然尤急人之急從弟肥鄉知縣某卒於任所
一子甫生適官項累累君貽書當道陳虧闕之由反覆千言淚道
情墨肥鄉始得歸葬同年生某某歿於庶常館爲經紀其喪同年

生由某將之某縣任於長興店病歿君馳往視其含斂而歸其匱於家初君在工部而鶴與故監察御史黃超前甘肅蘭州道瞿曾輯今監察御史鄭士超員外郎陳啟文咸在意氣相得其後黃君告歸瞿君亦外轉而四人者散而復聚益相與爲深交曾幾何時而鶴乃以無能之辭銘君之墓也悲夫君娶王氏 封恭人子略附貢生次昀年十九瀆有孫蘭孫略所生也早慧八歲而殤君痛惜之爲之小傳鶴嘗跋之君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鄉

某原銘曰

昔夫子言剛毅近仁又曰未見剛者蓋甚難其人觀君生平庶幾有焉 國有重任賴人以肩在庶寮中惟君最賢而遽止於斯嗚

呼其天

右墓誌銘陳鶴撰

陳希祖

玉方十一二歲時從塾師魯東生學壁窠字輒工余與同塾見其背誦所讀書時里中人輒來求書也及成進士書益進嘉慶壬戌癸亥以後遂大成踵門求書者益多書名滿京師識者謂自劉石庵相公外無與顏行者也玉方年十三補縣學生二十二中乾隆丙午科鄉試時先大母楊太夫人病痿痺玉方以嫡長曾孫侍疾不會試及弟希曾舉己酉科乃與偕北行遂以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事以承重丁楊太夫人憂歸服闋至乙卯始補官循資格擢至郎中以弟希曾爲刑部侍郎迴避改吏部旋試御史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嘉慶二十五年乞養歸至杭州病七月十九日卒於蘇

公祠得年五十有四玉方讀書好深湛之思余自江南攜梅氏算
書歸玉方取讀之輒能得其解用其法以計作室用輒數不差丈
尺從山木先生學制舉業能知有明諸大家體格嘗一主試河南
一分校禮閣所取士多績學知名者其於書篤好董思白聞人有
董氏墨蹟輒從假觀之當其觀時廢食俱廢其所別董書之真偽
輒當凡董氏書之流傳者其爲中歲及晚年作玉方輒以意決之
不假攷證年月而人皆以爲有神契也玉方十七八歲時得咯血
疾山木先生爲治藥餌教之習靜優游於文事而不督課之余與
同居西谷別業日則見其默誦韓柳文而暇則聽其撫琴數操以
爲常逾二十後體中遂大愈當其少年時人不謂其能至五十也

余至二十歲後出遊江南及隨侍吾父於陳州與玉方不終年聚者逾十餘年及庚申應京兆試謂玉方能不應考差試俾吾得不迴避乎玉方則應曰諾而余遂於是年舉京兆及後與余同應考差試見余得使事則必喜庚辰得疾余謂乞養之請宜且緩疾病愈而歸可也玉方曰吾思親切且出京師則身心暇豫疾可就愈無慮也及至江南其子延恩與偕行以書來曰吾父病固向痊矣過金匱應人作書數十幅無倦容也嗚呼孰意其居西湖而疾遂不起矣玉方名希祖爲吾伯兄元之長子吾世父金衢嚴道恕堂府君之嫡長孫而吾大父凝齋府君之嫡長曾孫也母黃太夫人先一月卒於家玉方在杭州未之知也以終養歸而不及見母悲

大妻魯氏前戶科給事中魯蘭枝公女生子一延恩女一殤側室
生子一三恩延恩娶其適潘氏姑之女生子一玉方名之曰受多
今四載矣延恩卜得某山某原將以某月日葬以書來乞銘銘曰
君志專而貌寂兮渺望古而思齊也寄一藝以成名兮官刑曹而
意與委蛇也期外捷而無內嬰兮曰實下以名宦也是維吾家之
宗子兮徼舊德而引後祺也

右墓誌銘陳用光撰

葉繼雯

雲素早歲名譟江漢閒余於丁酉秋與蘄水南豆膳造訪焉後余
客漢上陳虞部愚谷假歸就雲素爲教授其子余過從甚密麗澤
之益良多往來漢上者無不知余三人之交最篤厥後雲素次子
爲余季女委禽愚谷媒焉雲素績學嗜古守禮行義不徒以文藝
擅長

右考田詩話符葆森錄

余與葉潤臣閣讀訂交京師丙辰夏出其先大父雲素先生詩讀
之才氣縱橫詞華跌宕與當時名公槩敦交懽無非大呂黃鐘之
響其集選集杜集蘇請作尤極才人能事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右寄心庵詩話符葆森撰

按葉公字雲素湖北漢陽縣人乾隆庚戌進士官戶科給事中

符葆森詩集

鄭士超

公諱士超字卓仁一字貫亭其先福建永定人十三歲隨大父遷居廣東陽山遂爲陽山人家貧挾書而牧一日薄暮不歸家人往視之則牛已逸而公讀未輟也陽山有李濟堂者見公文而奇之妻以女其後濟堂讞允直忤眾陷死刑公徒步百二十里赴連州訴於官中途遇虎從者戴標無人色公不爲動虎忽搖尾去而濟堂竟得昭雪焉年二十二始入籍陽山補弟子員乾隆癸卯舉於鄉乙卯成進士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升營繕司員外郎再遷郎中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在部十年悉心綜覈吏無所上下其手遇長官議不合必據例力爭旣任臺諫益思報稱念本籍海盜未靖

而番攤館最爲盜藪具疏切陳又奏劾違 旨屈膝長官不加訶
禁者由是直聲大震乙丑請假修基建祖祠置祭田若干畝於本
族立義倉卽以供祭餘穀公諸族眾春貸秋償著爲例明年假滿
入都復補原秩乃上疏曰臣籍隸廣東請假回籍竊見各府州縣
盜賊充斥姦宄橫行風俗敗壞民生窮蹙地方官不肖認真整頓
誠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體 皇上肅清吏治綏靖海疆之至意
臣職居言官誼切桑梓謹就見聞所及臚列五條敬爲 皇上陳
之一粵東海盜向在外洋肆劫近年以來沿海口岸及內河之盜
較外洋爲尤甚從前地方官規避處分遇報劫重案偪令改盜爲
竊改多爲少改白晝爲黑夜今則諱有作無輒擲還原詞不爲伸

理或反坐誣控畱難事主不願冤抑是以盜風愈熾劫人取贖公然於沿邊港口設立稅廠商船俱納洋稅上年關書王洪被劫地方官束手無策捐銀二千兩贖回通省詫爲異事又於離省六七十里之荔枝園汎獅子竇汎一帶有賊船十六七隻沿海大掠礮傷各民拆毀營汎經途二三百里爲期兩日有餘所過墟汎十有餘處掠心腹之地如入無人之區實爲從來未有就見在情形而論治內河之盜較之外洋尤難刻綏一奸徒結會拜盟言語舉動皆有暗號以自別識其尤兇悍者身帶雙刀橫行無忌名曰大貨手廣州南雄韶州等屬尤甚清遠縣官親鍾姓至水西鄉徵糧調戲婦女被毆會匪乘機搶劫王水生等家挈眷奔逃迨事定回歸

又被英德會匪邀劫財物並婦女多人此案並未聞該縣作何懲辦又英德縣闕姓二十餘家亦被土豪羅壽元帶領會匪數百人搶劫一空至今案懸三載並未將被告拘到一人質訊一次縱盜殃民莫此爲甚黨類繁多布滿腹地勢必釀成大患如博羅之陳爛展四一案其明證也一棍徒開設賭局名番攤館招集無賴凡勾通洋匪之土匪及四鄉漏網案犯多溷跡其中前經臣具揭奏明請旨飭禁不過數月此風又熾見在城廂內外開設紛紛附郭南海一縣卽有七八十處佛山鎮亦四五十處前者荔枝園劫掠一案經各紳士等聯名以此案盜匪明係土匪接引欲除土匪亟洽賭場等情具控乃各衙門祇以飭拿嚴究等語批示塞責開

設如故各衙門長隨吏役人等互相盤結收納贓銀以四十五日爲一衙名曰納衙銀歲計巨萬足抵一歲錢糧當盜賊充斥之秋閭閻切齒之事而布滿於耳目其昭之地屢奉飭拏竟置不理何怪盜賊橫行殲除無自一鴉片乃淫蕩之一種而爲害尤烈例禁昭然豈容貌玩近者省城內外公然開設煙館工商士庶靡然成風宴會則以之款客嫁娶則用作妝奩廉恥喪盡可爲痛心見由閩粵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內外亦均有私販私銷之處粵海監督稽查洋船貨物是其專責聞該處把口書役人等遞年坐抽私稅盈千累萬因而擅放入關直行無阻該監督亦難保無收受陋規通同放縱情弊應請 旨飭令該監督砥礪廉隅認真防範毋許

絲毫透漏其從前已經私運入關者恐一時未能淨盡查該國夷船一年一至應請以一年爲限儻一年之外仍有私販私銷者無論何省破案不惟照例議處必嚴究該關監督及書役等賄縱情由無使不肖之員冒輕罰而貪重利以致流毒無窮一粵東浮收錢糧積弊多端臣籍隸陽山請以陽山一邑言之陽山每稅一畝無閏年額徵銀一分六釐五毫舊規納銀二分有閏年額銀一分七釐舊規納銀二分二釐又每稅一畝額徵米四合八勺一撮舊規按斤數覈算納赤色條米四兩零銀則自封投櫃庫房取割票銀一分米則赴倉交納倉房亦收割票銀一分惟零星小戶統計米銀及割票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自乾隆三十年以前照舊

投納無異至三十四年以來歷任遞有淨收年加一年任加一任見在每畝例收銀一分六釐五毫者收至三分八釐至四分不等其徵收米石自四十八年後改爲折色每米一石折銀二兩五錢見在折至五兩三錢較之時價極昂年分亦多至一倍有奇其零星小戶向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者見在收至一錢五分至二錢不等銀米割票從前收銀一分者見在收至六分至七八分不等通邑錢糧銀不投糶米不交倉皆係國差及銀匠包攬而銀匠公然於鋪面張挂錢糧總局字樣所收錢糧彙總交官官既取足淨收之數以復短價發給採買該匠勢難賠墊因而淨外加淨官則剝匠匠則剝民以致貧民無力完納積欠愈多而地方官催徵

積欠尤肆橫行一戶未完輒勒令同戶殷實之丁代爲完納名曰
掃戶甚至拆毀民間門樓房屋鎖縛民間祠堂木土當街管責往
往一家欠糧數家破產催科法變人人自危重斂虐民伊於胡底
伏乞 皇上飭下該督撫轉飭該縣嗣後一切遵照定例銀則自
封投糯米則徵收本色其銀米割票仍照舊規取銀一分毋許多
索其零星小戶雖準銀匠包收務照舊規二分六釐之數不得再
有加增儼是年米糧價值實有不能循照常例之處請令該督撫
榜示通飭示以催收令小民遵照輸將至徵收舊欠務將實欠之
丁按數催追不得拖累別丁並通飭各州縣有似此包攬浮收及
拖累者一體嚴禁庶苛政不行小民得均霑樂利於無窮矣以上

五條臣在籍年餘見聞確鑿事關地方積弊伏乞 皇上嚴飭該督撫悉心查辦並將如何實力整頓緣由先行分晰具奏庶封疆大吏認真一分卽地方受一分之益矣疏上奉 旨申飭督撫按款明白回奏其催科非法之知縣卽行革職是年冬又奏封事一件 上命軍機大臣面宣 諭旨公感激 聖恩益思有以建白隨轉廣西道署禮科給事中轉掌河南道事忽得疾十日遽卒年五十有四公天性嚴正生平未嘗作草書卽爲學徒評隲文字亦無率筆弟國超早失明同至京師病亟日叩頭籲天願爲之腫會考試差以弟新喪堅不赴體本豐腴自兩遭親喪遂至終身骨立云

吳應達曰士而至於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與宰相爭得失
凡天下之利害其親見者吾言之其未親見者吾亦得言之言之
而果是天子以爲忠言之而未必是聖主不加誅宰相不以爲忤
位諫官者榮矣哉而世之依阿澆忍者乃隨俗俯仰瞻顧瞞瞞抑
獨何也公體不及中人其言訥訥不能出諸口而遇事敢言不避
權貴乃若是殆不愧古之直臣矣

右傳吳應達撰

士超少力學家嘗寫書而牧誦弗輟不知牛之逸去也舉乾隆癸
卯鄉試又十二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補都水司兩充嘉慶辛酉
壬戌會試同考官歷營繕員外郎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轉廣西

道又轉河內道見有屈膝迎謁上官者因劾稱 國家之制六部
司官見堂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勵權勢不可
不防得 旨可其言而責不指實且奏遲翌日具疏所以再上
上稱弗罪以是人服其威時粵東盜賊未靖士超疏陳弭盜之本
凡五款三千餘言條舉剴切 上嘉納之士超貌其黜族自居喪
衰毀遂終身骨立好講社會法門下士官縣令者必以告後遂舉
行於鄉年五十有四卒

右廣東通志張維屏錄

蔡維鈺 肯堂 徐寶善

蔡維鈺字其相江蘇無錫人嘉慶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
御史奏西洋人傳習天主教多不法宜諭禁又稱江浙米價騰貴
聞有私出海洋情弊宜飭督撫嚴查又參劾廣東林五一案交總
督審辦久不奏報宜令刑部嚴立期限皆報 可維鈺少學於秦
瀛砥礪名節爲言官思有所建白年未及艾而卒同邑俞肯堂初
名坊字人表嘉慶十四年由內閣中書登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
編修尋擢山東道御史二十四年河南大水肯堂疏請以工代賑
疏消積水修治溝洫凡濬淤築坡事宜六條奏入報 可豫民是
歲無流亡其慷慨好任事人尤推重之徐寶善字蓮峰出繼同族

後占歛籍嘉慶二十五年進士選庶常授編修改監察御史上疏
言事仍授編修甲午典試浙江戊戌分校會試性好施賴以舉火
者甚眾京師粥廠久廢力復之著有壺園詩鈔漢魏五代樂府

右傳楊熙之撰

蔣雲寬

公諱雲寬字牧叔蜀漢丞相琬之後五代時徙家永明之興化鄉
曾祖業旋祖向榮皆縣學生考元緡乾隆辛酉拔貢歷官江南常
州府督糧水利通判直隸保定府鹽捕水利通判所莅有惠政曾
祖以通判貴 贈如其官祖及考 贈如公官妣蒲氏生妣盧氏
皆 贈太恭人兄弟三人長雲安增貢生 賜封庶吉士次雲容
辛酉拔貢官光化知縣公其季也幼穎異出語驚人年十八
爲縣學生屢試高等己酉選拔貢生學使昆明錢南園先生特器
之 朝考初列一等覆試以違式置後激而愈奮遂舉戊午鄉試
己未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故事初入刑部以駁案之

多寡敘勞績銳進之士伺間抵隙相詰難一字出入輕重或失倫
公不求異舉察必以情嘗有蒙古母女殺婿獄公以爲罔同寮言
子曷從知之曰情不類也獄詞言女夫飲博廢業女以訴於其母
母勸之不悛乃與女謀殺婿以三十緡賄婿之族弟操刃焉會婿
與女同至母家女返而婿不知所適踰月婿之叔獲其尸因以殺
婿成獄夫人莫親於夫莫愛於婿未有因飲博小故遽謀置之死
且操刃何事豈有賄不相習之人爲之而尸又以踰月得死無日
殺之人無見故曰情不類也卽以所疑白司寇上之 詔覆鞫果
不實如公言在刑部十六年所平反多類是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條議吏部程限及緝捕會匪事宜皆得 旨施行尤疾河工積習

謂河臣歲用帑金鉅萬以治河衛民生而工不以實竹榿石苗之屬或苦窳外實中空每易潰決工所玩好充物倡優百戲畢具大汎一過幸而無患卽議敘隨之閒有身未赴工而名登薦牘者殊無以責實效杜倖恩也歲己卯河決豫州馬營壩乃條上河防四事一曰工官不常駐工僅於大汎時搶護宜嚴官守以重巡防二曰兵丁非實額每有危險雇民夫充役無事則徒手坐食不習勞苦宜足兵額以勤操作三曰各工分段非其所司多膜視不相策應宜懲推卸以期協濟四曰修隄取土例應在十五丈以外今或取諸隄下上培而下削禦險爲難宜申例禁以固隄根疏入 敕河臣行之旣又言馬營壩開放引河疏濬不深黃流遲緩致南岸

漫口儻灌入洪湖不但高堰可虞卽淮揚兩郡受害非淺宣及時籌辦今上初卽位又疏陳河工善後事宜詔軍機大臣暨工部會奏悉如公議益公之於河前後章四上實有以見夫事之至大且急無過是者故不惜慮之詳而言之數使目睹南河之事其感慨發憤又當何如耶公性質直見義必爲事兩兄極恭人有善稱之不去口有急振之如恐後癸酉典江西鄉試所拔多名士旋擢戶科給事中轉掌印益思有所建樹佐天子明目達聰之治未竟其用以道光二年四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八疾作猶上疏言時事嗚呼可謂能盡其職者矣子四人啟鏞道光乙酉拔貢啟鏞啟銜啟鉞女子五人婚嫁皆宦族將葬啟鏞來乞銘余以職

事未就而啟錫卒又逾年乃獲踐諾成此不勝宿草之感云銘

曰

濯錦之溪其流孔長蔣氏宅焉歷久而昌芝苗於學華韡於堂吉
氣所應公專其祥言為世用克練以臧計周思遠中乎員方允矣
君子蔚然時望我銘章之匪私其鄉後有述者視此刻臧

右墓誌銘陶澍撰

和子月... 卷之三十一

三

李翊

李浩云先大夫壯遊半天下雖旅次星霜無閒稽古嘗博綜漢儒諸說參以己言著敬業載言六卷工書善畫不輕作時寄興於詩
李氏詩存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按李公字和之號夢山別號雲華生雲南晉甯州人嘉慶己未進士以翰

林 著 有 雲 華 詩 鈔

國朝書獻頌殿初編 卷百三十八 諫臣六 七

吳麇枚

先生姓吳氏名麇枚字登虞桐城人父貽詠乾隆癸丑會試第一
吏部驗封司主事先生幼從父學工爲文中乾隆己酉舉人景山
官學教習嘉慶己未成進士以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授禮部
祠祭司主事擢郎中纂修會典及學政全書轉山東道監察御史
掌江西道先生爲人樸直方謹敦品勵行慨然有風俗人心之志
在部十餘年遇事論議必依據禮經而折以 國制嘗以兩命無
抵兩生捐復事與上官力爭幾爲所齟齬久之禮部有地租事訟
三年不解先生三日平之嘉慶十八年林清作亂先生五鼓急入
城至部同官以賊故皆早散先生獨宿部署或危之曰賊起倉猝

事未可知豈可空部無人乎禮部有無著地租積年不徵又例不當免先生勅議逃亡死絕及水流淹壓者悉請免之餘租尙數千分年徵入以紓民力爲御史數上疏皆以人心風俗爲急遭母憂歸遂不出主講徽歆安慶書院教士論學一宗朱子學者稱春麓先生治家力崇儉約待人有禮大要歸於和敬子弟皆恂恂率教里中言禮法者必稱吳氏居鄉無所私遇邑中利害事必首倡以率旣得疾猶殷然以時務爲憂蓋其所蓄甚大未盡厥用也道光乙酉卒所著疏稟詩文集若干卷

右傳姚瑩撰

吳春麓御史廣枚桐城人中嘉慶己未進士性忠愨頗以理學自

命與余交最篤嘗與余書曰奮與儂盛衰之本勤與惰成敗之原
貪與廉得失之林寬與虐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天之徵忍與激安
危之券謙與盈禍福之門敬與肆存亡之界此數語真見道之言
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三

歐陽厚均

歐陽厚均字福田號坦齋嘉慶己未由內閣中書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洊升員外郎郎中在部十五年通知時務堂上官倚之如右臂擢浙江道御史疏請查匪徒傳教嚴名分以息刁風條陳八旗教習事宜並見施行分校戊寅順天鄉試得士稱盛性孝友年逾四十以母老告歸當事聘主嶽麓書院固辭母促之行始應聘每春往夏歸秋往冬歸色養無遺憾母年九十終哀毀骨立葬祭皆如禮主講席二十七年弟子著錄者三千餘人多以節義功名顯先後捐束脩千餘金創修先儒祠廟復古蹟增購書籍釐定學規隨時升黜爲懲勸三次得旨議敘士林榮之居鄉嘗倡修學宮

建培文塔贖舊宅為家廟並置祀田道光壬辰徭變辛丑海疆有事各倡捐五百金以助軍餉他義舉稱是家法嚴肅以經術課子孫晚年集鄉人士官京外歸田者於城南妙高峯為湘中耆英會凡十八人繪圖鏤石以齒序而厚均居首卒年八十祀鄉賢並嶽麓書院專祠著有易鑑望雲書屋集粵東遊草手輯嶽麓詩文鈔等書行世次子錫穀增貢生黃梅縣知縣加同知銜孫世洵廩貢生花翎陝西補用知府世澐道光丁酉拔貢世澐子恩霖廩貢生

臨湘學訓導

右傳李元度撰陳本欽湘中耆英同序湘中人備官中外先後解組者不約而同過從談諧極林下之樂也昔宋興國中諸公做香山九老餘韻歷會於樂天故第圖形於普明僧舍及元豐中文潞公畱守西都因富

韓公致仕里居就其第集賢士大夫之年高者相與觴詠
 得十二人首韓公年七十九溫公年六十四居末坐潞公
 令其作序於是繪圖藏之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
 會道光甲辰秋坦齋師主講麓山邀諸君子集於城南之
 妙高名剎尚齒不尚官循唐宋成式也以本欽末坐宜序
 其事本欽愧甚且辭不獲命時耦耕賀公方撫黔南聞之
 以書致雙圃曰君始歸長沙遂開公講僕湘西人位與年
 不在數客後願寓名其間如王宣猷故事行將歸隱同賦
 遂初諸君子當不我遐棄會起於甲辰故以甲辰計其年
 洎丁未繪圖成耦耕亦返里下矣湘帆及其弟雙圃星堂
 師企園莘田及其姪嶽心星叔本欽長沙得入人受堂鏡
 海育庵岱青耦耕蔗農昆仲善化得大人鏡海改籍山東
 暫居舊里少衡入大興籍湘陰人坦齋師衡州安仁人伊
 輔清泉人菱蓮沅州黔陽人皆寄寓省垣 歐陽厚均坦
 齋浙江道監察御史進士年七十九 楊兆李夢蓮河南
 汝州直隸州知州舉人年七十四 唐業謙受堂江西瑞
 州府知府前翰林院庶吉士年七十四 李象溥湘帆山
 東冠縣知縣進士年七十三 余正煥星堂江西鹽法道
 加鹽運使衙前翰林院編修年七十二 鄭世俊企園廣
 西思恩府百色同知進士年七十一 張學尹少衡福建

列月言伏頁改刀編 卷三十一 諫臣六

臺灣府淡水同知進士年七十 唐鑑鏡海太常寺卿前

江甯布政使翰林院檢討年六十七 鄭世任莘田貴州

貴西道前吏科掌印給事中拔貢年六十四 唐方煦育

庵安徽潁州府知府前戶部郎中舉人年六十三 李象

鵬雙園三品京卿前貴州布政使翰林院檢討年六十三

俞東枝侍青掌廣東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年六十

一 賀長齡耑耕前雲貴總督翰林院編修年六十 鄭

敦亮嶽心安徵宿松縣知縣候選同知前翰林院庶吉士

年六十 周樹槐星叔江西吉水縣知縣進士年五十九

賀熙齡蔗農掌四川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年五十

七 丁善慶伊輔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年

五十五 陳本欽堯農工部員外郎軍機章京前翰林院

庶吉士年

五十五

汪桂

道光元年十月望敷歸自旌德間侍御汪公病篤亟走視之公不能言者十餘日矣敷以筆書紙詢敷之歸至是和見不能復舉筆但執手以指畫掌爲訣因屬以埋幽之文明日再往視畫掌申前語目送敷出戶踰時公卒嗚呼公其遂至於是耶初公之乞休也敷畱之謂其猶可有所見於世也比其歸也敷踰年亦隨之謂相從里閭上下言論觀厥行止猶可舉爲里中後進矜式也公其遂至於是耶知公者莫如敷旣垂涕諾公遂謹書其世官行誼而銘之以待公之葬而納諸壙公諱桂字薌林姓汪氏先世居婺源東鄉大坂明神宗時曰可大者遷城南遂爲城南人曾祖國卿祖三

省考士俊祖考皆 贈奉直大夫戶部浙江司主事加一級前妣
二王氏程氏妣張氏皆 贈宜人公少孤伯兄沛延師教之不責
以家事俾壹志於學故公初入翰林遇 國恩卽請以庶吉士地
封其伯兄公年十五爲學官弟子有聲乾隆己酉舉於鄉庚戌會
試中中正榜例授內閣中書舍人已而當事特奏通榜皆報罷考
補咸安宮學教習職滿當外任旋丁內艱嘉慶己未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辛酉散館改主事官戶部者十有六年充會典館纂
修官丁卯順天鄉試同考官己巳 恩科會試同考官丙子由員
外郎補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其秋九月以病乞歸歸五年而卒年
六十有六公天資穎敏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務通其大義要者悉

能舉其辭吾邑經學自江春齋氏後以通人稱者推汪孝廉鋼公
與孝廉同館於歛數年朝夕相講習多所心得爲文章正大和雅
高出儕輩顧自以爲未足不欲存彙嘗言儒者之學當內治其身
心而外有補於世務考据詞章皆學者所有事然近世才士或專
事纖碎務立新異多爲塗飾相矜尙游聲嗜嗜獵未遺本則見之
卑矣故遇後進好古能文之士甚愛之而與之言學問必引以大
者遠者有所質常應如響亦絕不欲以所知先人爲同考主司閱
卷有疑詢之眾眾莫荅徐目公公乃從容舉其語所出檢書證之
悉合人自是始以博雅推公居常謹身節用恂恂若無能遇事剖
畫明若觀火官戶曹同列咸服其精練部中習以長官前勤白事

者爲能公深以爲恥自公庭旅見外絕不一詣長官每議事輒據所見同列取白其長其長善之不知議之出於公也久而寢聞公之賢乃列公上考時戶部尙書今大學士托公語其儕曰吾雖列汪君上考初未識汪君面同列乃強以事要公自白公不得已始一往見尙書其介如此旣爲御史病言官之瑣細欲論列天下大事嘗一上封章事旣畱中亦遂自焚其橐繼又欲陳列他事則公疾作矣數自入部服官與公相處十餘年見其處事精密識見宏遠議論卓卓皆可見之施行故於公之歸欲挽畱之匪獨爲其私也嗟乎使公在部早以才能自見早得居言路或任劇郡監司其精力充裕所施爲必有赫然在人耳目之間者矣公在官和平之

度中正之操士大夫多有知者至其所蘊蓄而未發者雖其平日往來密友或未盡察也公嘗念婺源山多田少米穀時乏欲於城鄉各建義倉擇紳士之公正者董之不以屬官吏用備不虞又言汪氏遷城南久當特立祠宇欲及身爲之而皆未果然則公之卒豈獨於公爲可惜亦一邑一族之不幸也公配張宜人孝事其姑勤儉治其家公官京師前後二十有餘年宜人未嘗從獨任家政先公一年卒子起輅邑庠生起搢國學生女二長適董桂仙次適程肇堂孫廷鑑廷典廷煥曾孫某其葬以某年月日兆於某鄉某里某原銘曰

子子者孤澈澈者汗規以周於用砥以正厥趨嗚呼汪公君子之

儒仕匪不達而光闔如學則既充而未及著書幽宮之銘信我言
之不誣千秋而有知公者也其又何吁

右墓誌銘董桂敷撰

徐寅亮

君諱寅亮字直生江南甘泉人嘉慶己未 上始親政飭治庶務
是歲新進士分部者八十人蓋先後未有此也於是兵部得十人
君與余皆與焉職方主天下軍政及議功議過議卹之事尤劇於
治君居是司旬稽繁曠必一一準於事理以適寬嚴之中吏不能
有所上下出入凡前後來長部者咸倚以治及君轉武選員外郎
車駕郎中仍屬以坐辦職方司事兵部之設坐辦司官自君始辛
酉夏京師大水永定河異漲隄潰水漫及南苑 詔侍郎那彥寶
塞之明年河決碭山那公復奉 命馳視皆以君行先後多所指
畫青海蒙古部二十九居西甯邊外介河南北與生番接時蒙古

屨甚數爲生番侵盜癸酉春蒙古內訌 上使侍郎貢楚克扎布
馳往治之貢公雅知君奏以從既至君審度形勢偵察番情案既
定復條列善後數事皆中窾要迨反 命貢公語人曰是行也吾
益知徐公能蓋君先從貢公按土默特獄繼是復按察哈爾獄一
以委君及奏上皆當於情人以是多君能折獄云君以丙寅春擢
山東道御史越三年乃告歸封事凡三上一爲西甯邊務卽君前
此出邊時計畫所未盡施者其二皆禦河之策也蓋君嘗謂言官
不可以緘默然非固知之而可試行之又其事之裨於國者卽不
當瑣瑣以陳故君所言皆其平居所講求能熟知其利害所在而
行之必有效者非苟於言而已也其論治河大要謂河強淮弱洪

澤湖不蓄則清水無以敵黃而常有倒灌之虞是在高堰足恃而
五壩不妄洩測之湖常高於河則清水自挾黃以東趨海口且日
暢高堰者全河之巨障碎石坦坡者高堰之外衛故其言尤反覆
致意於此君性剛直意所否不苟同然無激詞無矜氣余疾惡尤
甚一日與同官某議事面斥辱之君語余曰某凶人也將自爲戮
與其事持以理可也子胡務勝之且鎮鄒之鋒弗可輕用子其戒
焉余服膺至今君歸之明年某果以賊抵於法又以歎君之先見
也君故居在召伯埭慮水患未已辛未春卜宅於浙之嘉興既定
遷而君卒癸酉冬歸葬於南埭法華堂之原嗣子玉華以狀屬余
以外碑君兄中書君曰元方復郵書督之余自通籍與君交十餘

年相助以志行無逾君者又凡君才與識所見於當官者亦惟余知之爲能真且悉而嘗惜其試之止於此也乃敘而繫之銘其生卒年月日世系子姓修謹於家任恤於鄉者已見於朱翰林士彥陶堂之誌故不復具銘曰

恢然所懷副是腹十年仕不盡其學吁嗟偉人此焉託

右神道碑程同文撰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之弊每引淨數百斤以致壅滯難消動損國課又有鹺賈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撻故鹺政日見疲弊公補官旬日卽露章劾之枚舉其弊上大怒命畱京王大臣審訊咸皆引服查有圻論戍其餘除草有差人爭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調取文卷故爲臺長所劾罷歸其中輿援未易知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按李公廣東嘉應州人嘉慶壬戌科二甲一名進士

臣等謹將... 卷之三

--	--	--	--	--	--	--	--	--	--

石承藻

石承藻字黼庭湖南湘潭人嘉慶戊辰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職編修改御史歷工科給事中有桐葉山房詩草湘潭石氏自軫餘副使萬程以忤璫聞於時世以氣節自負副使之孫逸庵與陶密庵同罹癸巳之獄逸庵之子天際明繼崙森畸人也嘗於西直門衝仗伏謁 聖祖泣陳湖南疾苦 仁廟改容動聽給勘合回籍候質事得直民困遂甦後爲怨家所中死於市黼庭之高祖也石氏既落子孫避難逃匿紛紛四竄久之明經之子觀雍正初以人才舉歷官固原刺史曾孫養源成進士官縣令黼庭之父也官學有聲黼庭繼之躡躡巍科而石氏復振黼庭性坦率以湘潭案

牽連謫光祿寺署正詩有雄直氣其書家難二作尤詩史也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王樹勳江都人其父某曾任微職樹勳幼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
慧寺爲僧法名明心性聰悟剽竊佛氏絮語以爲直通圓覺又假
扶乩卜筮諸異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樹勳以重賄賂諸人之
鬪者故多探刺其陰私事而揚言於外故人愈尊奉之蔣子蒲龐
士冠等以詞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餘達官顯宦爲其門人者
無算朱文正公正人也亦與之晤談其他可知矣爲和相所訪拏
樹勳復以重賄賂司員吉倫爲之袒護因未減其罪勒令還俗而
已樹勳後游蕩江湖閒時值川楚教匪倡亂松相公筠時督師湖

北樹勳仗策軍門松公故喜佛法樹勳投其意指公大賞鑒匹命
易裝爲道士入某寨中說降賊降公大悅獎以七品官銜樹勳復
從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嘗入都引見刑部尙書金光悌貪
吏也因其子病劇延樹勳醫治樹勳忱以禍福光悌至長跪請命
人鬪傳爲笑談爲御史石公承藻登諸白簡上下其章訊之得
實上獎之曰眞御史也因褫樹勳職遣戍黑龍江光悌以先物
故得免置議蔣子蒲宋銘等黜降有差夫樹勳以一浮蕩僧人乃
敢以口舌干請諸大僚爲之薦引致身二千石之貴雖遭遣戍謫
死窮荒尙厚幸也諸名士以翰墨名流而甘爲緇衣弟子以至遭
其笞撻之辱亦可謂斯文掃地矣

右錄宗室昭榭撰

按給諫爲天際先生崑森元孫天際以民困伏闕陳情事在康熙二十六年而天際之祖軫餘先生萬程在前明天啟時爲新安守以忤璫罷忠直敢言蓋其家傳給諫此疏出聲動一時未幾以內艱歸而有市人與江西商人爭鬪之案牽連鐫級久之不復卒於都中時同縣龍白華黎月喬兩太史輓以聯語云高第詎稱榮當年臺閣馳聲一疏鋤奸足千古左遷因救鬪寄語枌榆祭社四時配食荅斯人皆紀實也其他對事家無存槩此疏亦久不傳頃其曾孫家俊旁求得之聯語則給諫葬時汝懷曾見之者長嗣廷文以乙酉選貢需次安徽及次子皆前卒故其身後無狀傳之紀

因附著其梗槩如此

右書石給諫請查辦清流品疏後羅汝懷撰

A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rectangular border.

--	--	--	--	--	--	--	--	--	--

1571

黃玉衡

吾友黃伯璣以嘉慶二十五年秋卒於廣信余聞赴哭之慟思爲敘其事略夫非史官而作傳非法也爲異姓作家傳非禮也然余與伯璣交三載相知獨深伯璣曾自言其詩必待余訂定然後可存余旣哀其所作入粵東七子集復立小傳以志余懷舊之感君姓黃氏諱玉衡伯璣其字一字小舟廣東順德人父舟書以優貢舉孝廉爲學官工詩與同邑張錦芳黎簡呂堅齊名有鴻雪齋彙伯璣名父之子爲諸生有聲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入詞館二十四年擢浙江道監察御史甫拜官卽封章條奏謂治國之本在乎安民安民之法在乎察吏 皇上御極以來兢兢業

業訓誠臣下深切著明一切因循疲玩之習速宜整頓而大吏多
徇庇寮屬之心守令無振作敢爲之氣以致政務廢弛獄訟繁多
被冤之民相率叩閭遠近絡繹覈其積弊厥有四端一曰幕友竊
曉律法濫膺幣聘要結徒黨盤踞要路欺官若鬻賣批作奸一曰
長隨獻納私貲倍蓰索值鬼蜮簸弄苞苴慫恿官墮其術民罹其
災一曰外馬名不隸官訟之謀主翻雲作雨指鹿爲馬倒置是非
攫取贓賄一曰蠹役磨牙利齒食人膏血雀飛鷓逐虎威狐假鼠
民被誣冤憤莫雪今欲肅清諸弊埽除積習惟在嚴設法令遠近
密訪上自督撫下及州縣隨事糾察稍有縱佚立予罪愆儻謂
朝廷寬大不尙苛急則當思紛紛上控者之有損 國體卽可知

釐剔弊習者之有裨政體矣奏入 天子嘉之於是直聲大著嘗
語人曰 朝廷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任事而畏難籌事
而寡斷宰相之咎也遇事而不言言事而不當諫官之咎也人以
爲名言暇日則圖書百城爲辭賦文采華贍古今體詩尤清超有
骨韻己卯分校順天鄉試所拔多知名士明年春以省墓乞假借
鎮平黃香鐵自潞河買舟香鐵與伯璣同宗又同歲生兩人皆工
於詩過佳山水輒作數日遊至江西之廣信猝邁時癘卽大劇廣
信守黃君霽青往視之切其脈已絕伯璣猶不自知其疾亟也醫
至竟不治霽青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爲之經理喪具香鐵以
其柩歸羊城伯璣故貧歿之日家徒壁立猶憶庚辰五月道由淮

陰訪余學舍有太守聞其來餽之金伯璣以爲無處而餽也峻卻之嗚呼可以風已歿年四十有四有安心竟齋詩文集及在庵雜著藏於家

論曰伯璣以瑰偉奇傑之才登翰苑擢諫垣雲騫霞舉英英吐采彼造物者何遽奪其年之速也其爲人蹈和葆素結交尙氣誼與庸庸者不同惟庸才能享庸福嗚呼此伯璣之所以蚤死也夫

右傳盛大士撰

黃在庵玉衡弱冠餼於學辛酉中拔萃科是年以副榜貢 廷試用七品京官順天丁卯北闈中式辛未成進士館選官編修戊寅大考列二等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己卯補御史玉衡生質明

敏而性至孝方會試丁外憂書未至恍惚有所聞遽請假不與試
得赴哀號抵家不復能步丙子己卯兩爲順天同考所得多知名
士廣東巡撫吏例輪季入供事防不使出則設館於外曰外馬以
密書通出入玉衡條陳其事奉 旨查禁玉衡少承家學詩文皆
尙正軌書各體皆工自臺乞假歸病卒於廣信舟次

右順德縣志張維屏錄

侍御篤志力學官居清要有侃直聲

右粵東七子詩鈔張維屏錄

賀熙齡

生平道義交數人而口十數年來凋喪者大半未嘗不心焉傷之
昨歲乞假由齊至吳而歸湖湘到未三日而又失吾蔗農賀君此
固衰老之所難忘於懷而亦天下之論人者所共歎歎而慨歎也
君諱熙齡字光甫蔗農其號也系出浙江鎮海高祖上俊公諱宏
聲官司獄因僑居長沙占籍爲善化縣人司獄公盡心於其職獄
糧不可食輒更之捐俸置田以補不足妣董孺人於冬月給囚棉
衣袴去其敗絮而易之以新棉澤被幽囚鬱爲隱德克興厥後有
由然也曾祖梅九公諱士英妣馮氏祖用賓公諱國華妣陳氏生
子二建亭公諱啟曾妣嚴氏省吾公諱念曾妣吳氏建亭公生子

七人君次展六出後省吾公君之兄耦庚官雲貴總督自曾祖祖妣下逮考妣均 贈榮祿大夫 封一品夫人君之考妣以君貴 贈朝議大夫 封恭人君外渾內明不污俗染不遠世情不梯榮祿不癖泉林處則蓄其所必爲出則達其所素積經常權變之理治亂興亡之機探之於懷而皆足以放夫天下由翰林而御史而學政而教於鄉均能以其所設施表見於一時夫是以陳奏所及皆天下之至要如復巡湖緝船禁瀕湖私垵嚴士習民風五事懲鹽務河工出入二大端苗疆防馭不可弛銀樁改用不可行俱利病之大者而遇 聖明皆得 俞旨其裨益亦不少矣督學湖北以仁行嚴以誠覺僞以身立教以經史實學示之塗轍善則稱

之不絕口惡則防之於未然廉恥之道興詩書之化隆矣任未滿
聞嚴太夫人病卽日籲請開缺省視訃至徒跣星奔備極哀慘期
年服闋以省吾公年高終養侍奉五年銜恤苦由盡禮盡誠終喪
不冝出友朋敦勸就道入都補掌四川道監察御史呈奏嚴禁鴉
片國販及疏通鹽課殘引二事旋卽因病乞歸君前掌教城南辨
義利正人心諭多士以立志窮經爲有體有用之學又於月米膏
火一一清釐梓爲條規教不忘養而人心帖然服矣在院諸生常
言體恤寒峻未有如君者蓋有以也退歸後仍主城南講席教愛
後進出於至誠學者翕然再見茂叔矣故於其卒也合館之士莫
不齎傷君自幼純篤與兄耦庚同經而研合志而求朝漸夕摩月

將日就厥後離合不常德業各有據依莫窺其極至其藁榜同登
蓬瀛連步世俗豔稱則又其不足論者也嗚呼君往矣耦庚何以
爲懷余於耦庚又何以爲懷耶君生於乾隆戊申五月初七日卒
於道光丙午十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九配梁恭人本邑處士惟一
女側室陳孺人馮孺人丈夫子四長穀增貢生候選訓導次瑗郡
廩生次瑀梁恭人出次璐陳孺人出女子子五長適同邑副榜唐
爾羨次適長邑庠生鄭先樸梁恭人出三適同邑沈衢昌四字同
邑徐元炯陳孺人出五未字馮孺人出孫男五彬凱誠德瑗出均
瑀出孫女一穀出踰年秋卜葬於善化八都新橋柏稷峰之庵坡
甲山庚向兼卯酉葬有日耦庚以行狀屬爲銘不獲辭銘曰

不巖之嶇而谷之虛德充而儲不川之洋而淵之藏道闇而章言之行之人咸宜之教之誨之人咸思之塞而未竟其施於古賢惟孜孜鄉之人其永奉爲師

右墓誌銘唐鑑撰

古無講學之名至有宋諸儒出而道學之名立然皆無與於言詩故世以擊壤體爲詩病惟晦翁南軒兩先生不然嘗試取兩集讀之淵懿茂密涵育萬有無事鐫模而古意深情自得於意言之外古之聖於詩者莫能尙也然兩先生實無意於爲詩朱子嘗云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乃欲以求工筆札爲戲宣公南嶽倡和詩序且以荒於詩爲戒夫荒與戲不可以爲詩也而兩先生之言若

國朝書局叢書
卷一百三十一
三

此蓋其所重不在詩而形諸歌詠神動天隨自然流露於語言聲韻閒而不覺非可於詩求之知此可以讀吾友柘農侍御寒香館詩矣侍御幼與其兄耦庚尙書同舉於鄉卽以古大儒之學交勉其切求諸身心性命之近博稽夫古今蕃變之蹟者已久自入詞垣官諫院隱然以其身立朝端扶世教所上封事皆關係民生國是之大當世仰之如祥麟威鳳未久出爲湖北提學北士愛戴之以爲吾楚自分闈後北省學政能盡其職有造於多士者僅二人而條教嚴明勸懲激勵使人鼓舞興動於不容已則侍御爲最迨試竣乞養歸旋奉諱家居爲城南書院山長城南者朱張兩先生講學地也有城南倡和遺蹟在焉侍御居此十年學規教術一本

朱子而於南軒義利之辨尤諄諄三復一如視學時已復求得兩先生倡和遺蹟入石銜壁暇則摩挲吟詠其下有終焉之志旣而時勢敦迫幡然出山不二載復以恙乞歸自是不復出以至於卒其拳拳用世之志與汲汲求退之隱並行不悖而侍御之出處本末已較然表襮於世與朱張兩先生異世同符故其見之於詩肅然而靜以深穆然而和以遠鏗然而清以屬悠然而夷以婉其性情之肅摯氣味之芳潔格律之高渾隨舉一篇皆粹然有道之言讀者自能得之不待序而顯獨念余與侍御訂交甚晚而相知最深自余歸古梅山中間歲始一至長沙君聞余至則喜別則憮然不樂最後余來省門君以病謝客數月矣見余刺歡然出迎自是

往復遊譙無虛日若未始有病者然及余將歸往別復談笑如平時迨歸數日而君訃至矣悲哉既爲位以哭而公子瑗以其遺詩來屬訂爲序會余有郡志之役未卽爲而耦庚尙書謝溟督歸余方思序成寄質無幾何尙書又歸道山矣云亡之痛豈獨吾楚人特以吾楚人世沐朱張教澤得公兄弟衍其緒而張之將大有所感發興起而不圖殂化若此之速也今都人士方以侍御請祠鄉賢千秋論定可以不藉詩傳而余以老病待盡之身操筆以序君詩則亦安能無獨立之懼千秋之感也哉

右寒香館遺集序鄧顯鶴撰

按賀公嘉慶甲戌科進士

趙先雅

趙先雅字麓潭湖南益陽人家貧力學初冠縣軍丁母艱再冠縣軍補弟子員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轉員外郎擢福建道監察御史奏請嚴禁洋煙又監振青白口散粥施絮黎明輒至棚親董其事不避飢寒有同年生張士醇病狂會議時觸犯堂官盛怒將劾奏人莫敢言先雅陳情代懇事得解大學士王鼎稱其有古人風居京師十四年一如爲諸生時公事畢丹鉛不去手著有水經補注百卷趙侍御文集道光十年春 郊祭監禮夜墜壇下成疾告歸卒

右傳李元度撰

湯鵬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岙妣戴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制藝列書肆中滿街士人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旣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事言過當且在己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夷汲海疆

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
報聞而後米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
服其精非疏闊大略者也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爲事無論利
鈍成敗有所爲當震暴人耳目苟不得施於事而著之言使吾書
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
意爲榦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榦支榦相演以遞
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張形勢尋躡要
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
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創英夷受誣訴事
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子於是始識君得讀浮

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寢至九列譽君者不患其無人顧欲予言爲可否於是歎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於世迨旣死而世無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遇子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旣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椿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輒黯然傷之君娶於羅子俶昭佶昭什昭啟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李適杜以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葬君於益陽縣東鄉金盤山之原其友王錫振爲之狀謂曾亮曰銘以屬君乃爲之

詞曰

天與以才副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憐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
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蹶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
雖埋幽靈不斁

右墓誌銘梅曾亮撰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進士初爲禮部主事年甫
二十負氣自喜爲文章震鏗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
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
下奏章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
所議論及爲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其人

許之。上置尙書吏議君以爲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不足以倣援嘉慶中故事爭之。上以爲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表白於天下爲浮邱子九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稟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稟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尙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上雖召見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爲本部四川司

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鬱抑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爲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爲制藝人爭傳其藁市肆售之幾徧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粹者三十餘卷又好爲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

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
恭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
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欽
徐廉峰及亨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
久之樹齋以編修爲言官數論事洊至大用廉峰及君則以言黜
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峰已病未幾卒定庵繼之癸卯臺
灣之獄亨甫力疾赴余雖因不起猶憶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
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亨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
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亨甫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
以事更罷爲部曹俯仰二十年閒升沈存歿若此悲夫

右傳姚瑩撰

壬辰余始至京師見書肆闕市湯君海秋時文善瑯繪物情而舉
 以大氣其源似出於方氏秋客真定從人閒得君五言詩一篇崛
 奇可誦益有意乎其人及庚子再至京師而君以憂去詢諸朋儕
 則曰海秋詩若文今所為不及先時之爾雅豈宦成志得不矜心
 而出之乎王寅冬偕其鄉人曾滌生偶過君一見語合會日暮遮
 畱真酒驩然若故交始君登第年甚少山陽汪文端為座主奇其
 文名是以起而君顧自詭高語周秦廣眾中曲詆司馬遷韓愈以
 張其說人或鯁不服輒出所為浮邱子俾讀浮邱子者做昌言論
 衡道今古政俗得失人情事變以二字標題凡九十篇篇萬餘言

讀者不能終篇益愕眙對君君則鼓掌掀髯大笑嘗見謂曰子文筆天出慎無徇世所謂八家者余謹謝曰生平但識歸熙甫方靈臯猶病未能敢望八家乎然君雖放言多論特以鎮流俗之人至於文章徑涂出入體制佳惡自了然於心見他人所爲作卽不當意亦頗隱憚之晚交上元梅伯言馬平王定甫梅君老矣嘗及姚郎中之門定甫後出所爲文皆八家之流而旣君之沒卒狀君行者定甫而伯言實誌其墓焉君儻葛不規規繩檢然豪氣任事自部曹直軍機處擢御史不兩月以劾載銓罷定郡王載銓未襲郡王時爲工部堂上官奴視其屬出俚語罵詈君聞不平入臺卽上章論之君雖以是斥還部而載銓自是未嘗攝部事英吉利款於

江甯君條制防之策三十俾長官轉達郎官資深需次將出守而
暴得疾以卒甲辰七月九日也年四十有四君諱鵬益陽人癸未
進士海秋其字也辭曰

眾詆訛君之人兮孰知其氣陵物而志冲眾怖君之文兮孰知其
弼於外而謙中慷慨論事兮覲攘奸凶忽蹶不振兮憤匪其躬知
斯人而自斲以死兮益余心之忡忡

右哀辭邵懿辰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八補錄

諫臣六

嚴烺

嚴烺宜良縣人嘉慶丙辰科進士以庶常改吏部洊升給事中入
臺未一年數上章奏於吏治民生均有關係咸奉 溫旨報可南
園西阿之後差爲不愧

右演繫小傳師範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九目錄

郎署一

王樞

李鴻雷

呂慎多

侯方夏

崔掄奇

卜書庫

李震

胥廷清

蕭家芝

馬光裕

顧子咸

孫宗彝

王培

屈有信

程湛

曹琪

吳宗孟

童欽承

陳天清

侯杲

費國瓊
曹鼎臣

唐德亮
鄒象雍

徐越

補錄

臣等謹將原奏各節恭錄
卷三十一

李雯

顧予咸

陳天清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郎署一

王樞

牟平王氏爲儒家世有聞人承德郎府君諱日新由選貢任馬邑令升督糧通判崇祀鄉賢生二子長諱居敬明萬厯庚子舉人其子檟標孫嗣佺俱舉於鄉標爲崇禎癸酉亞魁次鶴洲翁諱居孜增生鏃礪風節敦篤德義撫按以孝行旌其門娶馬氏無出娶孫氏嫺閨訓生四子長卽芝斗公也公諱樞別號拱如由拔貢考授弘文院中書舍人升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致仕娶何氏甯海衛

遊擊將軍何式之女將軍有知人鑒奇公貌妻以女何歸公克盡
婦道閑家有儀及卒公不再嫡辛卯 覃恩鶴洲翁 贈如公職
兩母俱 贈宜人妻何 封宜人仲楓廩生叔樾庠生季棟皆有
文名公及仲以友恭著東海今夏公終正寢予往哭之越兩月仲
氏來請曰先兄葬有日矣非子莫可屬銘者嗚呼子亦何能已於
銘公歟子弱冠卽與公以文章意氣相取公之生後予三歲義如
雁行然公負性機警敏妙秀丰姿善談笑爽朗如晉人及長乃多
髯精悍復如古俠者當予兩人定交時少年華胄其踔厲豪宕之
槩若將不可羈縲徐而察其所以則內行雍穆規矩整齊一惟鶴
洲翁庭訓是懷承文炳質茂蓋可與爲君子者也崇禎庚辰鶴洲

翁捐館舍公哀毀殮葬盡禮率諸弟侍養孫太宜人甚謹讀禮之餘兄弟自爲師友臨池俱得譏獻家法日夜研鍊帖括作爲文字如劍之有光玉之有氣晶晶熊熊透映於筆鋒墨瀋之間視彼青紫直不啻若掇之也而孰知其突出癸未之變哉州城失守公家罹於難太宜人終命叔季俱被害公偕仲氏萬死僅免兵燹甫定土寇攘竊棟宇毀圮橫屍衢巷公冒刃蹠血檢收家人遺骸於瓦礫狼籍中傷哉既經喪亂門戶益累公捋荼蓄租養生送死備極拮据且勝朝季世公私多故緩急取裁非公不可州有一事一議焉州人士莫不曰是惟芝斗在也州有郡之一事一議焉郡人士莫不曰是惟芝斗在也州有四方之一事一議焉四方人士莫不

曰是惟芝斗在也蓋公生平意度豁達饒權略喜結納海內名流
傾倒者久至此邦或不過其搢紳先生斷無不於公通殷勤者
大有林宗叔度之目故數年中更流離滄桑而子子于衿全州寶
賁屏翰焉然猶不廢舉子業學使者試輒優等 國初乙酉秋取
士子及公連榻省邸各抒懷抱交定揣摩頡頏今古談諧間作往
往燭見跋不倦予心折公才以學達學以年進謂自此不復臥轅
下矣榜放未得志於有司其冬乃以拔貢入監比旋過予宿予呼
之曰髯顧不待科第出身乎公曰唯唯雖然時不恆遇仕不一途
卽上國可雋也況今疆場未靖 聖天子方恢八紘以用才古云
盤根錯節乃別利器此非表見之際乎吾將畢致吾身效尺寸庶

幾追蹤立功名於竹帛者耳亦安能屹屹坐老爲丙戌試京闈復不第丁亥預考中書中選遂入辦事勤敏獨異以其間學國語讀國書輒通曉以精卽久經教習者所不及才名益籍籍綸閣矣戊子鄭親王奉命平湖南世祖章皇帝簡於漢舍人儔中拔公從征公固素便戎行者也左弭右韃覆盾吮毫軍興旁午肆應捷給王日加器賞焉當其時滿漢雜沓音語難通反側未安玉石易淆蓋生死懸於呼吸榮辱判於指顧矣以公緝譯精熟上下得情所謂民全其命吏存其體者無算而公之積德陰行善於斯乎莫大已師旋升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理繁鉅剔說弊堂上諸公罕稱之口能王辰升郎中差權龍江關革去陋例稅裕課平

商賈今猶德之甲午復命入都忽耳患得請歸里公故不善病以湖南之役地卑溼勞苦深中遂爾神明之用遽奪一竅非重聽者比然公穎性非常客與談者奚童隨具楮管稍書事端早徹首尾中有論難須往復者目瞬頤動心知其故出語相析其節湊不爽銖黍卽揖對上官亦復如是前席抵掌不覺其失聰也故林下二十年州之國計民瘼時有緩急非公更無所取材公亦毅然身任不避道易簣尙以荒逃未就緒爲慮夫以公之才品在朝廷爲一日不可少之人不幸而病紕其用雖病在州郡四方則仍爲一日不可少之人也故其卒之日遠近聞之無智愚如喪所親如失所倚而痛惜於公之無子且祝望於公之有子也公屢舉子皆

不育以仲氏子嗣伊繼公之畜仲大異他人兄仲之從公亦大異
他人弟每憂公乏親生子勸公廣姬妾邇來公念齒及恐誤人間
有遺者妾孫氏年最少堅誓弗去壬子孫有身其冬公感憤疾及
癸丑夏婉期約在旦暮而公疾益劇仲請遺名乃手書曰嗣伯公
卒適八日而嗣伯生仲氏馳使日上春走七十里告子子加額向
天坐客咸起舞曰快哉芝斗有後也或曰使嗣伯早八日而生公
可起子曰數也乃理也公當彌留卽語仲曰厥生必子也厥子必
不及見也公自信之識者亦共信之信於公之義有效於軍國
仁有濟於族里孝友踐其至分而且行陰德於不計報施之地也
數固可由理決者哉公生於明萬曆丁巳年十二月初二日酉時

卒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初六日卯時享年五十有七何宜人
生於萬曆戊午年正月二十日戌時卒於順治十年癸巳六月二
十二日戌時享年三十有五子二人長嗣伊庠生次嗣伯妾孫氏
出以康熙十二年癸丑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合元配何宜人葬於
城北先塋之兆域子交公三十餘年堅以性命久以道義自辛亥
就醫二年於外時時念公不置歸趨訊形雖癯神則王也胡遠棄
子乎年後於子子則銘之痛哉銘曰

大業令譽承家在公齡踰日艾耄耄誰同我懷友生蔑此英人式
號且嚮觀此甯馨呱呱而泣雖隔聞聲縣瓜瓞夙知命名惟公
克兄懿嗣其宏惟公有弟必玉於成爾伉既偕永裕爾昆勒言貞

珉奕禩常存

右墓誌銘王隲撰

右墓誌銘王隲撰

李鴻雷

子輿氏有言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予謂不盡於此所謂故國者有老成典刑之謂也大雅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老成人者國之文獻徵焉掌故存焉利害衷焉風俗爲之厚頑懦爲之立焉匪細故也若吾鄉錦秋先生所謂老成典刑非歟先生李氏諱鴻雷字仲默錦秋其別字其先自長山徙新城曾祖九青多隱德享年九十祖進孝稱李長者享年八十有五父采蘭諸生益好行其德享年九十有五 誥封奉政大夫丈夫子三、伯鴻震諸生享年九十季鴻霑順治辛丑舉禮部康熙甲辰 賜進士出身歷官沅江知府先生仲也生而端方嚴介總

角能文章九歲赴試泰安州父執易其少也試以經義立就語多
警策咸嗟異稱聖童十二補諸生時文競尙諸子其甚者旁及釋
典凡南華楞嚴華嚴諸經皆供漁獵先生心非之獨究心二程遺
書朱子語類爲文一根於理甫弱冠已稱大師崇禎壬午舉山東
鄉試 世祖皇帝定鼎急人才徵甲乙科赴選人順治二年乙酉
授隨州知州隨漢東大郡數更闖獻之亂城市爲墟濮州南生魯
洙源爲楚轄問先生曰隨凋瘵極矣子往何以爲政先生對曰布
寬大以集流亡嚴警備以弭盜賊其健訟者必懲主使以絕根株
遺黎其有身乎南公曰善莅隨未幾闖賊餘孽一隻虎者擁眾數
千將犯隨城虛無人眾請避山砦而以城委賊先生毅然不可率

家人胥役閉門登陴發巨礮賊方狐疑進退未決會援兵至遂遁去隨城以全人始有同志未期年盜賊革面流亡漸復汙萊漸闢速訟者咸悔艾爲良人於是修復學校日進諸生講濂洛關關之學三年報最中丞御史交薦戊子擢順德府同知時天下初定畿南列郡尙多伏莽會姜瓖以大同叛南趨并汾河東大震邢州距三晉數舍日夜築嚴先生身任城守露宿睥睨樓櫓間不遑內顧又嚴牌甲譏出入使閒諜不得逞如是者累月姜瓖平始解嚴總督尙書張忠勤公能仁亟稱其功署任縣事均徭役清逋賦吏不敢上下其手舊令候代者三人皆遣之歸繞城壕塹植柳萬株人比於召伯之甘棠時湖南方用兵禁旅日出大名其養馬地也凡

大軍所需餼糧芻茭屢槽棧之屬取辦於直隸河南山東道里
遼闊不能時至當事者又多畏避不敢前滿漢之情不通往往譟
於轅門制府苦之亟召先生計事對曰前此之弊約略有數端立
營之所兵民雜處易於生事一也各屬解饒往往不時至兵有庚
癸之呼二也運官畏旗軍屯糧之地往往去營闊遠軍苦轉運三
也事關三省而司其事者不過府廳以下權輕而威令不行四也
制府曰子往矣是無踰子者先生曰某固言之矣三省之事一府
佐何能爲制府曰假子旗牌如吾自行又戒關吏曰李郡丞代吾
理軍需朝至朝以入夕至少以入先生乃諾而出言於制府豫請
主兵者移知旗軍清冊句稽糧草之數豫示以期某日某旗領某

所糧草仍令丁夫如約運至軍營不數日而畢事禁旅無譁者制
府勞先生曰古人左畫員右畫方不過如此矣壬辰遷順天府治
中先是先生守隨秩滿當遷尉薦之多無出其右者例得超擢監
司太守上官謂先生曷稍委蛇就吏部主者謀之先生不可曰廉
吏顧安所得錢至是又秩滿當遷郡守先生復持正不屑詭遇僅
遷治中以去人多爲先生惜之則笑曰以龐士元所不能得而吾
得之尙何不足之有甲午以順天鄉試收卷舛誤應下吏議而舛
誤實在推官監試御史謂先生曰君代他人受過但具一文辨明
受事月日吾爲具疏事立解矣先生謝曰與人共事數載一旦涉
利害輒反唇相稽君子不爲也御史歎服以爲長者丙申左遷兩

浙鹽運司運副代 覲入都疏陳遷海界已來商竄不便者數事雖
格於部議識者肆之署海甯縣事海甯浙西望縣舊通積數萬前
令率預徵新稅爲那移補苴之計先生曰是非良法也乃奏記方
伯請自今歲十月迄來歲四月奏銷之期祇徵舊通五月後新絲
新穀既登始徵新稅民力未絀而新舊不至相奪五年之道可次
第而畢策無便於此者方伯曰善行一年而效前令之候代者
皆歸南米積弊解役與歇家潛通糧道胥吏造作假批以完爲欠
前令不察往往徵解至再三民無所告訴先生廉知之乃定爲官
收官解之法刻石縣治吏役不得復肆其奸每歲漕糧官胥居爲
奇貨旗軍挾之恣其需索莫敢誰何先生力除其弊絲毫無所染

指旗軍斂手奉法比代歸不名一錢海甯膏腴之地甲杭諸邑而先生處之澹然清操益勵人以爲尤難尋署嘉湖道事值歲祲而禾郡市河久湮塞商賈不至先生乃力任濬河而設粥廠於河干饑民就食者因而募之咸踴躍趨事閱月河工告成民無流宄商賈復通先生之幹濟皆此類也壬寅以闈餉解不及額罷歸巡撫已下惜先生才將特疏題畱先生不可曰兩親年踰七十恆思歸養而苦限於例今獲省親膝下幸矣敢復戀此雞肋耶歸田三十餘載布衣蔬食坦步當車弟沅江君官郎署長子嗣眞以庚子領解丁未成進士家門方鼎盛而門庭蕭寂不啻單素晨夕定省而外出則課耕田間與蓑笠爲伍入則危坐讀書不鑪不扇若未嘗

從大夫之後者然縣有大徭役大利害必援據典故侃侃爲長吏
陳之縣處章鄒淄長諸水下流歲罹水患先生著平心說巡撫中
丞桑公采而行之西北水患得以漸甦此先生爲德於鄉之大者
子嘗論之先生廉吏也仁人也廉而不劇故其行一本於忠厚而
不爲谿刻仁而有勇故平居退然自下一旦投之以艱鉅而不畏
不疑里居言行皆可師法以身爲鄉之文獻者數十年古所謂三
老五更者也老成云亡典刑日遠能不爲人心世道之憂乎生以
萬曆甲寅六月十五日卒以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十二月十五日
享年八十有二積階至奉政大夫元配高氏長山人也莊靜勤儉
與先生同德事舅姑以孝佐夫子以儉教諸子以嚴撫臧獲以慈

終身不御紈綺不知金翠之飾身既貴猶躬操井臼至於白首生
以萬曆甲寅九月初六日卒以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四月十九日
享年九十有一累 封宜人子六人嗣眞順治庚子解元康熙丁
未進士卒嗣貞歲貢生候選訓導卒嗣慎卒嗣恭增生嗣讓增生
嗣武庠生女一人適增生何毓光孫七人德洽增生德祺德祥德
寬德宣俱庠生德祚卒德泌孫女十三人曾孫七人依謙依訓依
訪依諧依信依中依禮曾孫女七人五世孫一人廷芳五世孫女
一人先生以康熙己卯十月十日葬潘孟店祖兆而隧道之石闕
焉今以高宜人祔實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銘曰

昔有先正兮言明且清猗嗟先生兮國之老成國之老成兮世爲

國朝書局影印 卷一百三十一
典刑掌故攸稽兮文獻足徵天不憖遺兮梁木以傾九九松柏兮
棲神之庭東王西母兮體魄攸甯九原可作兮先民是程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呂慎多

予再入史館得論述故明一代人物而於理學之精純者必以薛文清胡敬齋呂司寇三先生爲最三先生或出或處名德大業皆足以興起百世而司寇先生與予尤密邇桑梓相去數十年之間讀其書聽其故老所傳聞一言一動彷彿在目予自垂髫時蓋已心焉慕之其後復見司寇先生之孫比部公莅官之蹟居鄉行己之法益歎司寇先生之詒謀與比部公之繩武舉非偶然也比部公既卒二年卜厝於司寇隧道之陽其嗣應菊請銘焉公司寇先生之孫而又政事行誼炳炳人寰予固樂得而述也謹按狀公諱慎多字減之號蓮舟少小卽能恪守司寇先生家訓澹泊自持司

寇先生甚器之中順治三年進士授湖廣德安府推官一遵司寇
先生襄垣大同之政稱廉恕焉攝太守篆舊有魚茶諸課前守胥
充私囊公不受吏曰此舊規也公曰此宿弊耳蠲之當自我始大
吏聞而異之曰廉吏哉不愧名儒之裔也從直指使者按行郡縣
覈倉庾讞囚徒必詳且慎戊子分校楚闈所拔皆宿學士如曹公
本榮者尤名儒也滿秩 天子召公將內用先是直指使者惡一
令欲中傷之命公文致其獄公察其人無罪狀喟然太息曰殺人
以媚人吾不爲也不報直指怒遂誣劾公寢其 召久之乃擢刑部
主事遷員外郎多開釋無辜大司寇劉公有疑獄必屬公決曰呂
司官有家學非臆斷者而公所決之獄卽無所平反人亦無憾言

曰法如是公莫如何也公終身爲刑官哀敬之志未嘗一日懈然
淡於勳名固上疏乞休及歸則杜門卻掃未嘗問戶外事每星軺
往來求一接見顏色而不可得遠邇聞風歎慕曰真司寇先生家
風也公生平孝友慈仁能承顏悅志於庭闈之間兄弟和樂始終
無間言惇睦族性情聯而分肅寡言笑危坐終日無怠容懸車二
十四載郡縣延公行鄉飲酒禮者凡二十有二焉公先世爲宏農
人始遷於甯陵者洛來公也至公之大父坤中隆慶辛未進士累
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世所稱司寇先生者家始顯司寇生奉
政公知思以廕歷官戶部郎中子二公長也康熙十八年十月初
九日卒年八十配 贈孺人阮氏繼 封孺人王氏皆先卒嗣子

應菊太學生娶王氏司寇先生修於家行於朝敢佑於後世其所
以垂爲家法固無弗備而世之乃逸乃諺侮昔之人無聞知者又
豈少哉公獨率祖攸行終身無愆忘蓋其難矣然公猶未得大用
於世稍稍出其祖之餘緒已稱名德於天壤有能學司寇先生之
學而充極其修身善世之分量則其成就又當何如吾黨蓋可興
也已銘曰

謂學有益乎世人皆學治不登謂學無益乎淵源有本大厥聲將
非君子有用之業不在乎麗藻之揆口說之糜嗚呼典刑皆具於
今古而獨讓公以祖述之能起懦頑視斯銘

右墓誌銘劉榛代某撰

侯方夏 崔掄奇

侯方夏字赤社河南商邱人登順治丙戌進士知平涼縣招徠撫字窮極心力代輸積逋醫家產幾盡屢擢刑部郎中恤獄多所平反卒於官方夏生長華閩性甘淡泊無異寒素父恂爲溫體仁構下獄論辟方夏聞周延儒復相徒跣走江南求援乃得釋同郡崔掄奇字正誼夏邑人甲申流寓南郡上書督學使者準貢名讓一時後成順治丁亥進士歷官江南山東知縣剖獄如神歸於平允築隄圩以禦水災擒首叛以靖大難皆異績也奏最升戶部主事掄奇善術文兩爲同考官所得皆名士如馬狀元世俊陸提學求雲計孝廉東田中丞雲璽中丞訥宋相國德宜其尤著者

右傳查岐昌撰

卜書庫

資政大夫卜公既葬之三年其孤福保傅爾齊等以余知公涕泣請書其事於墓道之石余誼無容辭按狀公姓克爾德氏諱卜書庫父曰莽古代先世科爾沁人後徙烏刺太祖高皇帝龍興莽公率先慕義來歸帝嘉其誠賜田給復遂家於盛京生子卽公也公貴贈祖若父如其官祖母索察喇氏母張佳氏皆贈夫人公生八歲失怙無期功強近之親可援託公能朝夕詣塾師讀書不倦及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時年十五充官學諸生試輒高等順治三年春授刑部筆帖式哈番明年進他赤哈哈番諸條例明聽斷人罕能及十一年擢通政使司副理事官時閩寇猖

獬攻陷城邑據閩安鎮烏龍江諸所簡親王率師討之公署參領
鼓舞部曲奮勇先登簿上其功居優等十五年 世祖章皇帝特
計羣吏以公爲最給予 誥命蓋異數也十六年改副理事官爲
左參議仍以公居之明年大軍收雲南明裔永明王出奔緬甸居
阿瓦城公署參領從公艾興阿率師窮追獲之以歸緬甸地瀕西
海山川阻深所過皆箐林絕壁綠崖上下軍士困飢渴觸瘴癘者
甚眾踰年始至其地是役也公之功最著康熙五年 上念公前
在刑部能平反疑獄仍 命爲郎中掌廣西司印故事滿郎中秩
正三品公自始仕至是凡五遷稔知文致之害每遇大獄必戒寮
吏毋以私徇由是廷中益稱平歲餘調兵部屢掌武庫武選職方

卽當是時三逆叛亂軍機祕密檄奏旁午公身任勤勞殫心籌畫
每畱署不歸十四年榷稅天津力革諸弊素有知人鑒時總兵官
趙良棟在鎮公察其才亟稱之後果有功迨康親王旣平閩省而
漳泉海寇猶未靖飛章請益兵十七年公以夸蘭大赴行間時海
澄猶爲賊據廈門金門諸島及鼇頭盤圍諸海口支黨蟠互將軍
賴塔檄公率四鎮兵分道擊之公先登陷陣宣布 朝廷威德勦
撫並施賊敗走沿海悉平旣而遊氛西走潮之南澳惠之達濠往
往屯聚公又從大將軍追殲之粵西餘賊劉國柱等擁眾萬餘潰
奔廣東之清遠聚於羅子岡公提兵剪滅在軍中凡六載勤勞備
至名聞閩粵二十二年夏班師以積勞行至南昌卒同行大臣皆

爲隕涕三軍痛哭至失聲公事母三十餘年曲盡色養雖午夜自
公歸必躬候寒煖定省不懈喪葬一準於禮教子有家法命讀書
以承先志生平謙謹篤實秉心恪慎遇事當機立斷應大疑大難
倉卒若素定者方以大用期公而公逝矣公生於天聰四年卒於
康熙二十二年享年五十有四配鈕祜祿氏 封夫人子四長福
保文林郎雲貴總督衙門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次傅爾齊文林郎
太常寺贊禮郎次布爾彩次朱蘭布俱監生女三長適二等阿達
哈哈番穆爾嘉次適工部右侍郎金世鑒次適內閣侍讀趙瑛孫
三達喇錫監生福保出帕帕爾彩出法復禮爾齊出俱幼公於卒
之年八月葬朝陽門外紅門村之東原爰爲銘曰

奕奕卜公文武資蹴藉閩海凌滇池葉榆窮塞黑水涓鳥道百折
天一絲提戈騰踐等劫施取彼餘孽獮刈之毋俾遺蔓蕃而滋公
昔通籍官法司民自不冤非公誰三綰樞綬青銅螭口籌手畫多
成規中身而沒未竟施甄明公行徵此辭式貽後人作求斯

右神道碑銘徐乾學撰

同治三年庚午秋八月廿九日

丁

李雯

李雯字舒章江南海人力學好古與陳子龍齊名明崇禎間雯父逢申被謫戍而非其罪雯叩闕陳辨得白洎闖賊破京城逢申盡節死順治初廷臣交薦雯才可用授內院中書

右述聞謀瑤錄

胥廷清

胥廷清字永公江南上元人順治丁亥進士知餘姚縣時餘寇未靖廷清單騎入山撫之四境以甯擢工部主事權龍江關盡卻羨餘家居兄弟子姓百口其饗時稱其孝友

右述聞謚瑤錄

蕭家芝

蕭家芝字紫眉河內人爲人慷慨負氣不輕爲然諾少好三傳及
司馬遷書文章迥潔高古力追作者河內令王公漢甚器重之督
學黃公閏中奇其文呼爲蕭兄而不名以順治丁亥進士授刑部
主事遷員外陟郎中將恤江左刑大司寇某陰屬以事芝持不可
曰公欲我殺人以媚人乎大司寇尋亦悔曰君言是也明年恤刑
三晉行部郡縣縣役密持三百金以獻曰此重囚金也芝怒呼至
聽事重拊之仍請讓縣令由是人不敢干以私開釋大辟七十人
直指使者關東高公詰以宥多狀芝正色曰君當論公私不當論
多寡果私雖一人亦多否則累千百何傷乎直指偵果廉反深相

結用其言蠲罪者贓贖巨萬晉人大悅事竣垂囊之都爲忌者所
中以失出降一級遂拂衣歸居丹林三十餘年不求仕進地方有
大徭役大利弊往往建白中機宜當事亦多傾聽有丹林集六卷
卒後刊行於世

右傳喬騰鳳撰

馬光裕

安邑玉筍馬先生官吏部歷四司能稱職嗣以母老請終養歸里
辛亥十月卒於家其孤祚錫等乞爲誌墓之石時余臥病不能勝
筆墨念公先督水衛源辱座外知且以夏峰田廬爲余子若孫躬
耕之地二十年道義殷切不時寓書商所學今成隔世矣後死者
烏可以病困辭乃吮筆而誌其生平按狀公諱光裕字繩詒號玉
筍里居後額所居曰止齋學者稱爲止齋先生世爲晉人有諱世
英者由曲沃避兵安邑遂家焉逮公凡十一世忠厚發祥中鄉試
者七成進士者二故邑稱鄉賢世家必推馬氏云公曾大父崇力
學殖行及門士五經咸備祖斯才以春秋雋宰尉氏有遺愛父敬

涵公諱之偉誠信孚里閭積學弗顯公生而岐嶷不凡幼服庭訓
卓然有遠志稍長殫力於學盡讀祖父藏書十七歲補博士弟子
員試輒高等食廩億文聲時起撫軍吳公鹿友督學袁公臨侯皆
器重之乙酉舉於鄉丁亥擢南宮觀政禮部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奉使督理衛河衛河無錢穀賦稅職惟導丹衛淇洹之水達漕濟
運公率所屬力勤疏導凡牘夫河丞諸常例悉罷去刻有衛河圖
說源流疏濬可考也時余來寓蘇門公每單騎過訪或集百泉弔
邵許遺蹤暇則舉文會數郡邑士皆執經問業經其鑑拔多登高
第稱知名士會林慮山寇據險自固兵不能近爲民隱憂公致書
總鎮謂宜懾之以威撫之以恩使知雞犬桑麻各有本務家人父

子各有至樂投戈爲良是亦神武不殺之道也總鎮以書諭寇遂受降一方獲安人皆服公有用之學壬辰使竣轉文選主事升考功員外晉稽勳郎中歷驗封考功凡五遷在選司止三月惟期以人事君不負 國家建官之意至會推大臣侃侃持正爲公論所服考功日議天下官吏功罪悉平心以處柱聯有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之語稽勳稱間適驗封架上藏書甚富公餘手錄刻日鈔二卷再陟功司接 特諭考覈督撫矢公矢慎甄別允當時工部咨江西未完料價應降級官六十二員聽調用公謂工部料價較戶部大糧僅千百之什一若不通盤總算止據零星未完分數輒去多官一省若此合天下計之又當何如耶日行銓補恐亦不給且縮

符者望於路去位者空其署地方無任事之官錢糧益增匱絀之嘆於用人行政均未有當因議暫停降調仍咨回工部轉行該省覈實覆查官賴以全者甚眾乙未分校武闈拔于國柱 賜狀元及第丙申掌計典不徇私不在法竭七日夜心力逐人逐事剖析注册錄手夾誌之人以爲煩及 上問降級不同之故公據手夾一夕疏成冢宰中丞咸駭爲神奇一二被黜者倡言面證公指實以對言者慚退在部兩奉 嚴旨倉卒禍叵測公凝神定慮唯以義命自安弟光啟以進士司鐸上黨公將母之念益切拜疏陳情予告終養出都公卿賦詩祖餞朝論榮之抵子舍日依母側必得歡心光啟官戶曹歸公與怡怡膝下德業相勸依然夙夜其勵之

心蓋孝友其天性也公自幼敦倫修行事諸父如父有姑姊俱孀
居家中落公力爲調護撫其子有成建先祠春秋祭饗必豐必潔
曰吾身所享受皆先人貽澤也宗族有婚喪不能舉者分俸資助
之曰皆吾祖父遺體也里黨中有急必以告告必黽勉應其求戚
友相與一以至誠惻怛相流通安邑學無尊經閣公曰尊經與明
倫並重倫不可不明經卽不可不尊倡義勸舉歷十一月而落成
兩廡位次各氏補缺正素建育德書院集邑之才俊月三會崇正
學黜浮詞人咸感奮興起至樂善尤屬性生見人之長卽鼓舞誘
掖與人談節義事肫懇形諸詞色嘗曰人一念悚惕不爲私累便
是理欲分界便是人定勝天公力肩聖道踐履篤實應事接物有

確乎不拔之操廓然大公之度而檢身謙謹常若不及五十志知
非之學凡言動居處務軌於禮邇尤潛修自反尙友彌殷蔚州魏
環極爲公同志余雖老耄承公學問相訂甚感虛懷聞其抱病三
閱月猶力疾日省慈幃以示無恙一生精力畢凝注於母氏之前
念父違養愴懷風木每遇生辰不受客賀教子進修儒術敦行力
學卒年六十有一所著有止齋集子五祚錫載錫純錫禹錫九錫
孫三謙蘊謙益謙晉今卜壬子春二月二十日葬於祖塋公之懿
行可示後世也因系之銘銘曰

天挺哲人德粹神休克紹令緒丕著嘉猷督澄衛水卓潔清流歷
吏四曹冰鑑橫秋拜疏將母子職聿修知進知退服道優游潛心

邱
性命恣力研求升堂入室進步竿頭嗚呼先生正氣不泯壽溢陵

右墓誌銘孫奇逢撰

嗚呼是爲吏部考功郎中玉筍馬公暨元配吳宜人之墓公醇儒也與余稱道義交者垂二十年每以聖學相期許其反躬實踐余往往愧弗逮公與余同有母公先蒙世祖章皇帝允侍養余繼得請閱十年遭先太孺人喪除服未匝月而公卒壬子元日余聞訃痛悼伏地不能起竊念慈闈之養未終君父之恩未報吾道又何不幸也時諸孤走使具狀乞余表墓道以垂不朽余遽無以應稍定發哀函曰先君未葬恐傷祖母心卜吉春二月啟先慈吳

安人壙舉合葬禮隧中誌銘孫徵君先生許之矣及讀徵君先生
書又以墓表文屬余謂余不忍不一言也余不敏卽有言亦何能
不朽公哉第略舉生平表其聞見最眞者爲後世觀感云公諱光
裕字繩貽號玉筍別號止齋先世由曲沃徙安邑自始祖以下傳
七世皆有隱德曾祖崇博雅君子也從學之士五經咸備崇生斯
才以春秋登萬厯乙酉賢書宰尉氏有聲是爲公大父斯才生之
偉積學弗顯學者稱爲高隱先生 皇清覃恩贈承德郎晉奉政
大夫元配張太宜人人生丈夫子二長卽公幼服庭訓卓然有遠大
之志稍長益肆力於學凡高隱公所藏書悉搜覽無遺與堂兄聞
如弟玉霽交相砥礪一門儼如師友爲文以理學爲宗不屑屑逢

時技年十七爲諸生尋食餼遭高隱公之變哀毀骨立祭葬悉進古禮乙酉登鄉薦與尉氏公科目次第皆相符人咸謂馬氏世有積德云丁亥舉進士戊子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乙丑上命管理衛河公道役迎太宜人與吳安人至任所隨躬歷河干率所屬郡廳力督疏濬奉清慎勤三字爲官箴夙弊悉除去於河有圖有說務殫心力不敢怠職業退食有暇晷自念平日私淑鄉先達曹眞子先生未窺精妙時容城孫徵君爲一代理學宗隱居蘇門公曰造大賢之廬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篤志躬行不敢不勉道岸斯登矣閱兩期吳安人忽遘疾不起公悲歎曰吾門內失良友奈何吳安人爲邑望族吳五桂之孫女性端莊識大體治家勤儉以孝敬

事舅姑與公相敬如賓助公爲孝子爲廉吏爲理學醇儒者安人
之力居多也壬辰冬差滿報命假道過里門爲吳安人畢葬事
繼娶劉宜人隨赴京供職轉銓曹由文選主事升考功副郎晉稽
勳歷驗封至考功郎凡五遷迎太宜人奉祿養俱不就命來使報
云當學吾邑劉吏部清正勿以我爲念公益勤於官兢兢飲冰自
惕畱心銓務力扶公道余待罪都門與公爲比鄰雖瓜李引嫌頗
悉公舉動會推大臣則侃侃持正昌言於朝考功日議天下功
罪不下數十件悉以平心處之一一奉王法天理而行甲午春題
庭聯有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二語稽勳號寔事公檢架上遺編輯
日鈔一卷宛對典型又思天下大勢第一在培養元氣因草晉民

三大苦。疏以無言責不果封進遇地方大吏之任採及地方利
弊卽詳言之次第入告得嘉納再陟功司兩經考覈督撫矢公
矢慎無不仰副上意丙申正月掌計典竭七晝夜心力計覈再
四不徇私不枉法逐人逐事剖斷明確然後登冊復錄實蹟一冊
自隨同事初以爲煩及上問降級多寡之故公據所錄起草一
夕疏成諸公咸駭神奇讀公先期告神文蓋懍懍乎趙清獻之復
作也在部兩奉嚴旨皆出意外公凝神定慮惟以義命自安時
玉璽以乙未進士受職之任公訓誡懇懇復命余贈言策勉玉於
成公將母之念愈切矣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況吾弟遠
離膝下哉遂亟以終養請上報可一時公卿祖餞賦詩贈別皆

曰馬先生純孝人也及抵舍日依太宜人左右居必致敬養必致樂凡可以悅親心者無不曲盡太宜人偶違和爲文祈於神願以身代不數日大愈會營宅先立祠堂四仲致祭必豐必潔曰吾身所享受皆先人貽澤也願子孫世世勿忘因稟太宜人慈教著家鐸四則首孝弟次和敬次勤儉次寬忍逐款作歌明白易曉遇朔望議解家人悉敬聽焉居恆不問戶外事問視之餘建育德書院日課諸子其中曰望汝等爲真人品真學問慎勿墜我家聲也又誡之曰天地惟無物不有無物不容所以成其大若有一計較便生間隔與天地生物之心便不相似諸子拜受教公處袒免而下至於置閨全以至誠惻怛之意相爲流通任物情之或喜或怒或

德或怨求慊於心足矣總不以介意卽有犯者亦不校嘗布感應
篇三萬卷廣示從善之樂曰善人人可爲聖人人可至只一念悚
惕便是人定勝天公一生學力都在人倫日用處切實體認以主
敬爲把柄以躬行實踐爲工夫坦率謙謹中有確乎不拔之操有
廓然大公之度隨時隨處檢身常若不及近年尤專力於自反曾
寄余書曰邇來毫無善行足述只事事反求諸己不敢謂己是不
敢謂人非因病求藥大君子宜有以教我余敬讀茲語益服公五
十知非之學焉宜乎徵君先生二十年道義關切無異余之與公
也先是公每遇生辰不受客賀遇太宜人誕日則舉觴盡歡去秋
已得疾爲太宜人壽猶作嬰兒狀寢疾三月扶掖問起居不少懈

彌留之際猶惓念孝養未終潸然泣下也孝子之心其曾氏之啟
手足乎諸如敬族親恤孀孤佐鄉約以挽頽風立文社以崇實學
與闔邑議建學宮之尊經閣與友人馬子補正先賢先儒之名號
位次芳規美蹟昭然在人耳目間彼世之讀聖賢書溺於紛華嗜
慾惑於異端虛無者無論矣有能如公之孝友天至謙謹性成不
以不義之物奉親不以非道之行辱親生辰不受賀母誕則舉觴
歡宴抱病猶不欲親知至扶掖問安死而後已者幾人乎有能如
公之位列銓曹飲冰誓神矢公矢慎一一奉王法天理而行者幾
人乎有能如公之力肩聖道就正大賢實踐躬行反求諸己不外
人倫日用以爲學者幾人乎嗚呼公往矣公以一身承先啟後積

厚流光子孫日蕃盛科第日聯翩其所以不朽公者將有在乎嗚呼公往矣後之人望鬱鬱松楸撫豐碑而讀遺文甯無觀感而興起者乎此余表公之意也夫公所著有止齋集庭訓錄若干卷若公與吳安人生卒年月日世系子女及吳安人懿行俱詳載各誌銘不復表

右墓表魏象樞撰

國朝文獻備考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顧子咸

順治十八年 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
而許吳縣令不法事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
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當是時海賊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
反叛興大獄 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而吾鄉吏部顧先生
誣指使論至死蓋先生素有直聲巡撫朱國治時方矐令畏先生
造而請焉若求援狀曰令無罪當罪諸生先生正色曰諸生許令
事皆實何罪當罪令乃愕然去及獄具榜掠諸生萬狀必欲引先
生不承乃強入之十八人者竟傅會逆案皆斬坐先生絞奉 旨
復官尋入以奏銷案竟落職嗟夫直道之難明如是夫古之大夫

致事居於鄉者爲鄉先生仕其土者無不與之相參而治載於禮者猶可考而知自鄉先生之氣不伸而清議不立大小吏益無所畏憚而治日壞然其致此有由矣毋甯自處以卑而取輕焉如先生之直而得禍何害一直禍而眾直不已直者不孤其亦可以少振乎然而亦難矣於是益歎先生爲不可及也先生願氏諱子咸字小阮松交其號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其強立不肖阿屈蓋天性始爲甯晉知縣畿南多盜廉其魁數人捕弗誅厚衣食之爲耳目他盜悉驚散縣地多不耕賦例應除上官徵如故爭之乃免而豪家之匿田以累貧弱者率胥主之乃閉胥室中使盡書所匿又令民得自首實而賦役平居數月縣大治調知浙之山陰時浙東

初附山藪多不靖官兵所至殺平民爲功而俘其婦女先生悉縱
遣之請於督撫但罷兵以屬令一月可辦不則令死如其言兵罷
而民歸舉卓異當內擢以催科不及格竟寢又三年復舉卓異第
一乃擢刑部主事母憂服闋補官調禮部尋選授吏部轉考功司
員外郎時當大計郎中適缺官先生曰吾其處不競之地可乎遂
堅移疾歸歸三年而有諸生之獄先生旣出獄名益高風采益勵
忌者亦遂莫能難也旣罷官無所施設惟以行己矜式於鄉求人
必己所有非人必其所無也里中有以他途得官至監司者每進
見謹畏甚然未嘗假以辭色其峻整如此教諸子以義方課以舉
子業甚勤然不求苟得也奉教眞若嚴君卽他家子弟聞亦悚然

或儻焉不自拘檢者嘗畏先生知也今去先生之歿未及三十年而風俗已屢變矣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或未必盡先生若譬彼舟流安所屆乎夫誰與易之而惜先生之不可作也已先生子皆賢而能文康熙三十六年子用霖官禮部將奔生母金太宜人之喪泣而來請曰惟先大夫墓上之石未有立也敢謁辭於吾子余因略其服官行己有裨於世教者而書之且曰非私子之先君也以勸直也其世系生卒子姓之詳已具誌狀中弗並書

右墓表韓葵撰

孫宗彝

順治十五年孫公罷其吏部郎中之任歸而養母於家布衣蔬食
居林下閱二十三年因愍州人之墊溺上狀有司詞連夫役之苦
忤治河使者以致奸利小人乘隙造作飛條遂據以入告下所司
致公於理案勘連年不惟其平亭所閱之實主張誣覆將曲殺公
曾公得利下疾卒於獄或曰公死獄爲辱夫獄國之獄也彼且以
獄爲辱公乎公則以國之獄寄史魚之直至今巖巖然王尊魂魄
立金隄水上也於公則何有乎陸燦交公父子閒幾六十年今老
而後死抵命奮筆書公江湖廊廟爲 國憂民精忠至計藉文字
傳人間懦夫小儒謂公不引閒局外據孟子閉戶之文又謂公爲

善近名違莊子養生之主此皆未足窺公一生學問經濟之萬一者也至邪足恭正德不勝妖則天爲之而豈人也哉嗚呼初公乃祖乃父皆有世德在其州人之口公赴普如嗜慾性也亦家教然矣既起家進士與州之父老約凡除民所疾苦請先州紳士言之或不得請於州牧郡伯則請之司道督撫其後督撫司道之賢者皆向慕公州牧郡伯往往因公之力以得請於司道督撫故德之例及於人者東南蒙公力焉而本州尤其切膚之效也先順治五年請除優免之害高郵通田賦近五萬其應差者半免差一惟其勢力公首請於當事吏胥大族槩不得優免紳衿僅免一身請託不行詭寄無所於是優免之害遂除六年請除馬差之害本州驛

馬有額設之官銀而馬戶胥役歷詐里民加貼計至萬餘兩民不堪命公揭告題請改民養爲官養於是馬差之害遂除十三年請免房差之害地當衝繁供應派之民房輸當名保長紳矜胥吏借名影占而窮民孤露一室日費百金其後至獻房於豪以逃公請裁浮費若干項總計城市之屋三等曰閒架卽紳矜止免其棲止餘悉輸閒架之錢於官官給吏代民應差於是房差之害遂除十八年請免田差之害富室田廣糧多充一甲應差之首貧家糧少者亦然且田畝踰鄉越村豪強每以零星之差累庶民而庶民則分應不勝其煩公請以每戶田糧編彙一處每甲錢糧以四十餘兩爲編額則甲均而差亦均矣是時本州尤病見催之害每里差

頭曰見催豪猾之人當見催藉端科派以交官吏而容其奸貧弱之人當見催人止按數而輸納已則罄田房無所逃其命公請覈算民間之差若干項每兩糧銀出若干差銀輸於官官給吏代民應催於是見差之害遂除是時本州又病丁差之害州有田差有丁差有田之家曰里長有丁而無田者曰甲首甲首如里長附庸轄制如廝役甲首終歲之備不足填里長一月之壑公請差從田起而人丁免焉曰非征租獨廢庸之征蓋已納每丁官銀矣於是丁差之害遂除凡如上所除之害至今絜爲令公所請除民之害者除平民之害然亦除奸民之利故至 今上三年有里胥謀廢均差者鄉紳亦以其時請於公謂例應免差公拱手曰鄉紳不與

里民一體應差則民差之苦鄉紳不得而知矣且我輩能保世爲鄉紳乎今日之鄉紳免差以累里民則異日之里民有爲鄉紳者又免差以累鄉紳之後人矣天道好還非計也明年有里猾秦苞者訟州佐漕費一案遂及均差事上通政司下督察審有嗾苞據公者明年督臬理刑反覆駁訊以苞罪罪苞公請曰赦前事也釋之蓋公以誠心待物以公心應物以廣大心包荒含容物如此其後十五年爲今上二十年而河工之難作河工者因河而有工因工而有每工所給之金錢河一日不治則工一日不完工一日不完則一日所給之工銀踐更乾沒故河工以工完爲效雖然繇九年不治禹元圭告成此各有其所以治與不治之故使者狃於

河之不治而有工而未嘗精求其所以治之之故糜費金錢斬艾
民命徒然漢帝作瓠子之歌六塔無仲昌之貶不亦可哀也哉先
今上元年公具呈總河朱之錫云周橋與高堰爲一帶之隄乃淮
泗之障也成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今海口久
塞而周橋擅開則淮從中潰力不刷黃勢必清口淤墊運道阻塞
而高寶之湖勢不受水漕隄必且常決並作治河全議以上七年
上遣戶部郎穆成格勘災到州公具言民災狀與淮水不入河流
之故十年總河王光裕問治水之策公又具言其故且教以開清
口刷黃沙之車式其論不可得聞要其著於文集州誌者略曰治
水必治下流是大禹之故智治河必先治淮乃古人之成法水性

有強弱緩急地勢有高下紆直古人之成法有本末精粗紙上之陳言有不可不用者賈讓上中下之三策有必不可不用者潘司空聚淮敵河之說也今之治水用鯀智不用禹智黃河屢決桃宿之地清口淤阻故也清口淤阻周橋不閉故也又曰渾河沙重所向必淤專借淮水合流以刷其沙全淮以敵河尙恐強弱不抵況分淮而東注乎淮不能刷沙而河流不迅清口必淤上流必潰今之五險工工不險矣沙壅故也今之清口不清淮弱故也又論周橋曰人知周橋不可輕開尙不知必不可開也周橋建於明萬厯中年因時雨暴浸泗陵一暫開耳故前賢潘總河黃南河爭之甚力我朝順治十年大旱暫開半月以濟漕壬寅年周橋奸人營

開放船運至大水衝決當事反執宜開之說不過曰高堰防決也
不思二十年前周橋不開高堰會決否又萬厯未建周橋以前高
堰會決否高堰高於周橋二尺周橋又高翟壩二尺高堰水滿早
已漫周橋翟壩而入湖矣何待開闢蓋平時常開則晝夜不舍湖
水大漲潰隄而沒田矣其親歷考覈辨駁詳確如此至論治河之
工日會計不過百萬三歲可以成功舊制歲修有額何嘗不足於
用從來用民力冒銷到工不過毫髮廉吏但求古人之成法循其
故而治之則清口可使之清險工可使之險隄可使之成其隄闢
可使之成其闢其論似奇而至平其策甚簡而實要惜未采而用
之然皆治河者所不樂聞也十九年六月高堰掘開西水直灌高

寶湖州之田廬盡沒城垣水浸數版公遣子弓安衝水奔告州牧
州牧白登明癱痿臥署爲家人劉文學所蔽而不知及晤弓安痛
咎之劉奴遂銜公父子刺骨是時城內死於溺者已數十人矣淮
揚道差吏句提河夫搶築北隄死於覆舟者又數十人矣白州牧
詳請罷斥公率里民請畱賢牧具呈申訴水災語連夫役事因忤
某者一公又上書撫庫募天顏請發銀覓舟濟渡擇地結茅以救
城中未死之人城以西凡造廬五百七十餘閒督院阿席熙至河
干邀公晤談稱賢紳者再於是率藩司府州又共造廬千百閒活
災民共幾千萬口分立扁額顏曰安插被水災民所此又忤某者
二明年正月總漕帥顏保過州相訪以易學詢公與語久之抵署

丙寅出示曰河夫一項奉 旨見給工銀每日四分今止給數釐
反迫曠工以致百姓賣男鬻女生離死別本部院遙聞髮指等語
疑公之嗾之也遂忤某者三矣怒不移髮卒未出示指名曰劣紳
孫宗彝播散流言吠影吠聲云云以府辜姝禍淮揚萬萬人眼哭
口晉手笑皆不暇顧矣李有功者揚河營守備駐劄高郵受某命
提高郵之隄爲滾水壩者也劣生張拱辰爲其幕客適以縱妻祓
母事發有功曰無如許孫紳足以逃死某遂飭知學道格學案不
行先以拱辰訟公父子入告俾爲欽件之主据所列贓款一曰搶
築夫銀也搶築水關州牧偕公親督之所需物料官給銀與鄉約
顧簡而拱辰誣公爲經手人也一曰溢解銀也奉 旨設法振濟

州牧集紳衿里民共議詳請溢解之一千兩充振費藩司給付里民朱永思買米若干石當官給饑民尙餘五百兩零貯米市永思料理未竣而拱辰遂以誣公父子領用也一日未給夫銀也白州牧未給之夫銀扣除民欠里民劉天生朱玉海等已經銷算具領及白州牧死家奴劉文學卽曩之銜公父子者今又授拱辰賄而誣告曰有八百一十九兩交弓安袖出也於是下公父子於獄就勘問七月知府崔華審州之里民水陸至者千百人望見公出獄號呼跪拜不能止己而炷香號哭於府門之內香煙高數尺手瓦石擊拱辰款證叫寃聲徹堂上死不官寃孫紳以逆天太守據供解赴江甯按察司金鎮再發江甯知府陳龍巖陳素廉吏且有剛

直名因抗言曰甯可得罪於河院不可得罪於清議拱辰恐過告
某某遂飭知松察司奪江甯府審而鎮親審之坐公於案前夾訊
鄉約顧簡審搶築夫銀夾訊朱永思審溢解銀夾訊劉天生審未
給夫銀被夾者爭呼公救民賢紳不可冤爭先求夾以未夾爲恥
次日復傳揚州府獨審未給夫銀一款夾訊朱玉海死而復甦大
呼勿改我口供一字司亦無如之何明年四月再提白州牧子浩
弓安請同夾訊白浩俛首無辭因出勘語昭雪解赴新撫軍余國
柱又批江甯府會陳公病卒署印同知朱雯如實勘親筆供入卷
牘方上先獄之起也州民哭罷市州學諸生撞鐘擗鼓爲文告文
廟守備李有功報聞河院檄問姓名學官曰文武二生全冊在拱

辰籍其異己者數人有功据以上至是聞誣案盡露無實驗某親
審哭廟諸生指公獄中詩爲詛咒又袖中忽出一紙曰此碑文是
孫家父子所做諸生昂首問此文何人送來便知是何人所做遂
夾訊諸生三人死不妄供也於是碑文妖言一網打盡之計又不
行復賄囑按察司一夜改口供解撫撫牌駁云據孫弓安訴該司
與江甯府詳報口供悉係張拱辰與經承商同捏造仍下司候訊
又明年提到白州牧管糧人張伯滔供是知州未給里民夫銀因
里民欠州代解一項官民抵兌與孫紳何干五月撫又親審伯滔
辨冤如前撫亦爲之太息及與督院于成龍會議河工事向某曰
孫某一案事皆不實奈何某怒形於色直言不殺不休撫婉諷曰

知其冤而強坐之冥譴何逃某謂刀山劍樹已所甘心不累及君也于督從旁艷然向撫曰尸之餘息耳某不之解於是撫軍竟用按察司改詞奏坐公侵用官銀一千三百餘兩天下冤之七月復下公揚州府獄八月感利下疾弓安犇走延醫治不效公亦搖手勿復進藥坦然如無事人九月癸酉索筆書遺訓一篇具敘其入塾鄉賢公以隨處體認天理六字鐫爲印令佩之十二歲補諸生爲解維桑與梓之詩謂桑梓本原之地仁民愛物皆由此推古人立朝名節有假立者居鄉道德則假不得故也又讀書先讀通鑑論世知人不過先辨君子小人與義利二字其次論別諸子及諸孫質地當如何爲學明日作詩獄舍中有善不可爲人絕種天如

難諗日銷光求仁得我應無悔任訝纓冠惑闡鄉等句乙亥午刻
作札致舊交某撫軍繼之以詩書畢索湯浴者三端坐移時而逝
是爲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七日也太守崔華傷公死非其所命弓
安以禮斂丙子訃至州道路人號咷大哭孫公爲吾輩合州百姓
死耳罷市如前壬辰弓安兄弟扶櫬回州境三十里外紳士居民
哭而迎者不絕城畿爲之空至鄉村男婦扶老攜稚持香哭聲聞
數里甲午停喪北門外合州八十六里八百六十甲里民大抵河
夫之賸骨飢蓬之遺骸相聚爲萬民哭奠之章來哭公剗肝爲紙
瀝血囃辭不知百萬人推誰主筆賈生所謂可爲痛哭流涕長太
息者也昔端木子美夫子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觀於此州人送

公之喪蓋哀榮具矣彼辱公者不轉所以榮公也哉獨惜公所論
治河會計不過百萬今幾百萬矣三年可以成功距今又幾三年
矣上無以紓 聖主之宵旰下無以拯吾人於拂鬱勞臣義士齋
志長往愴人得氣不許插齒牙樹頤頰於其間土崩魚爛蠅蟻沸
羹其可哀也公諱宗彝字孝則號虞橋其先故新安之裔世居高
郵則自惟善公爲別子高祖諱堂善施予人號西城城以西人德
之曾祖諱樂祖諱滋是爲午泉公也午泉生鄉賢公諱兆祥少業
儒旣補諸生益以德行聞於州州人以爲王烈陳寶之徒也前公
一年貢上京先萬厯四十年舉王子大比鄉賢公冠其軍將赴鄉
試行有日夜夢祖塋生香草伯氏鳳村公夢塋上進賢冠朱其頂

者自天墮下相駭語祕卒驗母姚氏以六月十三日生公其卒也
年七十二歲妻王氏子弓安原中丁酉科江南舉人王氏出弓和
弓聖側出孫專孫漢孫曇孫弁孫靚孫諸子孫皆廩增名諸生並
嫁娶名族詳公年譜行狀公由崇禎八年拔貢生應順治三年再
行鄉試中式江南第六名明年丁亥科中呂宮榜進士六年除授
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掌科事七年頒 詔徵甯池太四府明年
分考順天鄉試易二房是年遇 覃恩鄉賢公暨姚太孺人王孺
人受 敕封十年擢吏部考功主事明年轉驗封員外郎旋以文
選員外郎充河南典試正主考十二年假歸籍爲母稱七十觴十
四年再遇 覃恩鄉賢公暨姚太宜人王宜人並膺 誥命轉稽

勳郎中旋補考功郎中明年外升薊州分巡道副使隨以疾 于
告歸里距二十五載而卒公居官竭忠盡職其鯁直要爲時所忌
在中書請明職業疏以立衙署又請歸職掌疏專司誥敕又請遣
官催辦誥敕疏凡三上在吏部歷任四司主政員外郎中苞苴竿
牘無一跡故事內外職官請誥敕者必向封司取照驗以例饋遺
公謝曰此 朝廷霑恩何庸私覲槩卻不受其別司意所賄屬見
公輒不敢啟口而退時吳剛思以城工授推官婁出類以城工授
知縣公在選司力持不可堂官劉正宗垣中宋牧民皆以不得請
怒遂以索詐中公公以遵例陳言先上疏曰以財求官者必以官
求財判千金而博白里之封疆可乎同日下部面質冢宰議各罰

俸一年 上直公免之獨坐牧民其分考主考所得士皆爲 國額
俊洗手奉職無毫髮之類在中州榜旣放設鼓轅門謁座主者擊
以進不許吏役取寒士一錢丁酉之役公之弟某臣奉母兄在長
安試得售而弓安亦舉於南側目公者假手升轉之例出公於外
余與公交則自同舉拔貢時明年公 廷對回至新城聞鄉賢公
訃台卒不暇擇舟行舟人輒私語後見公嘔血號哭狀因共嘆爲
孝子行至某所置酒食勞公告以不忍害孝子我等從此逝公心
知其大盜顧哭謝之徒步十餘里乃得改舟達於南十二年春公
挈其弟某臣讀書舊京雞鳴寺而余與潘學博取臨顧大令其言
孫推官永祚皆來會此五人拔萃科同年也而公與取臨陸燦又

同壬子年生尤隱其六月公歸高郵葬鄉賢公吾輩作序送之余
主其筆公讀余文泣而行襄事畢則又挈其弟泣以來謂先公已
往雖旦晚一第奉老母歡止寫慈侍下言已又泣公既以弓安聘
學博之女而要余主其塾傅弓安兄弟余見公之專奉太宜人其
語念動靜蓋未嘗一刻離太宜人左右其赴文選之 召牽太宜
人裾不宜行太宜人叱之登舟既登舟又上抱太宜人哭曰兒罷
此言敵疑耳不忍別膝下一步決矣太宜人亦爲之感動遂母子
偕行道路觀者皆嘆息謂真孝子太宜人卒公排纂年譜手疏其
內行述弓安請余金陵曰吾之爲是也血淚墨汁俱下手戰魂悸
不能復措筆作一字請於汝師爲行狀周元亮侍郎吾知己故人

也可以銘踰年葬太宜人於虞家橋合鄉賢公之兆既期將封公
幾以身殉撫穴叫號呼天兒孫爭抱持之彙葬者千餘人無不揮
涕掩袂晚以虞橋自號識不忘親也此皆余所親見聞公之孝於
其父母然也公與人無妄交其在仕路吾不詳二百里外聘學博
女爲婦前後以千金請余爲諸子師故貧賤所交遊白首過從患
難相贖贖無間言其於家庭骨肉之際如撫恤次弟宗傳之後如
季弟孝廉之成立宜人王氏婉婉有婦德孝於舅姑太宜人待子
婦嚴衣食百須不許婢使每侍立終日深夜無跛倚公旣鄉舉宜
人病卒公謂宜人十九年糟糠庶有以報遂舍六歲兒去耶誓不
更娶爲承訣衣帶之言卒終身不移也至教其諸子一一本鄉賢

公之家教具見遺訓中語當難之始作弓安弓聖詣獄弓和赴闕
奔南竄北上告下訴擣椒昇櫬萬死一生弓安妻潘氏傲居獄旁
朝夕進蔬膳刺血寫金經冀白翁冤次孫漢孫年甫十三四每遇
庭鞠伏地攤紙書兩造供詞效秦廷之哭其竈下媪廂上兒人人
至今欲報主人之冤而食讐人之肉豈非公家教天性之淪於肌
膚而入於骨髓者哉嗚呼其又可哀也已公既少受鄉賢公之教
其於儒學身體力行晚年學易精研於圖書理數無所不貫通故
其於患難死生之際灑然自得如此蓋嘗謂吾輩從儒林立腳而
不究極於性命之根柢此俗學也從心體立腳而不擴充於經世
之作用此迂儒也故以天下爲己任以萬物爲一體以與人爲善

爲其實際體用同歸三才兼兩豈後之學者所得而擬議哉所著
有易宗十二卷圖說一卷厯數四卷愛日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
卷今以二十六年十月朔日葬公於江都縣七里店之北原蓋坐
筵歛至貧不能葬非緩也以余與公之交既不克如古者大夫三
月葬同位至之文又老不復能出疆姑援無車之例以塞責庶幾
公之屍視而賞厥罪特書其墓中之石以應弓安兄弟之請焉銘
曰

猗篔社湖有珠沈底其光燭天緬彼鮫人築室其上夜織作焉珠
可照乘淚哀吾人織以相宣有波斯胡剖腹藏之不慎於淵婉孌
孫公正織珠者鮫淚所躔沐日浴月仁經義緯輕綃錦纏登於隋

掌弄印子之察於璣璫徐勉風月山公啟事廣廈細旃按劍在旁
無助珠者罷其內銓在家憂 國思庇葛藟仰佐平平如賈運米
米笑珠饑伺覆其船嗟彼夜光證於魚目眾不謂然道長食盡來
日大難口燥唇乾嗚呼孫公淤泥不辱珠潔且圓采珠之論戲於
空中雲霧爲先老蚌所貽珠孫珠子如九曲穿公何憾哉買櫝還
珠抱珠長眠江都縣西七里店北山光墓田我作銘詞附采珠論
欲至萬年

右墓誌銘錢陸燦撰

公諱宗彝字孝則號虞橋先世新安人徙高郵因世爲州人高郵
故苦河決治河使者連歲治之不效公之言曰河之決以淮不刷

黃淮不刷黃以周橋不閉河併淮入海河濁淮清河強淮弱全淮
尙不足以敵河況分淮東注沙壅而上流潰此百治百敗之道也
方今之治莫如聚淮以敵河開清口閉周橋刷黃沙且詳爲之式
以獻於治河使者當是時在事者方務開周橋而公力持不可由
是議不合公又論治河之工曰 國家歲蠲數十百萬而到工人
僅毫釐誠使吏不侵官錢循成法治之則會計不過百萬三歲可
以成功治河者聞之愈怒公旣世居高郵尤盡心於治河以爲吾
州人苟少紆患宜不爲職司所限治河者雖專其職顧明哲反不
及公然公卒以此陷於獄以死公少爲諸生慨然有任天下之志
嘗歎俗吏無本迂儒無用故其學以本末爲同條而其要期於大

有濟於人而一無所取在官則職於其官在鄉則力於其鄉其視一民之病而必救之若嗜欲之在其身也其不染一錢若鷓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也性嚴急意見有不合不能忍人亦以此忌之晚而研易蓋達於存亡得喪之正而其初讀書則先通鑑曰此仁民之實用也以前明拔貢生順治三年舉於鄉中呂宮榜進士授中書舍人其後五轉咸不出吏部至考功司郎中以疾 予告歸里距二十五年而卒在吏部歷考功驗封文選稽勳四司故時請誥敕及謁選者例饋遺公槩卻不受素惡人以貨得官上疏曰以財求官必以官求財判千金而博百里封疆其志豈厭於千金耶上竟從公議以部郎典河南試榜既放令門生擊鼓入謁曰毋使

寒士費一錢其介如此自通籍後旋歸高郵葬其父鄉賢公後數年又歸爲母壽最後乃 予告在籍前後在鄉里三十餘年凡民所疾苦必先州紳士言之當事之賢者皆重公凡所建請輒聽先是高郵苦優免之害差免一惟其勢力又驛馬官房丁差等皆爲民累公次第請於當事可免免之可均派均之可以官代辦官爲代之條分區畫務覈其實善其法毋害於後於是高郵數十百年之害遂除至今絜爲令公之力也是時順治初年 國家新定江南日不暇給其布大化興大政攬其要綱而已至於一方之利病闕闕深細之疾苦固有賴於州郡之賢牧守而牧守雖有賢者非其土著不諳其宜俗固有賴於紳士大夫爲之率籲請命而公以

其素所請求甫釋禍卽讓夷急病乘時建請掃除地方數十百年
之患氣下以澤細民而上以佐 朝廷之新治不其賢歟且其事
多利細民不利紳士或規公公笑曰紳士之子孫安保不爲細民
何所見之不達也然公所痛掃除皆故官吏利孔州民雖感入骨
貪猾吏亦恨公願公持身潔未有以中公耳其後在籍二十三年
爲康熙之二十年而河工之難作初治河者不聽公議掘高堰及
周橋河果潰灌高寶湖漂沒人民田廬高郵城不沒者數版使者
慙適會議河事公憤發奮拚抵几罵曰非斬某官頭河卒不可治
於是某官遂必死公矣康熙二十年使其黨以乾沒誣告公會鞠
連年無所得事已白矣然某者必死公復賄囑刑官一夜盡改獄

詞解撫遂下公揚州府獄公素剛暴見摧折然坦坦如無事人八月發疾漸劇搖手勿進藥索筆書遺訓作詩致友人竟死獄中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七日也太守崔華傷公死非其所命其子弓安以禮斂州學生聞之相率哭於廟州民爲之罷市哭哭而迎其喪城幾爲之空皆曰孫公爲我州百姓死耳當此之時承審官咸知公枉同審被刑者皆呼天搶地以死明公天下士聞公死知與不知咸感憤爭爲公辨然固不足辨也歐陽子有言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則賢者之必無乾沒也審矣公在吏部在河南苟以利宜十倍居鄉時卽不取取於鄉亦宜數倍拯溺時然公素所樹立何如也公嘗憤言吏不愛官財則河可治然

身反坐侵用官錢以死雖然死生命也公何累焉或疑公窳於易然所以賈禍者乃在太激昧於進退存亡之道此大不然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非謂必存而不亡必得而無喪也苟其亡之正亡愈於存苟其喪之正喪愈於得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公之死於獄以爭治河以爲其州民此正澤无水之君子所以致命遂志而百世之下猶當廟食報之者也然則揚州府獄不惟不足以累公不愈足以彰公生平志學之卓犖功於生民者歟公之世系歷官著述及其家事具在家傳及公墓誌中予特表其以死勤事者揭於墓公葬其母姚太宜人於虞家橋合於鄉賢公之兆頌老且死猶自號爲虞橋前卒之二日於獄中自爲詩曰善不

可爲人絕種天如灘論日銷光求仁得我應無悔任訝纓冠惑國
鄉高郵人至今誦而悲之

右墓表敘祖啟撰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defined by a thick black border and contains no text or data.

--	--	--	--	--	--	--	--	--	--

150-944

王培

王培字抑仲柘城人其先世居祥符之東鄙以歲祲遷鹿邑再遷甯陵培生八歲而孤聰明過人家貧不能自致里塾所居與學舍比聞童子讀書聲樂之常伏戶外聽未及朞月四書毛詩皆能成誦塾師柘城翟冲霄先生異之遂錄爲弟子而不責以俸且津賚之旬日間爲文卽有條貫邑先達喬公進璠聞而慕悅俾其孫與相往還因得盡讀未見書久之翟先生返柘母命從往卒業壬午亂作道梗不得歸及歸而母亡久矣培號天一慟昏瞶不知人事起則蒼黃狂走口中絮絮作諍語審聽之則皆經傳成文也復流轉至柘會翟先生已死無所歸因而行歌市中有時坐塗澗中朗

誦離騷其聲節哀激動人環而視者傾市栢有張焯者武舉也素以俠烈聞里中爾日亦在視限私獨許爲不凡乃挾歸爲具湯沐進食仍置別室詳叩而婉解之更療以藥疾良已因姓張氏稍理舊業一試輒冠軍遂入栢庠乃益肆力於古今文史下筆數千言立就岸然自異於流俗中順治戊子河南鄉試時風木之感形於動靜見者多稱其孝其後張以壽終培禮送之而後撫其孤然後上狀禮部復其本姓請補行父母服部上其事 許焉既服闋戊戌赴會試第一場滿漢兼書成十四藝御史駢而論劾 世祖章皇帝異之 召試內院欲大用之而部臣守文竟以例格遂用選人筮得直隸之新河燕趙風氣勁悍而新又當妖寇焚掠之餘民丑

於亂率多游手田蕪不治百姓岌岌有不終歲憂培日古人教必
後富以爲仰事俯畜無累而後從善經也不知人而有恆性苟因
物而遷猶望其守分務本難矣乃於四境立社學又恐民愚未易
諭以詩書以沙隨呂司寇小兒語宗約歌好人歌閨誡等編明白
易曉而感人最速名爲小四書刊授童蒙復徧至其地爲之講解
人皆興起無不以善爲當爲而樂爲之者然後區畫田產爲經久
計課耕耘勸樹藝以至果蓏菜茹莫不有方且分別勤惰而賞罰
之於是比屋拮据而蓄積漸廣復立保甲設義倉疏水害禁吏胥
手擘口畫事皆可爲後法都御史格文清公稱其以實心行實政
都御史于公日以教養盡職蓋本其情而覈以子之也培心力有

餘洞晰利病纖微曲折無不心身俱周嘗數十夜不一偃牀假寐
片刻還復治事他人效之終不能及也其盡瘁民事如此然於其
閒嘯詠觴弈憑弔古人興舉舊蹟如刊鵝池生之詩書周彬之碑
又未嘗不閒雅風流也蓋其才大而志闊綜敏練密必欲使事無
遺理人無遺情然後已故治邑七年民胥親如父母比去擁畱不
聽其行且有追送至都者至京師授戶部主事晉員外郎時已得
病而丰稜不減治縣時久之病益深遂請告歸歸六月而卒可謂
服勤至死國爾忘家者矣

右傳田蘭芳撰

屈有信

良士守經達人行權其理均也 國事當倥傯擾攘之際漫無裁
決守經無權何以見達人之節昔癸丑甲寅黔滇之變星沙失守
江右西陲爲袁臨密邇星沙副將趙應奎時守袁長沙既失吳逆
分黨羽取袁臨是時趙應奎以輕兵迎殲其眾固守宜春吳黨恨
不得袁臨雖遠無如何然眈眈虎視趙孤立何以善其後趙報捷
乞兵固以自計尤望官民之有以輔之也袁臨二守服趙之勇略
欲合士民請於撫軍以達於 朝而袁臨士庶畏吳逆之凶莫敢
署名時屈先生令清江臨守謀於先生先生曰第取紳籍學冊聯
名署之卽行申請誰敢譁者如其計朝議以趙之忠勇加以總兵

移兵以予之而袁臨遂爲豫章保障大兵在長沙與吳逆相拒五年其逆黨不敢東肆者趙之力也先生以權宜行事厥功亦偉矣哉後 朝廷加趙以將軍蔭其子爲廷尉吳逆亦卒死於衡先生後以部員歸家葬親偶與余言及此事曰彼時若稍遷延事有不可知者蓋先生非自敘其績特爲遇大事而不決者言耳先生河南汝州人諱有信字遜公號窪西以順治戊子拔貢考授推官會 有裁推官之令投檄後改清江令其莅清江也教養兼施風俗丕變江右理學淵藪先生集諸生講學課藝孜孜不倦時施愚山先生持憲江右駐節清江相與析毫芒剖利義嘗深躋之邑多虎先生下令捕一虎者賞十金愚虎者甚多虎竟絕跡遂有謠曰瀟水

之湄虎嘯南山我侯莅止渡河潺湲其格人格物可克矣且賦性
愷惻多急人難有武弁以墨誤醫女先生代爲贖之晉賈人以疑
獄久羈江右先生憫其異鄉孤客爲酌給塗費遣歸里同郡張箕
碩鳳鳴先生硯席交也張後爲浙東景甯令卒於任官逋未結旅
櫬難旋措四百餘金畀之以歸乙卯擢行人出使山東先生以助
邊功晉主事假歸遷葬贈君及太孺人明季避亂寶豐贈君死於
亂軍遺骸無存先生匍匐迎太孺人歸汝州未幾卒藁葬淺土至
是招贈君之魂啟太孺人之櫬合葬於先塋之次禮也然後先生
四十年來嘸泣徬徨惟懼不得爲人子者情亦稍紓矣在籍補戶
部未赴任而先生已歸道山未克竟其用惜哉

右傳孔衍禋撰
按屈公康熙癸酉卒州人請祀
鄉賢庚寅清江士民請祀名宦

程湛

公諱湛字止水姓程氏伊川先生二十二代孫也先籍嵩縣有士
謙者遷永甯家焉遂爲永甯人代有潛德隱居不仕考諱養相歲
貢以公貴 贈奉政大夫妣李 贈太安人公由順治戊子恩貢
除授湖廣安陸府通判廉靜勤敏善於其職行部沔陽決疑獄釋
盜株連者數百人攝漢陽府事清逋均差徭卻商人例金捕猾胥
黜諸生之弄法者吏畏民懷廉能聲大著視景陵縣篆履畝編冊
革私羨勸農止訟俾民務本業而瘠土以饒視潛江縣篆治決河
增隄障通輓運規畫整肅潛人賴之康熙甲寅入 覲乙卯春南
還會軍興奉委轉餉大將軍麾下露餐水宿不違甯處至幕府則

籌畫旬稽丙夜達旦凡芻粟出納無纖毫糜費按月日登記惟謹
當是時謝絕聲華茹苦食淡凜凜若寒素迨事定按籍銷算同官
輕俠者往往繆誤而公獨以最聞會督學試安陸公代守校士舉
孝秀拔單寒得人爲盛捐俸置學田歲收米麥具饗殮萃多士月
課之語具學田記中九歲滿入爲大理寺左寺副讞獄明允擢戶
部湖廣司主事監大通倉轉戶部浙江司員外擢兵部武庫司郎
中歷部曹凡六載潔己奉公性悃悃不事外飾而所至聲績可觀
論者以爲有伊洛家法云退食之暇輯二程子遺書鳩工剞劂集
成具疏通政司上之會 馳封敕下思馳告先壟乃請假丁卯春
歸秋八月寢疾卒於家訃聞京師士大夫之知公者咸歎息泣下

以爲才可大用而惜其施之未竟也公天性淳樸九歲失母事
公孝謹贈公卒居喪哀毀含殮饋奠一遵古禮友愛同產弟怡怡
無間言從弟總戎與安康太君死節垂四十年未旌公灑泣徵言
大書表章卷成都人傳觀以爲榮嘗舉通鑑綱目大義据耳目所
見聞刻爲善最樂書風世二程子集成焚香告先廟藏於家元配
田封安人有賢行從官安陸及京邸其課子鞠孫謙實馭下皆
可爲後人法先公卒葬今公長子性以某年月日葬公與田安人
合墓幽宮有誌銘家乘有傳矣性以余不佞知公生平爲深請爲
表其墓爰撫其梗槩而書之於墓云

右墓表金德嘉撰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四

三

150-956

曹琪

子游汝南聞曹先生孝名自郡使君下悉以狀上之臺使者臺使
者以上之 朝廷予怪詢之或曰子浮江來獨不聞奉母江淮間
曹孝子乎蓋先生曾於避地時稱孝養云既而先生之子與子游
持狀來示予泣且請曰此先大人儀曹公狀也先大人以孝死未
有誌也惟竊之幽賴碣以彰翳孔寵之闕而君辭是揚子曰何哉
君之爲誌者夫飾碣於幽堂者以爲光也砥文石於玄埏之寵以
爲寵也汙漫之泚光無所於施放廢之詞寵之而益鄙誰則用賤
而語貴欲語賢而用不賢者而曰不然使先大人而尚書諸曹事
耶則語貴由貴也使先大人而孝子也耶則是將以賢語賢也且

先大人有言矣吾慚吾德焉耳胡可使貴官達人得我譽也蓋懼夫飾者也乃爲誌曰先生諱琪字玉度別字淮湄世居息之臨淮里故明崇禎癸酉舉於鄉 鼎革初奉母王避之江淮間當是之時以爲母獨處驟罹兵革乃一旦輕棄墳墓流離遠土恐不得慰母心江淮間風土樂耳目專豫可用忘歲月乃窮意極娛畢致江淮諸玩好什物媮靡鮮華雖親朋貺臨其在母前驕張施爲詘人力無所顧此卽當時之所爲養母曹孝子也而母曰亦獨思歸耳吾不能去親戚墳墓居此鄉矣先生曰雖然奈公車何母曰兒爲母而就公車不亦可乎於是歸上公車遂於順治六年己丑成進士策三甲第一釋褐復告曰願養母不願仕也越三年母曰爲母

而仕可乎於是仕授行人司行人然君常不樂每以迎母造養母不許鬱鬱屢請使思藉以歸省順治十年始奉使 詔延綏軍既辭行仰天曰吾欲假南覲而得西使命也乃兼道行 詔畢南馳四千里荒山險河得覲母於堂而畱不行母叱之行於是行世賢錄曰先生嘗請假歸省不得請終養又不得乃爲書詒所親者當路曰汝南周髻讀汝墳之卒章用養母而使就辟也既已赴辟歷三縣長卽又以思母而棄之歸然而朝廷不因之而無良臣草野不因之而無令子汝南人士卽又何負於國乎十三年再請使南贛拜母於闕立赴使以還而稅諸家復不行醉而誘之行狀曰方先生之使贛還也自十三年丙申逮十四年丁酉而猶遲遲行值

歲鄉試先生例當典試闈或勸之行先生曰得門生百曾不如我
娛親刻也遂不行適闈撤而校文者以不肖得罪凡無分大小闈
咸伏誅去而先生以遲行免或曰此孝之報云既而稍遷禮部精
饈司主事復迎母就養母不許蓋母重去土天性猶之昔之避江
淮時母思歸也然而時在 廷官例鮮于養蓋以杜趨避僥倖
故先生於兩使時思以此得罪棄去因畱之家而又不能也既而
母卒先生曰今而後果不得養吾母乎曰嗟乎欲如向時奉母江
淮間得耶負星而奔道病不能行昇之既而又奔至柩側坐臥於
其下哭無時也上食必哭哭必盡哀及至後不能哭則以腹傳地
吻如也既而大哭卒嗚呼孝矣或曰先生故不止死孝者也先生

歸省時東邑中利病邑賴之如折畝如滅夫如滅絲皆有成效或曰先生久當爲孝死世賢錄曰先生之父象乾公用先朝覃恩授訓導 特贈文林郎行人司行人祀鄉賢者當崇禎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闖賊攻邑城城無守者公踊躍呼士民登陣守之不克戰於閭閻不克戰於衢不克戰於巷不克殊扞而死先生拽棘前繼之母哭止之曰母在而子繼以死母何依乎乃齧指厲掌晝夜矚躡盡殺賊狀賊敗乃止則是先生之願死孝不止一日惜乎時不見用雖已成進士而仍以親殉猶然與孝廉色養時同見稱也雖然孝天德也稱曰孝可以止矣先生以順治十七年八月六日卒年五十七以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卜葬於邑城東鳳鳴

岡先人墓側有子男一人曰鑄由廩選甲午拔貢士能文章有名
爲原配彭生彭早卒以 覃恩敕贈孺人女子一適光山前進士
應天巡撫陳世昌子謙孚爲繼娶孺人馮生有孫男二曰澄曰濟
女孫四一適儒士崔嶷一適池州府同知宣紹中子汝楫一適前
進士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劉士端孫澍一適固始前進士新任湖
廣按察司副使分巡辰沅靖道祝昌孫日恂先生有題旌崇祀諸
典見世賢錄銘曰

至德云亡世無孝子嗟哉先生用孝而死南陔草柔北山杞長有
親未祀何爲方將幼讀汝墳長游淮涇白華絳趺以紛以斐亦歷
銅街亦登金馬握蘭前墀護衣中府初輟星輅嗣揚僊脯以爲靡

家不在母側賜羹誰遺廟臉誰滌半菽勿承萬鍾何益乃遭風木
遂歌山蔚哭踊辟朝袒括就位符表不食並母以喪吳恆臨祭乃
慟而亡勿譏曾閔敢媿苟何苟能夠親違杳其他有山可錯有刀
可鑿翳誰記之孝子之宮馬踰道傍烏鳴樹側翳誰記之孝子之
宅郭宗有道祭階無祠萬年是窟千秋爾思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三

吳宗孟

吳宗孟字孟長號汝瀾汝州大營人寶豐籍順治己丑進士由知縣升工部屯田司主事立志甯澹孝友性成宰雲夢多異政士民追祀名宦急流勇退林居三十載不問戶外事以忠厚貽謀年登大耋沒祀鄉賢

右傳宋名立撰

國朝書局叢書初編
卷百二十九

三

董欽承

山陰金埴徒步抵京師裏其外祖父母之骨負以歸而告其友貴池吳銘道曰將以窆石之詞藉子銘道不敢辭乃誌之曰公諱欽承字在公別字靖庵浙江會稽縣人大父豫丞河南之永城縣歲饑家薄田三百畝賑焉又嘗獲遺金逆旅還其人考士毅韓府長史晉中議大夫母曰何宜人公幼通五經未冠入太學試輒高等嘗假館一巨室夜有婦來奔公嚴拒明日以他故辭去之崇禎十二年舉順天鄉試順治六年成進士除知祁陽縣事當是時楚氛未靖所在多土寇焚掠無虛日內院洪公開幕府治兵湖南謂民與寇相結下令將悉殲焉公前詣軍門請曰民荼毒久寇張計無

所逃唯坐而待斃今此子遺若盡及之崑岡之烈地蒿萊矣願身
入賊巢穴宣國威德諭其來歸請再三幕府許之羣寇果相率
聽命風行解散民賴以安楚南之民相告曰活我者童明府也不
爾膏鋒刃矣所治不忍迫呼不急鞭扑民得蘇息督撫將以邊才
薦會父喪不果服除補知儀真縣縣居孔道不易爲又軍興旁午
公精敏自將無不應手就理康熙元年以才徵入爲中書科中書
頌詔陝西四年呈吏議以前任落公籍蓋爲齟齬者所中實無
辜也公昌言於朝罵吏部諸郎不直一錢予奪徇私橫被誣枉遂
發憤拜章闕下吏部銜其慙議交刑部將坐以罪詔還其官不
問八年分校順天文武鄉闈十一年典江西鄉試並有得人之與

尋遷兵部職方司主事監督崇文門稅課事竣以病在告年七十
終於京師卒之歲康熙十九年月日娶楊氏初封孺人贈宜
人繼娶陶氏贈宜人公階大夫得以加級受封京官例也皆先
公卒無子有女二人楊出一嫁順治戊戌進士鄴城知縣金煜公
所篤愛婦翁而師焉者也一嫁吳桂禎始公卒因兩宜人喪未舉
遂藁葬荒野久而莫能還漸不可識五十七年公外孫埴走三千
里訪尋其處爬抉遺槨得公與楊宜人骸裹衣盛篋衍負而南
歸山陰縣容山葬於其父母鄴城君夫婦之墓次日茅柵闕里孔
東塘氏尙任高埴行義爲文以風焉公所著及水居集詩已鏤版
文畱有待也銘曰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反乎邱墳從炎與祀有此外孫庶其不
餒遺業而可傳式昭宛委

右墓誌銘吳銘道撰

陳天清

陳天清字如水河南柘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初授平鄉令邑與邗之西山鄰接巨盜出沒其間天清出奇計取之平鄉地卑下襟帶漳滏天清修隄濬渠升工部主事分司南河運河兩岸奸民穿穴盜水每歲輸金於分司可得萬餘金又河工所用工料率藉以肥囊天清悉屏絕之爲眾所忌遂乞假歸

右述聞謔瑤錄

臣等奉命典刑未竟

夕三三二ノ

三

侯杲

貴國瑄

唐德亮

曹鼎臣

鄒象雍

侯杲字霓峰江蘇無錫人順治六年進士知宣平縣宣平民貧多
逋賦杲輸家貲補之辦軍興供億未嘗擾民亦不廢事遷禮部主
事擢郎中改刑部督九江關清慎奉公悉罷額外征商旅德之丁
外艱歸遂不出同邑黃國瑄字子復與杲同登進士知餘杭縣首
捐竹稅免絹解山寇亂身先士卒討平之民戴其德爲立生祠擢
兵部主事以強項不能俯仰自劾歸唐德亮字采臣明季文體踳
駁德亮以韓蘇之氣行之應舉之文試輒無前順治九年進士授
戶部主事管京糧應歷員外郎卒於京邸曹鼎臣字掄生順治十
五年明通進士授無爲州學正遷奉化知縣康熙初二逆蠢動土

寇讎起蔓延餘姚上虞新昌嵊鄞慈谿奉化諸邑境鼎臣團練鄉
壯會七邑勦平之上官索賂不應抑其功弗敘踰年授中書科中
書奉化民爲刊勦寇錄行世鄒象雍字蕤官順治十六年進士知
武陟縣中州賦法田輕丁重豪弱偏枯不平象雍彙算配撥請定
分等則例具申得報可遂著令通行全省便之屬王師赴楚
粵駐軍懷慶象雍詣大帥正色請申約束居民安堵仕終行人司
行人祀河南名宦

右傳秦瀛撰

徐越

往者吾宗兄存庵爲御史敢言天下事在臺十有三年上書言事五十有九其言河漕事先後凡十六疏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七月疏曰運河凡三百餘里北受黃水而東洩於江兩岸相距不過數丈窄處僅橫一舟其北爲河口有天妃閘黃水從此灌入水一石沙可得五斗特以洶濤急瀉沙走不淤逮灌入運河河狹水緩而沙淤矣明制此河單行漕艘天妃一閘漕行而開過則閉渾水漲盛則置築土壩一切官舫民船至此過壩裏河外河分舟接遞所以淮關納裏料外料用水之利而免淤沙之害在當日鑿河之始計深慮遠自此開禁弛數十年未行議復而運事尚不

壞者屬有天幸如以人事論之今河底高於淮安城址已丈餘一
旦潰決淮東數縣其魚宜 敕令撫按漕河諸臣詳考當年事例
酌以時宜務在力行庶運道無梗淮屬州縣免墊溺之患事下所
司而時論難之議遂廢 今上御極之康熙六年秋八月疏曰黃
河之水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水不
分則淮水萬不能導臣考前朝萬厯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
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
堰勢告危高寶各湖橫溢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
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巷口入海河勢既分而下海
淮水遂得順流入閘不爲高寶害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水導者

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晴等五大險工歲費帑金其山陽王家營安東茆良口桃源龍窩口年年衝決百姓田廬盡沈水底黃水阻遏淮水不能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將傾每水漲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候南而周家橋程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彌天數百里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走湖涉險每報漂失一路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淹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而淮又害之甚者乞 敕部詳議速尋黃家嘴支河故道濬治之使成渠分黃河之勢以下於海卽於桃源宿遷諸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勢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宣洩下海水道以接黃流湍瀉

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宜及時大濬待淮水經過浮沙可盡入江惟天妃壩及遙灣數年水汕地狹土鬆必須增築石土方保無害疏甫入而桃源煙墩報決三百餘丈大溜直趨洪澤湖河臣大聲呼救 制旨切責令所司議之久不得決其冬十一月疏曰自三年之前安東茆良口決而顏家河新溝口一帶遂起沙洲止因河水北衝與南岸歲修之五大險工無礙遂不樂報聞以請築塞而水勢不得迅疾入海王家營崔鎮宿遷諸處無歲不衝清河口之沙洲遂長裴家廠之黃水倒射而今日者煙墩之決理有必然積漸使之也又河北數州縣久在水中人民號泣於泥淖之間尸浮波上鬻棄男女慘不忍聞及煙墩一決河之南

岸桃源山陽諸處河隄累加不已城門疊塞無路城內水深數尺
四郊彌望滔天子遺無幾延息於鷗鳧巢窟以此欲逃死之民其
不能樂事勸功明甚今州縣派夫動至數千採柳動至數萬民間
雇夫一名運柳一束並費銀至二三錢使嚴刑酷罰以繩此無告
之民刻期制禦萬不可得乞 特遣賢能重臣馳詣工所借河漕
臣計議方便清覈河帑實數官自募夫採柳定期鳩工集事於是
上遂遣兩部大臣乘傳視河以便宜報明年冬十一月一日七
疏陳兩河要害運道時宜七事其一請修復歸仁隄遏睢水埠子
湖水使併入白洋河出口以刷董口沙淤兜睢湖諸水使不得衝
入淮流其二請黃河北岸決口舊例應民修者悉改作官工詳求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幫築遙隄之制其三請挑濬運河疏江口其四復請修復漕規其
五請做工部修盧溝之例一切物料人夫官爲採買雇募其六請
比用兵修城賑饑類開援納事例其七請增設河官公舉所知才
能資指臂使明年冬十一月又上言請以前所具七疏逐一再議
明年秋七月又同日三疏一請大修高家堰極言堰若失守淮揚
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道梗廢且雲梯關之
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高堰一決清口必淤清口既淤海
口必塞海口一塞則下壅上潰其害不可勝言二陳派夫之害請
實行召募收糴穀米分貯工所易銀爲米使難扣剋并官自採買
柳枝三請急缺增官改補近員速赴新任以濟急工十二年春三

月內升支四品俸畱任復上疏申請大挑運河言今者淮水已成
必不能合黃之勢無望其以清刷濁矣運河三百里內前此夾沙
之黃流積淤成板河身日高河隄日益目今兩岸所加之工幾與
皇華亭簷相及淮揚之民不能一刻安處而議者願欲毀居民屋
宇以建遙隄夫遙隄之說臣前亦言之然此特以行於黃河左右
一望無際之曠土可耳今運道三百里內則依山陽寶應高郵城
郭外則接壤洪澤湖高家堰文華寺淮流所經毋論遙隄無所用
卽欲建隄亦無其地思惟有大挑之一策前此未嘗不挑挑矣未
復河身之舊又棄泥沙於兩岸之上一雨卽入河與不挑同且不
涪涸涇芒稻諸支河則黃淮之盈縮不一開壩之啟閉難施數年

而後亦與不挑同又應論其當挑與不當挑不必論前此挑之爲時遠近避吏議而貽國患也凡自今上六年至十二年先後所上疏每下所司速議詳議七年冬疏特命諸王大臣九卿科道集議以聞其所條陳七事二爲議者所格其五事頗見採擇其間曲折亦有不盡如疏所請施行者比年大興河工費水衡錢累百萬天子南巡見淮南民居淹沒惻然動念發帑金濟治下河使者閱視還報旁午結轍及臨軒諮詢盈廷相顧悚踏乾學備員九卿未能熟諳利病以荅明問使公今日在朝雖不身任其事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必有所補益而去官且十三年今又不幸以死雖緒言無所得聞矣惜哉公諱越字山琢存庵其別號中順治

九年進士丁內外艱服闋授行人司行人十七年 御試擢浙江
道御史移疾歸康熙六年補山東道御史嘗一出巡鹽河東還臺
內升仍在臺久之升兵部督捕左理事官亡何引疾歸家居讀書
不言世事於制舉業尤精疾革作遺教一篇盥漱朝衣冠與親故
訣而逝生於明天啟之某年卒於康熙之某年享年六十有八祖
考諱某考諱某 誥贈皆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某氏 誥贈皆淑
人娶李氏 誥贈淑人繼娶任氏男子子二人曰覺曰充充以療
天女子子三人皆適士族孫四人本豫本坤本頤本觀曾孫一人
以璜覺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原以狀來乞銘公先世浙
之慈谿人明初以軍籍隸淮安今爲淮安之山陽人故言淮黃分

合變遷及兩河衝決州縣被災狀尤悉會方講求河事撮其語之
 要者著於篇亦以志二三十年間兩河之情形如是其他所言天
 下事多關時政得失其大者 世祖章皇帝時用律嚴峻又嘗切
 責臣下沽名市恩或奉 旨令對狀諸臣輒惶恐待罪公言諸臣
 精神智慮但保功名每奉 旨回奏億倖無事推其初心有不盡
 然者畏懼之念轉為推諉萬幾叢集專恃 宸斷所關治忽非淺
 請 召對大小臣工並許反覆指陳以資裁擇置死徒之刑以待
 巨姦大佞而攫逆鱗者亟示以寬容寬好名之禁以勵下士中材
 而冒天功者自應有常典朝論黷之康熙七年議修 太和殿所
 司行察楚蜀枿木上疏切諫事得廢 上諭行幸塞北公言邇者

天下同時地震 萬乘不宜輕出 溫旨報聞 車駕亦罷巡幸
又言治天下要道在開 經筵日講 上是其言淮南大饑遣大
臣賑濟公具陳利害 上大喜章疏不及到閣卽授賑濟侍郎田
公如議行又請緩徵天下秋糧 特召面陳反覆講論不已 上
霽顏聽之最後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方罹吏議不宜妄請入
朝 上曰此女 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假使公主干憲臣亦須糾
上動容可其奏 上之聽納忠言而公得行其直道蓋其所遭
遇如此銘曰
楚其遷越其自祖駒王同世系十三載官柏寺數萬言上封事三
之一河防志見採擇七得四河議沸君已逝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九補錄

郎署一

李雯

李雯字舒章江南華亭人崇禎壬午舉人 國朝官中書舍人雲
間六子彛仲臥子外便推舒章吳日千書其詩卷後云庾信文章
眞健筆可憐江北望江南蓋悲其遇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純皇帝嘗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具載回札因
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藁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眞 大聖人之所
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捉刀

答書爲侯朝宗方域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
明理答書義正詞嚴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王
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故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九補錄

郎署一

顧予咸

我蘇自 皇朝定鼎以來鄉先生之風聲氣節足以匡世道振人心垂典型於奕禩者實維我師考功並園柳公爲最著公以經世鴻才始成進士爲甯晉令調繁山陰治行舉天下卓異第一山陰之人既祀公於名宦久矣而其居於鄉也典銓重望恬退林園性行峻潔竿牘不入公府獨爲桑梓利弊侃言讜論不避當路之所忌順治辛丑春蘇城有諸生十八人揭吳縣令貪黷罪狀會值世祖大行詔下郡治哭臨之所巡撫庇令欲坐諸生重辟冀公一

言唯唯公義形於色直拂其意遂密告金陵會勘大臣檄公繫獄籍其家羈其孥坐公指使之律至死讞詞既上公已自揣必死特邀 中旨昭雪還職歸里而奏銷案又起公屏跡閒居數載抱病以歿云當公繫獄時蘇城湯火沸騰視前明吏部周忠介公身當末造竟踵東漢李杜諸賢之禍公則幸遇 國家景運方隆網開一面故得矜全直臣之氣然後吳中人士沐浴 聖天子教養涵濡之澤以迄於今而乃知公固獨爲人所難也設使虐饒薰天之際卒無人焉履危蹈險靡恤其私則東南山川清淑之區亦且黜黯無光能不歎古今人不相及哉今距公之歿忽忽四十七年矣古所稱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必待事久而後論定則非公其

誰與歸乃近代鄉賢之舉類多勢位攀援子孫陳請宮牆旁廡倫類龐雜賢者至以勦護具文爲恥度非公之精爽樂與憑依亦未可伸吾黨仰高景行之誠也按公晚年以郡太守瑤池吳公之爲政適當大吏膠削時獨能崇尚寬簡於其去也因築清和書院於虎邱表彰循良猶行古道而後堂三楹虛閒塏爽可爲公設几筵侑尊俎兩賢當有相得而益彰者於是諸生具告學官牒聞邑宰公之季子岳州君用霖稍闢門扉而潤飾之涓吉五月丁酉恭送禘主入祠是日也宿雨新晴惠風始暢士民和集齊聲翕服謂此舉之非一家私也爲國人公也非循其名也爲稱其實也且禮從儉而不鄰於僭踰地仍舊而不煩於改作庶乎公其來格來享也

哉嗚呼正直君子之在鄉國不可一日而無顧自公之沒而士大夫之氣日衰緘默取容濡染成習苟有志夫古之循善者其勢亦甚孤而難行矣閭里閒回適之靡行者何所檢攝顛連之抱困者何所援濟後生小子之攷德問業者何所獎掖而裁成浸假而百年以後故老舊聞湮沒殆盡則公之風聲氣節足以匡世道振人心者其孰從而攷據之此後死之責曷可追哉定求垂髫歲卽深被公之教誨每念公之往事未嘗不泣下霑襟竊愧才力疏淺退老田閒無能導揚公之萬一而不得不序論原委勒詞祠壁後之過而覽者猶可想見公之生平梗槩信爲吳中一代人傑也乎

右祠堂記彭定求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九補錄

郎署一

陳天清

同邑陳公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之秋踰月予聞於京師典型凋謝
哭之痛未幾予亦丁先太孺人艱回籍公嗣子樸相對泣不知所
云五閱月嗣子持公狀乞誌墓之文於予且曰君知先子行事最
悉微子一言無以信後予思公於里中屬先進子沐公教且久夫
鄉先生歿而行弗彰後進者之責也況素經墟扶者乎誌公墓所
以不亡公也予何敢辭謹按狀公諱天清字如水世爲柘人自始
祖傳至昇始居城中昇生詔是爲公之曾大父入邑庠食餼有文

名詔生善化善化生餽剛直有氣節遇事侃侃不阿以孝義著於里黨丈夫于二公卽長也公生而穎異讀書一步成誦久而不忘甫就學塾師卽器重之家貧無所購書藉他人文披讀之一夜盡窺其祕置不再觀叩之勃如也幼肆力於歸茅金陳諸先正故爲文未嘗隨時爲步趨同學皆謝不及卽塾師亦不識深造所由得蓋曾有夙悟不關指授也後遭父母相繼逝逐逐於亂離之秋糠粃不充雖稼穡漁樵等事亦嘗爲之往往值強暴侵侮輒不與校益奮志讀書雖極困憊手不能釋卷已而補博士弟子嘗曰吾之學從憂勤惕厲中來與世俗佔畢不同也乙酉登賢書己丑捷南宮向之強暴懼而愧悔公一無所問其人相化而善及筮仕爲平

鄉令惟以君親民生爲念甫莅任見有惡人牌懸堂上喚吏胥問
故曰以訟官吏得名公愀然曰官吏自有善惡若使惡在官吏而
彼訟之彼則善矣惡之名顧安所得加後廉知其人性剛方不諧
於俗公更以練長委之使用命一方諳如其不隨人爲好惡如此
邑僻陋相沿不知學公設立義學二百餘所捐俸延師立課程以
鼓勵之嘗召學者至署中解說大義幼者親爲正句讀不三年絃
誦之聲徧野士相踵掇巍科變其俗公雖令一邑而平恕廉明之
聲徹於上下上官多信任之有鉅鹿楊姓獄順德守誤擬重律彼
轉控上憲求白委公再鞠按得其情作而歎曰安有殺人媚人者
乎如所應得罪申請其人得不死守志甚百方挫之終不回書天

道神明四字於公堂曰吾惟奉此而已他不顧也守見志不可奪
轉嘉其識操曰陳公正人也每有事必曰以問陳公且令諸子禮
敬焉平邑與邢地密邇羣盜聚邢之西山且數十年我朝定鼎
餘氛散居四境家干矛而市劫掠在平邑尤甚公憐之曰彼亦人
爾何遽至此不過迫於飢寒失於教訓致然耳撫摩之許改惡宥
其罪三年彼見公樂易寬恕率以書生易之惡卒不悛公奮然曰
此眞亡命吾不能生若輩矣遂設奇方使自來就獲比成擒人猶
未之知也由是四境安堵皆歎公神謀奇略不易識云又平邑地
卑溼襟漳帶滏每逢夏秋患漂流往往因水致爭四鄰騷動公築
崇隄濬通渠便民因以其情形陳於上區勢盡地上臺來閱河道

者始知公盡心於民彼訟皆妄也令公便宜行事民不罹水害公
歷任八年凡興利除害無弗殫厥心嘗曰大事吾令化爲小事小
事吾令化爲無事吾作令可自信者惟此然而錫民福者未易更
僕數也比報最得內擢父老繞署號泣奔省會請畱上憲不可民
乃羣止公輟日候於館門會後令至遲其欲弗得遂罪士民候公
者以是人不敢近公館三月餘後令見公囊橐蕭然意乃解公赴
都時人畏後令不敢出近郊送潛集境外以待公之來公至老稚
遮道搶呼環與前後擁弗得行至有擔負及京師始返或寓公舍
左右求常見傾懼者公於餽遺毫末之受也先是邑人欲立石紀
政公禁之及去後人不能忘勒績於石建祠肖像歲時展拜如常

入都補工部都水司主事未幾奉欽差督理兩窯舊例槩爲屏絕
行戶不得虛費廩給歲省帑金數萬餘己亥奉欽差提督南河漕
務往時運河兩岸奸民穿穴盜水名寒洞者每歲一洞私輸五十
金計南河所轄二百餘處歲可得萬餘金又石麻木料等舊日購
買者悉出豪強手分司實侵其半公至悉爲罷輟辛丑工部估計
河工銀四百兩總河有故舊者欲取萬金云有麻可償價值公不
應忤彼意譖言肆集自此始不安其位矣以才力不及降調癸卯
補光祿寺珍羞署署正甲辰告病歸辛亥復補然慨度支虛浮欲
溯其數扼於上官弗能爲終朝鬱鬱久有去志癸丑京察復降調
聞 前欣然就道歸里門日與故舊聚樂託興於酒醉後遇不平

事輒義形於色直其枉以此或有怨公者公弗計也曰彼怨而直存吾何惜焉有以貧困來告者必分饗殮之需以濟之雖已至匱乏無所恤塾師歿葬塋田之費悉以給之其孫幼無所依尤篤恩義爲制產終身賴焉閒居最喜論文里中後學來請益者獎精多方文字繩以先輩大家矩範不令勦襲雷同故服膺公教者文皆有格律不競爲弱輒惡濫之習以取悅於世北城有朱襄氏祠擴其宇傍置圃田數畝構書齋課子讀書其中手植榆橘千株興至而歌隨漁棹上下觸處悟時行物生之妙他人不知也有時乘車游於野雜老農稚子中油油然與偕不忍去人以爲混跡市塵不知公視天下事若轉轡別人品判若黑白其託跡於外固有感

匡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於中而然也家居二十年凡所行黜浮華還澆樸衣食乘輿等若無異於貧素者至解難救急則慨爲之不令人知嘗買婢方姓盧姓爲之訪尋其家還之彼感德至今兩婢子不遠千里常來省候不絕此可見爾諸隱德及人類此及遘疾以安命勤學誠其子惟不以守身進業令其於天理人情王法三者爲兢兢觀手書一聯皆臨深履薄意此可以見公晚年造詣無非實踐境界矣既歿里人德之無論識與不識皆泫然流涕有數百人各持素幃聚哭於門聲徹郊外公之有造於鄉更何俟予多言哉所著書有家訓三卷詩經家訓四書家訓天官紀略北曲六種詩文全集行世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席孺人早卒繼配張孺人公作令減罪輕刑活人

命致焚香頂戴德澤入人骨髓者孺人內助之力居多享年四十有五先公卒於京邸今啟其殯同席孺人合穴於祖塋之阡子一僕廩生女六孫一嵩來女孫三余爲之銘曰

柘溝之側朱襄之傍有馨其德有馥其堂猗歟偉人肇邦家光雖際運道於何不臧達人順命鴻漸翱翔千古抗志百代垂芳厥休既紹厥聲斯皇瓜瓞綿綿河流湯湯銘茲兆域以誌永昌

右墓誌銘寶克勤撰

